

清容居士集

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五

開平第一集 甲寅

延祐改元五月三日分院十五日

始達開平得詩數篇錄示兒曹

居庸關

太行領羣山萬馬高下拜平巒轉城隍隱
隱南北界危坡互交牙寒溜瀉泮泮陰風
玄虬湧巨石忽崩壞周遭青松根下有古
木散石皮散青銅云是舊戰鎧天險不足
憑歷劫有成敗驅車上林杪出日浴光恠
蕭蕭空巖秋天風迅行邁

雨中度南口

山寒絕禽鳥獨聞子規啼石壁飛雨驟衆
木搖淒淒瘦馬蹴亂石高下留其蹄陟巖
沮如深漸覺所歷低暝色起亭午土屋流
寒泥須臾過雷聲倏忽生晴電水清亦可
渡戒僕踰前溪

重午日宿南口小店

寒雨鳴石峽蕭蕭五月秋道逢采藥人不
識葵輿榴氣清諧令節暑溽想南州涼颼

木末來動色思重裘猶持一卮酒慰彼湘
粟愁

桑乾嶺

漠漠清都近天梯爾許長青帘轟山影烏
帽拂雲光行客穿珠曲居人綴窰房端窮
萬里目那惜九迴腸

渡懷來沙磧

沙清圓石瘦千里聞風聲驅此駭赫車索
索莎鷄鳴遠山列翠席近坡環碧城高下
各有險轍迹那由平驚免導我前歷錄為
之驚天低雲搖蕩土曠塵縱橫謬膺翰墨
選遠行有期程迴頭望南坂初月隨風生

草地

帶水殘沙似暗潮平坡軟草綠迢迢不須
迴首更南望下馬同兒摘地椒

龍門

瀚海雙龍鐵鱗甲捲聲擎雲躡冀闕千泉
百道湊東南急雨翻空迸晴雪古言神禹
功家多導山鑿石疏九河幽都之地不復
顧迺使雙龍下地成盤渦陰風何颼颼磅

礪太古秋崩崖落車礮恠木森戈矛碎沙
晴日銷金越云是昔日當關挽勁之僕姑
寒泉組練結九曲亭午赫日光模糊車聲
何轉麟昨宵急水迷無津垂堂之言猶在
耳游子商人行不已子規徹天呼我歸翠
華北幸那得避龍門之石高不磨泚筆書
我龍門歌

彈琴峽在居庸

寒泉飛玉峽誰彈使成聲下有戟士骨鳴
咽水中鳴絲石本異調摩戛生虧成鑿跡
匪神禹佳兵構秦羸駐馬為聽之逝者何
不平虜牝納新雨急促濁復清重華初省
方百神靜相迎為作薰風弦散彼巖下情

雲州

天閣雲中郡剛風起沈寥甌房聯潤曲土
屋覆山榭檜布朝朝市通薪戶戶燒遙看
塵起處深羨霍嫫媯

次韻虞伯生題祝丹陽道士摹九

歌圖

玉眸精佇朝玉皇五采萬物迎初陽神鈞

空洞光茫茫瑶席合奏樂未央沉幾經綸
白為章膚寸帝青下填沆朝袂朱鳥招八
方旋轉風輪盪金剛君山之峰隄可望玉
女鼓瑟哀不傷世職玄籍元運昌靈壽給
扶頰色蒼賜齡金篋難度量仲氏之道誰
為長深根抱一真有常下憫濁世生復三
浴精昧谷暎扶桑察陽昭德森九芒巨劫
永寶天地光安流舒舒復湯湯儼思白璧
謝汝將歷險有戒毋垂堂乘狸從豹何陸
梁菰蒲粒粒救弦管張積變不化游益荒屈
子調苦心忠良歌罷雲暈投靈相蕭巫鼓
胥紛莫詳嚴嚴祝冊遺鉛黃握管用九神
歸藏出入森衛視錦囊

伏日書懷二首

伏日急雨來端坐披重裘中天異寒暑茲
維帝王州碧草記初夏堅冰在餘溝野曠
無留禽積潦不復收飛雲屢晴陰蒼莽天
宇秋營營壁間蠅就暖旬日謀玄冥自成
歲高下各有求悵彼南飛鷹素心愧難酬
展起萬竈烟墨雲何輪困念昔種松者用

志良苦辛寒沙草漫漫萬騎未無津樹之
侶雲柵積雪迷秋春大車棟復楹小車樵
與薪空餘千歲脂成此官路塵我衣素脩
絮糝汙不敢真俛焉拾餘煤作書記其目
題李士弘學士畫明復齋風竹
虛聲出素壁冷冷天地秋矧此三伏涼居
然索重裘溼摩神光旋戛擊玄露浮浩蕩
白玉京頃刻瀟湘洲昂昂負嶠僂筆底寒
颼颼高齋嚴道氣深根落無求

慈雲堂周南翁祖安

萬竹鳳岡下虛堂聳翠微隔林聽返哺前
嶺望孤飛山立斑斕服牛眠錦繡圍諸孫
有遺範致樂報春暉南翁近築致樂堂奉安

送濯伯玉之官雲南

蕩蕩哀牢國耕桑樓不毛皮船乘驛穩銅
鼓報衙高事簡歸王化民淳汰吏曹端知
清淨理山水縱遊遨

次韻玉堂畫壁

至人悟窮達歛迹寓醒取良苗貴深扶掖
土戒蒿莠靄靄新陽浮高下接熬宙跨犢

東南行問事一俛首新雨瀉溝塍交流媚
川后輟耕非素心帝命資左右相彼前山
雲條速復還岫卷舒樂槃澗署壁寓其舊
清秋暎空谷風雨百神守夙昔經濟姿志
不在杯酒要使風俗淳斯民樂仁壽秋谷耕雲
明月入水底摩盪空江雪昂昂垂綸翁在
雪不在月悟彼玄化理不寐坐明發我舟
非無築我車詎無軌迂儒守繩樞世胄貫
華閥顏以千尺竿裁為濟川筏寒江釣雪

再次韻

粵商有阿衡肥遯樂畎畝深畊力其勤嘉
穀寧有莠時來起丘園勲業冠宇宙持此
金石心毘勉佐元首維故在一德維訓守
先后高風邈難追白雲在前岫堂堂匡濟
功匪以夙昔舊驛彼執御人先道謹為石
精忠百壬避正色九關守我昔夢見之再
拜酌卮酒空谷秋思深圖之奉千壽

維昔師尚父垂老鬚眉雪突兀江海姿韜
精忘歲月坐石投其竿秘籥時一發載車
與之歸在德不在軌念昔經濟人事定始

功閱寒江眇風濤乘桴可如棧

上都客舍士弘為作風竹

門巷泥深笑獨清此君蕭灑未忘情無端昨夜風花急却送秋聲作雨聲

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

生前明主已遭嗔身後君王為寫真家國總緣詩句嚴灞陵猶勝蔡州塵

木葉山前雪似銀軟裘難作自由身想應晚歲朝陵後故寫騎驢處士真

北關明言不上書塞驢何自入西都開元天子元無分留與他生作畫圖

李陵臺

矢盡卷空計未疎囊封朝奏侶憐渠漢家天子春秋責從此降臣直筆書

雪冱寒沙風袞衣眼穿猶上望鄉臺隴西可是無迴鴈不寄平安一字來

上都揚節婦

吹徹玉參差孤鷺天外飛匣藏身後劍篋寶嫁時衣壽樂厖眉聳心清鶴骨肥諸郎新王立孝謹報春暉

開平第二集 已未

登侯臺

蜿蜒西龍岡綠草搖晴波旁有雙玉井石角增差我明良佐神運目力窮坡陀層垣睥睨雄寶構通義娥昂昂鐵竿聳飛鳥光盪摩土屋粘密房文氈圍錦窠緬思皇猷遠默止松林戈匪以清暑游跋履勞鳴珂陰森晚色晦寒沙聚群駝悲茹月初上戴斗瞻天河

次韻伯宗同行至上都

游塵捲飛蓬積水翻驚波羣山擁雙關勇勢凌岷峨藉草各小憩側身復登陀纖峰脩眉聳佇立愁湘娥仰視北斗光燁燁疑肩摩田父指我言昔日搜鷗窠吾皇罷單弋射生久投戈二客何舒遲直可鳴朝珂銀鬕傳綠蟻翠釜登紫駝出處愧我異愛君筆聽河

再次韻答李彥方應奉

良會難具陳歲月流頽波念昔邂逅初黑髮雲冠我羣公擅碑板雄文記頭陀于時

接英武奉身如素娥粲粲白玉署墨沼爭
漸摩所思筆成塚不計印積窠君時皎冰
雪正色羞倒戈習隱吏金馬弔古師銅駝
瞬息已廿載愧彼桑乾河

伯宗再次韻復叙舊

玉署日倒影綺窓水迴波堂前雙琪樹暑
清綠雲裁君時坐其下涼漪起陂陀悲商
激湘纍急羽凌韓娥執簡諒且直惜日勤
編摩盛世昭休明早枝鳥爭窠掀髯紀其
瑞刻佞侔鉛戈占風念靈烏聽水悲老駝
俯仰各努力解珮投于河

伯宗遊華嚴寺次韻二首

平蕪寒磧際突兀梵宮尊白石開金地青
蓮攤紺園城低千嶂擁塔靜一鈴喧風昔
莊嚴果無言急掩軒

欲問生公法年深不上堂斷雲成密樹深
柳當踈篁十地三乘要諸天百和香玄機
吾素鮮何日勘禪房

上京雜詠

雲護中街日風開北戶天千溝凝白雪萬

竈起青煙午溽曾持扇朝寒却衣綿松林
空有界剪伐不知年

土屋層層綠沙坡簇簇黃馬鳴知電急鴈
過識天涼墨菊清秋色金蓮細兩香內園
通閬苑千樹壓羣芳

天闌虛無裏城低納速山白榆迷鴈塞青
草補龍灣市簇家家近官清日日聞重游
深問俗漸恨鬢毛斑

舊歲寒冬惡霏霏土雨迷門荒聽馬草
淨絕牛蹄列帳烟光慘空營月色低縣官
捐粟帛歲晚得扶携

上國饒為客天涼眼倍青白魚沙際網黃
鼠單間翎芍藥圍紅斗摩姑綴玉釘漸知
塵骨換振佩接青冥

天錫清涼國晴霞絳雪峰月低疑墮兔雲
近得攀龍寶鑑頌冰撒筠籠賜果封白頭
貂帽客為我話深冬

駝鼓村村應傳更趨進程草肥涼露白樹
薄曉風清帳殿橫金屋氈房簇錦城屬車
流水度細點侍臣名

伏日瓊林宴名王總內朝帽尖花壓翠衣
角錦團貂炙熟牛酥茗醅深馬乳澆柘枝
旋舞急宛轉稱纖腰

市狹難馳馬泥深易沒車凍蠅爭日聚新
燕掠風斜晚汲喧沙井晨炊斷木槎閭閻
通若酪俗簡未全奢

長夏崇真館踈簾洒靜便支頤推萬古止
息契重玄月窟窓如雪天瓢酒似泉主人
憐老客下榻不曾懸

再次韻

帝京環陸海平野接冰天龍吐青林火狼
沈熬塞烟風花秋黯淡雲葉雨連綿昔日
君臣意深符卜洛年

寶閣凌空涌金壺暎日黃梵音通朔漠法
曲廣伊涼御榻惟經帙宮爐獨篆香吾皇
清淨德銀管願垂芳

高下雲中樹疎明雪外山坡凹茅結屋嶺
轉水回灣禁路分馳道沙場當內閣通明
風露冷時許侍清班

晨起儀臺立烟青望眼迷草低鷹側目車

逼馬迴蹄風勁弓弦直泥融柱礎低蚊蠅
深斂跡塵尾不須携

熾極中天正森森接帝青鷹歸傳帛信雉
落舞紅翎寶所金千頃朱門帶萬釘瀛洲
清淺處高坐納空冥

昔年曾扈蹕宿直對鰲峰錦掣蘭若翠波
翻墨沼龍起居青簡注除拜紫泥封共說
先皇日千官總住冬

土驛高低置蒼茫七日程馬通分熠耀牛
酪注深清殘雪明珠闌繁星列火城前山
黃白覆草藥不知名

千堞蜂腰凸羣山馬首朝沙場調俊鷓草
窟射豐貂開舞花頻簇狂歌酒恣澆今年
春事減土舍雪齊腰

箭落驚遊騎鈴傳督運車土風殊楚越驛
道做褻斜細雨三更枕清秋八月槎夜聽
繁管急漸習五陵奢

長齋孤館靜捧腹睡便便酒斷昨凝碧塵
深鬢返玄凍蜂粘暖草乳燕啄冰泉過翼
時頻數鄉心日夜懸

李陵臺次韻李彥方應奉

前坡聳頽基云是望鄉臺往事已歷歷亂
石何鬼鬼想此二子別袂結不能開河梁
白日速朔風來沙堆漢法重失律輕生表
奇才一跌不得返歎歎壯心摧形影胡越
分骨肉參商乖萬事已瓦解誰能寫余哀
昂昂司馬生義色與壯懷子卿固偉節屬
國何低徊褒功實讚淺議刑良刻哉坐令
銜律輩歲望邊城來

次韻李齊卿呈開闢嗣師

清都逼數微瑤光流玉壇陰厓太古雪伏
日生午寒澄懷集遐思黑髮竹皮冠玄關
轉輕雷銀潢激層瀾取彼白石詞寄巨朱
絲彈一彈去日短再彈行路難兩曜疾飛
隼歸雲生樹端遠游感夙昔努力慎風餐
西京李齊卿讀所贈吳公詩愛之

遂次其韻

温温熬玉姿陽休升觚壇維時夜氣肅璇
璣動芒寒辟公閱多士謂宜錫有冠環水
會文海俾爾揚清瀾東南有高楼繁吹和

伏日

急彈我獨念子意希聲世知難遺情寄寥
廓冥鴈渺雲端去住靡所止精思勿忘餐
伏日陰陰九月天雲邊桂露十分鮮侍臣
已入清涼境不到凌虛未是僊
偷挑暑情語言尖伏日歸來割肉廉那似
蓬萊風露冷重裘端坐絕趨炎

松林行

陰陰松林八百里昔日相傳為界址育雲
捲甲天馬來雪兔霜狐先委靡山前犬牙
十六州石郎屈膝輕相投淺沙圓石古轍
迹草青草枯無盡愁 拂天鎮南北萬
井燃松煙侶墨大車 龍角全小車輪
困束矛戟松花落子 復抽不如昔日當
道稠採薪之人不辭 出郭十里爭相酬
君不聞雪山之西銅柱南淑同鴨綠成東
漸金山燾馳爭貢寶翦取平林作馳道

採摩姑

官山摩姑天下無逆石菌蠹攢寶珠阿香
執御雲中驅天瓢急注爭葩萼玉京高門

散金銷刺欲點綴完無膚萬釘寶帶山澤
壘圓如佛螺綴頭顯累如拒黍連二稜羶
根未許相糝糊對泉石鼎鳴笙竿急投小
烹養甘腴上池三咽生醍醐五芝高著神
農書吾欲比之議匪迂天夜代址嚴貢輸
永言定論兄弟俱

尚尊賜張上卿薛玄卿賦詩次韻

龜眸鶴骨煉純陽言合靈著行有常黼坐
近瞻堯日月屬車速度漠封疆英雲玉佩
開僊府湛露瓊卮出尚方可恠相如多病
渴額分金掌接恩光

再次韻

居庸曉次日初陽肅肅龍旂出奉常獸殿
頻趨恩有秩鵲爐深祝壽無疆冰壺酒滑
通真一雲閣香清接上方靜夜屢陪談塵
樂燈搖寒燼日搖光

復成二篇

羞逐塵芳度艷陽丰神弘景筆元常氣雄
轉旆攻秦壁色正登壇復魯疆易玩天皇
遊太古書看王會補殊方平生物論深涇

渭寶鑑懸空皆透光

孤鳳清聲出峯陽冲天來羽越尋常清心
侍帝真醫國東駿從師屢出疆明月乘鸞
通碧落空江瘞鶴憶朱方詩囊承次傾珠
琲一一清圓敵夜光

西京任庭瑞樂善齋

大鈞妙無心變化各有職元陽執樞紐羣
動遂生息達人洞顯幽語默絕窺測尸居
碧窓曉觀萬養真寂春葩陽林秀衆采紛
蕤蕤上有黃鸝鳴下有游鹿跡嗒然遺世
情至道在几席芝眉紫綸巾舉酒起玉色
桐孫護清風竹母引白石素心絕榮侈天
爵實有得敦庵古遺民過里車已式顏言
表其閭庶以昭帝則

白雲閑齋

武當靈峰通廓寨下有白雲護山腰朝入
寢扉結翠被暮宿丹井騰金瓢神君握機
不盈寸頃刺倒影旌幢飄道人夙昔慣所
見更上岩窺挾斗杓

送金華王生

不到金華洞于今二紀餘
偶逢騎鶴客為覓牧羊書
芸笈秋消蠹堂暮饌魚江
湖易衰感暫且問樵漁

建昌李生城南別墅

雲樹黑微茫依稀見竹房
山空遼鶴化市近海鷗藏
逸興王官谷幽禪華子岡
展圖塵眼眯剝欲濯滄浪

開平第三集 辛酉

至治元年二月庚戌至京城
壬子入禮闈考進士三月甲
戌朔入集賢院供職四月甲
子扈

蹕開平與東平王繼學待制
陳景仁都事同行不任鞍馬
八日始達留開平一百有
五日繼學同邸八月甲寅還
大都得詩凡六十二首道塗
良勞心思彫落姑錄以記
出處耳是歲八月來棹序

次韻繼學途中竹枝詞

居庸夾山僧屋多鑿石化
作金彌陀但看行車度流水
不見舉佛談懸河紅袍旋風
漾金泥車前把酒長跪齊
忽聽

琵琶相思曲迎郎北來背面啼
氈房錦幄花簇勻酥凝疊餅生
玉塵晚傳宮壺檀板急酒轉一
巡先吐茵

土屋苦草成磨麻前床翁媪後
小姑我郎南來得小婦蘆笛聲
聲吹鷓鴣

雲州山如五朶雲老松積鐵靈
青春遂令古雪不肯化萬杵千
爐煎貢銀

山後天寒不識花家家高曬芍
藥芽南客初來未諳俗下馬入
門猶索茶

寒風捲蓬沙轉黃駐馬問路路
轉長紅衣簇簇入新市拍點壚
頭稱上方

朔雲蕩蕩愁燭龍土房擁被睡
高春披衣上馬過前驛清霜急
雪時相逢

瀛洲往歲侍宸居一度還家一
度疎近行開平十二驛眼望南
鴈傳鄉書

閭闔雲低接熬宮水精涼殿
殿起薰風侍臣一曲無懷操能
使八方歌會同

四月二十六日曉霜

速坡殘月露零零曉壓樹花玉
作屏他年若向南州說疑是
鄒生逞恠靈

戲題樺皮

褐裳新脫玉層層紅葉朱蕉謝不能擬製
小冠韜短髮意行雲水一枝藤

望雲州

望雲州裏松花白金閣山前木葉丹駐馬
搖鞭游不到還家寫作畫圖看

次韻薛玄卿南還題驛二首

思君月落見參旗碧眼微醺倍陸離北上
開平復南去却如這棹刺溪時

碧窓雲冷思萋萋曉榻黃庭眼未迷宜向
山陰道中住聽風聽雨聽猿啼

次韻荅陳明復

漢殿高懸五丈旗羽人朝奏佩江離綠章
已徹蒲團坐正是金門月上時

碧雲深處草萋萋誰道桃源路已迷昨夜
漱霄峰頂坐天鷄子夜獨先啼

再次韻

行殿風高十二旗碧雲深處紫流離相如
獻賦誰能繼有客瀛洲獨立時

烟籠沙磧凍雲萋錦簇樹花五色迷不是

朝天騎馬倦寒難自怯曉鐘啼

次韻李伯宗學士途中述懷

山巍磧瘦馬逶遲盡日雲陰變四時曉度
桑乾雪新作倚松叅坐閱題詩

李陵臺下日遲遲惆悵河梁執別時漢武
不知歌四牡千年競作五言詩

縈紆馳道屬車遲白髮微臣際威時侍獵
能追上林賦登臺額繼柏梁詩

紫禁天低夏日遲深紅芍藥勝春時共仰
雲孫李學士樂府新填更進詩

內宴初筵舞尉遲榴花未吐艾花時宮詞
久矣無王逮把筆爭傳應制詩

鰲峰土冷菊花遲滴滴金明八月時留取
東平老學士烹羊分韻酒催詩

端午謝吳閑閑惠酒

客裏端陽景物殊侍晨分釀出偏壺松間
尚積千年雪澗底難尋九節蒲霏玉論陳

醫國艾研朱手寫辟兵符侍臣陡覺蓬萊
近簇簇官袍徧藥珠

榆林

白榆天上生北塞傳真種漢皇究邊略盛秋此為重

神武開 帝京赤縣官曹擁井邑生聚繁折戟出畊壑考昔所種榆禾黍日暮莽繁絳雜伎部一一承天寵感衰諒有時前山碧雲涌

龍虎臺

羣山朝宸居層臺納靈秀百泉暗東西千嶂明左右多沙噴水流

先皇雄略深省方歲巡狩翠華聽中天問俗首耕耨沉沉艱緜壘濯濯鷹犬藪前行節駝鼓執御各在手侍臣仰天威長跪四方奏往聞父老言羅拜上萬壽山桃與黍酒啓齒時一嗅乘雲去無蹤過者必稽首登坡望儲胥熾氣傲牛斗

居庸關

扈蹕朝上京嚴裝戒備速首夏天宇肅寒雲慘不舒足弱跨鞍窳喋喋詢前途縈紆入南口松籟吹笙竽在昔恃險隘當關守千夫一朝天馬來巖岬成康衢大統叶天

運神武開皇謨信矣經啓功幸超神禹圖

桑乾嶺

茲山西北來旋轉十二雷昔人望鄉處生別何崔嵬我來坐絕頂雲漠森昭回出日騰金缸積露流銀臺長空不受暑雪華散皚皚輿車引繩過屈曲勝九迴微踪愧三至南望心低徊長風馬耳迅何當賦歸來

李老谷

層巒積明秀深壑采蔥園千松受新雨一流珠璣少憩倚崖下清湍激林霏睡醒日亭午隔溪啼犂歸昔有山水癖毘勉登王畿欣此澗谷幽亭亭白雲飛素心儻自踰出處諒無違

龍門

蒼厓出雙闕羣山頰首尊陰風起晴雷摩盪晝日昏鏡峽擁偈石百川為之奔疑下有龍湫逞恠躡天門滄号出膚寸頃刻黃流渾側徑出石壁巨浸存遺痕緬昔設天險事久難窮論征衣屨輕雨神君儼雲根

獨石

亂石各參布茲山以獨稱磅礴太素初星
墮遺其形磊落絕衆附昂昂耿晶熒此土
積陰沮草木無光精疑有華表人宴坐陳
廢輿前車何繩繩去馬何騰騰問之了不
應油然白雲升

曉發

辱食慎王事曉呈當前戶跨馬官道行細
草泣寒露亂石鳴琮琤啼鳥守荒樹行行
未十里問堆坐當路年衰壯力拘望遠彌
窘步天風捲飛蓬白日互吞吐深知非世
才歸畊擔先墓

合門嶺

寒沙高岡聚積溜開土門地媪神功奇茲
馬奉帝尊先皇歲巡幸屬車爛華軒令嚴
植前茅高下相攀援魚貫別後殿蟻行定
前屯飛丸落千尺瞥裂驚危棘履險深自
持人情戒居安寒雲蔽出日去去踰前村

赤城

茲山浴曉日墻壁流丹砂昔聞天台峰云
受珠宮霞地氣有南北變化無殊差植墳

登禹書頽壤勞民嗟感彼山上松黑錢留
槎牙形色有正性深入徒增夸至今温泉
下金鼎烹靈芽

灤河

近山馬昂鬣遠山鳳騰羽百谷奔亂流屈
曲長地赴維時雨新過急溜槽床注居人
匯為井千屨集沙步寒光澄玉膏甘列過
牛乳茲泉成白溝巨浸合沮如蓮芡充餽
糧魚蝦足租賦塞翁話疇昔陋彼成險回
往事不復論云云日東去

次韻虞伯生墨竹畫壁

墨雲參差平地湧碧窓淅瀝寒風生截為
崆峒白玉管蟄龍夜嘯幽風鳴六月雪花
飄上京崢嶸直與星斗平出門忽作江海
興推枕先聞金石聲

楊花曲

上都楊柳瘦且堅葉葉不展圓如錢年年
飛花作端午遠客乍見心茫然上都飄雪
不知數此花與雪相旋舞黃鸝聲絕孤鷹
鳴萬騎千車互來去手攀短條心欲絕宛

轉成毬恨初結寒風飛蓬捲車輪點點相
亞隨明滅南隣蕩子衣夜單曉望出日如
黃綿辛勤撒拾不敢棄顛刮龜毛同作甕
我寇疎髮老詞臣筆底花飛點點春千里
關山勞夢寐百年泉石換精神蕪城賦罷
生新恨夔府詩成嘆絕塵更有御園紅芍
藥生香一曲柘枝新

伯宗學士悉和鄙作唐律叙謝

四月廿一日與繼學同出健德門

而伯庸以是日入都城作詩寄之
二子出北門一客南門來燕鴻兩相避鴛
首氣雀冤客有百和香我有蒲萄杯把杯
客不見我心為之灰願留百和香以待二
子回

乞酒潘景梁學士

長夏蕭齋學晝眠鬣峰深處酒如泉山歌
從此通來往準擬宮袍不上船

次韻繼學

急電散晴雪仲夏天氣清閉戶北窓坐稍
稍新月生客至設碁局言忘遺世情盡日

無王事白雲與蒼平

重午聯句

夏峰表奇雲天京侯端陽寒嚴宮羅輕瑞
登水鏡光烏輪麗北陸龍舟競南湘蠅席
逞王國蜥蜴巖帝房事訛汙習陋風烈壚
壤剛推貂繫絲飛鞭賭瓊漿帶重公莫
舞簪飄艾如張鴈分列瑤席魚貫登紫廊
白乳謝角忝青蒲截鷲肪重離天門正習
坎地軸方靈符瑩丹砂羽箭穿白楊聽關
葵日傾懷家麥秋涼羨鼎傳太官懸席步
天罡鴉噤百壬歛蠢動九子昌戡孽翠屏
偃浩漾白海長崩藏婕妤泣標偉飛廉忙
紅苞當階藥碧縷雕盤香宮花金林額廡
仗玉鏤錫鈴催寶貼進拍奏霓裳揚舉鼎
凝脂膏載車實銀餽蒲萄欲灑瀉琵琶宛
轉傷蟾蜍未乖驕驪裘難藏伏日奩果
貢薰風鑑冰洋瀛洲畏獨往玉署思同翔

裘馬曲

絲絲絡頭百寶裘猩血入纓火齊光錫鈴
交驅八風轉東西夾翼雙龍岡伏日翠裘

不知重珠帽齊肩顫金鳳絳闌恣曉旭日
初逐電迴颺斗光動寶刀羽箭鳴玲瓏鷹
翅却立朝重瞳沱沱樓殿雲五色法曲初
奏歌薰風嗣官庭前列千斛萬壺滴菊疑
紫玉馳峯熊掌翠釜珍碧實冰盃行陸續
須史玉厄黃帕覆寶訓傳宣爭頌首黑河
夜渡辛苦多畫戟雕閣捲敷舊龍媒嘶風
日將暮宛轉琵琶前起舞鳴鞭靜蹕宮門
閉長跪齊聲呼萬歲

嘉禾圖

土膏滌陽春連畛垂黃雲仁聲九域被地
瑞昭人文穰穰大同郡嘉穗表奇芴擢莖
秀雙岐駢首擔不分稭聯珠琲苞苞簇纒
受紋老農善視之神化非耕耘維皇調玉
燭歲功合氤氳帝力畎畝深擊壤歌放勛
圖成上金匱寶軸森香芸侍臣丹筆工秉
心述前聞願旅天子命補三追典墳

蘇武牧羊抱雛圖

寒甕留盡節旄稀野曠風低短草肥忽見
嬋娟新月上却疑身似夢中歸

李仲賓墨竹圖

筆底玄雲冰雪姿瀛洲玉佩暎參差如何
昔日閭中今晚歲羞稱老畫師

開元恩長老以詩送北禪講師游

上京末章見及見余于灤陽次韻
乘槎親見玉繩流底用清荀與海榴紫塞
接天星戴斗白雲垂地水浮漚蠅頭可但
窮三藏塵尾懸知又九州問訊開元老禪
伯詩瓢今向太湖浮

王澹游墨竹

陰陰密葉鐵鉤鎖淡淡疎柯水玉簪客向
流離渾老盡臨風題筆望江南

次韻繼學竹枝宛轉詞

長年久客學吳儂應對端娥認妾容聞道
秋來三十日雪花飄凜似深冬

聞郎腰瘦寄當歸望盡天邊破鏡飛昨夜
燈花圓似粟倚門不肯送郎衣

宮羅疊雪燃金龍郎去香奩手自封還家
貂裘綿百結教妾今年兩度縫

年年河鼓度天津郎在灤陽見得真今夕

定知郎到日桂華浮魄滿香輪約八月十五日抵京

陳景仁都事以詩惠酒次韻

閉門擁膝絕知聞壞壁行蝸古篆文誰遣

白衣傳剝啄新詩如雪酒如雲

短髮藤冠似晉賢瀛洲獨坐思如泉明知

白眼輕餘子客至題詩視屋椽

贈翰林何生

殘月疎星送曉鐘伊吾聲徹炯雙瞳盛年

事業須黃卷盡日交游謝碧笥案上蟾蜍

承夜露門前叱撥立秋風君家居士多陰

德佇看雞翹列殿中

嗣天師墨戲四絕

橫塘野色深偉身對秋水守獨匪自夸感

彼蜻蛉子枯蓮孤駕

守雌氣之母見一道之宗配合貴有得丹

光結芙蓉枯蓮驚鷺

二禽詎無知秋聲起天外蘆枝為我旌蓮

葉為我蓋蘆荷水禽

萬籟日惻惻水花澹無蹤孤鴻招不來泛泛以自容蘆荷孤兔

果老圖

御氣如嬰兒變化能成形再過趙州橋滅

跡絕性靈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六

開平第四集 壬戌

至治二年三月甲戌改除翰林直學士四月乙丑出健德門買小車卧行八日至開平舍于崇真宮有 旨道士免扈從宮中聞無人聲

車駕五月中旬始至書詔簡絕僅為祝文十三道內制已入悲愉感發一寓於詩而同院亦寡倡和率意為題得一百篇閏五月

上幸五臺山以實錄未畢趣史院官屬咸還京是月丁巳發祭灰還寓舍五月灤陽

大寒閏月道中大暑觀是詩者亦足知夫馳驅之為勞隱逸之為可慕也六月丁卯

朔桐叙

端午日繇車中抵開平客中三度端陽愴然有懷

居庸昔日逢端午子規聲聲勸歸去舊歲灤陽萬壽宮九節菖蒲泛瓊醕今年車中飽掀掀盲風北來雨如注沙坡馬鬣高下迎土屋魚鱗先後附舊家松篁百尋碧落

蜀花前石榴樹停車俛首不得語鄰牆簫聲雜駝鼓勞生得意同蝸牛奮臂却行等

蠅席

崇真宮闕無一人經宗師丹房惟蒲苗楊柳感舊有作

雙斛青蒲苗中庭綠楊枝門鎖碧窓窳徘徊心不怡辛勤四十載逢辰構崇基寒日

淡無華翔風助之悲想此鷺鶴侶長嘯悟成虧往昔玉局翁言罷白雲隨懷賢感夙

昔悼念成淨演夜夢忽邂逅掀髯歌紫芝

閒閒真人未至崇真觀裏獨徘徊門鎖蛛絲燕子倩玄度來遲愁欲絕為憑白鶴寄書催

舊歲端陽與王吏部同客灤陽因成七言奉寄

舊年同飲端陽酒擊鉢聯詩日未斜我戴夫須重出塞君飄躒躑躅留家雪花帶雨

催前馬草色連空趁後車萬里功名頭竟白張騫何事苦乘槎

寓舍玄卿舊住今歸龍席山書壁

言懷

明珩出海見奇姿
價壓連城賈客知
往歲曾為大鵬賦
今秋且作小山詞
黑頭好景傳杯樂
白眼長年按劍疑
君去我來同此榻
腐回何處寓相思

五月八日雨霰

黑雲轉飛蓋
晴空落珠丸
急響遞疎密
馳驟杳無端
仰視烏輪光
繫繫不可干
陰晴界南北
咫尺分寒暄
鮫人有暗淚
乘陽湧冰瀾
又疑天女下
百琲隨輕紉
采之不滿把
瞬息何彌漫
東墻古楊枝
含思碧雲寒
留取宛轉花
伏日為君看

開平昔賢有詩片
雲三尺雪一日
四時天曲盡其景
遂用其語為十

詩

茫茫廣莫區
屈曲層城建
昔云水雲波
伐木巖築鍵
寒沙雜軟草
其下有冰片
雙龍赴魏闕
雲氣時隱見
巍我中天居
百里見行殿

唐皇極睿筭
憂邊罷從軍
種松八百里
壁

畫疆理分立
象有定數後
王策奇勲千
車昂頭來
為竈生墨雲
天險尚莫恃
人謀安足云

曉日出東門
寒光靜相涵
黑雲何方來
玉妃為之驟
頃刻變昏晝
陰晴常日三
宸居逼象緯
榮煌斗司南
世儒窘六合
鄒子成虛談

義和當中街
重裘慘顏色
詢彼住冬人
封戶雪踰尺
松煙暗踈箔
羅坐圍文席
南鄰時相通
北門恍未識
冰天與火井
受地各有職

近山如雕鞍
遠山如削鐵
消消落落黃流鳴
咽恨未雪坡陀下
前坂颯爽萬境滅
馬嘶不肯行
沙寒草如茁
氈廬峙前岡
一望初月

駕鷲帖雲飛
下懼鷹眼疾
空墟無鴉棲
壞亦見鼠出
楊枝尚斂色
吐絮朝伏日
羌巴雜蠻獠
異服狀非一
風土諒不同
刪述在史筆

煌煌千賈區
奇貨耀出日
方言互欺詆
粉

澤變初質開張通若酪談笑合膠漆憶昔
關市寬崇墉積如銚梯航際窮髮均輸乃
疎術

城南水沮洳飲之不盈七遠汲沙水甘容
云汝縱恣容竟遭河魚投以百金剗筆瓢
乃真空飾情果為累狙公解朝暮不復計
三四

亭亭芍藥枝朱明勝春時金蓮與墨菊兄
弟相等推陽艷深摧藏後秀真奇姿盛時
匪自棄顏與松柏期有客同爾心臨風結
長思

皎皎三伏日沉沉九秋天雷鳴過床下月
出在樹顛手持五采筆直侍虛皇前大以
書龜圖小以傳瑤編綸言廣聖澤載歌千
萬年

南望

急靄輕雷五月天觥船手把趣裝綿燕山
南望十三驛紅杏枝頭別有天

天鷲曲

天鷲頸瘦身重肥夜宿官蕩羣成圍蘆根

唳唳水滄滑翅足蹙曳難輕飛參差旋地
數百尺宛轉培風借雙翮翻身入雲高帖
天下陋蓬蒿去無跡五坊手擎海東青側
眼光透瑤臺層解條脫帽窮碧落以掌疾
擱東西傾離披交旋百尋袞蒼鷹助擊隨
勢速初如風輪舞長竿未若銀毬下平坂
蓬頭喘息來獻官天顏一笑催傳餐不如
家雞柵中生死守免使羽林春秋水邊走
李老峪山水深類 先公墓田左

右悠然白雲之思

積翠發層巒恍然家山圖陰實水屈曲古
樹雲扶踈是時月新出歸鴈飛躊躇疑我
久離鄉問我今何如云昔所種松靈籟吹
笙竽捻角守庭訓六籍師鴻儒幸以鉛槧
勤三入承明廬風景果有侶舉目諒不殊
信美非我土樁言敢終渝

偶成

午雷嬰兒聲晚月大士面頃刻備四時陰
晴足千變空齋嚴重裘塵壁委團扇昔為
居養移今愧筋骸倦

麓峰石

劫風吹沫孕玲瓏度海鞭霆駕六龍聲合
音驚俗耳重均九鼎動天空空庭露冷
珠璣綻阿閣雲開錦繡封匝匝金蓮隨地
擁侶催夜直佩琤琮石下皆金蓮花

子規詞三首

不如歸去君家南山松萬樹我欲送君歸
憐汝歲上灤陽路

去不如歸江南春深筍蕨肥筍蕨肥子苦
飢見子手持一片冰下馬坐看白雲飛

歸去不如我是蜀王魄化聲呱吟君不歸
請看錢塘雪浪千尺帆踏歌起舞去復還

盧彥威與余同為待制下世已八
年觀行院題名舊跡感愴寓情

長鬚黑髮佩鳴珂嗜飲常持金巨羅詩艷
欲追長吉製詞新深愛小蠻歌鳳池聯轡

情偏重鸞鏡重粧病已魔彥威再題一終題
壁淒涼悲二妙元公近亦葬山阿

元復初學士舊歲同官集賢會于
上都改除翰林學士見其飲酒數

十觥倍常時今年以疾卒不起觀
行院題壁為四韻以挽

慷慨論交二十年深慙經術荷推先龜跌
林立毛錐秃麟筆星垂汗簡傳直以曠懷

招側目肯於凡品說齊肩舊聞蘇李曾生
別行院重来倍泫然

潘景梁學士同在集賢朝夕與余
論宏詞源委後俱罷去新政擊更

皆得復入舊歲同會上都景梁還
都不一月下世僕忝入翰林過視

草堂有感

鑿坡清切平生志粉省烏臺謝不能尚書除行臺侍御史皆不樂意在來白

硯墨花凝蟻穿九曲誰傳授蝸化枯枝果
變騰欲說玄機吾豈敢碧天雲黯喚難應

客舍書事八首

客景真愁絕淒涼倍舊年草穿沙紫縮雲
住屋頭偏窻冷厨烟濕窓低簷雷懸畏寒

難出戶盡日得高眠
日永空庭淨清齋罷煮茶無羊誰閱市有

客共思家巷近逢歸馬門閑數過車衰年
行六十那得老風沙

愁極吟肩聳塵深望眼迷屋隨冰上下山
趁雪高低乾酪瓶爭挈生鹽斗可提日斜
看不足躡舞共扶攜

蟾影穿窓轟龍光拂席流淒清三伏暑浙
瀝九天秋水惡停泥井冰堅宿尾溝年年
游上國那識望鄉愁

問俗過問里淒涼說住冬凍瓶粘在手暖
扇縛當骨雪急蓬簾響風高楮拙鬆寒更
傳警夜飛騎急懂懂

禁堞防危石官衢漾淺沙犬能搜兔窟馬
解避馳車童剪青蔬甲僧分墨菊芽飄零
堪慰藉小兩塾烏紗

宿霧成疎雨寒蓬捲細塵雲飛到地草
長不知春香几蜂喧密寒房燕語真白頭
關塞外猶作未歸人

燈影微微焰鐘聲隱隱清歸鴻天際度去
騎月邊行人客心無着做醺夢易成攬衣
中夜起北斗正南橫

視草堂四詠

視草堂前月淒清十倍秋銀河斜處響玉
斧暗中脩隱約娑羅見微茫顧菟流霓裳
端可補顛入廣寒游

視草堂前雪飛花具四時老疑潘鬢重舞
覺沈腰羸妙合絲綸巧功調鼎鼎竒虛皇
瞻咫尺顛賦玉京詩

視草堂前兩飛空萬象新隨龍下膏澤滌
頰布陽春脉霖能生物霑濡不受塵巫山
空有賦難作楚王臣

視草堂前日傳宣趣制詞藁裁初刻上朝
罷八磚移烏御行黃道龍光暎玉墀薰風
生殿閣小立獨多時

華嚴寺

寶構煒煌接帝青行營列峙火晶熒運斤
巧闢攢千柱相杵歌長築萬釘殿基以木泉
釘萬枚築之雲擁殿心團寶蓋風翻簷角

其費鉅萬響金鈴隄知帝力超前古側布端能動地
靈

贈華嚴長老二首

四年以上國危金輿燕處高齋得起予篋寶
寸珠光不老爐存片雪色相如抱琴有意
傳流水擊拂無言指太虛二十里松親見
得塔中古佛白毫舒華嚴洞下宗常祥四
明太白禮宏智塔宏
智相傳古
佛再世

丈室蕭蕭畫掩扉蒲團不下得忘機塔前
菊本先春種門外楊花伏日飛句落珠璣
禪客誦象巖金碧梵王威知余猶是青山
伴話盡斜陽指翠微

書邢遵道二父家傳

蜚聲秀采動時賢書帙如山酒侶泉已恨
人間雙壁化共誇身後一夔傳藥囊有底
陰功滿詩卷相輝盛事全會見門楣成晚
秀瀛洲委佩接羣僊

贈馮真侂生

丹青妍醜世間形碧眼看天畫未成夢覺
已傳商相似神閑能寫趙郎情沙塲燕領
愁中樂客含鵞肩暗裏驚彩筆閩人頭漸
白長日眸子識公卿

贈李道士

高安李道士僊藥繞灤城竹杖常隨手茶
甌與解醒住冬鏡活計聽兩話平生欲說
前朝事年深記不成

行路難五首

桑乾嶺上十八盤赫日東出紅團團迴頭
平田樹如髮北去沙石何彌漫青帘高低
知客倦勸汝一杯下前坂馬蹄護鐵聲琮
琤帖石朱欄列危棧度嶺林昏泊官驛冰
湧虛泥踰五尺馬行猶知泥淺深重車沒
蹊路莫尋

松林巨木官採搜千斧斫根膏液流翠旄
離披仆巨壑百谷震動孤狼愁大車以載
牛馬喘歷塹凌深不能挽車頭挂旆齋聲
呼一步一移日將晚經春踰夏來京都雕
梁繡柱天人居錦茵花磚淺深護歲久不
知行路苦

昔聞萬迴僧空中轉足如飛鷹又聞麥八
百側徑迴旋去無跡牙牌校尉夸快行急
裝一日來京城人言胫中有肉燕籥雲躡
電那能名古云行路難今作等閑看君不

見明王坐朝疲心思日行天下人不知

金谷園頭土如酥瓊花琪樹凝流蘇文鴛

甃磚藻影動飛鳳團礎雲光腴紫絲步障

三十里百和生香交旖旎美人羅襪不動

塵匝匝金蓮隨步起須臾急騎圍四隅瞬

息突兀生寒蕪綠珠危樓百尺墜行路之

難却成易

弊裘蒙茸蘇季子兩足重趼行不已一朝

佩印何纍纍列鼎腥羶李國士班生遠出

玉門關被甲夜度隨黃間飛沙擊面燕領

失晚望落日思生還書生守株燈火勤終

歲不通南北鄰一朝安車入關內老不能

言願求退

賣薪行

老兵縛薪穿市賣雙手如龜布衣壞低頭

望日南階行背負槎牙北風殺大車輪困

小車聚我薪不如一杯土黃公壚前烟霧

高揮手相譏不相顧暮歸置薪眠土屋望

月清歌聲斷續丈夫窮達會有時買臣懷

章人始奇

視草堂歲久傾圮述懷二首

視草堂前草木青微臣三入鬢星星壞墻

兩透蝸生角舊竈泥深菌露釘深恐兩鐘

催曉箭獨聽寒殿響風鈴堂堂諸老冰漸

盡病叟應歸種茯苓

昔時壽俊佩鞞躡人物於今侶眇然倚馬

誰憐才獨步屠龍端信技無全頌冰伏日

金奩重賜果薰風綺席鮮可是虛皇踈顧

問玉堂舊事少人傳

翰林故事莫盛於唐宋聊述舊聞

擬宮詞十首

禁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

宮門扶下馬內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草相麻龍戩香透擁金花儀鸞

勅設庭前候賜酒方終更賜茶

制草塗鴉未敢刪內璫宣引侍龍顏已分

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山

春帖分裁問今多宮娥爭餽纈綃羅青絲

菜併銀盤送桴勝新題墨旋磨

文思如泉涌墨林屏風院吏不須尋舊時

內相諸孫在猶有當年掃閣金

入院聽宣席未温賜金已向案頭存入故事院

傳百畢賜葉金 清晨上馬還家去內出黃

十兩始草制 麻付閣門

清馥香温酒玉脂祝文已撰報都知夜來

奉旨傳丞相五朵雲濃押省咨

天孫夜度玉潢清內托銀盤湧化生秋思

未多團扇在擬題宮怨月分明

盤鷗暈錦是冬衣鴿炭初生酒力微聞道

邊臣風雪苦口宣鵬藥布皇威

贊書膳副節樓前筐篚盈庭邸吏傳深恨

葫蘆陶學士受渠犀玉索金錢

書懷

曉來重續避風簷午着輕羅更上簾可是

炎涼隨世態病多時節要抽添

五月二十日甘雨如注江南呼為

分龍雨

平疇龜拆禱龍君百頃青黃兩界分匹岸

已霑三尺雨隔溪唯見一川雲誰家襍襖

涼如水此地祇裊火欲焚共道神功有南

北老農元不廢耕耘

五月廿六日大寒二十二韻

地界幽都正風傳委羽來陰機堅積互空

竅起荒埃炎帝舜施設玄神擅展裁氣疑

翻溟洋勢欲壓恢台北戶嚴雲結中街宿

霧靈睫流驚炙轂咄咄訝銜枚野曠狐歸

穴林荒雀下臺赴虛人瑟縮走驛吏徘徊

舊篋衷頻索殘爐火易交當陽紉扇棄薄

暮酒尊催牛喘猶瞻月龍藏敢挾雷曉吟

肩峭直午睡髮毳毳絺綌聊增嚴簾帷莫

浪開鼎温延上客竈場集羣核鳥認南枝

宿駝鳴北路回沅寒河漢接慘澹雪霜堆

重甲身僵仆銖衣說詭談已知鄒子的更

覺杜生哀澤國朝曦赫奮田漚雨催鴻鈞

陶石爍金鑑煮冰摧舊俗慙卑窟新聞驛

博該廣寒今已到姑射不須陪

御天門聽詔

大樂出端門金龍日正暎千官齊跪聽萬

姓列行屯親衛周廬列王徭尺籍存侍臣

頭已白宣室願陳論

露立

空庭露立意茫然簇簇飛雲萬馬旋擬變
清涼成佛國不教人喚四時天

喜吳宗師至

飛鶴馭空來春濃洞府開燈光爭夜月馨
韻起春雷玉斗朝雲禮金門就日回的知
僊桂種玉斧更深培

食杏有感

筠籠賜杏得嘗新一一如拳醉臉勻準擬
重尋舊門館空庭繫馬燕飛巡

寄王繼學吏部

青春王吏部東閣久相陪聽雪聽詩送看
花並轡迴如何千里別不寄一書來拂拭
題名記深知吐鳳才

皇城曲

堂堂瞿曇生王宮幼年夙悟它心通梵書
未觀口已誦底用城闕窮西東淨居老人
幻境異故作恐怖生愁容世間習妄了莫
喻要以神化開旨韻歲時相仍作游事皇
城集隊喧憧憧吹螺擊鼓雜部伎千優百

戲羣追從寶車瑰奇耀晴日舞馬裝轡搖
玲瓏紅衣飄裾火山聳白傘撐空雲葉叢
王官跪酒頭叩地朱輪獨坐顏酡烘虫眠
聚觀汗揮兩士女簇坐唇搖風人生有身
要有患百歲會盡顏誰童西方之國道里
通至今生老病死與世同

天童山圓上人遠來開平訪華嚴

以舊詩求題

三尺枯藤一卷詩五千里外訪相知鄉音
未改眉毛在曉過嶺西聞子規
手探驪珠顆顆圓清如秋月獨當天籬樓
太白寒禁得更上開平擬過年

題信上人手書

南湖涼觀碧芙蓉屢屢見臨池曉日初一去
天台隔生死重來應寫梵天書

客舍四詠

膚寸出巖遲亭亭大雅姿肯曰風共去獨
與月相隨似絮飛無着如山立不移崑岡
有片玉歲晚話深期
寒澌出房微前山尚落暉酒醒光耿耿鐘
孤雲

定影依依蝶夢疑
方化螢流竟不飛
廿年長作客
獨照合玄機

孤燈

舊日江湖伴
多回塞北分身單
追暮雨翼冷帖秋雲
肯向蘆邊宿
還應枕上聞
沙洲增繳滿
不是故離羣

孤鷹

絕頂看秋月
星沉萬象奇
難隨黃鶴侶
獨與白雲期
野性便金洞
清聲徹玉墀
山中王子過
時一聽參差

孤鶴

次韻圓上人

大荒沙漠境
全真平楚天
低絕見聞此
處無愁誰會得
琵琶一曲問昭君

我家鄧水望
江神君住鄧山
半嶺雲同向天涯
作行客
定知猿鶴有移文

萬斛千言任
所之一花五葉
松牟尼九龍峰
鎖難分別會
見芙蓉長玉池

次韻華嚴賀李彥方除監察御史

秀采寒光敵
楚金詞鋒能繼
九州箴鳳池
籀直驚人海
烏府新除表
士林甄紹家聲
真素業
簡騰民瘼
是丹心
華嚴蓮社
相期速應許
遣民得共尋

彭法師禱雨有感

神京歲歲春夏交
乾風捲塵喧
四郊銀潢清寒不可挽
火礫燥露焚烏巢
廟堂憂惶走犀望
桂酒跪瀝陳牲餼
飛雲虛無恣強魁
古澗偃蹇專幽蛟
拾蜴旋舞破甕缶
髣龍作形糜葉莢
或夸巫言擊長劍
或騁梵語鳴銅鏡
老彭之孫赤松派
尸坐直欲鴻濛包
深知天水本一炁
山澤妙感窮羲文
三玄上章給鳳札
九淵投簡驚蛟綃
大青小青各受令
旋轉急注搜巖坳
初疑飛縉蔽雲頂
恍若銀竹穿林梢
鳥衝沉冥舊栖失
虎度泥淖前林咆
迺知至道在瓦礫
芒刃不缺須良庖
皇皇真宰燭萬類
神運溥博民同胞
前驅招搖後玄武
朱冠鐵騎森旄旂
精誠相通頰咫尺
靜謐未識徒譏嘲
白頭太史詎妄記
願以彩筆窮模描

近為盧真人作桐柏山賦以舊賢

四詠復令賦詩次韻

雙闕高躄僂境分
深留絕頂獨耕耘
雞啼流水村非遠
犬吠隔溪人始聞
翠萼滿林

俱上藥黃雲封戶總回文層霄望鶴須史
見不用談空李少君

王子乘鸞八極周參差吹徹此淹留維山

未信雙輶遠滄海端如一羽浮碑聳蛟螭

擊兩露賦鏗金石閱春秋莫言劉阮歸無

跡政與寒巖二子游

遠瞰神山接海潮群峰匝匝翠周遭漆書

舊字開蒼蘚金鼎寒光映碧桃瀑濺花香

疑過兩風回松吹侶驚濤昔年曾說王靈

寶冷笑人間有二毛

雷起平田過雨腥居民猶說老龍靈泉流

洞口疑鍾乳月落松間照茯苓琴罷忽驚

人檢世丹成深勸客延齡僊翁久作朝元

客羸得瑤壇滿鶴翎

再次韻

門首穹碑字八分寸田尺宅勸鋤耘雲歸

古洞疑無着雷過前山侶不聞磨石旋風

空世劫梭溪織水起寒紋年年秋月層臺

上髻髯虛無下帝君

堂堂王子憫宗周不住緱山此地留玉髓

定將金篋貯滄波能使羽觴浮絳桃帶兩
飄紅雪翠樹停雲起素秋絕頂銀盤宮闕

爛不須更向紫霄游

夾山松瀑侶秋潮老鶴調雛日一遭欲與

雙成同勸酒却嫌方朔強偷桃草沿碧澗

千年藥雪釋瓊城百尺濤聞道玉蟾三度

到通明金骨舊皮毛玉蟾或云在羅浮未化

久食青精厭世腥無心折草總通靈望雲

岸幘招歸鶴滴露濡毫傳負苓峰頂丹成

真九轉洞中棊罷已千齡嗟余猶是抃塗

客四上開平數鴈翎

上上人游開平回四明

圓帽方袍上上京看山碧眼雪分明南來

白鴈先秋去我輩無情合有情

成君輔廣濟堂

車馬填門日不停刀圭上藥已通靈應須

重作鐵門限坐見堯民壽百齡

內宴二首

寶勒程纓鴈翅屯錫鑿款款奏南薰珠冠

聳翠千行列雉扇交鸞五采分官漏解留

黃道日御爐能接紫霄雲漢家天子空英
武置酒爭功始考文

樓殿沈沈曉日清靜鞭初徹四無聲桐官
玉乳千車送酒正瓊漿萬甕行肯以駝峰

專比饌不須瑤柱詫南烹
先皇雄略函諸夏擬勝周家宴鎬京

伏日

伏日車中閉炎蒸不自由轉旋疑病酒掀
簸侶驚舟山色随眸轉溪聲着耳流艱難
吾敢讓猿鶴故山秋

龍門

君恩八度過龍門眼見蜿蜒守黑雲漠漠
沙田荒礫滿空將霖雨一溪分
巨靈何日擘雙門千古英雄底死論落日
碎金寒澗裏銷磨猶是僕姑痕

戲題開平四集

開平四集詩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難竹簟
暑風茅屋下它年擬作畫圖看

奉題開平百首詩後 王士熙

玉海雲生貝闕高騎鯨人去採芝遨灤江

一夕秋風到瑟瑟珊瑚湧翠濤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六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七

贊

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五季橫瀆萬姓阻傷剗奮布新赫日蕩光
變通維時君臣爾詳丕顯韓王應運斯翔
佐帝立極肇服衆國銷兵弛財邦本茂植
獨相十年黎獻安謚弼違雍容不撓厥色
百壬肆妖喬嶽漂搖智深如谷終止且消
金騰天開軒冕以朝簡在帝心王勳日昭
燕尾之眉貫玉之姿炳靈丹青庶或類之

右韓王

堂堂魏王龍章鳳質天實生之以佐王室
射策玉墀慶雲耀日中外踐更執德惟一
西陲繹騷將弛卒驕往綏爾戎薄陳武韜
濯以清泉釋其煎熬入秉國鈞衆味畢調
不憚不渝迨康皇圖取日虞淵登于天衢
朝野罔知繫王明謨危疑之際以身調娛
兩宮熙熙萬姓于于桓圭赤舄清廟配食
於鏢厥勳千古罔極

右魏王

赫赫潞公不震不動威以服戎寬以濟衆
宏淵雅譽磅礴肆著蚤年登庸具正百度
貝盜斯興命公于征振旅霆發不日以平
國財未彈抗議省兵激懦抑貪朝廷清明
以德報怨以爵為勸強虜效貢却立改觀
名倡九牧進善無倦四朝師臣邦家之珍
委蛇兩河如松如椿燕領淳庖給背輪困
何以比之永古茂聞

右潞公

儒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祗益其病
在漢懿侯治守清淨惟爾荆公行修于躬
耽精古籍慨想遐風懷寶陸沈患莫己逢
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羞視七制
廷議籍籍斷以辯毅復古之志與帝俱銳
發政累名公是喪朋晚歸鍾陵惆兮慎兢
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姿涅而不緇
吾將疇依為學是師

右荆公

帝宇永清文治斯舉取青娥白皓巧鬪嫵
未派橫流獨手莫禦弊極斯反誰受天祐

萬生歐公鴻碩之宗鼓以雷霆驅以雨風
如日之明如川之東肇正古始四方攸同
獎善矜矻英俊滿席彼有未至憂見于色
補衮之功其繩則直以退為完以供為安
高風邈如審象以觀

右歐公

任當其誼三禱無畏用不展志好爵斯避
允顯溫公為世張弛執中秉德享帝活國
熙豐紛紜朝有奸慝歸卧洛師纂緝載籍
允祐之初大矢厥謀狼莠既深百穀未敷
昇成于天力疾以除佐佑王室公心如日
獨樂之園以迂自佚生無榮養歿有餘泣
深衣幅巾天骨嶙峋中有至道不以示人
唯誠典敬千載如新

右溫公

岷峨之山扶輿綰緼誕育至英絕類離群
溢為江河乘為風雲高絕俊穎探賸炳文
承明迺英紉思運精聘轡以行華夷是驚
蹇蹇匪躬上通帝靈才以敷官謗以長名
播遷徼荒百虐寇攘繕性養神彌介彌剛

盤桓南歸百神從行誰謂巨浸一葦以航
瞻彼德容春陽秋霜炯然方瞳如犢初生
切雲戔戔野服蒼蒼往代莫從鑒茲耿光

右蘇公

云云脩水誕弘文明維太史氏穎敏之功
由彼岐嶷揚譽上京服襲瑰璋綜覈文藝
剖析幽翳謝絕前驅屈宋擁筆玄言逍遙
夙昔超詣正宗江西歛衽嗣裔厠身著庭
正氣果毅筆者未成削者已繼秉畀濁流
孰怨孰尤不怛其化心君天游精神瀉腹
瞻望不足烝烝孝友猶在眉目清塵高風
曷其有終

右黃太史

祝道士龍贊

靈碑碑三五一視若存水神立玄為光高
原粒天門開靈受秩

墨竹贊二首

墨以韜智玄以御柔淦焉雲興脫兮凜秋
寥寥天標下為岩峩執茲混淪函三爾超
乘剛庸升實志勿羈比焉彙亨烝徒繩繩

纒者如偃若佩而組墨卿司玄騰汝于堵

子昂集賢真贊

審中聲以比磬箏之音證瑩簡以啓載籍之蘊承明三入而不居江海一麾而無愠遺世而深憂盡言而寡尤瓌璋萬物金石橫流敷文太微慶雲瑞芝超然巖壑寄於筆翰者吾猶以為杜德機也

張廣微金書陰符經贊

避哉古帝握契眇綿沌沌混混超天地先執靜御動茲為坤乾虛九藏一書圖破鈴範圍包絡佐理密堅氣毋受要納息以傳泥金著文其睇玄玄鋒淬穎脫乘雲大圓雲中龍贊

雲中龍贊

握玄機騰八荒憺雲中閭以彰九九合下土光返珠淵終智藏

龍贊

御乾入坤萬靈嫫姚止水飛立廻旋上朝神后布令蘊隆黜逃功成返淵重玄以韜

又

玄雲猛氣為母騰靈湫匿星斗握以機數

九九百穀

有

太上授經圖贊

混元希夷空洞眇綿方圓緯經言孰可宣憫彼世醜述玄五千紫雲升空重席九筵跪生受聽萬神參前研幾察微如珠善淵德為之初道迺自然

辛稼軒畫像贊

妖雛徂江八方沸騰手提糗糊仗義南興閩越荆湘是鎮是繩智名勇功蔑如浮雲讒屢尼之耳若不聞聲裂金石湛厥心君運有南北孰言一之時有未完矢詞室之卒全其歸莫能躡之帶湖維居喬木鬱新目光皆甲佩兮振振審象式瞻究其不泯仁廟御書除官贊

於赫

仁考御龍中天追琢玉度左右惟賢思索俊髡嘉量達權稽古九官匪曰叙遷嚴嚴秩宗維直且清佐理大政宰士是程皇畿撫箠具瞻靡輕率彼縉流出納糾繩八柄馭臣首爵以貴或超或常執管淵思昭哉

雲章銖黍莫置勿私以恩不悅其媚番番
老臣卒秉國鈞山立陽明如歲之春帝
賓于天執簡涕淪虹光徹極萬億日新

至治丞相真贊

以元勳開國之孫佐大明麗天之主有一
德以正人心集衆思以清庶務玉帛而猶
溫山立而有度審象以觀斯為太平之宰
輔

又

階符耀騰河嶽炳靈寔生上相秉鈞以成
儼兮德容來衣蔥嶺山立其威玉絮其清
陟降帝所翼翼是承帝曰相賢佐我
治平雲龍從類鼎鉉利貞懋昭顯切象于
丹青於赫寶璽虹光爛明用求厥藏詔
爾雲仍

英廟御書開經偈贊

皇太子

日升咸池五采耀騰昭徹水源濁垢斯澄
維彼寸穎執一貫萬鉅纖受形莫測其變
驪珠陸離光被寰海允符龍圖昭示億載

自贊

幼承 父師之準繩壯緝文獻之淵懿守
先天之中為初心究三聖之易為一致氣
弱而詞愈卑學疏而用益疑察察兩京耳
受目接者不能紹傳吁何可言

王承旨畫像贊

於赫乾運天造者武肇敏王公察飭皇度
越于江濤率圖籍以朝秉直在庭不激不
雕矢辭瓊琚風舒霰消益之以甘雨濯其
嘉苗佐理芟思敷繹靜規民雨息殘勿煩
以疵懿德法云如山出雲有聞無聲爰澤
後昆珮玉哉冠審象是傳之問之美百世
弗謬

王叔能真贊

心清而行全守廉而益堅不汲汲於利達
專丘壑以自完若是者五采不能以傳至
若炯炯方瞳藹然孝悌之實發于粹容人
知其為臺閣之秀彥蘊經綸而猶未盡其
用者也

自贊

訥文詞而三直承明之廬拙騎射而五游

朔漠之域居安以窮犧文之變比事以糾
鱗經之釋至於見幾歸田服恬淡而守貞
白識者謂為知止而獨憐然猶以為有形
迹也

馬元帥真贊

養恬而智無遺息機而事能應贊黃閣弗
居其功坐烏臺獨守其正制變於劇郡若
郢人之斤鎮戎於大藩若秦王之鏡服芝
朮以養年將見安車造朝守規隨而樂清
淨也

瑞檜贊

老子之道以恬泊真靜為根本而其嚴觀
清容非窮極壯偉不足以為榮觀故所至
丹腹土木與浮屠氏相埒殊庭廣寬候靈
苾於致祠之際尤加嚴焉四明玄妙觀構
寶殿倣南城之長春法式具備主者呂法
師顧瞻中唐作而曰茲不可不加竦肅手
植蒼檜列若幢節厥土墳剛風潤雨濡膏
脉日起旁達翁鬱連累相承泰定三年春
正月中泚上聳結為鳳冠觀者林立考諸

釋檜者曰乍檜乍栢一枝而能屢變唯檜
為然觀是則知釋者之非妄矣或曰厥今
聖天子嗣位歷更上元洋洋乎盛德覆被
動植疊瑞重休四方承畏不敢以獻以告
而祝釐儲社道家者流有所不得辭讓迺
繪為圖以光天之休為之贊曰

緊檜在廷三光炳靈膏涵于膚湛其晶榮
化為鳳雛珥冠儀刑乘風鞭雷上于帝青
曰有德者祥茲為利貞爰祝萬壽九垓永
寧

雷氏龍吟琴贊為閻思齋作

四田八日用疑於神攫之也深養之也淳
風生於木莫窮其聲比物引類錫茲嘉名
杳杳變化雲升雨澍憂如銅盤茲其為作
者之助

吳開閣真贊

德不形禮為翼熙熙冲靜之神侃侃孝友
之色籠古絡今其詞如雲佐理以無為智
淵而若存朝承袞龍蒼撫松鶴心徹九九
坐石盤礴是所謂養其尺宅守玄以生白

者耶

仰山熙禪師真贊

蜀僧曇簡以文詞振林下繇是東南學者翕然師之育王觀禪師才辯繼其學弟子熙公復繼之有詩名鳴咸淳間試嘉慶圖詩禁中定為第一余獲見于淨慈植節刻行言語若冰雪欲以蜀學廣其徒後歸隱仰山以逝其嗣隆教師祖瑛以遺象從海上請余贊廼為贊曰

心之精神繇言以宣匪事琢雕合於自然維師集思泉湧雲溢億萬森列復貫以一蜀學日淪志士是惜瞻彼肅容以楷以式

南湖入法師真贊

目穿書林心超義海體用不違切斯十倍審多岐之亡羊悟忘筌以得魚追琢其詞不浮不蕪外嚴內熙蕭然野鶴之姿斯其成祖庭之羽翼絕塵世之樞機

定水源禪師真贊

持律以攝心習教以騁辯語默兩忘微旨益闡薄飯一盂福不稱其德至於擾席握

機颺回電激誠禪林之準式也

雪厓吳法師真贊

雪厓吳法師飭身制行道流所尊企弟
子呂虛夷請贊
長齋以養年持敬以籲天若難抱轂如珠
守淵望之山林即之珪璋知止葆靜合太
古之淳厖夫如是逍遙乎白雲之鄉

箴

存悔箴

天君亭亭巖石永貞執樞維機莫我敢磨
鈎聲割名如蠶如螟微焉駿毛戰兢是承
謂善實繇小而過不在大雷以鼓之良以
配之合動而復繇靜斯會昔顏氏子悔實
莫可名笠人司著敢告司局

遵誨堂箴

肅肅祖父誦戒孔昭亶惟矩衡匪矜匪愾
式瞻里門養真篳瓢何攘題岌業肆其夸
驕金縻玉毀迄用不紹巷有居人燕明魯
駘右觴左饅以遊以遨何白首高位顧影
蹠吽伊堂既深亦具室奧偃躬徐行慨焉

燕蒿戶冊崇崇陟降以悚於乎後生勿夢
夢是從爰繹具訓敢告嗣宗

貞一齋箴

昭哉森著鉅織受形順天之樞執動以承
尸居者誰不震不隨謂珠藏於淵主靜是
師太虛無體曷思曷為聚為物均散為返
真由感以遷若火之燎原在昔夸父逐日
走僂鑿觀河圖繇是成數成復捨之厥數
愈具庶物湯湯若冰斯泮固而斯應逆事
之幹絕仁棄智望道彌渙必寂爾心必完
爾神筮人司易敢告靈君

誠求堂箴

肫肫者仁婉婉者孺彼孺不言容動斯具
以食為喜以帝為怒感匪物遷孰司昭先
黜思絕為迄全其天揣知者誕矢激滋遠
順陰保陽若執玉以裸太素烟熅至靜無
根見之猶龍望之如雲猗孺守醫曰魯氏
子言邁于京戶冊是視

銘

復菴銘

弁陽老人周公謹父卜終老之丘於先中
丞公墓左築室其上揭名曰復庵謂其故
人子素稱曰復反也反諸其本也聖人作
易之義深矣余取斯名也厥有旨昔太公
表東諸侯歸葬於營丘禮以謂不忘其本
余家故齊人雖南徙吳興而其遺禮三世
猶守之自余失仕居錢塘非有酣養之樂
而忘其歸不幸而不得歸者數也今老矣
苟終無所歸則於復之道奚取抑嘗推死
生晝夜之理其變無窮反身而觀虛一而
明者物莫能禦則茲丘之樂殆與造物者
去來而莫窮其所止也子為我暢繹而銘
之銘曰
大明麗天隱於崑崙晦冥有時以全其根
海氣騰溢為雲為澤吐奇滋生復反故壑
嗟彼昏氓睢睢涼涼齒駸日化莫知其鄉
馳車羊腸倒戈蟻垤少夸老棄運往一跌
維子周子心君天游顧瞻松栢肇謀菟裘
峯迴泉滂虎伏馬立鬱為斯丘不龜以吉
煌煌先德如珠在淵既揚其輝終閱其妍

盤桓斯丘豈不念歸三返晝衣以為德機
伊復之道其微如芒磅礴一氣變化以載
原本稽中是則是象謹獨內觀動靜交養
他年逍遙駕風御雲匯為江河炳為星辰
其來無趾其去孰止為善是嗣貽于孫子

君子齋銘

大裘無華完玉不琢飾美自將其實愈落
善不可為名不可近恕以養仁敬以崇謹
謂我獨賢於德彌損八表同雲一決終債
謂世實賢睚眦孔憐肥遯斯耻却行乃前
人我之道弭節兩忘汝不我瑕我不汝望
煌煌嘉名揭茲戶冊希賢是求探蘊觀曠
盤旋九州俯仰千古發硎淬鋒門轍戶屢
君子之泰君子之和永言銘之以宴以歌

澄心齋銘

大梁劉君彥清佐鄞幕清淨畫一希蓋公
之道逾月而治愈簡及暮而人莫能議噫
使佐天下由是道也果何病今世汨汨然
外治者多矣神明粹精交蔽而愈失其於
內也蓋不暇夫虛明之體絕慮而求者非

正或者謂老氏之說近此因屏不復取今
劉君以澄心名齋動靜交用有合於聖人
之說四明東楠因銘以廣之

存神內觀形不能以久完刻意外治氣由
是而彌衷水煩土敝維物之灾人為物靈
其道安在內不可穢外不可悖湛然長存
於物何類故操尺寸之智者成尋丈之失
勤錙銖之功者獲倍蓰之益御天地之一
氣持陰陽之兩端吾見其清而不介絮而
自全也

雪房銘

錢塘孫道士構雪為房居江南度不能久
得比如京師將遂焉久之復越居庸以
游始固有之廼屬東栢銘銘曰

養絮沮洳其變莫渝納明屋漏其神莫究
執天之宜允成德機機可轉不可緩緩則
懼懼無以據窮疑之北以儀以則爰謹視
之母忌母隱

崇真觀鐘銘

治吉金構坎離為氣用震以時深則安安

迺旋鎮無極億萬年

朝陽堂銘

焯彼曜靈光融曲阿翼翼玄黃察其鬱華
究觀厥功構精沉淵若殷斯伏若珠斯潛
內陰以蔽外暹以進含施無垠執斗憲運
衆瞻嘉明企而則諸言升于岱昏旦允殊
丹流金騰下土若昧殊心惕思怠曷可悔
嗟哉夸父競不救暘大聖維姬慎茲明發
爰興爰屢寸測短長少毫勿荒永儀朝陽
藏書室銘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
匪事於言不文奚宣析理日繁直致衍傳
謂默足以通絕其知聞敬焉孰持誠焉孰
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楹剖扶雲章緯經有
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
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躡仰止元聖學海彌
溢

極高明齋銘

謂天穹隆環於九泉謂日陽靈始於虞淵
邈焉具瞻荒忽漫漈銖黍立鈞億萬以正

行速陟遐跬步攸定維先聖彛訓大賢是
證理一分殊等級辨分不博以求孰為彌
綸不約以觀孰歸其根積小斯高用晦斯
明罔有僭差是準是繩戶冊孔昭爰矢厥
銘

九思堂銘

虛中實中圖書之紐實以分殊虛以一受
理原於初思曷為九於赫玄聖今言為中
上由體生下應景從維李氏子受訓控伺
戶冊孔昭執玉靡隆數窮於玄陰陽以類
則皇極之言罔有偏陂

淵靜齋銘 為象道士作

倚鈞盤審鯢拒蜀叟蒙拱以觀恢無極視
晏溫默雷聲守絲絲珠在宮百神環時既
至乘風搏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七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八

記

慶元路郵縣學記

粵昔授受緒絕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
言理者人人殊師記問者質而不化詞章
篆刻决裂六藝糜爛而不可救師儒有憂
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縷析鑿鑿乎其
不可相紊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視聽皇王
之道復興於千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
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國子學成
憲皆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說咸取以為
經史模楷於是窮徼絕域中州萬里之內
外悉家有其書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
侶以為口耳之實天人禮樂損益消長切
於施為所宜精思而熟攷者一以為允近
迂緩而不講至於脩身養心或相背戾而
不相侶則緣飾儼默望之莫有以窺其涖
際夫明絕學以承先聖之統可謂難矣弊
生於苟易守其說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
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

三物揚子雲云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惡
夫畫也郵奮有學王文公安石為宰時延
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者輩出至大二年
郡大火學燬之主邑之學曰孔文雋董儒
金始建講堂禮殿未及完而去皇慶二年
三衢姚熙載實來是歲
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某顧
瞻陋蕪首曰其何以稱

上意迺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遇春丞
簿龐君滋范君祐咸曰吾長於是茲後曷
可這嚴工庀程戒隸業者咸輸以佐閱二
年夫子像成侑從有叙門廡庖庾塗牖繚
繞之屬堅密精繁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
君迺曰郵號多士叅杜先生宜作先賢祠
以祀郵士之興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宮
室殿謁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備
繕獨教法未定雖聰明自任猶不敢高下
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創其原姚君
又能推本前人尊師之旨深有所寓拘雖
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美遂以

學校之弊首叙其說庶幾吾里秀士強敏自備詢考者皆篤行於顯微內外之實文質交資上承詳延將以復乎昔時之盛則姚君之闡微其意深矣庸刻于石願有以俟焉

鄭山書院記

粵若古儒先各以方國所尊祭于學社自漢而降定孔子祀餘悉徹廢今百年來始有事于先師其居邑講習治官游衍之地崇闡相望或者病焉夫氣流六虛神而存之聚者易推速者難窮聲音笑貌之感若將企焉如弗及者理有在也合吳越楚蜀之地咸尊以師惟朱文公

世祖皇帝一海寓宅胄子學取文公訓註為學制郡縣益遵守而祀於江南者復得推衍大德二年四明趙壽家儒科慨然請于朝曰伊吾祖鄂州善待從文公游今天子興是學願割田別居以祠而名曰鄭山事甫下趙氏即世七年三山林德載氏奉命祇事屋毀弗稱旋辟田沒不可問覈

故整地實完實成莫薦齋明陟降儼肅賓老佐祭侯伯合餽又三年俾繫其事于石秉桷曰維我四明薦紳先生辨釋著微實相表裏源同流分塗殊轍一合私而惡異標榜之弊也炳然尋訓理何外焉學以殖身德以敦本斯道立矣執空說以為證弊不勝舉惟性與道匪言是夸桷懼茲久願相與勉焉林君精敏慎脩宜展於世文公之學不墜審由是也大德丁未春後學秉桷記

鄞縣興造記

鄞為縣延亘三百里環山帶江西為沃區其民盡地利近東瀕為湖土廣而俗雜逐島嶼魚鹽之利出沒于海上歲千百數林藪川澤之隸于鄞者不假于外故號為劇邑邑復輔城以居尤為難治縣上事郡署曲直縱舍承指意一不得便輒指撻辱撓閔臨相通縣勢始振後允為縣者率用是自治而民益困矣大德七年帥府始移鎮控扼水陸衆曰郡有二府縣益不可理八

年真定盧廷信氏丞于茲推勤服廉沉斷
靜脩罪䟽于國訟辯于庭朞月而郡侯尊
焉大府任焉宅邑之讞咸質以定旁郡之
賊悉檄以正顧瞻四周令主簿是謀先時
縣燬經始陋庠不足廣廼撤而新鳩材于
山負者以競輸役于徒民以不病首于臺
門廳堂亭廡允五十有楹智周而勞簡
噦然以深翼然以容謁者趨者視聽易慮
於是耆艾謹然以謠曰伊丞之來吾民不
知吏屬既荒吾民相忘彼庭開明維丞之
平雍雍其堂富民恐傷有亭是休思賢悠
悠丞之戾止毋譁以喜後兮今兮維今是
侶咸謂楫嘗職太史筆削無避溢遂不得
讓後始於乙巳之十月越明年 月成丞
嘗為行掾中書有吏能令長忻都次為東
平周汝弼氏簿澄江朱申氏也余愛其成
紀以示後俾知鄭為可治大德十年十二
月日袁楠記

西洛書院記

河南薛公遵先君子之命建義學于永寧

矣龍頭山有故跡焉蒼崖嶄然宋元祐中
天台羅適正之大刻其上曰洛書錫禹之
地正之安定胡先生門人善水利所至通
陂隄屯田之美按地志永寧併長水縣長
水東臨洛川記傳云洛書所出今龍頭山
新立禹祠而薛公仰止亦近得請于朝
為書院遂更其名曰西洛且俾夫後人知
禹洛書之誠有自粵昔九疇垂象示文夸
誣相矜祖緯韻符漢世明經之士汨於休
咎莫窺其真歷千餘年儒先大興闡天人
之秘方圓相通正學以明然同黨之說勝
一以為己是一以為傳授數精理湮皇極
之建卒無以大通民有恒性君師作之以
修以綏如彼北辰樞紐運行內靜若動莫
窮其化允厥有生極廼固有性者為聖復
者為賢作而新之維后是訓庸保其極則
民永以乂保極者民作極者君運而制諸
若允之在握輪之在御皆聽命於我孰先
後焉孰終始焉四時萬化之理繇是而備
謂之收叙夫豈捨己而隨彼也昔大禹佐

理水土攸平君臣交修抑亦有定制洛為天下中碩儒訓傳家有其書慎厚遜讓猶有先王之遺風陞西洛之堂者當慨然以思謹其執中將見夫作人如新之驗由鄉而達于邦國勵之翼之示諸于掌皇極之訓其效可成也薛公名友諒溫密有文今為翰林直學士推先志之私淑煥而廣之為屋允若干楹又將延師以教後之學者而屬筆於楹故以昔之所聞者著為之記

建城夫子廟堂記

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城焉曰建城漢為中水縣地金大定中以其地北臨滹沱南薄御河徙縣於今所二水交流名之曰交河焉皇慶元年保定王君領縣簿事循河故堤水落冬月先期率民以補其缺頽霖雨時至則因其防而巡督之河不橫流政簡民佚觀風省俗聿來于茲望其井屋聯屬誠阜且康於是士林之秀曰劉國芝耆老韓昌等言曰建城舊有先聖廟城址日圯而廟莫敢廢在昔許文簡公安仁嘗

撤而新之未幾金三居室燬蕩而獨歸然以存至元戊子國芝之父禎遂易於文簡公之故居以詔于里士弦誦之聲家至而日化矣王君周旋里門念崇而新之於是治書侍御史張侯完以書來曰吾里夫子廟易代有存許劉儒先作新之志子盍廣諸敢以楮幣若干為里人勸於是下令輯工莫方闡基表植巷道庭宇邃嚴以丹以塗論講有堂游息有廡明年率其儒生落而祀之廼介刑部負外郎葉蘇君俾志其事粵自塾庠序學之制不明而士無所於學州縣有學率歲時奠祭貿貿道途謹備其故常於造士乎何有成周之學備四代而畿內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左右之塾復不預焉噫先王教學之興何其盛也學必釋菜於先師虞庠為鄉學有堂有序得行釋菜之禮記禮者之言也釋菜於廟則自魏晉始也遵古之學從今之禮損益之變不亦可乎且鄉校不毀鄭人美之今天子下詔明鄉里選舉之法建城之學者

由是而陞司徒者將皆敦讓重厚敏者謹其藝能恂恂于于仰止昔賢舉不絕書而王君化民成俗之美庶得以傳于後王君以習國語始為樞密院從事名其治縣有法類是

封龍山書院重脩記

世祖皇帝以盛德深仁正位纂圖越二年始立翰林院真定李文正公首以碩德耆壽俊召為翰林學士未幾告老以歸隱于封龍山封龍在恒山之陽公幼侍東平府君受業焉地窩有書院兵革蹂躪公拮据盡力以成之故其居 朝廷也食息不忘

茲山

天子察憫其志俾食致政之祿以終老於是公作新斯文遠近之士咸秀出暨公下世踰二十年其從公而顯者曰史忠武公諸子曰杠曰 曰杞曰輝廉訪使荆勿紀集賢學士焦養直廉訪僉事張翼宣撫崔某其餘贊成均授鄉里名不能悉數而真定之學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嘗不肅

容以增遠想也皇慶二年其曾孫慎言為翰林屬

仁宗有詔省掾用儒士擢入佐左司院中選都事僉曰李文正公為翰林肇端其曾孫宜以居未幾拜監察御史而於封龍也倦倦悉如公之志歲久蕪漉不治徃至治元年為司農屬時請于司農符下其道廉訪丹漆木甍悉撤以新御史有言曰繼述志事子孫所謹我先公之為茲也實將以佐 國家之盛顛子記之稱曰致太平經濟之道章句佔畢不能以盡也文正公恬於進取率躬以化其鄉耄至而辟祿德之本也導掖其秀民仁之至也其徒卒昌於時孰不曰文正公所作成也今遺書具存在於書院者宜究其委源考三代之所以長秦漢之所以失反躬以思平治之道如指諸掌將反覆以陳于上李氏世守家法則書院永永代有嘉譽其繕脩也益廣於今日矣本末具前記不再書

慶元路醫學記

醫之書作於上古乎後人猶疑焉陰陽氣運之說與易書禮相脗合蟲魚草木之精詳於詩尤近之然其辭義與古卒莫能通曉非專治者不能也先王知之始為之師以教之後復立學以長之生人之本繇是脩矣至元壬辰濟南陳公祥為肅政廉訪副使來四明遵 詔立醫學學成甫十有八年燬焉其地近市狹紊咸病展事鄞縣西有故主簿廳事基及傍近地蕪礫不治於是教授徐君源道等請于郡遷以廣之迺斥其舊地得財若干以治土木郡侯完顏公首為之勸推官賀某贊補其役隸于醫籍者胥率錢以輔之逾年而學完殿廡翼成軒闊深靜會予自 京師還里屬記其事余幼嘗聞長老言鄉里多名醫皆脩謹退讓訥訥然若不勝衣察脉視色必原於井谷經絡之微眇調製湯液必通乎風土之宜甘辛燥濕內外相為表裏者悉參取於經傳故其術百不一失懷疑審問求正於勝已無忌悻之謬道同而氣和相

遜以禮相處以義而昔時公卿家激厲獎與之道又能使盡其術而無愧噫亦感矣今 皇宇恢廓五方士民參雜乎州里拘而不達將不勝其弊率焉以僥倖懼其深有所失也徐君世儒醫教授是邦今二十餘年重靜而不撓昔之所聞徐君深知之廣

天子好生之德諄諄然語之使後之學者誦其書毋執一以自滿虛心遜志復昔時之長厚不幸罹于疾病將得盡其順受無夭闕之害則徐君之教不亦闡乎余歸田里尚幸而有見也

白石書院記

釋奠先聖先師定著於祀典而鄉社之所宜祭皆廢不舉宋初肇建四書院釋奠釋菜之禮悉遵令甲若鄭玄所言高堂生毛公制氏之徒皆不得專祭僅列於從祀瀛洛之說行於是先賢之祠競立首於其鄉復推其居官游廡之地甚者謂其觀風宣化雖其足跡之所不至亦當有祠夫古不

墓祭謂其神專於其居室也又曰不歆非類謂懼其瀆而不正也今郡縣朱文公祠家廣各慕悅胥勸終莫能有病之者繇是空巖海嶼屹然歸立而入仕者借是以為資歷何先賢祠祀先後盛衰之不同也朱文公之高第曰黃文肅公天下尊之曰勉齋先生其學以持敬為先探微鉤深以極夫操履之實懼其守之不專則蚤夜以思歛其粹精絕其枝蔓正誼明道見於經濟故其臨川漢陽之政惓惓於征繕獄訟而論者始不敢以儒為侮守邊議戎衆皆咎時宰用非所宜而公益得以據其素講事至而不懼政成而不迫是則儒者之效惟先生足以及之先生嘗曰吾於江東之友得三人焉曰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時廣信之儒先劉君養浩蓋獲登其門朝夕習益悉以先生之指授者為標準寶慶元年入太學舍法成淳祐七年授寧國府教授後進之士從劉君者無虛日相地於白石山為精舍以處學者祥刑使者建安蔡公

抗扁之曰白石書院蔡公之於文肅皆文公之門人從劉君者悉稱為白石先生天運合一白石之子安緝其齋廡曰先君之承先師曷敢墜替誦聲屢武益廣其舊後為湖廣儒學副提舉以歿有子曰光復慨然曰大父師友之傳不可以不垂以遠文公祠遍江南祠文公則文肅道得以尊久遂買田築宮中為禮殿書院之制悉備殿北立文公祠以文肅侑食後立大父祠繇是傳授之旨益信所隸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省省允其言始定置山長入選調既成俾稍書始末著于石章篋文肅文公之忠臣也疑者補之異者同之不以一時之辨爭而立其黨與見于成書故其巨輔之功若文公之於程子今之尊文肅者能若是斯得矣光今為史院編脩官敏達知治體文肅之學是誠有望焉者也

昌國州重脩學記

青社韓侯益是州踰年顧瞻學宮頽圯日至喟然嘆曰化民成俗必自學始爰相厥

收鉤稽負逋治其島租墾其閒田完整是先泰定元年十月甲子役興用工二千有八百計緡錢二千有五百匠石日食之費則諸生欣輸以佐於是殿堂門廡齋庖池徑咸得備具謂桷繇翰苑歸俾記其事桷嘗聞之先儒以明理為綱領譏詆漢唐不少假濂洛之說盛行誠敬忠恕毫分縷析一以體用知行槩而申之繇是髫鬣之童悉能誦習高視闊步轉相傳授禮樂刑政之具獄訟兵甲之實悉有所不講多口避席謝非所急言詞之不工則曰吾何以華藻為哉考覈之不精則曰吾何以援摺為哉吾惟理是先惟一貫科舉承踵駸駸乎魏晉之清談疆宇之南北不接乎視聽馴致社亡求其授命死事率非昔時言性理之士後之學者寧勿置論而循其故習者哉昌國惟四明海中州士之興起自紹熙始著樓宣猷公袁正猷公楊文元公尚書深寧王公嘗記其建學論堂之本始揚雄有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善喻者也

首之以訓誥之精次及夫名物度數之密由小成至于大成非積年不能以至周官鄉三物之教詎止執一而以為傳道之要殆不可也委流安行由蹇而達訖歸于海學之功也佳名搏字仲舉既興其學廼復儒役以為大比之勸學之士子寧不自勵敢執筆以俟是役也州之長某州同知黃棟孫判官張信吏目陳益學正孫恕皆叶贊其事泰定二年二月癸卯具官袁桷記

昌國州醫學記

醫之道即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說與易箕疇詩禮相表裏亦大矣哉蓋昔之君師聰明神聖因夫五行以寓于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其運行以齊夫寒暑考九州風土之宜別溫涼燥濕之高下蟲魚草木纖悉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於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于正皆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於聲氣臭味之眇忽考之於遺書受之於家庭積歲年不能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事

以制廩祿是則寧有天闕痼癘之憾也哉
南北地氣有大不同而為之醫者各執己
論近者急於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
五六誠可罪也秦漢之主卒望海求不死

藥藥詎能令不死蓋其空巖絕島磅礴於
巨浸之際絕囂塵接雲霧靈根異草得地
氣之正方外隱士時採其奇絕精良以療
治輒奇中而功倍今所謂海上方皆其苗
裔而昔之集方論者復蒐類于蛟龍之窟
穴海於天地間號寀鉅焉得以有遺也昌
國為州四履皆海至元二十九年始立三
皇祠綿綿不稱韓侯治儒學既竟復莅醫
學茲曷以奉揭虔廣其故址而二倍之泰
定元年冬十月正殿成復立論堂翼以東
西前為儀門外為神門廊廡有序祠象儼
赫首以圭租勸民胥成不三月咸樂以助
復遵 詔旨為惠民藥局工既畢書來俾
書其事于石稍嘗謂疾痛苛癢切於吾身
者猶民之身也民困魚鹽侯能紓之儒病
徵科侯能復之既憂其生又懼其罹於疾

病使夫習為醫者講肄以精其術故余歷
叙醫家者流其學實難三聖之書昭然具
存反覆紬繹皆得以究其生是侯仁政之
本愈遠而愈不可忘也

定海縣重脩記

定海為縣自昔號重地鎮遏戍守異於它
所南受諸蕃絕域之颿舶東控島夷不庭
之邦商賈舟楫噴薄出沒掇會濟勝實東
南之奇觀也

皇元考圖受貢益倍于異代信使香幣渡
海歲不絕縣令將迎日疲於供事視公宇
若傳舍歲益圯剝至治二年忻都君始莅
事曰吾受

天子命長邑於是失撫字則奚以仕歲適
大歉徵租於民將不勝逋負計歲所入一
萬有奇遂覈其實止輸奇于官鹽賦歲不
登民益以困卒請而蠲若干嚴飭官驛置
隸人以候過客而復其役久而曰吾將治
所居以聳民視瞻一撤以新為楹五十餘
筩斲木石丹漆箭鐵皆堅緻可永久教諭

蔣君昭先列其行事俾為記余謂治縣莫先於宜民承上意而不鳴其疾苦甚者增羨以求媚善譽乎何有縣當水陸之衝輒默計歲月得解職即謝去植仆舉弊終其身未能也若是則忻都君之行事汲汲慕古將有以大其所為夫豈苟計目前之功效者哉余特記其興造使來者有攷蔣君所述多善政不復著推其所為舉綱以遺目蓋可知矣是役也尹曹敏中主簿薛炳悉力贊治故迄用有成

新建鄞縣尉廳記

郡治絕江其地名甬東吳王居甬句為古澆口甬甬江在今海濱海達于江入於奉化西灑于餘姚縈紆回曲綿亘百餘里鄞為縣分東西以浮梁為界東之民習網罟魚鹽以自業其地膏沃有湖可以灌浸率不善墾治春至輒率其子弟文身擢歌出沒於海島伺危薄險對面成姦充憲令昭著至死有所不避尉以巡督為職自宋雍熙間置尉治於彼蓋重其地以鎮遏迄今

數百年游手益夥捕繫無虛日解燬于兵踰五十年尉率其兵徒隨所寓無常地訊錄之所不具於觀瞻莫格其非而任益以困矣至治三年廬陵周君一夔來視故址曰吾不可不自重首為外門復為廨門中建聽事挾以賓榮輔以吏舍後設燕居以休其勞清流匯池花木列植周繚塗墮皆足以支永久吏有言者曰尉職在察盜固圉不立奚尉之為茲土之民俗弊已久嗾禁之嚴莫窮其窟穴朝夕怯發纍纍旁午不有以居將曷能以有處尉笑曰道德齊禮夫子之訓也獄市無擾相國之言也閱數月獄以空告於是與人有言曰尉之申中非取異以求新塞其姦愒養其淳真彼疇鱗鱗良苗氤氳尉之去兮將以告夫後之人役始於泰定元年秋八月成於二年之二月郡人具官棗楠記

浙東廉訪司重建澄清堂記

國家肇置肅政廉訪司浙之東以婺女為總治而行部使者凡六人讞審殿黜循歷

于六郡總治之使二人坐鎮于婺六郡歲終必以其成牘歸于總治定其可否以上于御史臺持綜覈之實孰與奪之柄厥任實不輕矣夫以輿地之廣貢賦之夥

天子不能以自治必假於首令焉守令不能以公其心又假於耳目焉以重其寄大其居室聳其視瞻廉遠堂高非直為觀美也聽事之所繇唐歷宋歲久頽剝不治至治二年中奉大夫馬公為使于是邦顧瞻改容曰茲不可不為先務邦之耄倪亦曰茲實聽政之本於是郡請于中書行省計郡餘財以為匠費崇其堂隍稍北以構柱斲孔新庭廡邃密名之曰澄清復為燕居之室于其後曰迎華觀經始於是年之九月明年五月告成中奉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以去資善大夫思蘭公甫至則曰中奉公之惠後若是宜紀其事未幾拜南臺中丞資政大夫岳烈公繼為使亦曰是誠不可軼於是僉命梅為之記中奉資政嘗牧于吾鄉皆得而接識往會中奉公于

京師謂余曰民之多寃繇循行者不盡其辭吾往浙東將使六郡之苛穰亦切於吾身後聞其所行果有所不避資政公廉而守正牧民如己子遺愛于四明人能言之中丞公得見于會通河議論氷雪以刺劾為己任是則三公之行事深有合夫至公之論抑又聞之事患有所不明知而不有所舉藉藉于道塗之民口不可以防也苟明矣不少恕焉則法舉而德不足以化今使者五人皆遴選在位于以見

聖上振整之初政登斯堂也則相與講習見於施設不藪以避不苛以求陽煦陰肅吏民率服胥保惠以承于上其治豈不偉哉夫志同議同任事同七郡之民孰不鼓舞以濟詠太平之盛稱舊職太史慕前賢壁記警戒之實因以諛聞而為之辭

明遠堂記

澄清堂成紀興繕之本末矣叅政馬公奉聖天子明詔巡行江浙復至婺女見其燕居之堂舊曰迎華觀者而更其名曰明遠

取其切于觀風之道副使馬公經歷俎君冕復求記於余於是屬筆為之辭曰今夫七郡之黜効悉萃於澄清吏抱其牘鴈鴛以進卒不敢妄議其可否將求其生欲重其罰情皆不能以得也精思以究必退省焉以品節之事窘於一庭而智足以見萬里古之善馭吏者不阻於法律不事於朱墨故其革姦警饜無言而化成必有其本也在昔聖人明目達聰百僚在官定於三載之考績夫豈有他哉維東浙負山聯海風俗不一強者雜謖詐柔者率罷軟撫摩之道各有攸處登斯堂也必攝齋肅容悉議其所宜行退于燕居申申天天燭照數計考七郡之幽隱如指諸掌名之曰明遠孰曰不宜今叅政公之按行非家至而戶到也是則明遠之旨講之熟矣則允後之來者益得以省察俾勿壞泰定三年四月丁丑具官乘輿記

新修司獄司記

國朝肇置司獄司專以掌守囚禁職卑而

勞猥為其官常憤憤不得志浮湛坐曹日數歲月希善代謁吏部者每請託求免注繇是視為傳舍狴犴之不修桎梏之不整所至皆是憲部審決亦有所不暇及簡漏相仍其勢然也永嘉林君龍澤之來守是官也曰吾不可不自振考其成牘剔疑擿姦重者上憲府輕者白郡守多有所變易罪以不寬囚民宜之久之曰獄不可不繕營至大二年獄既燬支弊植仆僅存其制於是除地撤瓦築堂三楹曰平恕堂後燕室曰種德左右翼軒環以支廡廼築高門廼闢園土養疾有堂奉神有祠繚以瓦垣浚以甘井取足備具各中繩墨蓋先之以己俸而官若民廼悉為之助不旬月而告成憲亦難矣昔人言不卑小官於林君見之州縣疑獄郡輒以委林君揣情以求其生量事以正其罪羣吏抱案詣庭下無虛日是則林君之果能令官大也書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若是則寧有私謁者乎余直集賢林君時為掾史處事立具今

觀其政績顯白足可稱道庸紀歲月是役也興于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泰定三年歲在丙寅郡人具官表稱記

慈溪縣興造記

泰定二年冬十一月保定孫公楫循行四明至于慈溪觀其縣治壯麗整密咨嗟徘徊詢諸縣人邑長為誰咸曰此昔烏忠顯之所成也忠顯為縣首治董孝子祠以化俗次修孔子廟三皇祠曰儒以長民醫以養民又治社壇嚴其齋宿以謹水旱迺曰迎詔禮賓茲不可不虔傳驛休息宜慎其寒煥興繕既畢始曰吾亦得以廣居于是矣語未終孫公曰是誠可紀載於是命進士翁心傳為圖俾梅為之記聽事五楹高其前三楹焉堂曰清清淳化中尹張叔達璽書之所褒因其名而築之者也挾以吏舍厨福獄室縣門鼓樓前後有序縣治之後有小湖湖之中為洲花竹四列風蓮水柳映翳繚繞為亭以庥其居有四曰思政佐治以察民隱也曰柳意勝覽以樂其神

觀也圖既畢復言忠顯之政墾萊輯三役不病於民去其姦饗以為政本今其去十有三年思如一日而其繕營足以支永久於是有驗噫今之為縣嘗患夫土豪之控持也其始也利以誘之終三年更徵需歛散一聽其命戶稅更易拱手莫與之抗甚者為之囊橐可哀也已孫公之來茲邑也其亦有所感表去尹之美亦將以警夫來者余昔在太史觀循吏之實書以示後忠顯不求名而名自至孫公之為使者夫豈計目前以為黜陟哉始忠顯之滌篆也漫不可考謹視之實稱歸縣印言於攸司而更正之其精覈率類是則允今之為縣者廣使者之用心以成其政績梅雖老尚當記之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甲午郡人具官表稱記

定海縣學藏書記

定海為縣南接壘島汪洋數千里食息可至厥今號為重屯四方語言伊嗶侏離交衢旁午褒衣儒冠見者嘗議考諸郡乘惟

沈端憲一人嗣後接武猶班班可攷秦定二年春某官始來為今迺曰縣固有學學必聚書冥行空言講習何補武城弦歌先聖是取進鄉小民首於文辭其必自聚書始迺與主簿龐君首捐俸資復命教諭汪宗江出學粟俾儒職樊惟肖胡驥孫枕置經史若干卷又諭學之耆老曰經以窮理史以究成敗廣聞脩辭惟子集是宜是亦不可缺復得若干卷將刻石列目以示永久謁記於余念昔在 殿廬見令尹之兄在廡下察其儀貌莊肅知非允近後果為進士第一見令尹于國學儀端語溫審其頡頏萃于一門今茲掌其邑尤以教學為己任抑嘗聞之聚書非難寶書為難校官之不職悉資以奉權貴甚者竊其故籍挾之以逃其窳甚者漫漶散落一不掛眼三者之病比比皆是今刻于石將杜其漸後之來者寧得不自勉乎

慶元路重脩先聖廟記

河南郭侯視郡事之初首定役法郡民曰

困蹇事旬月按數數嘗不登郭侯知其奸利迺言曰病在私商潛轉輸其所贏餘卒不入公籍民病不可藥也於是罷賈區令四廂俾總之鱗醢鼓脯各趨其時視計口之授略相等復竦然曰吾職司學校茲曷可少緩督大小學謹授業斥其偽冒以其餘粟大修孔子廟於是進郡博士陸晉之學正錄胡某毛某而言曰漢文翁立學歷唐宋幾二千年猶完綴君等知其故乎少間曰教在不墜其不廢在繕修迺曰若殿若儀門風雨剝圯在丹雘先聖崇嚴列祀肅雖在作繪定章服在禮象又曰講有堂書有樓吾亦曷敢後姑徐徐為之吾願俾是邦服習仁義秀又林立遣詣 王朝將自茲始梅縣禁署歸里允三年愛中和樂職之詩首為詩以咏贊侯名郁字文卿所至官以興學為本詩曰

茫茫海甸聿仁義邦圭組積榮失其敦庀歲亦云徂夸侈則降維侯之來靡瘼不知曰維泮宮風化攸基竦其具瞻象神之儀

藻井繪樞絢弓承式降陟有嚴是奉是翼
匪土木之工職教收則瞻彼戟門有飛戾
止斯翬煌煌五采屬纒鏘鏗八音繫曰在
耳嗟爾後生無媮以誕無逸豫伴與遵我
侯度以靖以獻奉璋有蒺伊侯之顛

鄞縣學興造記

延祐元年稱記鄞學之興造矣甫一紀職
鄞學者括蒼林君傳以事狀來言昔之經
度踰於舊址廩入不給故其結構塗墍缺
馬未周鄞之尹曰阮君周翰治縣未幾有
恪殿謁首以興繕為急割俸以勵儒生於
是步履有覽繚繞有墉礮以密石華以堊
丹象設有嚴講席齋廬足以稱弇誦而從
祀一百有五悉易以塑合儒先之宜祀者
為祠以庥少間曰既完矣盍廣教以振士
類立小學師二人而增弟子負允五十人
泰定三年二月朔告成復命稱記維鄞自
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師為端本故後之
繼承經術淵懿蹇蹇大節見於史傳者允
數公衣冠日隆徽近功利而懷忠抱德盛

於乾道淳熙之際遺言正學傳於今猶未
泯周翰之先公嘗今刺是邦厖眉褒衣諸
老森立蓋嘗極尊賢之禮矣今茲作新亦
將有意夫斯道考問德業吾猶以為有在
也周翰名申之池陽人林君字以道非急
其職以苟度者於是乎見魯公修宮形於
歌頌系以詩曰

維鄞之峯煌煌金精其江縈紆挾城以行
磅礴元化孕茲羣英其英伊何鬱彼瑚璉
不戚施以求是則是憲發其精忠匪石可
轉曰尹之來庭誥是遵顧瞻廟廷風墮兩
昏土金丹漆有炳其文宮既完矣失教則
缺循循子佩自今以始罔敢越以道氏林
葺構揭揭杜先之訓百世服膺有失其猷
將夸誕是興允升論堂戰兢以承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九

記

馬元帥陟倭記

自昔待蠻夷之國必傳 詔令以諭說之
稍失撫馭則狙詐百出甚者嗜錙銖之甘
傾接如素所交往失上國體歎侮訕笑於
茲有年矣

今天子考獻令於疆域中書省奏曰蠻夷
之不庭實守禦長吏餌利忘公弊不可日
長維定海實慶元屬縣附海司鎮邊導考
舊蹟茲其為泊艤之所船有定制輸其物
以上于官勿入郡城勿止貿易則得以永
遠虛聲生疑駱驛傳騎三益也是宜選帥
臣清白有譽望者制置其事

上可其奏泰定二年冬十月倭人以舟至
海口於是行省僉曰非馬公孰得當是選
公乘驛至縣即宣諭

上意始疑駭不肯承命反復申諭訖如教
於是整官軍合四部以一號召列避船以
示備禦戒科調減騶從除征商之姦嚴巡

警之實慮民之投憲為文以諭收其帆櫓
器械而舶法卒不敢移減自便事既畢賈
區市虛陳列分錯伊嚶爭奇踏歌轉舞川
后山君德色效靈而公之淵思曲畫若防
之制水不可得以殫述自始訖終凡一百
三十有七日古之禦邊莫踰於諸葛武侯
韋皇善繼史有述焉今公創始於前額後
之賢帥規隨以成非惟鄉里之真安則國
家懷來將自茲始王會之篇楠額有繼焉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國朝定煮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
選官委任為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西
屬郡率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為東浙繁
夥饑饉荐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蕭愁嘆
黧色骨立見於菴稚故受其任者為窮難
楠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
歲額丞相領其議于時大臣咸然其說卒
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
繼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泰定
元年冬分司燬三年張侯伯威莅是邦以

官楮若干委于郡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緩必擇善於營繕者是屬曰阮君申之縣庠之興尹能紹之曰尉周君一夔尉廡久湮尉能起之茲其以是屬僉謀曰取於山里胥是刪鬻於市大賈以喜將視其材市於民堅完鎮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六月闡工九月告成聽事崇嚴夾舍拱揖門臺有叙百堵具列斧斤鑿鼓不徹于垣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困圖之設非我職矧轉運府設是則益以病盍去諸復以楮之餘者歸于司官常患不得其人急奉於公怨讟滋興况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然人皆曰作之登登周君是承去其榜筮民完以熙若是則任其職者絕叫囂息追逮其賦寧有不登于

天府昔之使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來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屢書不絕楠老矣尚當見之泰定四年二月庚寅具官袁楠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城南門折行四十五里曰小溪鎮宋元豐置焉唐曰光溪鎮以監酒稅煙火得名治平元年罷酒稅以便民獨掌煙火凡言煙火職民訟水火盜賊其地三境交接大江貫其中羣溪畢會水清冷如明鏡巖巖擁秀千篙競發碧瓦朱甍翬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公結園墅與客大梁張武子為詩友其宅如安儀同孫王尚書相繼卜築而為是鎮者于于養恬承接履為爭閫絕庭下楠幼歲舟至溪上猶能記髣髴也

皇朝一海寓立巡檢司于是地而舊鎮久廢故家亦湮沒散散仕者率苟循歲月震盪陞陞不復以崇嚴為事泰定元年白君察罕不花莅是職與父老言曰司徵之所不在荒寂則在穢惡吾獨愛是溪有先賢之遺俗薪者販者前歌後休絕枹鼓之警罷干柝之邏吾心固勤焉亦是土循謹之素顛廣聽事以表茲溪咸曰然於是木踵以至甃效以來三年夏闡工九月告成遠

迎龍湫近接虹梁舉觴以落而懷牒巧訟者各屏息以避有合夫道德齊禮之義廼相與歌曰

作之烝烝罔聞其聲養其高明心清以寧不卑其官惟後來是承

吳江重建長橋記

震澤東受羣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為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春擊噴薄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問始造長橋繇是各捨舟以途來往若織水蠶木腐歲一治葺益為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官張君顯祖始莅事曰茲實首政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維浮屠善計度長衢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其有獲廣濟僧崇敬寔來敬言伐木為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迄有濟參知政事馬思忽公以督運至吳廼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賞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嘉禾人能任大工役必屈以委

繪圖相攸經畫畢具成服姚議於是參政諉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荅刺罕公朝京師廻道繇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貫公繇湖廣江西來自江浙力屬張君俾終是工杜侯貞來守是土亦曰張之言然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捷以巨石下連層淵積石既高環若半月為梁六十有一醜其剽悍廣中三梁為丈三百以通巨舟層欄後狹危柱巖巖以文甍過者如席奮有亭名垂虹周遭差戩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也敬師鳩徒輸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為寶帶橋助姚揔其綱張君首議出於仁政事有脗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丞相誠出大宰厥今運舟相聯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國經遠張君美績繇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曰

茫茫禹甸昔鄰於魚維四載功茲為具區有失其防群螻喁喁曰維李侯構茲虹梁

經始孔艱任負揚揚歲老水泐臨履若驚
張君莅官飭我初政曰茲橋匪脩涉者益
病召彼耆老貨布莫競相國之來六轡徐
徐詢事審宜以究以圖割其緡錢俾民樂
輸橋既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羣流迴
砥儼兮層城爛其軒窻張君籌思相國成
之彼清淨士式克承之千歲永賴我庸以
銘之

陸氏捨田記

吳越舊俗敬事鬼神後千餘年爭崇尚浮
屠老子學棟薨徧郡縣宋帝南渡公卿大
臣多出兩浙而制令入政府得建宮院崇
祖禰驅石輦木空巖閭寂之地高下晃耀
財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給足者
亦承風效施跬步矚目日不勝其繁吁可
禁哉宋社亡故家日降辱過昔所崇建揮
手若不相識甚者翦髮其墓田豚蹄之祭
不通於焄蒿而卒未有能懲戒夫厲階於
初其習聞者不變故雖善說巧譬終莫能
以改也夫錫山陸充俊以其母夫人楊氏

捨田之狀且告曰陸故吳望族大父凱恬
靜絕企鶩觀老子書若有得所與交多聞
人是生先府君君愈孝謹自治讀司馬公書
不釋手人勸之仕則曰吾承事於家者未
至安能弊內以益外哉未幾大父母相繼
卒吾府君拮据治窻窳不韋以毀卒又不
韋弟鐵孫卒於是吾母曰為物為變鬼之
屈而不能伸者也氣化則魂升求於家祭
記禮者盡之矣求於窈冥則莫若清淨焉
是依汝父若弟其往也無悔而吾惓惓者
情有盡而哀終身不可以有盡也今將割
田若干歸于城北之洞虛觀以廣其時思
吾知守禮者矜其情而曲許之焉事不永
久則吾之志墮當求能文詞者為之傳其
文傳田不復可易矣田不可易則汝父弟
與吾志俱不朽矣其言若是俾余信其言
者吾友陽穀李君希哲也希哲於陸母為
姻聯善屬文遜於予者求微以示公也微
其子孫而余前言惓惓復將以儆夫觀中
之徒知以與言為可畏也素摘記

野月觀記

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允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為不敢享蓬垢䟽糲絕憂患慕義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坐乾氏之學矣東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為宗本於黃帝籀精鍊形御六氣以游夫萬物之表其壽命益長者謂之僊而所傳確有派繫先儒深有所取焉夫人之所受為命其天闕戕賊必不能盡其年過於厚者非自裕也盡性知天踐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遺跡勝所相望不絕宋世有大梁趙公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書孝友簪笏不絕於家乘四世孫與慶虛中父遜世樂道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矧氣堅脅不至席今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牖四房兩翼三楹靚深以明于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而

名之曰野月焉月猶身也則而象之者得無侶乎吾按其圖東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顧商丘誠僊人棲息之所境清則神湛嘗聞張平叔產是州王子晉居桐栢山二人皆以不死傳信盡性可以至命虛中得至靜之說顏取平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肅之矣道無異同不偏於一者則盡善揔也行南歸顛踵門請其說尚當賦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明袁揔記

冲菴記

御史臺都事開封賈君華甫以冲名其居謂袁揔曰為我敷繹而記之余於易先後天之說精思以求而嘗得其說焉冲漢無迹易之初也二儀定位其氣果有分哉是氣也陰陽得之則為日月星辰為河漢為山嶽凝而瑞於世為甘露為慶雲形而在下四靈連理之應係焉其於人也受中以生則與天地之未判同也曰生矣氣亦果有分哉曰寂然者初之未始離者也感以應不動手內者也心君清寧行乎六氣而

不沴震乎寒暑而無背則中和者內外之樞紐也昔之聖人言夫上者為道下者為器變通事業允屬夫人若是則全其大和以養吾生休休焉復奚遜焉存誠以立乾之本也持敬以直坤之本也聖人惓惓致辭焉陰陽之用脩矣氣生於無形成於有形聚散反復晝夜不置勗哉勉夫將不能以病矣華甫官京師踰二十年踐歷清劇其於事物也充然若迎刃與人交謙以善防戚否之色絕顏面而損益高下各有攸當是其養之有素外不能動者矣其名曰冲不幾侶夫華甫竦然曰唯遂為之記

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為翰林屬剛中素簡曠不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裨益俛仰容至能使盡歡禮洽而氣和真翩翮良子弟也家居于台之三台山之下凡十有一世宋世第科目聲譽序代有其人焉古之言令族必曰荀陳曰王謝非貴華腴也薰德以為善積小以為高絕於聲音

矣貌篤躬以行者斯近矣萬里三游京師未嘗不與之言齊家脩身察其所養益克厚調官以歸謂余曰遠築堂以奉吾母兄弟三人而仲弟居于外今將挽之以歸抑反身而思之我不能和協以至於是邪則又曰違其母以妻孥之私若是邪昔之歌常棣之詩情義之曲盡焉者也而夫子菽之曰順顛則順焉其殆庶幾矣楸曰天地以順動不順為逆焉宇于辰為震為孽春秋紀之順天地之經義者孝之本矣陳仲子喻於槁壤世人行事不若仲子則升斯堂油然而興不遠而復何憂焉化由身始蓋何病焉為之歌曰

積慶堂記

彼山嶺屹孰啓源兮世十有一嗣宗蕃兮木之詭詭本可分兮謂本可分兮枝曷以存季也孔艱憂心薰兮伯也鬱陶求于原兮歸來歸來兮我母永徽兮

往歲朝廷廣錫類之澤於中外繇是執政大臣得追榮其三世今集賢大學士平章

大德公時為翰林承旨捧

制書告于厥曾暨祖考惕然以思曰嗣子
守先緒敬篤弗敢替陟降帝廷嘉惠日接
靡有間茲惟前人寵綏功我康懿公潛光
葆真植德在拱把至安惠公封樹益慶美
蔭磅礴蓄久而未振逮先考文敏公則亦
旁達秀發聞譽光灼矣然祿弗稱其報今
膺是穹顯居室完好弗先烈是思曷稱永
久遂扁其堂曰積慶有取於坤之文言如
臨如存知所以近

天子之光者實有攸自稱也獲殿次集賢
得升公之堂而俾有言焉古之能孝者食
息跬步不忘其本而詩人之推原則亦曰
孝孫有慶是皆其先祖之徂賚夫源深則
流長恃而不浚將壅焉以竭譬之善賈貨
殖之積所從來久矣因其饒而日取之用
殆有盡今平章公朝夕承顧問委心微言
觸類以感悟廣聞以通導善經達權以天
下休戚為己任所陳於上者外雖不能知
觀命名之意若堂焉以構播焉以獲實崇

迺先公之德以垂裕於萬子孫毋怠則九
登斯堂者亦將倣以尊祖河潤九里夫豈
徒言乎哉

樂全齋記

真定李君允希徽甫故儒家幼慕冲曠閱
其游記曰登恒山聆天雞觀出日焉遵太
行上王屋山嵩華少室視昔時好竒之士
遺蹟鏤刻悲愉怪愕歷歷在目而徽福頌
語何侈愚也南踰江淮地險不足恃矣震
澤禹功能知尊之錢塘故王都蠶溥靡習
未有改遂窺禹穴望蓬萊久之歷天台赤
城知孫興公司馬承禎肥遯益有旨武夷
九曲其仙者誠然典道統之傳有自矣過
九江審豬匯之本匡山之截乎長江者非
偶然也衡山為南嶽瀟山望祭抑深疑之
氣舒而神完則曰吾於鍾山其止乎遂日
廣松竹桃李鼎壺几硯之屬于以娛其容
且益以自佚鍾山故衣冠之所僑寓也繇
晉以南名士居焉今將居是丘以樂之為
何如益展其地曰山房堂曰靜脩齋曰樂

全軒曰松風而命其樂全者併余記余嘗
悲好游之士名足以成矣文足以傳矣而
不能全其身蓋其沈湎養恃才以肆危
機駭浪蹈之而莫知遇事瓦解其悔悵
惜若無所容其生非若夫子之宋之陳之
衛之不過蓋德以輔名道以喻志捨是則
非以自豫也希微生威明之世居于中州
以仕焉若水達于川孰能禦遏今而曰卜
居于南土豈託而逃者與余居京師見持
政柄者皆善思索位置遇大利害輒執咎
不能解而南士以疏遠得免希微之居南
夫豈遂其靜退與抑亦耳目之所接有感
而然與遂為之辭曰

顯顯鍾山霸基承兮英光盪摩隱德貞兮
泉纒纒兮玉鈴松搖搖兮翠旌維絜士之
定居兮山神憺兮以受令合正命兮萬化
成神無方兮養千齡

竹鳳石屏記

繇開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
泉如懸簾五色貫射在昔

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刺以其國語志之
也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地所宜惟瓜
悉發南戍卒墾樹之瓜絕甘美按燉煌多
種瓜沙土疏利根蔓善達分水無沮洳昔
常以江漢人廣其田號會稽其事政相侶
至治元年

今天子巡北邊望祭陵寢昭文館學士史
公以屬車從旄旂交章鼓柝傳警頻次之
暇則詢其遺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燒絕不
接目睫怪石犬牙層巖迭見遂得一屏若
水玉澄澈雲根屹成巖岬雕鏤其上有業
竹森列旁出一木綠葉密成前隱乘鳳迴
珠尊前以飛五采紛敷不假於琢削而生
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者因名之曰竹梧
來鳳為圖以紀之余嘗聞地之宜於五穀
者男女必繁夥充斥盡力以食其土若夫
絕漠廣域其寶玉光怪不可名狀而其入
類寡鮮得非夫地之氣其凝結者為星辰
為河嶽其聖其賢者為君師以長牧之至
於不能以自見者則萃其精明剛絜之質

以伏于荒野一得所遭而其緹龍縹薦又甚於他好豈不幸哉方今

天子寶賢飭躬以孚佑于下民茲石之瑞和氣之感與抑亦開太平之應以告成于天與史公往在至元間從

大帝出征嘗得二石中空如墳出虛成奏其一具北斗形余嘗聞史公好養生說玉石吾寶視於內者何如也至治三年三月
袁桷記

曰生堂記

天台道士項君子虛通岐黃書其治病不擇富貧輒徒步以往處藥候脉有源委蓋所居鄉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說傷寒首經絡未有不通是而能為醫者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且求記於余意今之醫未嘗不以生為心也技薄而學淺貿貿然以游人之門恣意剖決遂使夫人之壽夭不得以盡其正命十蓋有五六者焉薄人之危剛燥疏補重其疾以利厚賞則凡所謂生者不存於其心矣天地之於品物寒暑代

謝日用而不能以知為之君師以正其綱常為之醫以療其疾病是醫之道其贊化育者厥功茂著仁為人心操存動止於醫殆得其全矣余嘗聞道家者言陶弘景增本草飛走蟲魚類例有殺生心此蓋誘俗鄙俚之論犧牲養人千萬世不能以易藝不如古人挾一囊以自行巢氏之說畢具於所挾矯誣滋甚矧有若予前所言者其為醫之禍家速矣子虛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苟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全真之說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活人愈多仰俯不忤斯其為德也大矣庸俟以紀至治三年九月袁桷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貴溪環山為縣大溪貫其中支流為楊林秋夏水至奔瀆莫能禦歲病涉焉當淳熙年有僧乞懷任其事懷陸出也象山文安公勉之曰徒枉輿梁觀政之本是則昔時盛平轉輸供調之勞守令有所不暇及矣考於成周除成梁道於先王之財賄不用

役民之法其無迺因其隙而用之故不煩於官者良有以也二千年來著律令者長吏率遵守文具飾傳舍除驛道為急使者所弗至不復計省民所必趨而顯受其害於是乎有倡義者焉懼其蓄於財也則復有利益之說焉懲民之所利上所當興顧其力有不能事與勢實有違者夫豈惟今也哉龍虎山為老子祖宮其民食其業以游於襄陝廣蜀歲幾萬人而江淮復不與道隸楊林咸惴惴焉求於上則有未及謀於私則曰亦盍思以為永久於是山之道士曰傳某章某首出資以倡之主茲山者董某曰事宜是鄉之耆老某亦曰吾等詎坐視遂伐木聚石聳為飛梁危湍駛流帖俯於履轍之下訖成於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明年董君齎常來京師命余以記余讀老子之書曰修之鄉德迺長又曰儉故能廣刻志繕行則其自貶損者夫豈厚生以自養民困於徭役牧之者不能以告于上因令所著而強之將轉散而他徃清淨之

小領水亭記

學不有衛翊其何以為教三君子之志深且遠永詔後之來揚林之橋其何有廢焉薛君玄卿自京師歸上清二年矣習靜脩德日治其文詞刊落雕飾以求進于道暇日游小領領分為兩側足以上過者爰業然龍虎山為治所其教行南北故允驛騎之旁午商賈之輻湊皆本於龍虎而道必隸於小領玄卿坐其旁見行者之至是皆假以憇息良憫其勞貴賤固一也遂築館于領之西曰崇賢作亭于領之東曰振衣命道人日具茗水承接以休其心昔之善喻者曰夸父逐日而不返今世汲汲然道途者皆夸父也故其捫歷河漢而不憚困阮靈瘴而不懼方其去鄉里辭妻子漠然無憫憫之色其羈窮遂欲餽粥藥餌之不給而猶曰我有命焉奚以憂至於久勞而思逸若登茲嶺然者未嘗不心一而念同當是時使幡然有得吾知其絕跡於是途必矣玄卿曰領之東古象山陸文安公

講道之地其西為臺山突兀秀峙南為雲
林塵湖聖井琵琶諸峯歷歷可數北則潛
山之井邑稠密高下雞犬桑柘望之如神
僊居吾知夫仕焉而已登茲嶺也必曰吾
不復為人間事矣其善蓄而給足者則曰
吾行其少息矣王公貴臣捧香而來于山
亦知老子不辱莫先于善退往來鮮少將
見夫青牛白鹿之士倚古松而聽流水登
斯亭也顛為之執鞭以俟焉斯可矣遂擬
其語而為之文泰定元年正月壬寅清容
居士袁楠記

友恭堂記

余幼居鄉合郡里巷考門閥之高者十居
其六七焉 先公撫余首而言曰自主組
之日威而兄弟之虧有不可勝言者今可
稱道惟史忠獻王與汝曾外祖忠宣公白
首若一次則曰余忠惠其季尚書貧無副
衣出入互易費且死也約同葬尚書之子
寺丞不替是道以京秩讓其弟所後子二
百年來登顯仕三慮數十姓中外宦簿俱

徧歷獨號能盡兄弟道為難蓋其貴戚之
極勢軋於相等稍避嫌以退則若無所容
其身以為吾才不能以見用者兄弟使然
也不再傳而其祖父之所蓄棟積稠聚各
私利其美好黨署賓客強凌很勝歲時叙
昭穆占對簡略觴豆不設強成禮即退言
至是良可哀也又曰吾之事賓州汝雖嫡
長讓其爵於兄子允世所慕好吾一不以
問怡色拱立若幼子弟積誠以感遂悔焉
而益以親汝以孤子承吾宗何憂焉若有
子孫衆多能率我以行則知吾門殆未艾
也受其言于今四十年余官集賢日近醫
藥命次子瑾來侍久之復還翰林屢謁告
以請不得命長子璫撤齋室之蠹腐構新
堂以俟歸書屢至將以盡侍養之道余曰
父子異宮兄弟同處古之制也幸有尚書
公之堂在可以逸老則斯堂若兄弟居之
誠宜遂名曰友恭實取夫先公之遺訓焉
夫為公侯之後得為幸矣恣其私心以泯
夫天倫氓隸之所不忍因詩書而成衣冠

不幸不勝衣冠而卒泯其詩書則昔之高門今不能一二者其病首在是 越公之書在山中而余再世之積實倍焉二子能讀而守之又將見吾諸孫之有成而翁授首之泰定元年 月 日清容居士記

種德堂記

蔡侯茂先以其先郡侯之狀求銘撫其行事古君子也少間謁余為種德堂記其名實侯崇祖之本意昭揭于戶冊者集賢大學士郭公安道之所篆而歌詠其事以光顯悉余同院之故人也若是則余何敢辭郡侯之樹德蓋不止於銘銘之所紀而因事以詠則宜有取於行實昔人有言陰德猶耳焉想其平居篤厚廣施於鄉惻然以求其急難御於家也敏其力者賞之不足者周之懼飭躬之未能蚤夜以思則曰所求合乎古未能也斲正乎有道之士則曰吾所為能盡善邪燭計利害得無慊邪施於族者洽於肌髓與訓於家者蹈履足以日化與朝培而夕脩望歲焉不求報豐養

之以年祝之於子期之於孫磅礴浸漬斯其為種德之本旨也茂先今為良二千石其季為太守鸞翥鳩峙羽儀清朝盡忠補過以光其祖父吾知其魯雲少者謹于里門長者服于王庭恂恂孝慎日補其未脩考其興隆與德良未艾也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又曰汝克昭乃顯祖願相與勉楫也亦從是得以有益焉泰定元年冬十月甲子四明袁掇記

春暉堂記

翰林院都事韓君友謙居京師有年矣往歲築堂以奉其母夫人未幾下世今復名其堂曰春暉示不忘初也命余記其事焉孟子生於戰國距舜之時幾二千餘載矣而其言終身之慕者則必曰惟舜一人焉耳矣昔之聖人懼其不能皆然也為之今以教之為之表以勸之而作史者復取其卓異者以彰明之教益詳而行益微吁可嘆也矣孝根於心人之所同雖古而論宜不若是薄然而缺焉所從來久立其名者

良有以也。杯圈手澤存而不察，非孝之實。吾知夫韓君之升斯堂也，雞鳴則思其進，盥之儀，饋食以列，則思其嗜好之若初，將惕然而奉之日入，而息陳其枕簟，聞手其有聞也。故其居於家也，望之而在前，思之而若著其處於鄉也，身無虧焉，言無擇焉。鄉之老者曰：韓氏之澤有在矣。其先人之教未忘也。立於班朝，無有父母兢兢若臨于其側，而人始曰：若是者，其殆幾於永慕矣。吾聞友謙佐治大尹，執禮自持，不為苛刑，矯亢人安其業，而化俗敦教，飢渴之於飲食，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昔孟氏之子於其羈愁困窮之際，始矢於言情之感也。友謙仕不離鄉，遭世隆平，卒取其言感之正也。楠也，官于朝七稔矣，升春暉之堂，得無愧乎？

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忘本也。會楠自京師還，迺命誌之。楠嘗紬書于太史，按賀蘭山在靈

武保靜縣西草木青白望之如駁馬然者，上音語駁為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以為姓。在唐天寶時靈武號要衝，後卒能以一旅之衆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地，天下易代，九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三百餘年。其民沉鷲尚勇，土壤沃曠，醜醜駝馬給足無凶歟。國狹而慮密，各以金革相保，衛患難垂乏絕，不少變精急專一，迄能奉其君長，蓋傳愈久則俗愈定。太祖皇帝經略西土為武功首靈夏舊地，始臣服委質，然猶強節好義，策殊勲受上賞者，史不絕書。李公之仕於江南也，常兢兢然，惠綏不忍，侮其鰥寡，而其於浙東也，事若有素。今所領七郡四為其守矣。風俗嫩惡，皆示諸掌，而惓惓思於賀蘭者，亦將有以振夫萎蕭之習，使吳越之士如吾賀蘭者，斯可矣。古者氏族之別必錫于其土，雖遠處他邑，其不紊般者，因是以有考賀蘭之山承平日滋，昔時之草木意其豐茸嘉美，當盛于公去鄉里之日而斯堂之封

植五采文錯密然成文者心猶以為賀蘭也食必祭先耕則祭耨斯湏不敢遺其初種德崇報有開必先以佖以續殆將見之公其以余言為徵也

沉香石記

唐虞之時曷有玩其耳目哉余讀貢書至青州則有怪石者焉今文登諸島洲往往撮拾珍怪置几席間物易得而可喜則雖聖人是誠有所不廢矣浙東括蒼山松化為石其文理真如松或曰踰千年迺爾人為至靈其化之不可測也為聖焉為神焉受成而不變者木與石至積之歲月則貫射於日星磅礴於霜露光怪駭愕充然黝然為珀為玉有不可悉名者矣嘉穀為莠穉夫憂之鷹之為鳩橘之為枳其遷之若是則亦有美惡存於其中焉京城田舜舉為太醫院屬治其燕居明絮靚幽得一石望之如水沉摻結宛轉巖岬刻削薦以文石過者咸以為海南土產也佖是而非其為怪石也奚以疑故變至於道君子之所

勉子孟慎諸

樂善堂記

雲間繇魏晉以降多文人磅礴秀絮故其言辭幽麗瑰雅喻物形狀無留道常驚動海宇是其人誠精於言者也或曰其地介海挾江波濤魚龍善質薄變化人居其中者咸佖之宋世文儒益光顯冠帶相望數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往充上國力事生產廣田侈居擬於王侯而仕者亦爭願食於其土夫事久則變變則迭為乘除因其見聞上之人寧有不遏其萌芽定其準式者與惟烏溪趙質夫之居於鄉也恂悞以無營恂恂里閭之不踐公府汰其侈華日安於平素其鄉人之不善者避之嘗曰積豪以希富富不能永也積書以教子吾其盡心焉勸之仕不能動苟利於人者誠求之泉石以為腴德充以完塔然忘世其樂道肥遯焉者歟未幾其子庭芝登進士第人始有言曰是殆將復其初矣昔故多文物不幸為大家以財雄

是其地氣厚積之使然也趙君不屑意焉於是其以儒名抑進之則必以文顯文與行相須以成余嘗上庭芝之文於殿廷繇是以求之探源汴流苟不止則其學益粹聲聞之遠無疑矣庭芝詣門曰嚴君以樂善名堂願有記退而詢諸其往來遂以行事為之記質夫名宗文大父以積善聞于鄉樂善之義祖是

亦樂齋記

永嘉陳子敬客京師居城南東隅車輪馬蹄之聲奔激若雷電大雨泥淖入數尺賈區豕圈叅錯啾唧土俗雜南北不可辨入子敬門槐陰植幢蓋寒苔斑菊側布疎密清泉滿洗白雲在戶坐者不欲去去者復再至君蒼髯抵掌一榻為席顧余而言曰此亦樂齋也高王父宣撫公受薦史大師太師若高外大父奮家遺德泯然罹變更漆園吏之意為我終始而言之夸者以愧感者以喟不幾於道乎摘幼聞長老言君里宅雄甲勝樓重樓疏軒旁薄倒景飛鳥

怖而海雲伏也君方少年挾策以自劬漠然其中若不能一朝慶稍壯入太學喜名而益奇薰葭笑渠之蕭爽招提屠廐之空絕境寂意冷疾筆落紙自得於杳靄千頃之外望者知非綺紈世子弟而視窶人子復不相侶何其盛也今一廢不得復廢復坐刻畫居京師十年無知已力慷慨引助視重始積戾頑然持牒爭洗濯不三宿告去君意氣當復摧抑闡背而怡然以理勝豈榮觀之旨託焉以自逸者與屢空晏如榮辱不足以累豆羹見色情怵于內也使向時沉溺自恣卒遇不遂意宜朝夕弗給又安得為十年計天乎其成之者至矣噫使果止是耶則亦無以自樂夫強之而不復必巽德以處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自明寧勿歸也少賤以求樂於是乎有在陳子勉乎哉慎交而寡言正車于塗其終能有以直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

記

邵庵記

雍震伯生界其居之偏為庵廬焉温清之
 際則怡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温
 密樸質具粹且深中而虛之若鐸而環若
 鑑而明樞圜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温燥
 也裊以舒其清焉其凄厲也隕以休其和
 焉左顧右矚神止氣竅晝握其動夜根其
 靜不丐飾于外據萬物之會將以極其榮
 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
 五十有六瞪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
 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原其情忽然
 控浮游以上征則搏制控伏囿于其內而
 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以
 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
 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汙儒者之準也吾將
 尊其廬曰邵庵何如楬曰可乎哉言無郵
 乎夫敦厚而靈明者君之先也峻簡而絮
 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

其鄉黽黽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也
 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卑簡而不倚其
 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
 迺觴以祝之介其休明曰烟烟温温維道
 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
 為永居乎衷楬記

古劍記

吳成季得劍一于故吳之區窮首以度合
 周尺二十有一寸下縮而圓人盡其握琬
 倍於臘東西半馬鐔長五寸有奇口懸三
 空古飾以琤貝者金氣消竭玉質湛湛然
 望其鋒肅而不刺黝乎以温如鑑之示明
 揣其章若冰之在防養其寒光泊焉不知
 所凝日出而觀則陸離以陳為丹為碧起
 滅於膏理風雨以休之隱隱歷歷欲泄而
 強抑容曰此何祥也成季曰粵古至人絕
 世遁逃有不得已則託劍以象五金之精
 竊陰據陽縣神以成非劍之能也維吾道
 祖以劍印授受為漢世遺物傳信可根據
 劍歸宣和今得于吳吳為故都庸詎知非

昔之所寶且夫化而沉於淵物之靈也返之於山物之完也或曰以神不以形又曰以德不以物形與物其果有變乎棗栢記

昭真山水記

廣信昭真山晉王僊居山祖闔武夷宗為天冠巖翼行數十里左右扈挾卷至觀廼伏北俯貴溪又正北當縣居中匯泉曰寒月泉與藥池丹井通遵井南鱗尾削列成廡有泉懸溜廡下拾級以升曰金沙益南至于昇僊臺臺石天設空明無依傳言王僊化是又南石室坐可二十席下視屋邑蟻髮旋縷凡登是山者不盡適不返故冠以逍遙馬上巘為靈湫逍遙西多故賢居三山品列徐紹宗隱益下北麓陸文安公書堂莫焉循西有吳緬石潛谷巖小隱巖皆以處士著吳緬石形成五嶽復曰五面迤東為峰二曰老人石人東屈而下得名六學堂以虛名僊足月巖以形名鬼谷以真隱名鬼谷東石壁中穴環好風出湧泉曰風洞輔東益高有石箕瓢器物成琺潭

深不測以磔潭名又東極下水鉤盤巖壁削立旌陽許令刺蛟于是唐名曰馨香觀道士祝丹陽繪圖俾志且言其山清冽深古多異石名木歲不識伏日泉品與惠山同自唐李商隱劉大用王荆公毛澤民而下著詠可傳信夫山南為陽主陽賓陰鍾其所極鬱之而不化可慕可愕不一以足然神獨嗇之使冲漠者專其靜居絮絮然好游之士少紆其耳目而卒不畀何也世言名山多方外居益以昭真為信丙午二月棗栢記

東山精舍記

自民迫於生而儒日益病清宗華門淪圯乘接闕然絕環珮聲東裝韞衣方偃伏却立而甚者貿貿途路間益困苦不復振或謂升降迭偶之理使然耳噫首是說者其未知所養與予客京師豫章周儀之甥冷有泰復先辱其游問其年則宜若與昔不相接近而甚頌且文予始異之儀之曰不然冷為分寧故族官簿相接所居曰

東山橫重屏方列若刻其尊正叔治屋
一區負山為居治堂翼然疏沿縈然幽林
絮石竒梧秀竹之森爽以繚以屬前拱而
導則黃龍幕阜蜿蜒效焉平峯沃盼鱗集
備馬朝光夕霏戶牖進而几席納也正舛
閉門幾三十年服居士衣設文席講論終
日危坐清思無纖芥糠粃時為詩詞凌厲
頓伏索索裂金石舉觴雅歌耆雅以叙酬
酢揖讓猶昔時衣冠家氣度而卒相避會
恍然知為非人間世也嘗聞正舛舉童子
時意功業可拾取今迺摧落刊寶益自歛
避彬彬文質久而蓋彌章焉夫不急於外
者宜有裕於後大江以西士風炳如於是
乎則故予首書其慨然者以厲吾黨知正
叔為可倣曰明末稿記

采芝亭記

太行首於三危伏於河折北而尊為恒山
支巒複岡畢赴於燕秩秩然復纏屬以東
數十百里入於海上土人以其西來蹄曰
西山或曰駿極于是山急而堅凝地多空

寒不可以屯城又曰是為都城之衝自北
而南太和薰然捨是奚所適於是工部尚
書郝公景文惕然維思實震且陰迺相其
大塋先君子之藏祔陋而善崩始遷而謀
焉大德甲辰得卜於某山下者曰是山之
形翼容而味鳴日中而升戴坎以寧以華
以承及既塋明年守冢以芝告公弗信展
于墓下登坡而望則數者藁者燁然于山
效獻以萬歸以示其客來桷意是果為芝
邪今舉世之言瑞者必首於芝芝不常有
於世故窮夸闡珍得一二焉輒指以自瑞
使誠瑞邪寸畛尺壘其融液變化不若是
之固而甚者竭四海之類夫芝者聚焉以
觀不亦陋乎夫土和則芝生始公之心懼
親之不寧故擇其溫密以永其幽菌蠹而
擢靈土之和也盈數為萬非昔之固也不
侈以求異德之質也維山之陽彌鞏彌剛
子孫之祥也孝感而文著於瑞乎何有

梅亭記

廣信據江浙閩越之衝萬山交牙四顧羅

劍戟其氣蜿蜒磅礴為丹碧玉石長溪貫其中凝膏溢藍愈積愈完山水之秀甲諸郡故其俗多刺厲自奮矜謹節義言文學道德者為儒宗治政事者為吏師建炎初中原縉紳家多居是州其舊聞遺語尊守傳信歷歷可數皆數百年文獻源委非如野人窶子擬拾目近為利祿地方是時人物之勝足以甲山水而浮屠老氏之跡實不與焉弋陽為縣山益深水益清車輪馬足之聲不入于其境寒泉蒼巖百里一色山之陽有陳隱君居焉隱君守儒以自信閉門授書朝夕盥饋合其孫曾嬪婦男女將百人年九十四以終有子曰德父教授帶湖十年法當得致仕官以鄉博士歸于家廼築室旁近之華山為雲居雲居之西為梅亭曰香月於是其子敏學志仲官京師俛予記之且言曰自吾大父恂恂之於是居也詩書以持稼穡以時門無怨色而少長以叙吾不知其化之及於里也自吾父觀之今七十餘矣誦聲滿戶而樽箎在

曠氣完而色康其行舒舒其語徐徐視吾祖之孫曾亦相邇也意禁何以過是棗梅曰天地之理嗇者豐之始周流于六虛其暗也實明其闕也實闔昔之澹然而無營者德之基也養之于其身而施之于其後充以引之吾知其孝謹於家者日益廣爵祿於朝者日益修視斯亭之手植豐融娑娑連理而並實陰陽之生物其不出於是明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回以勉夫志仲焉

西泉記

高君舜臣通敏才智之士也治其齋心之居表其頽曰西泉為予言曰太行之山合于恒山隱伏聯亘北東以入于海肅慎朝鮮屹然表于其地者皆支絡也泉生於西歸於東陰陽之常性也周人有言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之疆理吾於是乎考則凡北紀之山水繇西徂東所繇來審矣為我記之舜臣於金為大姓官簿歷歷可紀居京師數世邈其泉源知其晝夜之不止

必達于其里禮不忘其本其高君之謂與予官京師踰十餘年望所謂西山者蒼拔翠峭實太行之苗裔水流無窮演迤洋溢導之為漕渠止之為陂塘資國用以為民食者泉之利也其次達官貴人因之以立壘濬其冽清挹其回環蔭藉蕃廡將利其子孫以求全乎茲山之下不知其幾至於淡泊空曠之士則又抉尋幽深淳膏匪甘使夫絕塵稅駕者止焉以嗟歎焉以留無有窮已意西泉之效誠博矣哉在易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其險釋矣謹其所之君子之用也高君致用以推本厥旨明矣究反復之道益驗於身將見其百折而不撓獨行而不懼非茲泉也與念其祖德繫命名之意與其先堯臣閉門窮經沉思篤行予得與之交將並游夫西山感夫昔之廢典不在於險則泉之東其寧有已邪

薊庵記

慈溪黃彥實少喜豪士湯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秘悅恨無可與語

酒酣氣雄謂海寓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沂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薊庵以自傲求記於予亟請焉昔之養生者志專而若愚遺世絕俗懼其名之至也介然以逃泊然以遨聖人憂之慮其器之不弘不足以任斯道也然舉世之士樂同而惡異曲者常安直者易危則寧直焉者斯近矣彥實智通於事物行幾於古人視今世之薊者吾能言之章野游京師決臆裂帛不顧生死詣廟堂求奇中書未出袖而利祿萌於中非薊也鄉里稱任俠大言斷是否陰持短長以利己非薊也佯不絮清詆罵排觸而私有揣摩問之而若撲即之而彌汙若是者又其侶而靡者也彥實先大夫文節先生為史館官咸淳上殿論浮屠不宜入禁掖

度宗大怒手詔出國門未幾貳守桐江與宰相兄子爭事卒易他郡薨無以易此矣古之君子事至而名隨人棄我取自謙之道也聞彦實居山中閉門讀書益不妄交求古聖賢權折困踣之本護而不可犯者養之至也予歸里聆其言斯知之矣延祐五年夏四月越袁桐記

桂山堂記

江南地宜桂故凡廣居室者必植之以為美觀馬釋木者曰桂白華叢生冬夏常青人取以自近良有以也地記言八公後淮南王後入山為僊作叢桂詞與漢史所記異予獨愛其簡絮幽古為文章宗師申言攀援非自息於林莽者讀其辭可悲也矣上饒周君居龍肅山因其地之隆植桂于上築堂面之而名曰桂山徵記於予予曰今龍肅山為道家統宗金碧晃曜出于縣官搜奇扶幽異夫昔時之荒煙古木榦相結而枳相接也周君主畫諾以極其榮觀則今之所命名者若不相似何也然

予嘗聞古之至人其頽恂恂其言諄諄執中以權損益其未備黜紛華以從事于寂寞者非有所激也周君智周於身謙抑自持思夫山林之靜養其冲泊先事以自警古之所謂備豫而能立者近之矣周氏之先得道於希夷陳先生當熙寧時猶三恙見其曾玄離世樂善樹德之訓有自來矣且夫託物以喻志詩人之心也仰觀於山徐視吾手植者風雨冰雪貫四時而不改擬諸形容得無似之乎異日將游山中詠八公之辭及拓寫心僕援筆未敢以老為辭也

張尚書救荒後記

儒學提舉天台柯謙自牧為序一通言今工部尚書張公之佐江浙也活飢民橐食帥為去思帥能歌詩者追美之是可謂無負張公矣往歲摘以翰苑屬歸里里人言元帥府始治婺女有恣戎官鎮慶元言慶元聯蠻國入海窳近稍失控御兵費不可測乘驛入都白利害時太傅丞相坐省中

盛言搃戎非兼元帥不足以重鎮太傅察其言有私便後雖移鎮而卒用常調官如舊制馬大德十一年歲大饑浙東副帥

命屬吏疾傳詣行省告變曰慶元接海口僅數十里羣盜據島嶼出沒將入城剽劫願速分行省軍往翦其窟穴緩則不可治行省大驚將如議張公時為郎中丞相謂公曰計安出公以調兵非所預丞相固問則曰果有變帥府當印署白省副帥獨遣非完議也召屬吏問變奚自府有鎮守官今上變為何地屬吏頰首不能對遂移檄問盜今安在帥府得檄大驚咸言無是事繇是卒不發兵而慶元迄無它慮方副帥造謀時當饑侵窮困之急稍加以兵山海通竄寧能斂手以快鋒鏑一有抗拒誣以叛逆則凡故家大姓蔓延於園囿之下將不可勝計人能知救荒之為美績而不知吾里之人微張公之言有不待賑恤而皆置於死地矣敢書以補郡乘俾知夫立帥府本末蓋如是張公名字士瞻衛郡

人處事明遠知大體若是事寧勿為記其可乎

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父奉萬年之祀于崇真大德甲辰二月承詔為祠官于衡山復命歸祠其受道之山曰龍席龍席於番為接壤番於成季為鄉井於是其嚴君偕七十矣迺避館屏鷗却入里閭舉觴再拜以祝以壽宗黨姻友旁列叙坐勸酬以禮進退維度聚而言曰嘻其盛哉成季曰不然繫昔遠祖挈國以讓晚交兵間既壽且康至于番君墜緒呂興維用之嗇報必以厚自吾少時聞為是州一不承意則交喙爭誚而吾父子吟詠佔畢吶吶謙讓不能出諸口至論成敗衰盛嘗掩卷三歎以自警厲而今也二老人康強起居佐理內外冠帶童仆咸立左右其迨乎遠祖之意類築堂以奉而名曰晚香其何如衆曰唯唯未幾未京師屢屬予以記予以謂大夫士之養莫侈於羊犬豕而世之希年遠引者至以金

石草木為可久菊水之壽效極於胡廣昔之議廣猶若糞土則名與年較不相並今成季榮於其身顯於其親惓惓然企本支之盛吾見吳氏子孫孝謹遜于里門秀敏有列于朝而者耆老人方遊遨嬉戲擊鮮養釀若古之所謂偕老而終隱者其不在茲也傳記言王公大人晚歲託言神僊多以遠禍成季游乎方外之吟憂世嫉邪嘗不自置異時承渥流問則司馬子微之對殆猶糠粃而名以晚香者非獨為吳氏美是特有待於成季也四明棗楠記

玉冠記

大德乙巳歲二月甲申

皇帝受釐于玉德延命尚服出玉冠以賜玄教真人張公其製為山形空其梁迷溫粟精潤隆殺悉等莫有究其攸始棗楠見之曰此紹興宴居所服韜髮冠也舊聞長老言思陵為清暑樓聚金石奇刻飛湍清機森鬱蕭爽伏日退朝衣白縠羽衣冠小玉冠閱定書蹟其殆是與維古弁冕雜飾

以玉至晉宋間君臣上下崇習玄理清逸修簡始為玉冠今世所傳元帝像及晉賢圖軸與此無毫髮異則紹興所冠猶古帝王遺物袂道家書言神君始達飛天玉冠其製與遠游爵弁微近疑有差等含玄秉陽舒精吐光繫冠維則欽承是天寵進道之篤其不在茲乎夫玉者陽中之陰也首者體形之上神精明之主也陽非陰不能以成合而凝之出入于斯易之門也方今張公以清淨理贊益熙洽縝密而不露孚尹而不泄遠而望之誠理勝矣庸述其始以示于後棗楠謹記

孝思亭記

三山吳明之築亭於陽岡大父之墓側名之曰孝思按昔之言禮者則曰魂歸于所居將致其一焉墓有祭有亭為非古矣善乎延陵季子之言曰魂氣無不之也夫專于祠宇不意若是拘也物精神著其氣發揚者出于丘壟是則必首於墓將奚以疑古之聖人懼其瀆且數也嚴為之防速貧

速朽夫豈非夫子之語祭墓為尸是墓有祭矣祭而不屋失祭之禮矣繇宋宰輔侈其墓田不復拘甲令層樓巍閣空青金碧巋然于坡陀之阜過者必式其防遏森翔誠以為千百年無慮也乾坤合運頽垣廢址上牛羊而履荆棘欲求子孫不可得而明之方慎其繚圍構亭以綏其體魄是則過於盛者必有衰吳君之志追遠以求旨微意深鬱勃之興將自茲始大舜五十而慕昔以為難能也邈而推之探其微旨亦難能也禮抱孫不抱子附于王父幽明之通瞭然而莫遺明之審之而克行之楨也故國之公孫其思于祖父也罔敢替目繹其旨為之記

福源精舍記

建炎初秉義李君以勇略捍衛鄉社僦儻急義植德流衍諸孫以詩學接武科目恂恂退讓望知為秉義家子弟衣冠浸微獨溧水府君之子登仕君寄隱屢市庵眉幅中治生產益有理年逾七十廼卒予請告

歸里其子印傳以事狀踵門求記其精舍俾永遠嘉熙間溧水君卒于縣治登仕甫八歲祖母朱氏奉其喪以歸將塋于上元之祖塋朱母泣然曰孤兒奚依少不利必隲其先祀相于慈溪東嶺楊輿之山卜告以吉結為四塋昭穆以叙而以其殤女附于旁近登仕長有室曰茹氏朱母即世既葬茹氏曰吾姑以橐中喪成是山夫君獲有成立新婦不泐紹先繼志弗展擴則奚以緝前人光亦斥奩資廣山壑建祠屋精舍以奉其舅姑茹氏沒于至元之十九年登仕君沒于至大之四年大德六年印傳與其妻胡氏同入山拜墓顧瞻周迴蕪圯日廣胡氏曰再世尊章有成妾獨不能少效萬一聞佛氏有大報恩而用其法名為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以浮屠所需者咸備具復買田若干命僧某首主俾其弟子相次以繼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入予愕而有言曰吾里鄉相什百各以功德院為請有以其田園與子孫共分析求利益

穹樓轟塔坡阜松柏救翳綿數十里時運更易各降在皂隸孤童負囊悵悵不能以入每恨其祖父作是為無益也予嘗過其祠宇薪草雜糝破爐凝煤而主茲所者憫然有曰彼昔承寵恩故幸若是其子孫何能預至于士夫之家庵廬相接幸其不為有司之所隸羣聚毀撤甚者發其丘壘噫可勝道哉予謂三孝婦之志人莫能並心純而孝專發於自然非過信以溺于異端思其創始思其悠久是則秉義之澤良未艾也為浮屠者聞予之說寧不有泚其頰印傳復為穴三一以葬生毋張氏其二則夫婦曰以預備云

治平寺記

治平寺主者以建寺本末謁予為記其狀曰寺在城南門外渡江曰銅湓浦鄉曰鄧塘平疇鬱密松竹環植望之竦然其間者即治平也寺建於後唐清泰僧曰道隆以法華勸民習誦持善果初是地三十畝有奇始居之復得別業為畝六十其初曰東

李浦院錢忠懿王侁給符牒俾永遠又改為保豐院宋英宗更元治平祀明堂始易今名法智大師以教乘闡東南習學皆其徒故號為天台宗元豐間有性法師講法華別立機要後者雲集而田租漸廣居民深滯下疾師呪水飲之飲者日益眾師呪於池悉愈寺舊有東西池今呪水池猶甘冽可鑑師號山堂卒葬於是寺嘉熙三年寺燬于時上師實主是寺遂新三門法堂廊廡等若干廼謝去淳祐六年堯師始成殿宇居室所宜有者悉備咸淳八年子直良法師至曰吾不可不私泐後學戶履日接簡約楊隱法華之說大備而治平名益著率由是陞于南湖者凡數人南湖四明之祖庭也復曰一蓀守是山今十有五年緊前脩是承昔之營構皆腐折傾漏不可支今幸完復粗備惟創建昔人歛軼靡有紀願登其事于石楫以為今之為牧守者苟度歲月堤防津梁田野之不治尚何能望究其本始為世胄者日隳其先祖父名

諱近在數十年間有不能答未有如浮圖氏汧源推根若是之詳者道散於九流百家各自奮植吾儒之教末俗以空言為高卒不能勝甚者去其舊籍郡縣養士之田皆湯沸不可考如孫師所為寧不有愧庸回其狀以紀亦以勵吾徒之為師長者云

海會庵記

出城西門皆良田白水高下綠樹雞犬相聞翦然農家善於其業者也予繇京師回艤舟驛亭望之則朱薨碧瓦傑然為人天居佛之道以枯槁堅忍為能事卉衣糲食樹下塚間不求其豐足故從者樂然如歸二千餘年為之說者以莊嚴為善果愚者益信狂者益怖而梵宮寶刹合郡縣山水之勝悉為所據日增月益有不可勝言者四明海之東絕處為補陀巖大士顯焉鄭之東為育王山釋迦舍利塔焉遵南為岳林為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陀育王自天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之民終歲膜拜至於西門始求其

渡海之路然而觸風濤煙霧率莫志慮所又舟人伺其危殆時有不利目接其事而來者益不止豈非其教足以傾動而為善者有以復其良心也有僧曰妙壽以其建庵之始未告曰茲庵之初專以奉補陀育王岳林天台之游者也初卜地於城西郡民任氏首不過地千步屋三楹有同志僧妙然日習宗尚善勸募傾捨駢集又有僧元安清持以行業振勵信者俱至善士翁父堅翼輔之首建佛宮且割田以濟未幾宣慰楊侯梓益買田以贄相由是拓地為畝十五屋百楹殿堂門廡迎賓習靜各有其地泛海有舟放生有池獨不設方丈懼後人之佚樂以自恣也不請寺額曰海會庵懼其奪攘以為茲所之凌替也其狀若是願請記以求永久予曰博施濟眾昔之聖人猶以為儻浮屠氏日丐假於外而皆足以慰其志意蓋其說汪洋浩博參之以報應而為惡者懼吾儒之說百姓日用而不知卒之以道政齊刑者不得已之具也

逃空虛絕人事釋氏本旨而其生產作業皆取於吾教若今有司興繕則民不勝怨咨海會之成相胥以勸何其易也妙壽深湛善思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其憊憊于後者厥慮若是雖欲勿永久其得勿永久乎

重建延福院記

予繇集賢還里居有僧永華躡屩重趺踰數千里南康來介天平恩大師求記延福院興造者其狀曰院在南康建昌州西山曰龍城唐馬大師嘗憩窳焉殿有記宋雍熙間廣陵沙門慶暹所撰歲久蕪圯宋末郡始署開陽院僧紹志主之墾殖磨刮集材庀工鐘閣齋室凡僧之所居處者咸屹然以成至大德庚子主茲山三十餘年矣命其徒曰吾宜藏密以興造事付汝等咸頷首曰曷敢不承繼曰繼福廼嚴院事首建三門及外門曰繼祖繼壽永翌廣賓至之所視昔居處之宜益廓且完繼祐廼曰吾新殿視瞻廣博謂色身小大擬於形容良非吾道然徧滿充塞當有是事揆諸空

幻則俱非實相宜改而正諸遂易舊象得舍利五色於佛骨背間宋咸平僧道志所建或曰是若有膈合然者歟於是梵唄贊頌而若子若孫皆勇猛赴事謁於事佛之徒增飾金紺象設尊重瓶鉢精潔烜然如人天居復增其田若干紹志終于大德七年壽七十五葬寺東之陽今守其遺言祖子孫相繼如初孫七人曰永岫永豈永所永華宗松宗槐宗權讀狀畢廼問華曰志師能植立若是宜有本始華拱手曰昔圓悟大師得法弟子曰真牧大師賢賢度其徒幾千人志其派緒也予嘗聞釋氏服勤壞形實本持攝至於廣居榮觀將以帽伏庸駭除其侈心非專以是為能事生而不居死而不餘故其道益固傳有言曰又何加焉曰教之能仁之教書遍中國為禪學者不立文字而其徒復守師說文字益繁今而曰教之於二者將焉取乎哉他年曳杖游匡廬西游龍城問聰明道理其必有以告我則予之記興建亦得以永久也

資教寺修三門記

吾里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天台大行于浙東西謂城南延慶為祖庭故四明旁邑近郊雖丈室尋地多博辯秀出之後過於他郡西山資教其一也西山在郡西四十里周顯德元年甯廣德院宋治平改曰資教負山面湖有菱荷鳧鷗舟楫亭橋之勝凡郡人之游于湖者必至是寺湖湮為田游者不復至而寺漸頽圯紹定中月公首授徒是山後謝事上竺願復領之世言上竺第一院西山號寂卑繇月公再居而寺益重故講說者爭趨之延祐年道師達原以郡選主之其徒亦曰彼學專靜選不可易也予舟過先墓必望所謂資教者焉空巖傾欹樹木翦落將不堪其居比還里則昔之頽然以興重簷翬飛表表出林杪道師曰吾首新三門餘以次繕治不田以食廢其教將有愧集徒講肄則庶幾希前人光三門紀修頽以囑焉考諸禮經制有五門雉門居中故曰三門秦漢損益

不遵於周連門為三唯王宮得用官署降殺非雉門之制久矣釋老宮室擬於乘輿雖儀制有令不得禁天台以明靜為宗弊衣惡食脫氛垢廠榮觀汲汲以土木為急崇信興敬將於是乎取夫像設之教首于西方其能傾動禍福必召募焉以集事師謝不肯寺久廢得人焉以興則吾徒之為校官者竊食自嬉寧得無愧焉

吉祥寺重建記

主吉祥寺崇柏師以其興造本末為狀一通俾予為記其狀曰初寺在翁洲南香柏巖唐有僧慧超相收築居峻潔屬行居民傾信寺遂以成漢乾祐中賜額曰崇福至宋咸平有真大師善持呪能愈悶巷疾病彌真大悲崇奉益廣邑中尉曰寸漸以柏巖峻絕困登陟易於廣平環以九峰繚以清溪審勢辨方各當其職宋治平始賜今額曰吉祥紹興中給事中黃龜年以讜論忤時宰避禍絕人事僑居絕島獨與方外交每至寺中時有宏智覺禪師主天童宣

密挾妙師表叢林其大弟子輝主是山傾動島嶼黃公敬之施所藏辟支佛牙為閣以度而寺益增重遂為海上寺居甲乙人稱之為小天童繇輝師始也皇慶二年火一師始作法堂會遷它所不果終至是栢居之首建大殿三門次以藏室僧堂凡僧居之所宜營繕者畢具泰定三年告成俗姓虞氏其父酉發嘗為海運官有兄曰庭桂曰庭芝慨然曰吾不可不相吾弟三世佛像吾與弟共成之今夫浮屠氏宮室率為禍福說以誘民陰奪其財民日以耗有國者憂之若師所成就不丐假於外竭其贏餘以復舊觀怡愉相資將瘁躬以究築凌陰廣腴田以為後人補緝費志專念遠是果能興其教者也余誌釋氏建置每有感於學校若是則又重有所感也師居淨慈嗣法於慧禪師屏外持攝慧之學益有光矣勉之哉

妙果寺記

廬山東林寺以遠法師為祖庭其教行乎

海寓闕年滋多厖幻雜糅壞宮夷址將絕其遺教寺僧普度慨然興復率弟子十人芒屨草服詣京師上書演為萬言又集歷代經杜緣起作蓮宗寶鑑十卷仁宗在東宮閱其書盡初帙問曰得無欲布施乎合指謝不敢又問曰得無欲補僧職乎復謝無是想惟蓮教墜絕願 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在御近臣以其事奏即以詔旨慰撫如律令至大四年始播告中外而度俾職其教為優曇主師丹陽人在縣為竹林山妙果寺率徒踰俗將大廣其居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予嘗謂象無形儀域無速適遠公之言曰思專想寂三昧之本彼所謂邦國之殊異相好之莊嚴蓋將絕其邪惑一淡泊而無所逢大雄氏設喻警蒙攝持示境界由心發境滅返真清淨安樂包括宇宙是知道者又安有四履之分別哉度師博習教乘示於衆者頌焉以導其

師曰禪師久居東林後主天童嘗率善士脩遠公法來於江西者種不絕度師興其教是果能有傳也記寺興造撫其綱要以明初志云

石夫人廟記

州東北隅有山昂然以尊秀特瑰異望之若貞女獨立凜乎莫能犯水旱祈祭輒應土人因其形侶而名之曰夫人山唐咸通八年主簿李成矩記其廟貞固之封見於祠部嘉定十七年加昭德順應咸淳六年加福祐

皇元合一郡縣大脩祀典茲山必預焉泰定三年州判官張思訥承命致祭肅瞻廟庭棟壓銳圮心駭目瞪折旋冥思喟然有言其何以稱上命遂謀於州尹曰蘇君同知焦君鼎州判官塔海復語其僚俎穀許種割資以佐工役而凡隸於祠下者胥勸相事是歲廟成乞記於楹原夫宓妃靜波神女行雲此騷人墨客之寄興也二孤望夫至今游覽者着言之若夫天姥雲

母穹窿磊落淫言鄙語不能以入是則茲山之靈功在水旱餘奚以議傳曰山澤通氣記禮者曰地秉陰蔽于山川炳靈赫奕民社是依崧高之詩實有考焉遂作迎享送神詞詞曰

磅礪兮上征渰兮積兮縞繒標木蠹兮翠旌恍綏顧兮揚靈抱貞固兮合窈冥奇功教兮集鏤騰隨兮稜稜駿兮烝烝帝祀兮永承一其來兮弗趾去兮莫視有穰兮億穰被不祥兮盪癘密石兮牲繫俛精思兮帝制百神擁兮森衛苾芬歆兮歲歲其

信州自鳴山加封記

至元十四年玄教大宗師張留孫扈從世祖皇帝于兩京言信州自鳴山神有靈狀敢詣闕下教禮官崇顯之是歲皇帝命侍臣李衆劉子中降香實銀奩旂以金錦顯其神三十一年成宗皇帝有詔遣使致祭嶽瀆在昔登載者如武崇奉大德三年三十八代天師張平錢塘潮言神以雲雨昭著自鳴山

事見郡乘宋元符始有廟號繇宣和迄咸淳制書凡十五下乞如今皇帝詔令於是符于州考證無異辭至大三年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真人吳全節乃言曰吾徒食茲山有年矣闔閭摩盪繫陰陽是資變以行神神繇以興今

天子種奉祠祭吾教益昌自鳴於龍虎封畛相入捨是其何言遂復請于朝得加封為明仁廣孝翊化真君桷待罪翰林十有五年矣嗣師曰龍虎紀述吾不以累子茲山盼嚮紹定之際先正肅公嘗紀之矣子誠不得辭桷嘗聞之地秉陰山川竅焉通而後能鳴石之徵也聲生於空因山以著昧其初而以為神者其諸異乎石之鳴也風霆流形神始出焉神非妄也茲道之妙老氏深知之矣子何敢語延祐三年四月會稽東桷記

隱仙記

宋開慶初伯父賓州我先考郡公將除大父尚書公喪相與議曰崇親報本唯躬

行是先燕蒿悽愴鬱然而莫能見者將導達之則屈伸之義足以考聞諸老氏有黃籙齋善攝度彼果能濟則吾父將超然于物表非崇滋以求福也齋既成以尚書公所遺祠部牒度道士三人王君德華在是選二人皆已化不復紀獨王君服道士服幾七十年往來袁氏門且五世貴祿侈盛嘗親見之至枯泊頽齷則過門風雨不少阻且曰吾寧負袁門哉其於宜所學者曰重奏符籙雨暘疾疫親究而速扣方外士來質衣以請百詎不倦以其勤且無悔故有所成就今年八十有八而請者益勤逆語予曰今卜藏于城西隅名之曰隱仙仙也者返真之義也魂升魄歸死生之大義也而釋仙者謂為不死古果有是若吾徒者寧能企是哉桷今年六十有一矣考其入道先於吾生死者若蜉蝣生者若稊稗推一門之盛衰足以驗一郡之興廢而桷也以譴薄之技獲官清朝今仕焉而止願與王君考游歷之舊指其歸藏則曰委

順觀化寧有怛於心懼後人不能以紹志
俾預書平昔之出處且以勵于後今主焚
修于玄妙聰明不衰壽益未艾家世定海
縣自號曰蓬山志不忘初也泰定三年四
月甲午見一居士來楸記

通玄觀賈道士記

通玄觀道士賈志福年八十三化于其居
有徒曰王道深者言曰吾師以不言為宗
其學澄寂寡約不為翕翕詭幻措衣草屨
寒暑自得有關其道者不以對機藏籥啓
指喻微密若口授而耳屬也始為汝南民
弱寇得法於棲雲王真人王曰知者不言
子游四方能果不言以自全乎後游南陽
遇軍帥齊以語不對復辱以箠覆師正色
畫地作無語二字軍帥竦愧謝以白金將
築室奉之會得間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
志已完忍辱易忍寵難其居京師以觀子
之有成於是迄歸於京師會有數薦于
先朝者復即遁去然居通玄而晡清靜散
人實洞明祁公之所強也又曰師少時嘗

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而愈
其徵家為道士者凡七人有弟曰德常亦
守其學今居大名之嶽祠韜靜完絜與吾
師無異願有述以廣其道迺為之詞曰
緊摩兜健取機孔艱維柱下學知者不言
納息于踵養神于淵匪曰不言其道已完
道豈文傳文實累智虛辭借浮一跌千里
竊陰據陽詭立名字孝者逐魂固者死技
嗟此塔然奧密是造不懈其躬不喪其實
心焉死灰頭若蓬葆藏明委順是曰至道
翩翩二難孰去孰存厥徒允從匪私其溫
恍馬松聲彼聽莫聞勵爾後人永矢勿緩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序

易三圖序

上饒謝先生遊於建安番禺易吳生蟾往受
 易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為彭翁彭翁
 之傳為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
 祕故謂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何
 為而神也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強名
 也不名則曰易顛叙其旨萊稱曰夫曰易
 者非聖人之本旨也神以合聖人之易斯
 得矣然則曷為神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
 端焉故無體焉存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
 生矣而始有變變立矣而會以理理者其
 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數以立者理也用
 變以逆者非理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疆理俾後無
 以偽至荆州萊既道絜始受於薛翁而易
 復傳袁迺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授
 萊時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
 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

象數曰續通於玄寂後朱文公屬其友蔡
 季通如荆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
 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
 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復出臨邛魏了
 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
 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
 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易集傳序

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象
 焉三聖人之本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以
 言理儒先莫能病若繫辭傳說卦等篇弼
 莫能措辭審是則弼統一偏矣十翼之作
 有豕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豕象傳焉者
 夫子之志也然則文王周公之豕象其悲
 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首之定名
 以為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以為象伏
 羲言而人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申言之
 文王之言見於豕周公之言見於爻是則
 不俟予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豕象傳果
 唯言意焉則變占乎何取曰有變焉有占

馬伏義畫不變於九六則變見之占則爻
王於彖附言之象未始分爻王始離之變
之疾者莫先於盡憂世之深也若分象則
師晉小畜之類是也爻變於占因筮以見
者也其即見者漸小畜訟之類是也彖爻
合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曰傷
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尚乎辭辭非理不能
以交人事吉凶繇妄而咎以興先之以變
占是易殆卜筮之書矣器繇動成動斯靜
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為象也大
矣夫子於說卦馬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
則變占者筮之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著二
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懼溺於占也
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
象焉維昔康節邵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
於天人皆本說卦充類以至知夫聰明特
達之士不在於諄告也若繫辭傳設卦之
方窮神之妙其詳於爻者毫釐不能以易
積數以成變易以動擊於方寸散於六合
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若遺曰卦以測

善筭喻者不能窮也舉世舍是矛盾互持
雖百世莫能以解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
以知易是說也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稱
不佞讀易二十年歲月逾邁所見益懼純
石烈君希元篤志嗜古於易精思以求搜
撫疑義私嘗歎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予以
成書不鑿以求通不拘以強附會其粹精
足以垂世故以予昔之所告冠於篇首俾
知夫同焉以異者將以革夫株守偏僻之
失則予之所著其果有同乎其無同乎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得以圖言以圖言
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
圖為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
秘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
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
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于樞紐其不可以
繪畫得之者猶曰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
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
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

之說興茫無畔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為之主而體用知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勒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攷禮至於敬理至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為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為學之叙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極諸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註之學興蕞辭衍說浸淫

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乎空玄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馬踰千有餘載矣至宋春陵頤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繁於簡冊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為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日從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稍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斲合而有合矣

二公所為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揀擇余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遠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後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為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為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郭好德論語義序

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以衍義而始明其傳註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名物象器疆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不足以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唯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後世嗤之至朱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為語孟精義久之憚然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註具訓中外

下逮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與義古至於不揣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彛父授徒于其鄉塾懼世之不達於辭者習譏駁之病操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循塗以進遇險以休使少窒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蹇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為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彛是書殆深得文公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而不可禁予得讀是書深有合夫訓蒙之說孔賈遺旨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歟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為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絕熄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

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
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
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
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
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也詩本於大小叙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
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
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
氏正義皆旁正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
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
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
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為是哉曩朱
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叙疑非西京於孝
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叙易異程氏中庸疑
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
為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
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
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
文巧闢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
是猶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

淳祐中番禺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
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
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
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別錄黃
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
承風相與剋棹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
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為朱陸會同舉
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
者有攷刪繁薈精余於龔君復有望焉夫
事定於千百年則固有異論故歷舉興廢
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夫後若余言
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八月辛未
袁桷序

五經約說序

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
致養為先本春出于野冬始入邑其勤懇
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十旬
焉噫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盛
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蜡之禮具絃
歌俎豆鐘鼓弓矢之事周旋品節皆身親

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絕掇拾枝蔓而媮意情業率自涯而返良有以也夫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

為小學析文以言字曰字以生義究其大較邈不相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迂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口指摘無所避至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言經者銖分毫別疆畫同異亦駸駸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禮迄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跂就企及卒泥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宋元翁為童子時能明經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為大義先王墜典炳然其專美矣夫天人之奧昔人之

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氣清德茂養泉糞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由是則焉敢誦所聞而美之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其紀載之法躡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灾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于戰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凌據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于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為之書以信于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為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輟轡殺紊刻者若去吏博者若辯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

不相並而玩獵蒐擇髣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聞而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為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

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楊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泐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背世滔滔相承恬不以為耻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馬速忽公僉事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起儒學始命入棹栢游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其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楫知先生事為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

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具官表稱序

大易通義序

郡侯郭文卿示易通義一帙曰此真定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群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為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己說而名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其詳也簡乎其著也因理以測象若遺焉而不敢廢也摘學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既列象斯立焉故卦有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為象象有以理為用理與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之雜也諸卦之彖專言夫理而取身取物悉見於爻辭矣又懼夫設卦之理彖不足以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儒先言理者過於浮略象廣喻而泥象者微

言隻字咸取以為象角立交病三聖之旨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宗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為程子之忠臣倣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僕叙其書將入于梓不讓而為之序焉

老子講義序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余意深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脗合語簡則理得大美玄酒夫豈旨於味乎老子之五千言不得已而為言也道為乾坤之體德為成恒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微見天下之曠而擬諸形容者也衆妙之門易之門也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藏密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

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尚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無忍無為也埏埴為器戶牖為室十三卦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為腹不為目觀我朵頤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善為士之章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謂也觀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矯世之言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體未濟既濟之用也不自伐故有功謙之義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改者不立鼎析足不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極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去泰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將軍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速復也自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為大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極深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將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章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兩儀之後其易有體有無之義於斯見之明道進道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之謂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氏言數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歷所不能算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

不窮其變也。至漢言律歷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黃鍾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以爲五行之數備已，而又爲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爲天下之能事畢，無爲老子之旨，義與生而不有同旨，既同則無思無爲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靜，爲天下正。憧憧往來之反說也。知足常足，繫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義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無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皆孩之，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近之矣。道生德，畜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爲也。塞其兌，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慎言語，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建者不拔，確乎其

不可拔也。修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玄同不見是而無悶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鞶帶之三褫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卑而不可踰，貳盞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安土敦乎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睽之羣疑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之與，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衆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无咎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爲非曰義，則智去矣。江海爲百谷王，天水違行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需而蹇蹇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矣。曰慈，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爲天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爲士，夫于於益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之文詳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無敵也吾言甚易知易知則有親也知不知勝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趾滅耳之文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民之饑節以制度則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日往月來之義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內爻堅強者也故險之時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常與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保合大和乃利于貞矣為而不爭地爭城老子之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予固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君與之故儒家閔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一編見示甚侶夫予之所見其文詳順而實援據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絕之地黜聰窒明以養其泰和且將窮極山川之幽勝以求正於有道誠可謂老而能

學者也故輯舊說列于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妥許可者有在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衣衾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班固氏輯劉氏七略為藝文志其序醫經方藥終以神僊十家殿之尋宗探本厥自深秘近世習老氏者則以為薄清淨務名實若班氏去取未足為吾學輕重其不習老氏者因其先後遂以為尊吾聖人莫若班氏緣聲附響深切明著之道二者皆所未喻也醫經方藥具訓于先古其不得已而為之意世莫之曉惟空林隱竇刺意繕性之士必極其本致而後能知之故其察五行乘剋之理七情摩盪之原兢兢揣揣使夫身不至於已病而餘功後效積精以適神者斯近夫神僊之說矣班氏深存其義而隱其說故世之方士皆荒忽詭幻復別為一家以自侈靡而所謂非聖不言者則有戾五福之彝訓仁者靜壽之義於道何取焉予嘗謂有經天下之志必有經天

下之事胼胝之勞在陳之厄其饑寒困苦雖九死不得以自悔視夫彈冠結綬爭奪得喪談性命之空而忘事理之實者則有間矣故每信而不敢自異居里時獨高君彪一清慕方外學嘗以為醫經為性命之本若冶金鍊石諸秘詭事皆不取彈極年

歲悉取上古漢晉諸經方以及唐宋所續出經分緯別定其精良刪其繁雜別為十事謂必由此足以通夫僂道而其意與班氏適相脗合高氏衣冠為四明望自獻簡公閱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錮正士即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衡孫為端平正士備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一清為諸孫得於宗伯為多淵懿之深簡聞小誦非所可擬疑駸駸乎與學僂之道通故今自號為通僂子云然予幼聞諸老言葛天民曾景建以神僂說游公卿清言玉雪苦意水蘩見者憐而欲成之後卒不

就窮後里人王丹池復以是說游亦不就十事之成於吾徒誠有賴未知通僂之本旨其果能有成也朱文公於老氏嘗曰恐逆天理信而不泯然未始與浮屠者同其議悼日月之如流知玄髮之易化高君其奚以辭因叙而致意焉

四明志序

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之社稷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書據要漢中夫豈偶然也哉

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宇寰宇首命秘書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沉幾遠略與昔聖人意旨脗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馬者不復以徹于上馬侯澤潤之固嘗為中秘官知之矣暨守四明迺曰明舊有志今為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為首阨塞戶版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德與

昔之高閼巨閼屬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
梅父為史官宜有述梅嘗聞之洙泗遺俗
稽之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詭錙銖之利
以害于吾民昔人之所不道空虛說增農
日益困甚者紀其山林屋室之盛奉書詣
庭若執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
根其禍也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
政以漁鹽為急儒者詬之維明負山橫江
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
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
之無恒釋道遺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
永歎焉者矣迺為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
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為政愷悌惻隱
以宜于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某勤恪
承令詢索州縣之所宜聞者良備因是得
以成書焉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梅過永嘉張宗魯書塾度河間李景山氏
手校朱子詩傳謹視之旁行側注朱墨定
竄精善心慕焉雖未熟詳知其名能詩吾

意非近世詩士也近世言詩家頗輩出凌
厲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
憤憤不復省鈎英掇妍刻畫眉目而形幹
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
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之旨
闕如也是歲冬見于京師始讀其詩於
雍虞德生質而不佞綺而不踰嚴衆芳之
英融寄于窮屋絕域之地而審其昔日之
心滿意肆蓋將冲寂寥廓脫然以逸焉者
也夫子之言曰詩可以怨然不怨可也怨
已則責難於天誠不怨邪幽蘭之辭湘纍
之賦得而廢之矣若公之詩非悲其不遇
也凜焉以持者正也反而言之斯怨矣又
何病焉予嘗從問雲南土風歲弄兵不止
計安出公曰理則人擾則獸豈獨雲南哉
退已書諸牘復識于序後若德生所論次
者不復著

劉內翰文集序

至元二十四年間南康劉公為內相宋社
未三梅髻年侍先處州府君子錢塘獲

識之議論雄偉誠奇士也後有容自京師來者必詢其詞命制作多憫慨不能道踰十餘年獲入禁林得玉堂制草而讀之編次荒略詞臣之名十不存四五是則劉公之文無目而推考焉者矣至治元年冬十月其嗣判官君某橐其遺文相過馬俚有叙梅讀之手不以釋夫集腋於裘擣珍於鼎非精別者不能也尊其所聞足以信後諛言美說非後進之所宜為也東平李公謙評公之文曰學問該洽性理精詣承旨王公構則曰深妥雄健博碩光明廣平宋公渤亦曰氣盛辭卓溫饜宏雅嘉禾張公伯淳則又曰浩蕩橫逸是數公者司衡挈繩將俾夫後之學者翕焉以從其傳信何疑矣夫以理為主文常患於不工雕鏤委心茫然而無以畔岸是則為是者良難矣命焉而得所遭事久則論益定觀其詩文於當世羣賢之言有考焉斯得矣

樂侍郎詩集序

故吏部侍郎河南尹樂公詩一編其季子

克誠以家集散軼守其記憶者得若干篇將刻于梓俚有叙梅讀而作曰嗚呼旨哉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尚唯眉山蘇氏學至理學興而詩始廢大率皆以模寫宛曲為非道夫明於理者猶足以發先王之底蘊其不明理則錯冗猥俚散馬不能以成章而諉曰吾唯理是言詩實病焉今夫述歌巷語風見之矣至於二雅公卿大夫之言鎮而有度曲而不倨將盡夫萬物之藻麗以極其形容贊美之盛若是者非夸且誣也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辭深且密闡幽顯微不敢以直易言之考於經皆然也宋之三也詩不勝其燿金之三一時儒先猶秉籥聞於感慨窮困之際不改其度出語若一故中統至元間皆昔時之緒餘一一能有以自見若吏部公則親受承安貞祐之傳故其詩清切俊邁足以振數百年之速響俾置諸中州之所編次其何能以辨公諱舉字用之彌藏齋與父運副皆金進士家世源委所從來有據傳以永久孰曰

不宜

曹邦衡教授詩文序

大江以南地為荆揚郡不過百十其言語風俗起居飲食之異邈不相近世方理文治而士大夫言詞章高下復人人殊數十年來文益媮體益弊乘高駕浮滑稽恣睢恍乎其不可詰絜而至於道者不懼則僨邈源而論之蓋方承平時師表日增士以其類至尊其所傳過於自守而樂凡近者尤矜矜然祕重不妄與一道德而同風俗先王之教誠不若是也余嘗會文於同志反復力議而卒以自病廬山曹邦衡客京師三年矣閉門弦歌絕造請之跡顧屢察之而卒未之與議將行始示其詩文一編蒐竒粹精炳然而橫陳列懸于簾擣珎于鼎聲味相屬而凌厲感悱蓋將合律呂之變適酸鹹之宜者也夫不自是其是必有則於古守其私說不能以自廣將固且隘博以求之精以思之日遷而歲異當於是乎益今四海一國士之不可強為者猶改

而及文教之洽由是而一曹君勉乎哉往慎迺塗正轅而行其寧有不至者耶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往八十年金感于汴盡汴民咸勝兵抗鬪不得息聞其父老泣撫黃稚謂不幸生亂離使言承平時疑卒未見果承平耶余弗得見得見焉必若等也不十年而金亡又四十年

世祖一轍迹郡縣轉輸屯戍徭徭江以北悉撤省而汴為樂土今三十年矣私恠當時父老言合龜卜特不知得年者幾何人又不知得年而果佚樂者為何如人夫壽與富天不能並昇錙銖之較頗與計莫以勝也大德丙午韓泗州君美書來京師曰余家嚴君偕老于汴俱八十矣梅與泗州交窳深官於吾鄉窳久與之言文詞道政事切直近實今守於泗泗與汴水陸相望甘旨致問不絕汴總河南十數州得領公府事上汴奉觴跪行盡其私歡二老人方彊明艾和游戲閭里登坡陔極榛翳臨

車飛礮動在耳眼嘗指而慨已而以喜而泗州又能清謹愷悌祝其神明以養其志慮休休焉不知其將蒼古之所謂陶唐氏之民者於韓氏見之矣中都之士咸美而賦四明袁桷為之序

張氏宗譜序

宗以族言斯古也別以為宗記始也大宗非諸侯之制也居小宗而遺大宗自鄭氏大記之釋失之缺其大宗小宗乎何取然則曷為大宗也大宗之法不施於庶昆弟謂之別者大夫學士悉有宗也天子以國諸侯以封世守其祀莫敢為宗下于庶人而言宗焉遺其大宗不可也大夫士有常宗由大宗而為小宗小宗不可以承祖故分而言之小宗之嫡斯大宗矣此繼別之義也張氏之各得為宗也奈何張譜始於東平東平其大父善也東平之長子禮為豐縣丞豐縣東平之大宗也其季義居於東昌死復葬馬有子五人長曰叔溫為高沙屯官東昌之大宗也古者適於他國皆

別為宗國一而地異別之義斯近矣張譜
軼於兵迎而數之首豐縣之禰悉張氏子
孫更數十百年宗不能易也高沙之禰居
東昌合豐縣為小宗始高沙為大宗宗各
有別尊祖之道斯備矣張姓出于姬至周
而氏著祖于韓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陽洛
陽河東始興馮翊吳郡平原清河河間中
山曰魏曰蜀東平譜祖以上名不得而次
合賢與貴侈而書之失近據速譜其疑矣
惟貴與賢不偕同也誠貴矣非賢不能傳
使果賢邪雖弗貴焉可也張氏之先墓隤
於河族厄于迄今其孫若曾咸曰別為始
者猶邇也至東昌而復別何敢忘之太和
之季叔恭敬父則曰為譜辨宗百世猶今
也且昔之不幸吾猶慊忍焉噫敬父之心
思而深肅肅然念其先敏儒以自持其興
也於是乎在敬父今為宗正府左右司都
事大德丁未作亭于東昌之墓旁表曰宗
會翰林學士廣平程公為之記太子父學
魏郡元君復初系之以詩而俾余為譜史

官表稿述

廬陵羅氏世譜序

黃帝二十五宗距唐堯猶未遠世系昭穆
混錯若不可考置而不論者謂其詳不可
聞也禮莫詳於周展親別宗強本弱枝之
慮品式備具不數百年難生於所親兵車
日尋卒之顛覆償絕何也其所以繼之者
非其道也禮生於人情貴貴親親禮之大
經繇貴而失親聖如周公猶不能以制宗
法之不講所由來舊矣後漢鄭康成謂諸
侯之別子為大宗自大夫士而下皆不當
有由是常宗之法廢貴為王公其所以承
攝者止於五世鄭氏之說誤也譜謀學廢
姓氏殼雜獨孔氏子孫更數千百年歷歷
可紀而姬氏享國八百餘祀秦漢之際已
散軼僅存後王盛衰抑無以議為矣或者
謂孔子垂世立訓貴不以位故其所傳久
遠然考諸傳記蠻夷小邦率一姓數十世
噫立禮以辨位位尊而益爭昔之聖人夫
豈不知其有是哉消長之理相尋於無窮

其不可詰者數存焉耳矣廬陵羅氏譜錄
唐至今為世凡十有五為派凡十有八旁
行邪上如指諸掌合職方氏小史之記貴
盛累葉者亦莫能並統宗合源一其所尚
必有其道參差不齊物之理也先之以孝
謹終之以卑讓黜爵貴德雖百世可推也
桷也公侯之子孫因羅氏之譜謀將有感
夫昔時之興廢企焉若不及而終之以自
勉者亦羅氏譜之微旨也延祐丙辰八月
史官束桷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魏晉以下無稽焉歐陽子作宰
相世系切切然將私其親然卒數世三軼
是則凡言譜牒者缺之焉得矣氏族混於
周之東遷祖以為氏猶之可也別族改氏
因其官簿以相沿襲益繁多矣錄是為賜
姓為缺文一氏而兩望同源而別派至於
推律觀物慕風嚮化雜然而前陳其避禍
者託焉以自逃承宗繼絕湯不可考竄易
傳會紛然莫能辯者數千百年皆是也宗

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謂百世不遷者德如
后稷焉斯可矣后稷而不能則凡為吾徒
者得無懼乎孟子有言曰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均小人而言之何邪昔之親盡蓋見
于孟子然而私淑之道充孟子而能為之
者吾於危氏之譜其殆庶幾矣夫遠而不
可明者理之常也究其初以合乎貴賤貧
富其心博其旨微將使夫困者通盈者持
危氏之盛循環無窮於是乎有考焉是矣
維漳州大夫於桷 曾大父樞密越公同
淳熙進士同乙科同著作同為番陽文敏
公之門人其弟南昌君族祖正肅公實銘
其墓桷來 京師族孫有成嘗曰兩家疇
昔若是譜非子叙不可不幸有成卒其弟
歸其骨于臨川遂不負其言而序之

熊西玉文集序

粵昔以經賦科進天下士有司崇尚日異
辟雍居俊游尤為準繩音節程度更創造
變雲翕影附各以其伎進拘者輒因躓不
得上方是時蜚英溢行為時所推重連百

州之地不能以什一數遡音聲之近絕師弟子之敬和筆繕扎傳誦不止其好慕實使之然也當咸淳初江以東言熊公馬余師剡源戴公言為同舍郎時學官始授題熊公據案瞪目鉤深摘微落筆澄澈理融意新蠶則績而珠纒屬也未幾失仕東歸沉冥簡編空林窮佳之怨橫溢間發而安之有命不憤不悱猶昔日年壯意盛之所作擬諸於德殆其微與意陶唐氏之三歷年滋多精深憂思愈遠愈在極周陵遲諸子相繼有作是則先王之澤不可以一日泯自漢而下殆無以議何則理不勝弊馬故爾夫弊不極不足以自振此強仁者之所宜知嘗聞公閉門盡心索六藝之蘊以極遠紹後之學者是宜有考故不知其不能而申其說命序之者實壻張拱辰氏也

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者疑馬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擊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

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為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玄奇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為文宜略識字則世所為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素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為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為師條分目析錙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極群籍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吉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游夫幽冀之平衍搜奇尊聞包絡攬拾因韻以廣卒為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同律呂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微與昔顏魯公為韻海鏡源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者謂其撫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不

具而今也辛侯君以成合流納污愈遠愈清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誦所聞而回以序之

鄆城馬節婦詩序

詩始婦人先王盛時天地萬物之理推變審情者若是矣不幸而大故守中秉德合於自然憂辱恐懼蓋不能以相動也二南之化行於天下未及數百年陵夷變遷首枚國君夫人聖人憂之錄於風雅書於春秋後有述作尤惓惓焉以致其意嗟夫乾坤之道相濟以成者也

皇元一海宇累下 詔郡縣孝子節婦按

實旌植是謹鄆城王母其狀曰馬氏年少喪夫養姑鞠子織粟盡恩禮閭戶循飭四十年終始不易由是鄉老言于州州上其事禮部繇是得加桓表馬楠待罪太史歲終常會以 奏書然陳詩以觀史官之職也凡我同志什為詠歌先之以憂勤終之以燕樂足以見夫國家德化之廣非止為王氏榮也豈不美歟長子質山東宣慰府

掾季獻今為翰林院都事云

蕭克有字序

在昔先民理得於簡易其言動視聽之方不求合於禮而所謂禮者何其日用而不知也唐虞之際黎民時雍至於湯武出而禮益立於是升降揖讓以成其容為之珎璜以節其步武為之弁冕以嚴其首服黼黻有度尊彝有數溫柔剛毅寬嚴張弛之教復品節而備具之噫可謂至矣世益衰而法益繁悉刑以防其情民之日不幸者非天之所與殊也俗媮而說厖教不足以勝靡然後上以自治其亦未知其本始焉者也周之衰諸子馳騁激於世者黜仁絕禮以自高急於近功則皆苛迫峭刻益莫知其所措聖人政刑德禮之論幾乎其息書曰臣人克有常憲解之者曰憲猶法也奉有其常者也民之初生淵乎其仁詩書禮樂造士之具也不由是而推奉法以為固有夏后氏之世吾誠知其不若是也廬陵蕭御史之子憲其師黃君字曰克有請

其說於余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有之義備矣假於外以為常將失其所謂由己之道修其由己之道莫若手禮故余先言其得於天者如是而復以學禮之說告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舊書目者目袁氏舊書之存于今者也始曾大父越公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乎抄強記至用高祖妣齊國夫人魚鮑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於是書始備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為牧守公私間暇擊鮮享醴會寮屬以校讎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鈇以取衣食而閩之建蜀之益其最著者也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為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為編寓物詠歌興道游邀休休焉不知其年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薨舊書之傳

距于今四世矣摘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附書左右竄為精善欲從諸父一觀而未得又欲合諸父之藏分第為目錄亦不果竊嘗謂天下之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己丑之灾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之靈有以啓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存者敢不嚴藏心思而躬踐之以求無忘前人之意謹次其本始書以為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為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

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為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之為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為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往年春書燬于火偃仰草莽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獨不能忘懷已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將從事於內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錄俾夫昔日之藏矣噫年未至於壯其五失可以亟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過以為袁氏新書目序首

父子方安南行記序

始余讀戴記帝王疆理不盡於衡山而虞書致日廼南極交州是則要荒不責其貢賦使者雖歲往返三害也馬伏波議兵法

與建武帝合勞民入於潦霧蟒蛇之地其得意自叙反不若賈君房建罷擊議時俗升降略地定功後王所尚者然與唐置安南都護府獻令鮮薄同羈縻州開元詔太史測天下畧交州為南履準事與唐帝類不聞其有僭拒事也萌芽侈心承詔旨以肆誅索一不得意而曰損國體者是誠盜臣也已

世祖文武皇帝神幾洞察不加以兵而安南畏威不敢朝終五世削王爵以奉貢今天子即位頒正朔議遣使於是文君子方拜禮部郎中為使副以行辭命專達儀注品節唯子方是畷入其境不旬日卒致命以還稽諸往使五十年所未有也還都示予行記一編夫誦詩專對夫子之訓也予於書獨有取焉宣上意做有衆誓命焉有考山川導別表土俗以宜于民莫詳於貢書至若贊帝德以傳示永久是非史官不能子方以論譔奉使事三者將兼而取之誠於詩書殆相表裏矣蠻荒酋長俾知

夫中國有人焉者其自子方始窮極瓌麗媚上以營夫已者子方不知其說也是宜廣梓以告于後之使者云年月日乘梅序

白李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春秋經錫命之制後王以品秩益展其進榮倣古則今至于是大備

今皇帝嗣大歷服梅時在翰林得與議典章儀注僉曰勲爵古制以人子所居官褒崇之罔俾專美于前代定其格入奏

皇帝曰可輕外重內非廣孝道視兩居官咸大費之 詔下皆叩首望闕謝浙東元

帥府都事白君湛即以其所宜封者為毋盧夫人請于 朝得封太原郡太君盧白

皆中原望族盧以父詞鳴翰林白氏再世持雄辨清言冰雪繼藉聞者莫不興起若

是者尤足以振耀也意世之惓然因其夫與子蒙爵命者多矣未有若盧白之清望

足以厭服于當代恃其世家白君之所不敢朝夕溫清陳白其所行事秉心以公張

弛興革孰不曰是真世家彼夸詡者誠不

足為兩家重也郡之儒士相率為歌詩以贊俾梅首為序泰定元年冬十有一月前史官乘梅書

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為高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亡國學考文其悲哀促急不能一朝居四方

翕然取則凌躐上第至今殘編斷續讀之令人歎恨不已蓋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

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焉則又韜匿冲晦與世若不相接始予少時見三江李君在

明于史塾其貌癯然其語泊然僅知其為長者也下世十餘年子汲以所為詩文十

卷號甬山集相示貫穿籠絡悉本于五經之微旨而優柔及覆羈而不怨曲而不佞

藹然六義之懿宮商相宣各叶其體情至理盡守之以嚴無直致之失世之號能為

詩文者率不過是較一時之輩流實居其寡惜乎昔時之承接不足以知其萬一也

維昔東義公以盛德薰裕世科聯踵今五傳矣論其詞章則擬於先世為有光汲能

廣而傳之惠於吾鄉俾其子孫得以遵守
豈不韙哉泰定二年冬十月來楠序

蓬萊閣詩序

會稽為禹會諸侯之所自嬴政一登而其
山水之勝迄兩漢孫吳莫有表章或者謂
當是時征伐蠻粵為用武地而士大夫在
朝廷簪筆執牘以奉天子之游宴顧安得
從事於荆榛險絕以暢其耳目哉惟太史
遷出於流落不偶以至而見於賦詠實自
東晉始方王謝諸賢南徙渡江北望丘壟
其悲離感愴不在於仕進故其意念殊絕
搜竒抉幽樂天以俟命而會稽號為南鎮
將騁懷以攄其所尚故今之言游山水實
自會稽始繇是而降游者益廣而專牧守
之任者得無有而畢具矣元微之以觀察
使鎮會稽所辟幕客皆知名士號為絕倡
後人作為蓬萊閣蓋取微之詩語唐宋鉅
作悉刻于其上雲內王侯赫能父蒞是邦
政簡訟平百廢俱飭復閣之舊廼曰昔之
諸賢意必有在登斯閣也將見夫同寅之

肅和寮案之靖共飛觥擊壺以仿夫微之
昔時之盛巖壑交映神閑意消不苛刻以
暇豫彼俗吏瓊瓊夫豈知是也哉同郡儒
士合賦詩若干首楠與叔能同官于朝
審平昔清靜簡易之論於是乎見雖老尚
能為侯賦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清容居
士四明來楠序

馬氏族譜序

譜以遠言懼其非吾祖也以近言有悲吾
之不得已也金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僵
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其一者有焉
難甫定遺童孤兒想像先人之容儀音聲
僅得於髣髴推名諱至於祖則有能言者
矣上而高曾不復有能言矣余嘗攷夫譜
謀之書秦漢以後牽強附會世表姓纂僅
取其近侶作史者不得不爾凡為子孫者
罔敢以是為傳信河陽馬氏蓋皆昔時之
望族今元帥公知夫高曾以上之不可以
譜遂斷自其可知者為之旁行側注官位
名諱以明其始卒葬年月以慎其終用意

弘遠將以期其子孫之日盛嗚呼百年之計莫先於德德愈種則見於後人者不俟而自至晉丞相王文獻公導渡江始立家譜不及三世而蕃衍盛大史不絕書馬公之意蓋若是顛相與勉乎哉則得之矣泰定二年七月乙卯前史官袁桷書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廣信鄭君復初舉進士之歲時維三月值其嚴君始生之朝作為歌詩而終之曰移忠云自茲其立志誠遠且大矣夫仕莫不欲榮其親仕貴矣所尚貴乎自立不爾則其於貴也乎何有故昔之學仕者必求夫大賢者之格言以佩服之若鄭君者策名未離乎都門超識遠抱先之以不苟若是余嘗於 殿廬識之冲然其容介然其操審必射有異乎衆也暨余還里咸言其在官也奇哀不入於市貴俠不登于庭盡職而無所顧避是其所蓄足以行所願矣泰定三年秋八月同校文江浙始見其屬和者凡一編嗟夫古之果於正誼必寧夫親

而為親者計其詘辱將與之同患難而不之避故載於史傳者不一鄭君之志見初筮歟歷既遠聲譽益振始信夫家庭之教在乎夙昔誠不在夫今日也因申其旨而為之辭丙寅歲八月壬辰袁桷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往者淮甸為南北要衝耕耨不足以盡其地力彌望數十里皆草屋星散高下每歲春秋避兵輒土窖稻麥老稚潛匿叢薄中丁男健婦守舍相偵伺黃塵翳天猶能在旁近結集保護卒然有相接持挺盡力以抗其甚不幸者則皆係累長驅銜車逐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識其父弟不知其兄因循苟活慈孝恭敬施於家庭之懿者未能也吁誠可悲也夫

世祖皇帝一海宇淮始為樂土今四十餘年昔之父老言昔時之事未嘗不先之以款款繼之以幸喜野無間民而詩書庠序之教駸駸乎雍熙之盛廬江周君彥祥於是作堂以奉其二親而名曰存樂予嘗以

為生乎今之世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故其愈後者則愈樂而生乎其前者若彥祥之二親是也彥祥之奉親當補其昔時之不可致推彥祥之年亂離崎嶇猶耳接而身受至其諸孫則蔑有知之者意豈非愈後者則愈樂然則彥祥之心所以樂其父母昆弟者可勝道哉太學博士姚君為之記善為歌詩者將別為一編迺首為之序彥祥今為某官

白鶴詩序

泰定元年春二月有 百醮於崇真萬壽宮特進宗師吳公主祠事越四日有白鶴三集雲中指殿前五日復至旭日晏溫執事有恪時承睫仰視一口贊慶士大夫各為歌詩以侈其異嘗聞禮儀神明之事莫嚴於精意而諸物之畢至良係乎聖德之通感惟今

天子踐祚之初詢賢考能歛福以錫庶民顯天請命實不私於己祠祭之事遵叙以行罔有偏好昔漢宣帝勵精圖治嚴葺祠

事時則有白鶴集于廟庭異代同符稽諸行事實過於彼而祝釐奉祀以承 上命者罔敢暇逸吳公蓋有之焉絕地天通昔之聖人將以止夫機祥之說天人之際合於自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然詩書所稱其得而廢之與詩若干首遂為之序

春臺詩序

老氏之學以澹然無欲為至道故凡人之所同然者必激言以相反至於榮觀燕處其伎日廣其說則曰吾教必若是侈靡盛大浸淫於天下其言曰如登春臺彼嘗非而鄙之今考其所為若不相侶視其言者吾猶以為近古也延平余君惟熙於是取以為齋名焉昔之盛時淳厚給足充然樂其身非直為耳目之美觀日作夕息相安於閭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教易行也今海宇一轍戶口田野休養蕃庶涵濟聖澤庶幾時雍之治惟熙慕古於是乎得之矣理適乎中人情之同隨物而遷者過也極枯槁禁制以為至樂矯然者也惟熙

嘗為威茂安撫司僉事今屬 國史府通
敏守禮推命名之雅其將樂夫 天年同眾
以求用於世者與集賢大學士郭公大書
其戶冊 朝之卿士咸為歌詩

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自慶曆以來為正
宗舉天下師之無異辭宋金分裂群然師
眉山公氣盛意新於科舉為尤宜至乾道
淳熙江西諸賢別為宗派竊取國策莊周
之詞雜進語未畢而更事遽起而輟斷續
鉤棘小者一二言長者數十言迎之莫能
以窺其涯而荒唐變幻虜豹竦而魚龍雜
也嗚呼三公之文其思厚以深其理精以
正凌厲乎諸子貞元而下曾勃然不肯自
讓後之人懼蹈轍之譏卒至於濫觴淪胥
而莫能以救可勝恨哉大德中桷與端明
曹公之子伯明甫為翰林屬其為詩文如
桑麻穀粟切於日用不求酸鹹苦澁以傷
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踐見於事物
者實相表裏夫行以為先言實次之言不

勝不足以害道翁翁夸詡含譏以射人者
猶懼其不解方手拍其說曰吾意蓋有在
若是而懼于人禍者多矣伯明以親老再
為編脩官補外以去幾二十年來 京師
為文若干卷得而讀之其哀窮舉躓略枝
葉之學春容雅馴以循夫規矩它不能以
詬病也夫慕其輕浮而欲求侶於瑣瑣者
伯明之所不忍抑有聞焉老而能學吾二
人之所宜繼炳燭之勤顏相與切磋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困不偶煦煦道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後進之士懷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言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者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為今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為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溉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葛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嚅之勞下帷授書矜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藉人咸以為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

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謹得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巨慮數百擬之漢世為盛吾意吾丘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絮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處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絮之氣極于簡冊溢于主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為無端焉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盤礴條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凌高躡深恟怛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

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覆與世為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為編修官議當叙遷曰愚名居先願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人春秋高願補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之理炳于胸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維昔從祖文簡公既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誼慷慨力去邈乎高風趾嫩不墜謙以居之仁以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其自伯明始固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駸食必稻足跡而腹果介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知之孰慙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未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語焉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韜焉以深視世

之言父辭位貴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君所為詩文幽絮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溫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絮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四方劇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戕記劇談論翔游以自逞其橫厲捷護者讀太公孫吳書案鍵轅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卒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為寡少噫弊成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改積數十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避未幾而科舉絕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已南望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罄囊橐以歸拜其

家君焉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茲惑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溫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楠與之交窳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偽妄蒼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欣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違寧無介然者乎今歸于家其耄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顛執簡以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為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雖更百吏焉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撓詰之齟舌無所對歲部使者入境吏曹

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名押題署恣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搜擿十不得一二然皆毫末靡細於政體不相涉故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噫徒法不足以致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為法以禁其過久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屬于道官會其數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以事至重闈郡索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旬月以俟迺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今夫幸民之饑乘而弊焉者群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之則民之死者日益甚法顧安得以救有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習卿御史府舉為浙右肅政從事習卿精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為法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檄辨析灼與繩墨脗合向宦江南洒然無俗

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
今從事職掌蹕總所部為至重故余舉令
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汨於常而變通焉彼
瑣瑣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 詔召龍虎山嗣漢
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
之要教繇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 今上
即位歲以 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茲山
延祐四年天寇山道士祝君為祠官將行
求予言以餞噫盛衰消長相尋為無窮禎
祥之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
其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
會其為書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默
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
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
子之學法於簡易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
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疾厲必責其徒其
徒則曰吾無為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
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

四五以禳祭上章入靜室正肅公嘗與之
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愀然有言曰公
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
州親聆其說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興祝
君多藝能沉靜篤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
予不能以告敢請所聞願有以推究則世
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
食自嬉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注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為二塗師道德之說者
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刪黜之其言博以
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懼其辭
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頽放諺俗
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
而師倣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
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絮精粹嘗並於五經
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
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
參錯輩出過子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
然邪抑群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濟不期

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 今天子崇闡
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以表之士連
軼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
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
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
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
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
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
余固感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綴言以續文
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剽襲以求之文益
弊而理日益遠將焉以為準興之以化成
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
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噫有
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昔端明公誥命
擅天下制作具備集衆美之效也慶流雲
仍叔志之踵儒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
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
嫩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
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棗桐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 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
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鞅整袂惜
日以進其不能是者日以為固野成季則
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冰澗而川止也
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
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
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喏舌方疾趨
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為方外士常所置
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
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敗屋啜菽
飯糲業官以為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
之大者也今年春承 詔如南得省其親
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亦爭道而交贊天
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驚而卒莫之救
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未思不復
以致此歟唐之陽城語若鄙近薰然而歸
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然也儒於道
窮高力不勝其弊則成季之出處吾當疾
馳焉從而慕之整轅於四達之衢斯得矣
又何愧焉因其行序以侈之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為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
 協辭令必盡其誼嫺有致辱之道焉愴則
 媮簡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斯其為使
 者之事矣然此特千世而言之也飛矢旁
 午國聽於三寸之舌探機以析明輕重揣
 情偽定議於瞬息使不亦重乎哉奉天子
 命持節萬里外懾之而莫屈而因事專輒
 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絕不足
 至此歷千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
 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叙志結檜執玉若
 合符節而其諷諭陳白足以截其驕泰蔑
 有敗事非強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
 夫子之言曰專對不能其警夫四方之使
 與

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感縮侯賓館無事
 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
 出其為使也若甚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
 達君兼善以使由恒山濟源東南上于會
 稽吾於兼善有言焉恒山古真定地也二

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築防歲不得息
 或言有運河在焉民居墊蕩宜詢其俗而
 條紀之濟源在懷州懷河南地相接昔之
 括地興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空灘遺
 磧墾殖以自肥者其誰與會稽杭相襟帶
 粟帛絲布丹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奇袤
 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會稽山水秀
 朗民朴安業往承大饑荒壘彌望猶不能
 盡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
 王謝能有若斯人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
 以俟 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其行
 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
 正入幕府于時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
 鳴纓剽剖吏牘若破竹俱欲以功業自致
 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
 塾志同業同而僕適先為史院屬會御史
 仲子于 京師年富志銳屢策焉以傲不
 能止也皇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焉氣

清貌謙不為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爰然以取諛誠不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有不甘焉今為應奉文字論者始歛口蓋其為文敏而新其待人周以和夫孰曰不宜春三月謁告盡室以歸求言以處梅曰今居顯榮清密者凜凜不自置名至矣文不能以稱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不昇於是乎有覆絕之憂焉燁然以興萎然隨之是則得者失之兆君何憾焉梅官翰林踰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至者滋以懼將歸故山究五經之蘊為書以蘄速文詞之任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願相與勉焉泰定元年三月四明袁梅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卿往督征稅於京城不私其餘以進于官既又懼為後來者之莫繼也則憮然曰吾豈為奉上之罪人哉復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為程數噫崔君仁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皆括虛籍峻鞭朴以求媚嘗認認以告吾所居官能贏

餘以自效當升夫資秩相率以效股削日廣而其徒爭不肯自置其猥闡者則攘臂以取不顧利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民絜矩之道至而做夫在位者皆得以同是道也崔君往為內史府官見天子于王邸大器異之今即位首拜兵部員外郎兵曹之事多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辨寬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征之弊崔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恕之政績之著有踰於昔將步武日躋廣經濟之志不愆於素守梅也願拭目以觀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梅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梅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於江浙也盡心而不苛合上下之情婉而加且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固以逞志執政宜之窳窳服之至治元年丞相慎選左司之熟於政體者叔能在選為都事

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便事下

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梅時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兩稅已定復增費區銀賦賈無常居賦重即逋逃今徵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於主戶主戶既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別有銀賦將不勝其害群公以為然 新詔既下取首建議為多古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晏晏所行不至急刻而晏迄不善後是興利為害身本也躁於求進卒之自唐以來如晏者皆無以自保吁可不懼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山水屢丐補於外宰輔察其志 奏守會稽會稽王謝之所居泉石清美有不可勝道逸少安石經世素蘊託丘壑以自負蓋深取而有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搜撫之舉觴以酌其訪於民俗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欲以自化將見獄空訟息少者避於道老者游於衢擊壤以歌沐太平之治郡守之賢必以王公為第一矣因其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為吏者曰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徵調出入官簿淺深不可以踰越也童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緩高而迂滯而踈卒一遇焉吾深知其莫能成事矣儒者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焉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好以刻意非為治之本也然而為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嘗用之其肯繁節脉融貫昭哲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 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閭閻纖粟令式高下日接千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做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属于司憲復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曹事人莫有識其面遇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暢曲就藹然猶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

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為掾將行束
梏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陟歲終會事
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人黜者何多陟
者恒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
而不變視其成牘惻然以求仁善人之用
心非隳法以為直也州縣賢否益君嘗知
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說也
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餞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撫拾為能群吏抱成牘
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
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
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
人莫能有以為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帥
府事躋窳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守令係
焉寓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
其事所行吾將諭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
坐視其利病更謁送請繇是有撓政侵官
之譏雖不面議退而悉數其長短者皆是
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

疑而下益得以議是殆昧於守官之道矣
大名崔君義甫之為都事也未明攬衣坐
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長官從大
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隸敦厚侃侃
守正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養恬藏
智閭巷之人不知崔君之贊帥府三歲解
去而其不知者始曰詎不知崔君無囑託
於州縣吾是以不知今而曰知殆惜其去
而顧後來者之與崔君同也噫功利增羨
人所顧學每率得奇禍而猶接踵不悟視
崔君所為其果有悔乎郡之文士相率為
歌詩以餞梅遂為之序

贈陳太初序

戰國之士以雄辯長說游諸侯立致卿相
故其高自譽道無所顧藉雖困躓有不肯
悔揣摩相師遺言成編今七十二子之書
皆足以為游之具也漢世尊尚黃老游士
屏息武帝開絕域於萬里外游者復至盡
其足之所歷圖寫險阨立功效能以其荒
怪異物輸于地圖而口舌之學悉廢與戰

國之游有異矣南北分裂游不越其國游之效不能以著唐立科舉各挾策自奮窮山水之勝履危陟幽則皆其羈窮不遇之所為見於詠歌蓋不以為利達富貴也若是則游之道幾廢矣宋承唐舊巖居逸士見於聘徵游者益耻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輒為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犖粟求筦庫之職以自活視前之游憂憂然難相並矣

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謬無所罪游復廣於昔弊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闔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

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窮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東浙之東天台以能游稱四明之士不著於游錄餘

五郡間一見之括蒼陳太初壯歲能詞章得濟勝之理西適錢塘復來四明以其藝游公卿多深獎之業儒以為本復挾能以自張其寧有不遇者故余歷言游者之幸不幸太初之游夫豈若是然哉生之高祖容州府君與先樞密越公同為淳熙進士於其行得盡其言且命二子為歌詩以餞

送俞教授回里序

吾郡教官繇至元丙子以來見於題名者三慮數十人皆得而接識之其通於綜核者善移易故籍結熟郡守銜士口不得發歲時表章經說疑義卒假者舊以陰助誦聲察察講授不立不復以師道自任繇是諸生之三賴者挾短長以剽竊廩稍而貴駿之子弟恃其可侮益得以恣睢有終歲不入于學宮極於弊壞而勸學之詔屢下為虛文矣始余以為吾郡惟然後官京師見教官選于吏部凡數百人罷老不勝任十居其六若吾郡之弊十有三其俊

秀博習則皆為館閣掄選各得以自見而所謂若人者十僅居其一馬噫考昔時得人必在教官今不如昔或者謂入仕之門必慎其始故今之為教官不三考已致其事尚何能冀其惠淑之益哉合吾郡之教官得一人焉曰天台吳君宗彥吳以牋記游公卿其文辭亦關絡合時用去三十餘年復得一人焉曰永嘉俞君希魯用中父其屬筆纏麗若錦機然五采彰而文密也其行溫然其容粹然聽其言若飲醇酎而愈恭也論理而不泛取友而不雜余交於俞君不一年而知其所為若是惜吾郡之後進習於故常不能以請業於其行序以餞之為歌詩凡若干併見于後

送陳山長序

郡博士而下其尊且專者莫若書院數十年來朱文公之說行祠宇徧東南各以四書為標準毫抄擗扶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誦心臆核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禮樂刑政之本興

衰治亂之迹茫不能以知纍纍冠綬礙於銓部老死下僚卒莫能以自見良有以也蘭亭有書院自東平王侯始右軍之學非止於一藝也經綸憂世寧不仕馬以見其志審勢陳害瞭然指掌非善於謀國者不能也語必堯舜高自譽道卒至變易紛擾而莫可救視右軍之行事誠何如哉參政清敏陳公之曾孫鑑翁為長于蘭亭求余以言家世之正學不能以告憫夫世之通弊知長于彼者考右軍之傳倣其所言陳白于太守太守王侯通達國體求儒以自近君有言其寧有不遭乎

送蔡府尹歸里序

郡守之任亦重矣視其精神為之折衝鈎扶一不加以意吏挾以侮民逞以姦故其食息嘗內省外顧非智與力兩全者不能也朝廷察為仕者之有病於吾民也於是著致事令而其羅軟昏既不待年而具者朝廷亦不能以限之也余官京師見有請于廟堂自陳其剛強矍鑠雖不之許察其意

猶有缺望意着惡是非人皆有之若是果何如哉濟寧蔡侯茂先之守於四明也屢引年以請于上考其年猶未至也既而曰吾宜休而不得謝可若何遂移疾家居踰三月始告于其同官及嘗所往來曰吾具舟江許將行矣於是咸驚且誦曰蔡侯之來民實不知載其奇哀返于雍熙不苛不黷歲則大熟侯復于所再命作牧自余歸里中數聆其議論明而通相時以行無矯激之過焉保其身若是人孰得以議審侯之進退將以為不知止之勸聞于

天朝其寧使夫終老於里閭則其去也蓋抑將以有進也文學之士是宜為歌詩以餞遂首為辭泰定二年九月丙寅郡人前史官袁柄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閩郡縣蓄產饒給仕於彼者咸曰可善更蓋其疆理與京師相遠浙為要衝貢賦考工之役使者督責三虛月而閩獨以締繡為勞視若重任較二浙為十一耳閩浙

二帥府府史更迭受任然終以閩地烟瘴蒙犯少優其歲月隴西閔君思齊繇浙東更於閩則曰不然九州分設唐虞之制也今

皇元以仁武函諸夏卉裳重譯罔不臣服幅負倍古限南北取士非上意也立賢無方是則

世祖之明訓而凡吾徒之居於南者稍得致通顯輒言財用掇奇禍或言刑法致深父根株排連牢不可破守正脩己悉不復自達矣楠曰珠玉蘊于山淵採擇者必之

夫絕域是寧有遠邇耶

世祖皇帝遣使徵聘必先夫江南歲月既遠聞者益荒見者益狹彼區區售技自獻者實不與昔時並思齊敏不自夸百受而不撓精於琴知急焉不足以知操縵將緩以求深懼其為彘緩也考其中聲按抑止泊澹兮若無營激兮若有感是則於政事文學法理於此盡矣蔑有加矣楠老矣遲君之選猶能鼓南風之弦歌明月之篇其

果有合乎泰定三年秋七月清容居士來
楠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吾里進士上南宮曰薛君景詢
程君時叔史君車父三人者皆故宦家所
居皆在城東志同道同聲聞同意其歷階
以陞比肩而袂接也未幾獨景詢下第于
時余編試 殿廬景詢不以咎而余獨恨
景詢之不果遭也

天子新即位推龍飛恩授常熟教授以歸
將之官求言以導其行抑嘗考隋唐選舉
之法不久即弊今夫所謂經疑者以知行
體用而鈐約之不中不遠經說萃于一
按其形模而脫整焉不敢以自異也有司
守固陋而程式之千士一律欲求其總核
同異會衆美以合乎至論不可得矣賦貴
於鋪揚因雕蟲之譏而以理致為長屈宋
兩漢之作誠不若是之易也至於考晁董
之對則方諸近作有不待辨而明者自設
科取士楠未嘗不預議焉嚴以取之則近

於隘俛以售之則鄰於率心慝焉以不擇
薛君較藝於 京師誠知其有幸不幸操
車於四達之衢險阻曲直惟御是審則淑
於是州者必有其道吾將見藹然秀出者
推是州為首是則薛君之教也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為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履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為誠然矣大德癸卯柄以太史屬事承旨閻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為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柄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為制誥乎柄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即具藁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撰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寶錄表柄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獎之即署為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婿却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蕭然也夫爭名者群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獻焉

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矣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生婿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 朝舉優老之制為高唐州同知以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退先生之德舉以為佐未幾臺徵為西臺御史柄始曰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婿焉誠不亡矣臺紕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為得人賀而終以見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柄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 朝紳柄以舊好不讓而為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

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袞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不任大願請踰

四五不允後有 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

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馬魯公往歲嘗對詔使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顛以弱息盡力事 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

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

允旨公拜手稽首望 闕謝翌日蓐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矣廼遣使者傳 旨以內醞精幣錫魯公猗歟盛哉桷嘗聞之君臣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孰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畎畝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彊遊嬉充

然孺子之色或徹于 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以有以豫計也維今

聖天子孝治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為歌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為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脩火之利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教使之然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為異表章鋪模圖記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馬繇是眩幽扶奇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烹冶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祀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態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觀廡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鏗章瑩然以數歲曰是芝也誠為瑞稽圖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為亭以落之廼

曰繫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鏗鏘春容攄藻
獻秀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
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
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為上品
神僊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
嘗闕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
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
降 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
是芝之瑞吾見堇期稱道益莊而愈完表
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挹其粹和道充氣
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芝一笑
則其為瑞也畢矣顛叙以為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桐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
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
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
陲有堂巋址粗完而不華冊其顏曰壽樂
群峰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
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
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侈者

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
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
竭資仿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
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
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
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桐復以間歸里因
得資茲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夸吾
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檀名專美於後世
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迺成其性錢唐諸
山水渟泄起伏大者為盛衰小者為榮辱
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樸簡其旨深矣至
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
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顛與爾邦之士
率為歌詩而子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
聞見者次而為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父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為
衣冠聚未幾彭尚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
著為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城守
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

焉嘉定初 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
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錄為魯諱時
宰臣之後六十餘年

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漸盡獨忠
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
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
處也不佞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現
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
則曰詎宜久 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
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叙其情楠
於是深有愧焉忠孝秉彛皇極之訓中古
擊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
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
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便安南序

安南絲秦漢以來內郡縣

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
大一統東踞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
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
南交州乎得不為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

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
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
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其所以容受
而畏懼者實在是

新天子即位更元曰至治遣使 詔諭故
事必遣近臣為之又擇能文辭通達

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撰文君
子方有使才實可任廼名上于

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為禮部郎中以行將
行其友棗楠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

鄱丘李侍郎衍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
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清介質直不

絕口聞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
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清野或

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
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

知者常逞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
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

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
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為列國之臣

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
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
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對璧際遠人設施
周密若是無亡馬懼削其土也交州之土
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
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
言為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
則必曰

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
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
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
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
其浸汪洋滄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
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黌序有自來矣楠
向為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
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連
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
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

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
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
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
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侔其大過人者
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
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為吾里元帥府
掾強責者蟻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
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方
士患不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
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
寧得以蹇其責焉曰其行叙以慰之夫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
為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
調雲南官簿將行謂來楠曰吾與子交久
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言曰在昔
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負裘廣凡為仕者
力不能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
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選部注授焉省之遠

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家遠莫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為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

世祖繇壬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其民風而俾之為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邊隙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家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庶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不而坐驛頃刻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為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問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骨髓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叙朱墨之職一介吏足以

辨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之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為歌詩以迓其歸

送李漑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負嘗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為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它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近古能徧至而遵行之然而巫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躋尊輿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儔立望祭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

世祖皇帝以仁武英靈成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祗恪候驛謹絮視他使者為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成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

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馬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李君澆之承 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挈瓢囊以就食者焉又將見夫餐餼之不給於適館者焉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侈內枵罷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言矣溉之明團體所靡彫瘵顛悉疏以白于執政若夫悲愉駭慕深林危徑矣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於其歸也桷雖還里尚能叙而廣之

郭子昭准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晡用武故其勁悍伉率遇事嫌曲輒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免鹿馳逐飛鳧鳴鴈蔭翳陂澤網獵足食不丐假於外事簡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曹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繇肅政府日未

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為最優汝寧郭子昭今為其幕長馬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者也若驪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齧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抉搜幽竒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達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顛求其書以廣方今四海乂平將化其斷斷褒衣長襜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為歌詩者俾余首為叙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與止受其成牘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黜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錄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其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有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寬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矜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

在於行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察察不相
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者為善計矣夫
行部之寄為最重泛常以治之民不勝其
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
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
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
正臣以內臺掾出為浙東幕幕長通達治體
守儒善斷今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
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
可立具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
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
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
仁宗皇帝集群儒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
安書蔡氏為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正字
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
會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度積筆錄
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粵繇
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

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繇文正公獨建大
議而

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為議者則曰南
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
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
公是師而南士獨有皆何耶余嘗入議者
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愜所
好其無迺貴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
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
遐陬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

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蓋可稽也文公五
世孫煒君美以

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
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今以書考
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
與文公俱以偽學坐禁錮政治更新善類
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
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
有固執之弊拘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
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

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
群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蒞民經
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
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席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
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
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靚邃滋蘭藝松巖
善本書盈皮督教其弟子恂恂卑讓見之
者必知為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
覲君死且十年侍劍印者曰陳某物初一
見之甚侶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福唐人
也閩為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
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為荒陬言語不
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
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士未始以南
北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
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揚以南為蠻夷
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
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

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
雷君其於書若飢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
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
陳子之甚侶知其刻厲寧能以中畫也邪
兩京雄富夫既身履而目受之豪勁厖錯
可夸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失言
沉深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
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為無不為國之本也
類歸以究之異日詢咨以承專美於前者
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
有不能者邪凡我同志宜為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
廢置不一然各精其能者始得為主司五
經難以兼而詞賦蹄為淺且難以淺且難
而兼五經孔鄭復生不能為也科舉廢既
久

先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為進士條制今將
十年巖居谷隱習其學者家傳而戶授其
蕪拙而宜黜者主司之任也余嘗預考進

仰高倡酬詩卷序

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則德傷而體損繇江以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繩墨者其無廼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聞見之不接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無之其於任也實重古學之不講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焉以承不咎于己而曰試者之未至故取之常合其譎薄進于禮部禮部不得已足其數觀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未至禮部諉受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叙次佐胄子講誦今歸省其毋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焉厄人事不能以悉告嘗有年成父先生於群經有攷而為書者也於詞學父師之所授充然而炳鏘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負笈而問之若登泰山瞳乎有失矣使先生不以耄老辭則東南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穎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為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纒纒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並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之侈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羈者鄰於怨而今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護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難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祿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瑰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焉才與德不相並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為君子也今有番禺陳仲剛焉其言恂恂其度謹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焉不知其為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譏之我且直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將訓迪之俾有以俊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焉者矣黨同惡異以其類至鼎臠之遺酒食之失足以亡其國而廢其身可勝道哉吁是則有可憫者矣余向為史屬見南士焉執案牘者刻若法吏其滑稽跖弛不善避忌酒酣大言無所顧吾深憂之未幾而陳仲剛亦受其讒以去仲剛之失在不能以自斷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

朝廷下詔蒐舉遺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以守濱歷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校官補之始得為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喜怒以害天下之士莫嚴於後漢之季盛

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不十年間今皆斷盡無在可歎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廣將行于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之素能者不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為吏病飭於內而驚於外者多矣飭乎內者無赫赫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驚於外者自處善士之目率先得大官厚祿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動衆智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諷諭能為文章者書刻其政績方古循吏殆未愜意間有不肯操筆輒成聲罪誅閭里者父爭相效承長纜巨軸睢衡表道先出郊餞祖語嘖嘖不自已迨其去官猶視彼黜陟為廢置而士不幸為師儒之官者則不能是蓋其秩最卑勢最下其行事不能以致衆方苟度歲月以冀脫去故來也無聞去也無迹而傳者之道愈缺然矣噫先王致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其道不足以致譽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

果可以致而得哉余父友陳君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邁越之鄉大夫以及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黨異郡之交友爭歎美贊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公復叙昔日興人之意圭璋交輝金石迭響殊績細行指掌畢具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媚也歲久而名益彰者非強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叙其言期以信于後敢繫于篇末云

送洽師歸吳序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闡繹之遺址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為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中史忠獻傾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壞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為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礫一以己任而四明罹早疫之灾信者靡替施者莫能延慨然曰吾故吳產也吳多信士凡頽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輒金帛踵至高者轟雲霄

樸者絢丹碧崇信生於心斥其餘財以貽浮屠氏非有所利益也嘗聞洽公化行吳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為辟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怒為其營役則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露臺百金十家之產而大雄氏以側布為未足化其吝心非大言不足以警若是則是行也見其稠載以歸不日以就固俾忠獻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頗竊有取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碑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尊聖人而親之有為廟之道焉廟也者享之以寧其神者也氣行于太虛莫窮其神天地日月星辰久而不息者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其炳然立言品節備具則猶夫日月星辰也人生則有死渙而復之亦必有道著其思以立其誠焄蒿悽愴沒世而不忘故立廟之制親盡而桃桃而壇壇其愈速者情不得而推也自唐以來祖立先聖廟天下郡縣皆以上丁致祭升降迎享有侶夫宗廟而復琢範土木象其神明故其廟也有堂無廂重屋四阿具體而制簡禮緣人情敬生於其心其從來也久則今之為廟者不得而廢矣夫子嘗曰祭神如神在神無在無不在有其誠斯知神矣獻州交河縣舊有廟學廟狹庠不足展事皇慶元年王君某為縣主簿治事之際日率胥徒入學以受講廼與其令長僚屬勸

士民出其贏財廣新孔子廟越明年十月告成維昔獻王纂輯古文補正六藝今州以是得名儒術之士宜為歌詩以侈厥美於是鄉大夫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經始且請之以詩詩曰

兩河舒舒民迄奠居理政孰先學廬是圖禮殿弗度墉棟庫穿我寃我環築營燥堅嗟爾士子康色以喜出粟載車以相胥宇松柏覽石維鐵丹碧翼然崇崇聿完有恤王君之始民不知至暨來衅成其徒烝烝仰止獻德胙土啓國絕續闡微維聖是則聖有載籍德脩靡忒母辨以夸母質而阿洋洋在庭若聞厥聲視而新宮以淑以繩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司馬氏作史記斷自五帝世之言三皇者著天地人之說而強名之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或者疑焉晉皇甫謐述帝王世紀謂八卦之畫切於人身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神農黃帝設五穀藥石為生民本謚之論是

殆謂醫家者流而專言之也唐天寶禮官
定議尊古帝祀三皇適與謚合

皇元啓運詔天下郡縣立醫學曰奉三皇
以廟春秋謹祠之昔人有言曰庖犧神農
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
者也乾坤之道合變以成民用之而不知
象而示之凡所以各得其正者也誠在中
矣宮居粒食順形色之正將以養而安之
忘其和乎慕其所之疾疾生焉博施濟衆
堯舜猶不能以全其功則夫三聖人者法
施於人而祀之誠宜也皇慶元年保定王
君來主交河縣簿三月朔日有事于三皇
敝垣蕪壇虛位望祀拜伏瞬息而禮以成
告顧瞻惕若謀於令長語于若屬曰象設
弗嚴其何以肅衆神道設教其會通之道
也迺即其攸廣而崇之削荒黜幽楹甃嚴
密資鳩於民俊成於工相胥以勸而莫知
其勞為錙三萬有贏其用之不給者悉輔
而足之明年殿成三聖哉我有嚴有飭遂
落而祀之維我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混合寰宇憂民之不
全其天崇祀廣法俾尊其道術幸已厚矣
不幸或罹于非辜此誠牧民者之責餘何
咎焉民有興言交河之政有匿其婦而誣
其姑者維我王君迹而推之婦姑以完盜
狂攻劫吏隱之使緩王君之至越境斯得
嗟夫六氣之流行壽夭不齊上之人尤憊
惓然拯閔之而不至陷而攘之則其為疾
沴灾旱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王君為政若
是稱職在太史紀成宇而附書之

奉化州三皇廟碑

馬侯為州急先崇儒建尊經閣成作而曰
學無田曷足養士表圭田租勵之於是鄉
之儒合言茲實吾黨耻鄉校日毀青衿賦
馬館祭有加士子知教盍助田以成侯志
侯復曰先賢遺則惠養存歿規曷敢湮廢
正籍端本耻格貪哉於是始言曰噫
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今獲守茲
土疾沴不治黎民何辜迺建三皇殿初殿
在廢觀址後徙寺旁庫隘弗稱詢圖考初

厥地奕亢遂廣土而興之百柱翼成萬瓦
鱗比厚者效泉力者輸俊官不出賦而歸
然光尊者老贊企願紀其建立以彰侯績
柳嘗聞庖犧闡極人居其中靈根湛純萬
化是生坎離致用窮夫陰陽之機壽夭不

齊彼實哉竊維大聖憂之樹藝五穀輔之
以醫藥剛柔燥濕各施諸用神農之功也
因其厚生迄於傷生以憫以原為之經問
教之以知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黃帝

之功詎少矣哉三聖炳著尊祀肇唐皇甫
謐之論合於醫說道不虛矣為作樂章俾
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驥德字致遠官
奉議大夫明爽幹飭吏民畏而愛焉是役

也州之官咸佐之鄉老皇甫簡董役訖成
前門九楹廊廡齋序二十八楹講堂五楹
禮器備充圍繚丹堊咸曰美哉歌曰

判鴻濛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稽聖作逆
不達神之游雲霓徒嗟彭殤曷恣縱簡差
差指厥蹤玄籥啓人喬松煌煌大聖萬世
功

天昭昭日月星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
還至靈飛走食物各受令一日屢蘇民延
脩齡覽九州雲泠泠是州秀淑守著能牲
具肥酒齊馨

日出作晦冥息守厥故常民用不極何顛
債自傷縱恣作慝帝有憂筆載籍目視毫
釐脉寸尺智者驚保厥德雲龍之鬣杳無
跡祀靡數千萬億

衡州重修三皇廟碑

混沌既判民生之用日滋制器創物首於
三聖詳見於宣尼之繫易儒者皓首芬莫
能以究周外史掌三皇書秦厄既盡而其
遺言間見於諸子可得而考者唯醫家者
流見之天經時訓書禮之準也察其循環
考其氣運不惑是不足以言醫之本也至
於推萬化之原別九州之宜調神膏精按
摩導引湯液炮灸無一不究地利土膏率
有合於農書之說若是者其繁且難有甚
於吾儒則凡為醫者良不易言也小司馬
作三皇本紀其精約不出於大傳而荒誕

不稽悉得以訾病史遷之不作良有以也
伏義神農之書見於易黃帝書具在有依
駟而為之者亦不失本旨自唐肇建三皇
祠

世祖皇帝遵舊令遍祠州郡推仁濟眾比
合前聖泰定元年夏三衢郡侯赫斯趙侯
仲禮僉曰

天子神聖不殺稱上意俾洽于群生莫若
立醫學於是與府判官空住君勸糾于其
徒爭輸幣以助不三月殿以成告繪象有
嚴禮器畢具惠民有廬校官有居閱明年
廉訪副使真定白侯鐸拜謁廟學首肯口
贊且割官沙田為畝若干以奉時祭成額
刻石以著永遠繫以詩曰

太素細縵品物類分經緯五行濟用立勳
茫茫開元通幽合神炳諸典墳是究是勤
盪摩三光區別九土沮洳晦冥或折或沮
潤澤滲漉順而居處正陽昭晰以保純嘏
有簡斯彰翫覈纂組民用不知其仁如天
大帝述明播于垓埏春臺以登鴻澤日宣

嘉穗合畝采鱗游川俾絕癘疾享其大年
三衢之宮伊侯所築濟濟者徒惕若奉玉
研精韋編以介蓋穀侯云去矣祝彼千祿
我庸作詩相祀是肅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古昔祈報之禮得行於州黨閭里民神相
通禦捍於無形厥有常祀一有水旱疾癘
為其所憑依者尤卓然偉著五行之精成
於太素摩盪鞅轄主宰以名國有典禮莫
得而僭維神依人以行實有姓字烈山氏
之柱共工之勾龍周之先后稷死為其主
後又擇其功德之高者代而承之意積虛
以為氣氣散以為變居陰假陽人鬼之化
行則凡今之列于祀典者皆本于是
皇朝列聖下制詔以通幽潛遺德著功表
見郡國雖數百年皆尊顯崇祀至大二
年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蒙被殊遇
推榮其親退伏自念昔為孩提黨禁族誦
從我父兄觴而祝之繫神是賴神之闡微
擊唐咸通至宋宣和以來由侯以王貯蠶

休嘉鄉大夫湯巾炳志于祠下矣今歲時
昇康神靈熙熙祥風甘雨莫窮其徵犬牙
接壤咸稱神效頌上其事于禮部全節敢
稽首集賢敷奏

天子以昭神惠秋七月

武宗皇帝御朝封顯靈溥惠冲祐真君命
詞臣宣制而褒錫之是歲真人歸至安仁
縣以制書授神及饒國公饒國夫人吏士
再拜吳氏長幼亦再拜禮成還風交雷拱
兩來應安仁之人或言曰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孝以揚之誠以昭之茲邑之美一舉
而兼備孝生於心神之相之孰使之然哉
縣長吏將刺神制書于祠真人屬為記按
舊記真君姓柳名敬德迺為作迎享送神
詞三章以廣民思詞曰
結玄雲兮文虬的容與兮山榭光晶熒兮
橫流帝鼓導兮前驅山之阿兮神居迎群
睇兮與留儼素容兮絜貞佩冷音兮始停
筍席兮翠遭棘七兮紫搖露零零兮隕珠
嘉薦湛兮以陶揮上牲兮吸秀芝巫揚廷

兮靈之娛靈娛兮心降日簡兮益康
日聽車兮松冥千童慘兮控鞞鼓坎坎兮
輪碎恍欲去兮心不寧神居兮山承宇汝
居兮山下神誰去兮愁汝執玄德兮歷九
疑超無為兮終焉以歸

徐州呂梁神廟碑

神禹水功龍門呂梁惟竅艱聖人述書隱
而不言懼荒恠以汨真也步于上帝受圖
于河其事偉著豈誣也哉余宦京師過
今呂梁者焉春水盛壯湍石瀾漫不復辨
左迴右激舟檣林立擊鼓集壯稚循崖側
足負綆相進挽又募習水者專刺權水洄
則巖崿畢露流沫懸水轉為回淵束為飛
泉頃刻不謹敗露立見故凡舟至是必禱
于神神固靈矣夫集誠以致神靈繇衆成
往之自信不惑者猶感悼自恐則今之所
謂祿利奔走而不息寧得無慊于其中也
邪昔
世祖皇帝征南絕淮蔓神扈蹕以行
詔所至立護國祠呂梁故祠相傳歲已久

此邦之人因其湍險復增重之繇是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禱焉彭城隸歸德太守因君以事謁祠下肅瞻有加迺命立石以侈神績於是鄉之耆老鄭安仁復廣其廟基象設密嚴棟宇軒靚薦醑登降嚴飭有秩遂介總管錢塘姚君具圖狀願刻其事于石余待罪太史觀前代職方神祠徐州有廟曰孚濟曰顯濟皆曰龍神呂梁信天下奇險處也非神孰尸非龍孰居嶽瀆有祠不以姓氏著呂梁為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昔之神受令神禹顯微無常代謝上下隨運以化則今之神猶古之神也皇朝一四海貢輸金珠綺縵犀象水土精翫之物悉出東南舳舻相銜晝夜不絕道必繇徐州神司其職訖固敢替怠依神以行相戒無虞神任匪輕矣迺作詩曰首河崑崙厥行靡恒或伏而舒或迅以凌在昔堯帝孟門震騰授禹以圖百神罔不承九野既䟽况水渾渾挾河以行北東斯奔積鐵懸壁怒雷赴川如雷斯注如蛟斯

騫自涯刊山訖達其源河既南矣帝迹眇漫赫赫

世祖威神耀天爰率貢琛萬旆盤旋引梯後繩以登以升耄歌雅和鑿鼓受聽權夫佐前水師試命曰吾神是依捨神則病駢駢士子亦有商女爰集宇下釀酒致祀金龍蜿蜒以肖起止導其棘流如席如砥此邦之人仰神之來昂昂石松雲旂離離匪惟護之將永綏之山川出雲古言祠之崇堂豐堵者老相宇戒而叫囂母作神侮捨級有叙勿黷貨以沮神告萬年天子受祜

奉化州開河碑

奉化諸溪至龍潭畢會汪洋衍匯陂塘澗溝合流赴資國紆行凡六十里始達于江歲霖雨不時溪江相迎上下交射漫流田堰或漂民廬舍昔之為政者懼焉於是築埭善坊潦至則泄旱則蓄以灌輸繇資國埭注市橋循三山為廣平湖凡言湖通畎澮也湖之下有斗門必嚴其水則至是通

鄭家淫古有陰溝或為淫溝皆取以達水
今言淫名之省聲之訛也溪至是循明山
稍折為揚槁水以折始善行將達江復限
之為縣門曰進林曰常浦又益限之以埭
曰車者提閘有程則水旱不病今之善吏
治者挈挈奉公上不自保政不能及此廣
平馬侯驥德至州曰

皇元陞江南縣為州實祖戶口戶繁租瘠
何以稱綏惠田疇蕪闕茲惟殿冢首吾視
茲土抑溝洫漫滅以害吾民邪遂窮上源
首資國耆老咸言市槁達車者有故河往
宋舟楫聯絡今趨江以行驚駭濤浪商賈
不赴而市用益匱濬廣復舊則民其有瘵
遂遵市槁至陳橋具畚鍤表深廣未及終
日而遺石斷絕皆舊蹟儼著至何家埭或
曰是郡乘不登積為豪民利水至是當行
何障固馬於是決隄仆石埭復置卒守水
門亦如之易資國埭為水門別立小柵以
謹通塞廣平增斗門志舊有贍卒租亦復
之於是昔之言紆行六十里皆得舟行以

達于江矣史遷作河渠書能吏所紀履一
二數謝太傅守淮南水利博濟則自方之
以召伯謝公偉功迄不廢馬侯之政良近
矣迺係以詩俾勿墜詩曰

閔閔汙萊舉趾厥艱婦饁子任火墾水芟
相彼高下粵昔廡蓄有隄相之有泉養之
崩奔交來設險以防彼防弗亟時其兩賜
謀于在野集作會節低昂疏儲究爾墜遏
饗強恣專訖孰俾是罰馬侯自南宣承
皇風相攸以圖鞠草茂豐耆父交謁茲焉
商功千鍤剖壤頽堤赴壑宛其遺基白石
鑿鑿復常彌堅匪夸以丕作泉流湯湯陰
洩陽潞江流馬奔懼而舒徐千帆縈紆入
于市區河既復址侯斯戾止嘉穀羨穰甘
棠藪藪維河之新告來者勿替

碑陰

凡大工役必資僚屬長官某同知某判
官某吏目某實僉贊之州民之耆長大
家某等歷考舊蹟且佐厥役吏奉令曰
某等董工庀程州之南復有梁家難

碑成家溪悉濬治之足溉田萬畝開河績窟著庸附碑右以見侯政小者亦若是

許州衡君去思碑

至元初詔議立五事為牧民根本後數歲憂其有不奉行者輒總覈敷厲又時遣重臣循行以振植之大德七年分命宣撫使糾嚴黜陟多罷所居官獨未聞有治行第一入徵為謀議適臣者使者以功狀上丞相府府下東曹掾掾守法謂事任固當是束狀入書度不復省繇是註墨抵眚歲率常書于憲部夫法不足以成政先王馭臣必先之以序爵其不幸而奪廢之者誠不忍於人也民為天下本郡縣守令常長於民民病其長歲有所黜率天下之民常不善其長民獨何心哉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道讀其行事無一不皆古循吏而焯焯在人耳目又若相及甚者謂懼其威使而以媚夫人之為也俗媮而日艱濟之以淺薄之論上益以不信則是守

令考課蹈規嚴常安所從超越哉皇慶癸丑秋七月

天子遣御史分察天下牧民賢否咸屏息俟命國子助教許昌趙君師顏言衡大夫氏守許賢解官三年矣其承大夫者亦已去過時而政存可以登紀子職在太史不溢美不希諂宜表石以昭永母固辭謝不敢則又曰余叔父廉訪公師表河南置論少許可言大夫賢無異語誠不憚書衡大夫事第以州里嫌故遂雅屬子楫始謝不辭於是退以其郡士劉君廷瑞耆長郝守寧之狀摭而叙曰大夫為州質靜無亢異視民便害默計而成除之州賦戶二百歲久已絕無所徵別輸他民以逭責民莫敢訴許為要衝遮馬戶率多逃去竟三歲以民籍戶四十二代之戶代而民籍徭調如故大夫請于官而悉除之厚風俗敦尚孝讓考漢魏塚墓若陳太丘而下立鄉賢堂以祀于學復構廊宇以庥諸生而使之竟業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河南撤大夫

按視將屯之大夫署筆曰節艾故屯絲魏
下千餘歲未嘗復今有民若干耕其地墳
壘居室環地左右一旦官墾闢大不便願
俾民以已耕田歲入官賦猶屯田也河南
是其讖民往謝之大夫曰吾職也何謝為
今世揭揭然以商權為仕進路使大夫廣
屯穀名得十萬石顯要可立致不忍數百
民命為偏許人之思大夫宜社而祝之相
與望其儀于

天朝以德我許人者日永久迺繫之以詩
以篤不忘大夫名佐字君用廣平人詩曰
瞻彼具茨英英其雲不稷不徐粵維邦君
邦君之來我民不聞曰秋而嘗曰春而耘
木之寵崑維侯之宅侯嚙在掌言戾于學
有挈有任亦非其角亦飲其醕言攷耆耄
潁川之流其下黍稌嗟余遠祖及我鯨寡
是播是莖曷余敢震侮潁水之湄哉哉其
牛利言鼓簧將復其陂陂云當復云誰之
來邦君痾痾維衡大夫大夫言邁匪愠斯
怒有聲者居有墳者墓咎匪我執言遵其

所陂既完矣大夫旋矣熟而豚肩進其繁
矣曰我不敢嘗爾歸爾鄉墓門之柏鳥飛
蓋蓋中田之廬椅桐稜稜云昔不如今永
歌以康侯歸其組三載云遠許民之思復
日以旦侯車在東彼從如龍侯車偃里誰
為之朋有弁斯縷大庭團團瘁躬在公匪
食其殮式昭去思攻珉以鏤嗣初維終慎
永我傳

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內地
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
靡違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
展親會朝茲為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
允吉因城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
王殊邦奉貢效率咸會同于開平繇是定
為上都大興為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
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旅子來置而勿

征首建廟學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化俗警蒙相須以成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為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粵維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臣某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

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人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

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扶翼以後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同知臣某傳 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績

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梅竊曰為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

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氏則亦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為物為變至於摩盪輟轡生死靡分於是有所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馬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

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慈濟群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 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梅屢從屬車聞首至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緻為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為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昌傳謹再拜稽

首為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
群生厥性有恒驕鷕忽闢失常是行沉暝
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
性初為明為靜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
呂空或設呂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巍煌
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瑤臺積香
浮浮側鏡枚枚耄稚畢觀心掉膽摧相既
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

仁皇益闡乘教維 皇御極承志廣孝曰
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
錫福兆民 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
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痲膏熙沐
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興福頭陀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
匡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即
墨人也家世素奉佛今之言佛教有三禪

以喻空教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
非鼎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教吾佛宣
演形色自然汨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
或憊內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
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教始於西竺盛
於齊梁

皇元建國今其教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
劉普照誓志游 京師刻意問道日唯一
食精嚴自牧以勞役為調伏菲薄為精進
草莽安寄束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
王公毅樞密副使吳公珪福建宣慰使李
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 年
平章政事賈公某邇院居審捨塵積行無
退意遂與其夫人林氏引見于
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
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

皇帝

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

皇后私府輸助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
宸旨禁護而掌其教者錫名清修妙行以

褒美之是役也齋庵廡室皆捨塵所鳩建
嘗謂釋氏之說福田利益姑警誘盲騃若
曰離愛辯榮非感物而動者也真性虛湛
奚假於外則其說近矣詞曰

粵昔能仁蟬蛻修華網緼泰始雪霜勵磨
厥性眇微五采眩訶毀形壞衣其儀不頗
空假廣陳蕩恣斯病佩規帶衡迄莫內省
茲惟艱哉爰參以竟惱繇樂積煩以欲騁
除彼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靜於鴻
濛維大雄是師頭陀是宗人憫厥勞熙然
以充善士日來格于群公

三宮清穆昭事孔肅鑒觀宇縣作極錫福
夸榮逐魂是究是度秉持法權俾民不黷
伊教之興泊然纘承千覽固室百礎拱楹
式尊其初匪維誕矜戒爾後人戰兢永寧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

梁公諱禎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
千為大名兵馬都總管既卒長子汴嚴職
會用兵江南復籍新軍別擇將家子統領
中書樞密二府議以汴兼領公擢然曰兵
事至重寧能使我吾兄獨受責邪禎宜行死
國效命弗辭也二府壯之攝授以新軍千
夫長俾鎮睢州帥領兵將渡河攻宋宋將
夏貴迎拒遂領所部分擊斬首若干級帥
上功狀拜為真中統三年李璫叛攝本軍
帥出擊功益寡璫受擒方璫叛山東時調
發旁午璫善戰故將士多失亡璫受誅軍
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 宗王哈
必赤曰璫逆黨非土著俱東南狂士宜汰
擇以安新土宗王然其言從攻襄樊功益
著加授武略將軍至元十一年鎮邳州十
三年 王師渡江州郡望風下常州獨守
世祖皇帝命大帥率堅銳併圍之州嬰守

益固有將築橋登城城弩中將死檄公代將即輦木石齊城雒刻其險塹緣附以登城陷第功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後改鎮嘉興群盜出沒江湖伺疑釁竊發獨展誠撫綏申令飭罰使不能少越繩墨會歲大饑捐已儲粟以食餓者郡益寧靜性沈默善計事天性孝友出於自然始公之考金吾衛上將軍當金三時傍邑盜起侵掠金吾率衆列柵守鄉土天兵南下越境率父老持牛酒犒師城以降得完宋將彭斌渡河城中大震搜其首亂者誅之辛卯歲郡將蘇椿叛入南大將阿朮魯怒將屠城金吾率宗人悉輸金帛詣軍前請命卒獲免公之妣張氏訓整有則金吾以兵亂失元配董氏踰二十年董氏還夫人即歸家政退處裕如也噫觀公卓然成就蓋其家教有自再世樹德傾身出口活人於大難其豐報蓋有以也王父而上兵難事遠不獲考至元三十年年未七十願解兵致其事大德元年正月某日卒于里舍年七十有一

其年四月某日葬柎大名府西南白水村之先塋娶張氏大名織染局提舉津之女子紹祖嚴爵佩金符仍鎮嘉興嚴重遠慮鎮遏衰隱悉不使入境後鎮烏江詢盜踪跡在海浦遣兵擒磔之郡鎮肅然延祐四年年六十終於軍四月某日柎先塋公女二人長適李居忠温州路照磨次適張鉉濬州判官紹祖娶天水郡侯秦穩女生子女各一人曰成嚴祖職佩金符娶大名府安撫使宋天祐女女嫁承直郎佩金符額州萬戶府管軍千戶劉興與之父中順君今為雲南屯田萬戶府同知梅與之游最稔善議論嘗言昔時離亂大名城中幾駢首就死獨賴梁金吾得全活空郊敗井隱然鋒鏑遺跡猶在厥今梁公子孫世顯抑為善之報善有傳往史良不誣也興以事狀來請銘廼不復辭銘曰
草昧肇區兩雷風驅崩角喪元孰完厥居葉葉單壘斧鋌就屠壯哉金吾請命發途稽顙瀝血氣填以歎春冰朗日稚菴扶杖

或偃或興聚其室廬是生武義趾徽以繼
粵維叛臣率黨狂獗交兵飛芻靡有寧歲
既殲彼魁迺徒斯難武義曰吁罪有等第
宜磔其兇此土何戾再世興仁陰功肅齋
如璞斯玉如山斯雲大田多豐曷耜曷耘
番番餘齡終樂里初靖共以儀不輟以温
金符後先祖曾子孫白水之域松柏茂直
為艱斯通爰表初植大名之城大堦日隔
永言金吾曷其有極煌煌譜宗接佩踵寫
有來墓門肅立以式公德允昭後裔承則
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順義郡公謚貞惠王呂伯里公神
道碑銘并序

至元二十九年

世祖皇帝詔立肅政廉訪司監治諸郡濟
南陳公實治慶元按覈官吏大小餘
百人故工部尚書資國院使順義郡公時
為治中獨受委任條其不便於民者上府
力去之會大饑乘驛詣行省言慶元瀕海

地陞隘歲熟猶仰給他郡非官賑給將移
徙不便執政然其言為護粟石四萬後為
廉訪副使復治慶元遺愛炳著耄稚一口
迄稱叙不置大德中楠備負翰苑屬時公
為侍從每得奉議論必歷問衣冠緒族倦
倦於舊治彌厚公薨將十年其子和上以
儒雅善正論擢監察御史楠亦侍罪集賢
相與言公遺事御史則曰子實知吾先公
為詳且神道之碑未樹子宜為銘楠謝不
得辭遂次其官閔世譜而為叙曰公系出
玉呂伯里氏諱伯行大父阿魯家西北部
世安其俗精騎射父忽都勇冠軍伍
天兵定中原因從征冒陣略地以積功領
南宿州軍分鎮蘄縣後家于大名路之清
豐縣焉公幼歲失蘄縣母夫人徐氏躬牧
蒔紉織以贍稍長命從學里中張蔡公尹
大名見而奇之後從丞相阿朮公征襄樊
南渡江率先登復從丞相阿答海鎮揚州
議以州所領四萬戶軍移鎮鄂而易鄂兩
萬戶軍更成於揚奏已準白於鄂省丞相

阿里海牙使者相望訖不肯發軍淮省丞相念非公不能辦即乘驛宣 上旨語竟鄂相色赤反目公前曰丞相何怒受 上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懼答曰吾怒阿答海公復前曰 上旨非淮相所造公怒殆怒上願亟歸相益懼具酒食謝悔迺發軍丞相奇之錄其勞以通國語專奏對歲率乘驛六七返

世祖見而喜曰是黑髯使臣復來矣至元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省執政官計慮江浙事繁夥非條達敷對莫能稱上意時征日本事不便念所使有詰難必忤 旨遂選公驛 奏奏至即罷兵遷承直郎行省理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公詣御前皆得 旨以歸

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髯使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溫暖絜正俾以重任宜無負相桑哥方柄政寢命不下即再守舊職丞相移省江西征獫狁 奏公自輔授奉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九年授慶元路治中

慶元多故宋公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麟閉門不納客公首尊禮開說俾學者師事之里胥黷躒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召庭下公責吏數罪俾書故官吏復聚謀行權酷法壞富室釀具當益官利三倍公毀其牘不行州民某氏某以事遁江淮間傳王旨起大家十餘姓徙置淮南傲睨指畫莫敢忤郡貳南士也益張大翕霍公察其姦利曰民籍始定上計此非淮南分地曷得徙顛上省白事卒止之承接聲影纒纒虫氓爭顛出其門下會偽造印牒事敗大興路獲得其所署偽籍下郡逮捕公時再為理問群氓造庭叩首伏罪公憫緩其事卒得賞大德元年遷浙東海道肅政廉訪副使復分治慶元縣有廢湖總戎官久據湮為田將輸官租以絕口公立決以溉民田撫循瘡痍磨刮驕冗皆素所習知而獨於鄉校諄切訓諭謂為宣化所宜急至今蓋有賴焉同分治官跡弛日弄事爭上謁出入無禁公手跡力按之太傅丞相答刺

罕公審察賢士擢工部侍郎日從丞相騎
具言江南弊事數百條丞相首肯之且命
治西京賈人積逋鉅萬得其實大德八年
成宗召對賜侍宴服衣十一年

成宗崩丞相受遺鎮遏嚴整獨命公掌諸
庫藏鍵鑰唯謹諸王會朝頒賚有等日公
品節纖粟毋敢諱丞相益器之遂陞尚書
至大元年

今上皇帝時為皇太子以本部官見問今
何階官再拜謝不敢遂加正議大夫俾稱
其職值營繕推佛寺恩賞悉謝不受後

皇太子如五臺山頓逝如法而不病於民
賜白金名馬以寵之太夫人喪暮年乞歸
里特賜上尊俾祭于墓仍疾趣還朝以視
事省更尚書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辭再
授資善大夫資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
旨過江南具條所行事宜即得疾卧寓舍
四年三月己卯薨年六十有一公平居簡
默絕聲色謙抑自閔遇事有發發即不可
犯崇善斥惡若飢渴我冠深衣于于庭廡

曲盡恩意所至率招師訓諸子御史之教
寔有自來晚自號德齋延祐四年特贈資
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順義郡公謚貞惠娶曲律氏嚴整內治一
不累公故所居官益自裕今封順義郡夫
人男四長即御史次貌罕真習儒業以門
功讓其季曰教化今為武略將軍同知沔
陽府事女一適衡山奴江西廉訪司僉事
孫男聖童銅臺清涼山孫女二長適太傅
鐵哥孫伯顏直省舍人次適駙馬丞相亦
都護朶兒赤長子南無釋迦以是年八月
甲申葬公魏縣廼為銘銘曰

伊涼之西沱驚悍剛挽強策良樂其騰驤
天祚神聖授兵龍荒湊輯部族以先顏行
剋剋赴功星流電驅顯允宿州飛矢執及
襄塘先登探甲以趨履彼樂土籍魏莫居
篤生尚書積學以蘊力探其本游於鄉校
不伎不忿展武誓身江流渾渾踣裹擣樊
舟濟合盾計其功多司譯省中教奏簡亮
走驛歲終黑鬚長身儀動帝瞳罷征除徭

音詞鴻鐘靡忒其行弗矜以辭彼權抑之
 訖莫癘之再官游歲究覈謬欺輕疑除莠
 納于春熙丞相受命捕獠西江辟公佐戎
 解甲受降彼強先覆輒于油幢摩之沃之
 革其愚狂佐政海孺恤翼廣賑尊而儒先
 俾職具訓曰維此土衣冠振振勿為隳辱
 養真復淳儒彥在堂父老在廡壽毋委蛇
 介彼春醕歲亦有康絜而稔稔去馬駢駢
 執轡如雨公復有來爭任爭扶悅其條教
 激頑蘇枯同列冒慝書章劾鋤端揆審官
 俾執事樞不諱以嚴不激以正庀工斯程
 賞至偃命品秩日崇經國陳政膏竭木萎
 水涸魚病積憂載馳夜關我身計其便宜
 咋舌莫陳教子惟忠以報國恩不夸其贏
 淑施後人魏縣之原松柏堅貞錫命孔禧
 哀對以承倬彼光大維公之成勒銘表阡
 永垂厥慶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

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順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
 播國公謚忠宣揚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興師于宗
 厥相賈某黷懷違信搆郡將悉解體不用
 命播州安撫使楊惠敏公邦憲嚴土守邊
 至是十八世矣擔于衆曰喻合盛隘荊州
 惴不保宗主且已降吾州速王化聞大國
 有聖人當署款奉籍俾若等耆稚完聚果
 後降汗鋒鏑吾寧忍哉衆稽首一口曰公
 言是無緩於是瀝誠挈州願上職方氏
 世祖大悅即璽書慰諭曰宋內附邊臣莫
 敢後播未奉命宜詔諭汝能承朕意其悉
 如宋制授官至元二十二年公薨是生公
 諱漢英字熙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氏携
 朝于上京眉目刻削儀矩習如成人上
 摩其頂熟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孤弱可
 憐母子遠來宜悉以父爵錫服之賜名賽
 回不花公之為仕也授金帛符龍肅衛上
 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
 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加管軍萬戶復拜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進資德大夫勳上護軍其治邊也改南詔驛道羅順元宣慰司升安撫司為宣撫司分定雲地以東隸播以西隸新部減郡縣之冗負者若干屯丁之糧三去其一馬黃平素屬播宣慰使幹羅思誘諸酋長詐以為新闢境獻于朝公發其姦而歸我使耻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軍思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土時已隸籍為別戶臺審嚴如公言使益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竟遣使者乘急傳將械公丞相與昔審覈官言無是事而幹羅思卒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桑柘亂省議用兵公言賊勢方熾宜招諭之兵久無功而卒以公議相繼請降 天兵討南詔道由播大發卒輦運以濟軍食隆濟賊日熾合鄂蜀二省重臣統師出征檄公以民兵從甫出師卒與賊遇公力急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籠賊復合拒迄縛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盧奔掠劫大姓依險翳自固黎魯在新部者亦嘯劫

蟻聚攻守議未決卒命公撫諭二賊請命遂置戍兵以歸六年 詔出師復征蠻命公與田茂忠率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討他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却部蠻爭合後公度深入絕後應乃全師還次黃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民兵守險而公以疾薨于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民王忠以絕芽孽大修泮宮招蜀之名士教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鄰壤不奉命公即括戶口租稅籍以進 上大器之八朝京師弓矢鞍幣之賜不絕以平南功特賜玉帶兩被 璽書俾世守其土預 御宴輒與國戚相齒世祖嘗曰此兒聰解殆得天賦仁宗則曰此子貌沉厚類畏吾人復賜譯經佛圖象以寵之二相貞憲王忠獻王尤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歿道中請于朝而嚴其爵寬序重然諾嘗約以善馬贈士友友死趣贈之南北寇蓋相依者無虛歲少讀濂洛書為詩文以體要為主所著

書有明括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
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力以遊別
自號為中齋子男四嘉貞嘉暮嘉祐嘉禧
娶田氏榮祿大夫義敏公謹賢之女喜書
史善筆札封遵義郡夫人公薨之歲秋七
月葬于桃溪祖域之東曾祖价宋任閤門
宣贊舍人雄威軍都統贈威武寧武忠正
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
氏封齊安和政安康郡夫人贈永寧郡夫
人祖文宗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
使 國朝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
國封播國公謚崇德妣田氏封播國夫人
謚章靖父即惠敏公宋任左金吾衛上將
軍安遠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使
國朝授龍肅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紹慶瓊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
使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平
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
人謚貞順至治二年秋八月嘉貞來朝見
天子於大明殿拜跪興即錫名曰延禮

花禮宴如故事嘉貞昧死言曰先臣歿有
年卹典未獲敢以請 詔下翰林禮部太
常趣議追錫迺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光
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謚忠宣
田氏亦封播國太夫人而以忠宣所受官
嚴其子嘉貞為資德大夫紹慶瓊州南平
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
州等處管軍萬戶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
護軍嘉貞踵門言曰子職在太史植德彰
善宜以傳信先公隧碑未立願有述楸謝
不得辭而為銘曰
播唐內州解于啓兵憬彼西夷蹂躪弗庭
帝欲澈澈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嗣興
維并楊氏太師擊初往理其疆以黜以鋤
相繼象賢執武靈驅奕葉昭宣臣宋奉圖
中令之支踵德趾燬再世死忠守節彌勵
枕戈復讎斬首以謝燁燁展功贄貢不替
宋社踰南間道以前是生忠顯探甲開先
三帥締歡痛不有年立廟錫封歲時牲牲
繇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奇怪民脫

危貽于後昆惠敏收祇實天有命我弗敢
違委心效誠

世祖色怡審彼逆順朕不汝疵恭承赫奕
恪事 四帝弱齡奏言骨髓默計宵征邁
途敵敵鍛鑄或諭以生或矢以撻提鄣一
方不泯世勲盛德法如山出雲壽壺爵
穹奚憾之云揭碑隧門萬子孫紹聞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
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

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
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為金南遷都作褒忠
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
恒州刺史鎮國上將軍夫人王氏太尉明
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盡
室投巨燄一媪抱嬰兒以逃是為禮部尚
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厲其先居天山因
以兵馬官為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為
拏者後皆為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
光顯焉禮部子諱世昌為尚書省左右司

郎中傾貲粟結雋彥家日因落子孫益用
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即以文
墨入官初署荆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
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
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
訓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
卒于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其
佐荆湖調漕舟討夔府山壁夾江峻轟膠
木葛藟率藏敵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焚
伐敵翳取木藟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
事廼不缺在吉州治豪民絕其柄持郡守
以刻急自任公以寬輔之郡事不撓有劫
盜獄株連百餘戶閱牘讞論止坐十餘人
守終不能以奪也為轉運幕商人爭後先
歲終鹽直不售公請刻籌第甲乙實巨筭
俾商人自揀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
言括馬料民徙戶增賦為不便時柄臣桑
哥力主議公獨以邑宰能奮言之其治武
進如當塗刑其無良者而賦假之觴詠簡
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尉以盜

論公慰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負以食先父為用武地司馬丞相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為儒以自重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閒田歲可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負海障崖龍巖漳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寧謐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嚴當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警之廼復仕所為詩曰樵隱集若千卷觀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懇刻不肯置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稱得交于京師其為文詞深湛有師法嘗默器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皆第一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為第二祖義鄉貢進

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與祖常同登進士第將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知冀寧路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懿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朝贈尚書為正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謚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今為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類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感矣哉某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柩辱為文字交知且深乃來請銘銘曰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厲行飭躬日劬載籍之蘊心聲為言仰止不愆茲為德源積小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栗

鑿觀厥初豐報匪啻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武略將軍裕州知州李公神道碑
銘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為分
地徵科供索從守令取具版籍缺落富瘠
莫能考至

憲宗用兵西南調發煩重推擇宜民人者
為尤難時則有若故武略李侯排解勸勵
鄉人德之死逾數十年仁聲善政歷歷在
口耳在昔考循吏繇身後始定今於是見
之侯諱英字彥臣滑州白馬縣人弱冠嚴
叔父宥爵以宣武將軍知滑州立條教惇
孝讓會歲饑賦入莫能輸率其州民見
世祖于汴啓曰兵興值饑民即逃亡將使
此州為空城敢昧死請

世祖動色後其啓中統元年蝗食桑蠶賦
病民獨建言約秋熟並取果適負當以身
任後至秋悉如約以入滑隸大名遠三百
里糧餉轉輓不便侯請儲本州俟遠近
朝廷是其請方兵興時鎧甲糧餼率從豪

民稱侯子毋轉息旬月相倍豪民倚州督
取復入見于上言不可陳對感切下其
議執政執政咸是之繇是官償其本去其
倍息別為內府籍以誌本始行田諮詢旌
別勤惰如是治滑者三十年至元二年改
順德路判官尹清豐南宮兩縣二十一年
授武略將軍知裕州二十五年改知房州
所至以治滑為準而滑以久任其事益章
灼可考不妄嘗言叔父撫我良厚今得以
宦業自授即歸其爵兄子儀觀脩整酬酌
庶務靜要而理得才不盡用多士惜之三
十一年十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娶郭氏
先一年卒卒時年七十學浮屠法慈儉有
度靡密總核允宜其家夫人有助焉是歲
合葬于白馬縣大吳村曾祖義祖信父祐
二子長元德奉政大夫龍陽州知州次元
忠朝列大夫慶元路治中女四適和義郭
君寶馮德臨魏仁元德娶張氏子二熹燾
燾蚤世女一適郭從道元忠娶孫氏子二
熙杰女一適郭守中始元德以給事東

宮授贛州判官元忠佐御史府授新淦州同知公及見之戒曰壯歲長民宜清謹自重我昔罹兵艱赤手立職業若等展世勿棄暴則先德永有紹我語弗可忘也今二子所至植立滑州之效於是乎見之稱待罪太史預修累朝諸名臣列傳是則滑州行事宜有紀謁告歸里元忠以事狀請銘銘曰

粵若生民大君長之幅員芒芒牧守是資飢匪設療疾匪命醫承化觀風察其阨疵展也李侯百罹是逢誅管援溺不希其功天聽匪高失言率從不苛以夸不阿以容社有美榆田有嘉穀興言無浮唯侯斯祝侯云逝矣厥績謬謬種德孔深豐報有僕白馬之原松柏茂鮮詢彼耄倪遺愛是言家教允遵罔有虧愆爰表銘詩孫曾永傳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

蔡公神道碑銘

延祐年紀丙辰

仁宗皇帝推恩群臣考視品秩榮其祖禰

及其曾大父繇是單父蔡侯衍以笈事廉訪贈府君諱良輔汝弼甫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驍騎尉單父縣子妣李氏單父縣君泰定元年

新天子下詔大賚內外俾就所居官皆錫命蔡侯時為慶元路總管又贈嘉議大夫路總管上輕車都尉



郡侯妣某氏郡夫人摘謁告歸里侯以郡侯事

狀來請銘詳厥原自則由侯之祖父總轄府君諱旺始總轄嘗語于單父君曰吾遠祖世居徐州樹善不懈吾祿弗及食汝必有後後果興汝其與榮焉單父亦嘗語于侯曰汝祖訓語猶在耳若兄弟仕進皆祖德督佑總轄當金南遷時限河南為內界禁不得渡河歲大饑民爭就食河北潛戒舟夜渡所全活不可紀金愈迫河南亦轉徙皆竊據自保郡人丁統領集眾萬人為宋前導總轄往依之署以部伍徐說曰宋師入汴兵弱不可用彼將無固志難與共事統領從其策歸兵為農而宋將卒敗

以道所居曹州鄉曰東村有益氏善居貨
自厚總轄避難因家焉後與孟相雄長而
卒以米帛調其閭里之貧細歲鬻鹽增漆

淤筭以售市悉便之至元十九年八月卒
年八十有三集其姻黨與素往來者叙遺

言端坐以逝夫人孫氏閨十有二日相繼
卒治葬東村閭板塋舊所乘馬負衣冠以

從至塋悲鳴躑躅即死讀其行事則筆父
之追命侯兄弟聯仕之效實總轄君啓之

筆父天性明朗其所待接與其父率相類
官雖卑一毫不以病民民益宜之家僮父

役服者毀其約俾自便僮不忍去願服田
以終老年八十一得與束帛令以卒卒時

在大德十年九月某日夫人李氏權某州
之女俱祔于總轄塋所衍以臺察官入仕

其行事正不近名去衰黜妖愷悌以宜于
民而寬厚有度迪祖父遺訓復以燾後興

蓋未可測也李曰衡大夫趙州尹女
一適汶上李孫五冲霄敏學山住某某

孫女三適石定安石公安益欽曾孫一奇

山梅嘗謂為善無不報根固膏沃彌積以
興責成旦暮考其所為不能以遠久宜矣
若蔡氏祖父是誠可紀銘曰

水蹇於山積流必東磅礴委順不希其逢
有截之椿鬱子輪囷秀儀長身艱和服醇

匪高其門厥慶日增如茨之茂如木之升
父緝子承既壽且康詔爾諸孫以受簡穰

厚德匪浮是庸紀錄表于隧門以闡以續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神道碑銘

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

公神道碑銘

白於太原為令族至金源氏興太原衣冠
為家咸而白氏兄弟相繼踵儒科故中大
夫樞密院判官兼右司郎中輕車都尉南
陽郡伯諱華字文舉其季也唐宋樞密無
判官金天興帝賞器之特置職以寵由是
相仍自郡伯始郡伯後居真定生子四人
俱有時名君諱恪字敬甫少警敏三歲善
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見于鄉先生元公
好問公作詩澁器之郡守上其能將薦于
朝郡伯謝弗許稍長里之先進張先生耀
卿愛其才獎拔力成就至元中

世祖遣使詣州郡試明經生復門從君首
預選弱冠試吏掾森拔寬獄具御史不能
撓後為河南按察司書吏有尉卒利孀婦
財未終喪強贅於姑家既而虐其婦復不
禮其姑姑告於官絕之尉卒隱其罪屢訴

終喪無明文事久不決君悉疏所犯聚邑
人以告婦得終養其姑焉至元十四年江
南建行臺御史大夫相威公慎簡所屬署
君為掾史即條不便事凡二十大夫見
世祖力陳之允十有八家著令者大辟或
讞上刑部聽報可賈某公田租歲減什二
十八年授從仕郎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
司經歷改荆湖占城等處行省都事時荆
湖省臣某括財恣威福君度不可與共事
辭不拜後果受誅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
按察司經歷遷平江丁母羅夫人憂以夫
人喪奠于吳將終老焉會 詔舉不附權
臣自晦者有以君辭荆湖事薦于
上除福建宣慰司經歷閩郡廣遠豐歛不
同是歲汀州穀善收成兵所給糧不登數
福泉興化穀驟踊有司議移三郡穀于汀
君建言道途轉輸大無益發貴粟以賑三
郡歸直于汀可多得穀誠兩便有司難之
君署記曰使有罪願已獨受卒如其議而
官之贏糧果增倍宣慰司復為省君治六

曹文績以俟平章某公知君簿領有能名
受其籍以付吏三十一年丞相太傅公為
湖廣平章君時為都事俾陳樞密院及本
省利便侍丞相入覲有旨乞其奏復陞員
外郎湖廣聯絡左右江官吏秩祿歲一再
受俸於省地遠得不償旅食有棄俸不顧
受者君建議隨所部以給迄今行之衡永
成兵耕閒田官出牛輸其租牛死不得落
籍成兵歲率鋤數十萬以酬君惻然計之
曰牛死當納皮角于官除故籍而以官租
捐納之則得矣戍兵由是免害有省臣獻
廣西地肥沃可為田徙湖南居民往耕之
當調戶五千君力言不可平章公是其議
奏止之獻田者復調兵征思明發運粟入
賊境道遠兩淖荷擔者各持去志君憂有
他變出直募民民樂受以往峽州歲饑請
粟于官有欲核驗始發君言饑民朝不及
夕使核驗死當過半矣大德二年進本省
理問官推誠燭幽莫有滯濫而言論風采
彬彬文雅蓋以吏治濟其儒行者與四年

改江西省理問官完偽楮獄得直于時翰
林承旨闕公復持士論賢否有言曰白文
舉父子兄弟俱有文名敬甫幼負俊聲老
不入翰林各將誰執奏為翰林待制復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儀度閒整贊導禮祀動
不踰矩蒼顏王立真善為頌者也梅向為
翰林應奉幸得侍同朝聆議論接顏色寬
厚平實言金諸老行事歷歷指掌晚自號
竹梧其為文不事雕飾扶掖後進侃侃自
持知其於孝友有加也生丙午歲十有二
月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卒于官年六十有
三積階至朝列大夫有詩文若干卷藏于
家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定路真定縣之
朱洛村曾祖仲溫隱德里居妣李氏祖宗
完金故贈朝列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
祖妣李氏妣張氏羅氏君羅出也娶盧氏
中書架閣管勾順之女翰林承旨摯之女
第男五洲安福州儒學教授沅蘄州路蒙
古教授皆登世湛今承事郎浙東道宣慰
司都元帥府都事洙國子學正灝江西湖

東道憲司書吏先卒女三長適李棠靜江
 路稅課提領次適甄遂良李適李權河間
 路某州樂壽縣尹孫男八貞采暹辟楸
 樞桂孫女四曾孫男一女三港為元帥府
 都事稍適請告歸里以事狀拜且言先君
 子嘗得與子同院銘莫如子稍謝不敢辭
 乃為之銘曰

有完者圭藉之以韋不泄其溫種祀用祇
 受中以生剛柔是宜木神則仁其用不波
 顯用太常幼敏且岐挹其粹精飭躬以教
 黜明養得爰燭姦暴匪伊求之我曷望報
 道在一源挈以簡要詹詹炎炎益飾其巧
 佩玉舒徐六纒濡如執簡以陳矢言不迂
 彼計切者承色善趨較以虧成卒喪其軀
 有高維閔茲為守儒恒山之陽松柏茂直
 詔于雲初是謚是則無仕之初燻篋踵奕
 詢彼故老曰惟祖德我銘孔昭庸告爾無
 數

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馬公神道

碑銘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公踵門以告曰
 惟吾先公隧道碑未立子職在太史勳舊
 死事貞逸之士嘗焯焯紀著登載金匱先
 公仕雖不顯其見知于

世祖受學于碩師河內後進猶能誦習遺
 事敢以行實告它日上其事史官則子實
 前史官庶幾傳信可永久故再拜以請謹
 按公諱充實字士輝覃懷河內人父庭大
 父某

皇朝入中原略地定圖貢詔大帥專除授
 嘗得署郡縣副貳兵亂大父以上名諱弗
 可攷公八歲遭大喪從母完顏氏携載以
 從其夫李侯侯長萬夫隨征六盤善謀畫
 裨贊李益不自助六盤為高昌要衝高昌
 之俗收經史立校官地與西域接故其聲
 音文字詳於諸國公得其說而習焉
 世祖皇帝大一蒙字命以其國語列立文
 字用於印章宣勅其字母與西域相近公
 南曲通暢單出雜比會其指歸學者爭詣
 門請業許文正公薦于

上以儒服入見于栴林委曲問時事悉以國語對

上大喜錫以錦帽語翰林學士承旨某公左丞相耶律公宜以為稠人跡遂僅授將仕郎懷孟路蒙古教授再授承事郎襄陽路均州判官然不樂仕進嘗曰我能知樹藝遂力治其閒田因原隰以種所宜木春華秋實茂鬱滿道過者咸曰此馬公手植也縣西有田二十餘頃皆先世業歲久勢家悉占其肥沃後服公純德始顛歸其田卒酬直以受方許文正公講授鄉里時靳許可遊其門者察以歲月始命執弟子禮獨見公薦厚溫謹即俾就列授性理大義以躬行為先公能守之故其退讓無干進之念而恂恂里閭克脩克儉守師訓也文正公侍

帝所無虛日懷孟素產地黃可釀酒其脩治貴精謹

上問文正卿弟子孰為誠實即以公對公素知製法得山中石泉如法釀以進許公

之薦將由是俾嚮用而事若不偶公復不以為介豈安於命分者與後有奏為河渠使者又將奏為蒙古院學士皆力謝不受里中有德大師金內族年過百齡能知人壽夭前後俱尊異之公甫生一日德夢其故友宋讓曰吾今為馬家子矣後抱示之摩頂即為笑容竟死生事不可詰若前史所載又有谷侶焉者寧勿書卒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六日年六十葬于河內縣青平村先塋之次娶劉氏紅西萬戶某之女後公四年卒生二子長鑄即元帥公次鎔朝列大夫廣西海北道肅政廉訪副史次娶李氏生二子銳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次錮皆蚤世女五人適陳吉甫張漢卿王某朱仲德楊某鑄男四長德潛內監尚衣次德源德淳皆國子生德淳今為鎔後德淵府學生女四適太祝王世昌戴彥寶李起宗郭成可銳男二德潤德溫曾孫一孟孫至大三年鑄為禮部郎中推恩得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扶風郡侯

諡莊惠劉氏贈扶風郡太夫人李氏封扶風郡夫人鑄官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贈公某官劉氏贈某夫人大父贈某官大母完顏氏贈某夫人稱於是而言曰仕嘗患弗及其身歿而子榮推其榮以及其先而為善之效著矣世固有極其顯光歿無德以傳卒至于子孫流播可勝道哉元帥公中外揚聲清白益者令帥浙東事不苛求而明燭幽隱不為己甚遺其後者猶先公之志是宜銘詩以昭來世銘

曰

相彼土田或隰或陵浚根平培蒔焉以升實者缶之茹者釜之粹漆是供絲枲是輔種不亟求曰惟歲年視欲種德亦云其然溫溫馬公植善無倦任匪蹇時從我之顛經緯聲音服習訓則奉盈彌謙以退以默詔爾孫曾戰兢是承菽芾長松勿替厥聲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遙授平

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

國永國公諡文康簡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應期握圖肇函諸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粵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翦蕪扶植儒學作成達拔卒歛數文 帝庭風動八表鄆之得人踴稱至盛而閭徐李孟世名以四傑焉自至元至于大德更進迭用誥令典冊則皆闕公所獨擅公諱復字子靜幼入東平府學蜚聲炳著操筆綴詞賦音節和暢融液事理率占為舉首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太常徐公道陰年長有聞譽不敢以後進待公在翰林家久贊書積几高下輕重擬議精切傳誦以為楷則其待寮宰擇敏秀者自近不滿意者不復強以文墨任滿不調雖請託亦不得以叙遷故事表踐自待制而下分譔公命各為一通輯其精良融為一家而別擬以示其屬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為應奉文字進脩誤十六年陞翰林直學士十七年侍講明年兼集賢侍講學士于時兩院皆領會同館由是自應奉至侍講皆

兼會同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大德元年復除翰林學士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制誥備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

世祖陟方台公草詔于上都

成宗繼崩復召公上都

武宗即位首上疏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朝論聽之賜金錦白金以彰其直願公老矣願致事以歸乃進階榮祿大夫遂授平章政事給半俸以供其老且命壻李嗣宗特授承直郎同知高唐州以待養

仁宗在東宮時知公歸特遣使賜幣命公御設祖帳于都門外橋嘗以院屬侍公入議事堂鶴峙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語簡意足不屑屑持辨爭丞相而下皆傾動一日草詔書其語意難以入國語大臣疑之有集賢學士亦出微語公台掾史具紙筆請學士改謨學士大愧卻立會食畢公改為之而前詔一字不復用一坐大驚公以

文墨自任不肖為緊要官罷尚書省時世祖召入使殿諭以御為執政官何如公謝不能

世祖曰知讓誠美事宜勿強

成宗擇相召公密問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對益稱

上意其陳于上者大較若是定孔子主祀

賜孔林洒掃及祀田皆所建明興國學論廟樂所助為多而其在憲府以敦本崇化為先務當大德星變疏十九事皆切中弊

壞

成宗賜楮錢萬以優寵公受知

成宗為浚嘗問其所師承金玉幣器錫賚

有加

仁宗初政首命台公以疾辭皇慶元年三

月某日年七十有七薨其年五月葬于先

塋之側公將薨時夢游祠堂有道士迎問

公年口占一詩以答覺而言曰吾殆云逝

矣世方倚公為重而公不復少留可慨也

矣其所為文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卷

將傳于世楨由泰定元年得告歸里越明年公之壻奉直大夫南臺監察御史李嗣宗以書來海濱告曰子職在太史出處大錢子侍承知為詳隨碑未立願登其事于石以貽永遠楨踧踖莫辭謹按閻氏平陽人今居高唐州曾大父衍贈嘉議大夫大司農卿永安郡公謚懿德妣趙氏永安郡夫人祖和叔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永安郡公謚獻妣武氏封永安郡夫人考忠故高唐主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永國公謚惠穆妣牛氏劉氏退封永國夫人娶尹氏趙氏李氏男一嗣慶以蔭授奉訓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未任以疾卒女一孫男二翁安翁壽女適即御史君也公既下世婦弟淮東宣慰使李處恭時為吏部侍郎慨然曰吾寧使閻公終無以易名遂請于朝得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謚文康其仲亦封永國夫人而公三世亦以令典得退贈竝榮騎獸休

我銘曰

泰伯之魯食采於閻因己為氏慶源涓涓太原之閻顯武後唐戰多著名公茅為王有孫曰象決科就父撫綏降邦拯其溺焚迨迨商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藏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施樂善不靳教子有行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偉著執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靈喬雲萬物屬晶鎮于詞垣幾四十年於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

世祖養終國珍薦更

三宗猶昔舊臣公歸白雲多士盡悼允今日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有豐其碑實茂聲弘播于銘詩

周瑞州神道碑銘

景定元二閻賈相某隱城下盟罔宋帝理宗邀奇功外受強寇內括民業送紳鉗舌奉風旨稍異議輒誣臺臣斥去小者歸田里大者入蠻瘴時則有豫章周公以史館檢閱入對曰李璣由山東采歸寶急而求

我區區一旅瞭然可見借援無功彼敗我辱招費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墮其計陛下臨御日久不宜復蹈前轍父全逆叛著在信史已登告于祖廟壇乞改正是作史者誣枉逆全行事淮東人猶能道此亦陛下在宥之所覩因歎投林誠不可使縱意干紊又曰臣近覩輔郡和市富室田業以脩軍餉良以和糴廣造楮多楮多則楮益賤是誠不可不變通也今所在置司擇其上腴低直以酬又欲令賣田之主抱佃輸租歲或荒歉田主必當割他租以補他租既竭歸于耕夫耕夫逃亡歸于鄉役可謂獲近效而忘遠慮自漢以來納粟補官應代循用輸粟既微補爵亦輕不足以動豪民臣宜以為由尚書省樞密院吏員為出身定品格立止法則大家相胥以勸可以立辦粟可無糴楮可減造矣疏入相大怒言者急擊去而公風節言論著江表公諱應合字淳叟七歲授詩書通習大義年七父如翼贈朝奉郎母胡氏贈安人

相繼卽世逮事王父友賢以卓行稱宋寧宗朝嘗蒞其間書棟華扁以賜號為棟華周氏嘗從棟華若至近郊望邑有火光亟近奉安人柩入祠堂袖神主以出王父竒之紹定四年詞賦應鄉書不中始悔曰吾安能事雕刻乃學春秋經結廬淡密授微索幽從者益衆淳祐九年應試兩浙轉運司果冠諸生十年有旨試轉運司者入別院復在首選授江陵府府學教授待次歸里授生徒曲為講說會歲饑首率鄉黨立三事一曰貸貧民二曰濟疾苦三曰賑游末乞公恢記曰是三者足補義社倉之未備十三年官江陵首講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第忠信此允民也士無一日而不脩士不當以壯幼論師友言行去其偏黨據會立要學者淑德之創鄉射齋申勵武備別立允例以脩郡乘趙丞相葵雅知名會宣撫荆湖辟為元寮以志書未成辭馬公光祖帥荆湖師援夔路俾為屬主贊畫蜀事益急詔趣馬公援蜀馬公聽群議

不決公獨贊進師乃幹開慶二年馬公帥
沿江復佐江東兼長明道書院淳公嗣父
純詢諸池陽得五世孫偃孫以主奉粹二
程遺語若干卷復以馬公命為新金陵志
自史館歸外補通判饒州後攝部事決疑
剖姦絕煩擾催督部使者爭薦之咸淳三
年主管華州雲臺觀四年通判寧國府其
治如蕃而補其前逋復攝部事大脩學宮
除翰苗之不便於民復梅都官諸孫斥豪
禁吏人不救以犯湘帥汪公立信舊同寮
奏辟通判潭州兼叅議官丞相審治行自
諸賢文章無虛歲亦欲俾出門下諭意長
沙毋行公不可相聞益怒會江文忠公在
相位以園子監簿進擬亟命御史李珣禱
勅德祐元年登極恩復官是歲賈相兵敗
走維揚起守寧國江西以瑞缺守辟知瑞
州將治兵為固圍計與帥議不合劾去素
善訓子長子天驥年六歲敏記誦宋有童
子科俾習之年十一以能文詞舉後登上
第人取以為法寰宇合一天驥守吉州迎

以養卻甘茹蔬感慨遁迹人不知太守為
有父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眉山程
尚書公許嘗語曰君理義則濼溪章表佐
平園以溪園自歸為宜維周氏籍會稽唐
以憲銜官鎮邊江州曰勅為御史中丞銀
青光祿大夫因家江州六世孫曰師教訓
生徒里人稱曰一經居士又三世曰昌元
妣胡氏是生棣華君子男四長即天驥次
天常天鳳天龍女適朝奉郎經略叅議官
吳騫吉州教授劉明仲從仕郎潭州路湘
陰令冷頤孫孫男十二志道某官志仁志
德志學志義志立志遠志禮志行志敏志
伊志崇曾孫男十六女二十四世孫十有八
五世孫三娶王氏繼萬氏俱封安人其葬
在吉水縣同水鄉臻善里鷓鴣山之原天
鳳幼歲入官孰昔時言行罔缺輟檣倚翰
苑屬與之言論傾倒身履目接人則曰官
簿不足恃久而曰彼兩家不可輕檣投絃
歸里強使校文天鳳以泉州推官同在院
未幾檣以喪子歸天鳳請銘銘曰

蹇蹇史君內剛以文察其要機叩于帝聞
蒙耻冒切厥脛四聞我后不知惟相之云
佐郡未幾輒劾以去冥心委順不懼伊沮
山鏡野刻勤彼纂組謂宜掌制命則不遇
教子有謨見其提符我實故臣逃空以娛
叔也秉文庭誥靡渝說說者孫冠佩是侶
官若不偶名則因替昭銘松阡以告良史
有元故贈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
郎騎都尉陳留郡伯郭公神道碑

銘

大德十一年梅再入翰苑郭侯郁文卿時
為江浙行省都事獲締交焉見其受易學
于侯先生得見簿公于庭下延祐五年文
卿為中書檢校余時直集賢來往益密而
其尊公正席危坐允辱交于文卿者咸執
弟子禮嘗聆其言曰吾兒幸竊祿位不敢
以自喜其所行事未嘗不察其指要而足
以垂後者亦將以示吾子若孫居吾語子
為始兒以吏能及格為掾都省定水縣門
計功以便民民不敢謾而官費以省晉山

荐饑且疾疫親慮其家去偽冒為善藥以
治得活者三千人為宣徽都事行省都事
向稽奉公增餼羊若干而浚役于松江者
去其二直十有六萬石吾懼其瘠于民也
民不以病是則吾之所深喜也于時衛府
調卒萬五千至都城計其往復俾俱以九
月集白于省大臣大臣許之至則器甲精
銳士馬肅給為諸省冠其餘稽工會程而
不志苛刻於余諸孫良有望矣其在浮梁
也迎余以養見其治學宮立鄉校廣弟子
員知余後裔之必有以儒術顯者矣公之
語於余者知其嗣必昌也公飲酒不亂道
金朝遺老行事猶能反復感慨鄉人尊為
隱君是年八月卒于京師得年七十有
六公諱天祐字祐之世居汴梁封丘縣呂
村祖進考誠嘗職民千夫長娶林氏汴梁
為金遷都兵逼野處僑居大名大帥器之
因以長千夫郭氏大墓數十兵亂蹂躪不
可致而新塚猶存三序審其為大家明矣
延祐六年八月某日英子先瑩郁為浮梁

州以大齊恩進封奉政大夫知宜興州驍
騎尉延祐七年都授中順大夫知高郵府
至治三年授中憲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

鹽使司事泰定元年授亞中大夫僉江西

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二年七月贈公中

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

未幾都改授慶元路總管梅崇以謂貴顯

之及於親必原於遠祖親榮矣而考其若

子之行事是猶望於後也自侍郎之無祿

亞中公四應要官梅略其治狀以侍郎之

言為可證豐功茂德見於去思誠不在是

也配李氏累贈陳留郡君公男四長亞中

次迪膏為錢穀官厚海道運糧萬戶府百

戶仁以黃陂主簿今為江浙行省掾都娶

孫氏封陳留郡君子三澍渥園子生壽蚤

卒迪娶崔氏子三厚娶崔氏子四仁娶孫

氏亞中來乞銘銘曰

大梁之區厄為兵墟層城鬱我以難以鋤

維郭氏先歷有譜圖迨迨郭公在唐紫朱

吏部有謙弗克以居以其先聞維訓舊禽

味道養齡擊鮮以娛治官莅民考于庭趨
大樸弗雕威德莫踰維公有子克遵令謀
述銘孔昭勿替勿渝

王氏先塋碑銘

延祐四年中書左丞王公出為江浙省右

丞將行

天子遣使由上京傳 旨曰毅其勿行七

月拜中書省平章政事由是推恩如令式

得贈其曾祖為正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

慰使上護軍魯郡公妣周氏魯郡夫人於

是平章拜命惕然有言曰維我祖蕃德闕

華慶貽孫曾稚昧實蕙克稱

天子寵綏于臣子厥亦共厚願叙先德以

收合宗譜子職在太史為我表而銘之梅

謝不得辭謹按郡公名汜世家德州平原

金將止士族奔播南徙郡公有子全甫七

歲隨徙母走亳州稍長壻田氏由須城鄆

城三徙後占籍汶上晚歲嘗謂子曰吾幼

罹兵凶僅能記我考妣名字遺謀舊事不

復省今祖墓在平原郭東北五十里曰水

務鎮我死力不能歸英若等毋忘平原也
今以平章累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魯國公公二子長田玉次曰傑
二女嫁張氏葛氏玉嘗一試吏輒謝去謙
約無表襮策杖鄉社通慶弔煦煦無怠意
今年八十有四以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魯國公致政
于家始平章以詹事歸養魯公曰

聖天子軫齒召至渥我雖耄尚善飯汝不
效犬馬報居家何為也又附 詔使奏曰
不佞老臣骸骨堅且強謹遣臣毅一心事
陛下

上大喜特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其配郭
氏朱氏封魯郡夫人後以推恩進郡公訖
封魯公魯公子三人長平章平章子思恭
思齊思聖思誠思明次子謙謙子思禮思
義幼子鼎鼎子思道思問曰傑魯公弟也
子四人愿讓諒懋傑孫思正思進思忠思
温思益慧平原之墓由郡公得封今始有
表焉郡公之若祖若父名字弗可考隆然

地城則皆在其上而諸孫之與平章同高
祖者九四房猶在平原居平章振興于百
年之後因郡公之追榮合譜繫族俾五世
之本支橫列旁附將使之孝謹自將益昌
其祖可謂厚也已銘曰

昀昀平原土墳宅舒民用泰寧聿勤佃漁
自河雲奔芑屋播逋有變者雖宵衣走途
九折其行益南以趨由毫投汶靡定厥止
稅于須城客鄆以俟復還于汶以鑄以耜
望彼北河有隆坡陀企焉音容戰兢弗磨
衡門之棲韜精養和曰我此有籍我墓伊
何戒而孫子勿忘勿圮番番魯公樂道趾
傲允也魯公不銜以試裁而黍稷亦有魴
鯉遊嬉大耋訖用燾祉薦生辨章為國之
梁夸毗弗師佩瑤秉璋謬謬蓋言百壬避
剛始事 東宮爰高偃讓告疾過歸厥聲
四揚魯公在堂曰汝來庭國恩靡效慎其
寐興汝車疾驅我鉤斯寧鴻化惟幾靖希
隆平勿念以媚勿喜以恭

帝曰汝嘉庸過南征乃晋平章衮衣具榮

視品退秩三世是錫平原之瑩松柏茂植
維高維魯爰勗懿德寸雲數切下土霈澤
嬋媽祖於肅爾承翼合宗別支秩秩母素
瞻彼中林王氏之本匪祖曷思匪譜孰辨
春秋墓門螻蟻在歟紹聞象賢繩武以昌
平章之心孝思不忘刻銘先瑩之載用光

邢氏先瑩碑

邢氏世居彰德安陽之交口村金亡大姓
散走譜謀塚墓軼塞率高曾莫能考名字
維邢由酒使君始著君諱植字子實幼隨
父母竄處林谷親瘦死從兄林歸里力樹
藝自給厚德卑讓以先業奉其兄後居城
中蓄善貨取贏頗以財自振尚義急賑兄
無子訖盡力治生死每日蓄用近禮愛物
近仁執信守常吾何憚焉坐肆中有容數
人貿纁於肆者罷肆纁有白金遺焉追客
莫及明日客至君先授之客曰果有遺不
意在君所誠大長者相謝以去庚戌歲大
災郡蕭侯率民攜饑去力用命不可減至
君舍乃反風侯敬禮之始以推擇為酒使

歲終第籍上府窳戶無所納乃悉以己財
補輸之書券於君者毀不問後不有仕鄉
閭化之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有二日
以壽卒于家年九十有六初娶李氏繼楊
氏李生子曰德裕字裕御風度皎峻展君
所行整軫為儒吏擢本路錄事路隸某王
分土俾復為酒使至元四年銓選格行授
將仕郎博州路錄事遷潞州判官再遷從
仕郎陽翟縣尹又遷承事郎藁城縣尹其
滋博州調征南軍不使富民委役於貧潞
州有疑獄立剖之而獄陽翟獄尤著民王
氏有婢竊其簪珥酒壺以逃盜不可得註
誤相連坐乃密詢其素所往來或曰王氏
姪誘婢他之度不可俱行因殺之以利財
後卒獲其姪一訊輒引服縣人大驚爭持
酒報以賀在藁城會真定無極縣軍隊長
匿成卒鐵二萬五千緡詒言室中夜遇盜
告于官三年不能獲捕盜官多受罪挾疑
侶坐獄者三十餘人府以白樞密院咸曰
是報決陽翟疑獄者檄君以問入其室左

右視驗實無有盜跡呼其孥二人別居之所對皆異辭遂直入其室發床下軍鎡咸在即日獄具而君以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七初配王氏再配郭氏

皆英于交口之祖瑩有子五人長曰秉仁字仁甫曰秉義某官曰秉禮曰秉智某官曰秉信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女孫七

人仁甫始由憲司筮任入掾臺省兩為太醫院行省都事鐵冶正副提舉一再為二千石治撫州興學禮士盜不敢入境治廣

平亦以善理究獄有能名郡民立去思碑以祀之今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家而藁城君卒以尚書為提舉時推恩得

贈朝列大夫騎都尉河間郡伯王氏郭氏皆封河間郡太君尚書之長子溫字孟直更迭省部由御史徧歷中書左司官諳習

故事而克謙慎脩以禮度自處今授亞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將之官致尚書公之命曰父子俱受

朝廷殊遇列三品夙夜兢惕實為先德淳

善再世以昌慰後人徒知邢氏之盛而莫知二祖之勛善培本者寔是額刻諸墓上因子銘以昭示于後乃銘曰

雲雷之交經綸靡寧上降下騰甲拆是承幼儉于躬不公其成蕃極斯泰奕奕振亨折獄揆情罔用口才播以裕眾茲維艱哉

維子維孫享其胚胎仰俯橋梓播美益培霜雨濡降永思彌虔詔而後昆絮其籃蓬任以飭身止以樂全過者必式茲為邢氏厚德之阡

任氏先塋碑銘

青齊由尚父啟封土沃民阜擅魚鹽之利山水險阨雄偉冠鄰壤昔時宰輔顛覆逸自便者爭乞守是土滕概見於職方氏數千年盛矣劉豫親父子背宋以千里赤子驅為兵徒犯順滅德金主悟其元惡傳旨就戮而青齊戶口物故過半完聚未幾李璣復懷逆抗拒齊部所領益恭為墟落痛矣我任姓世著滕州傳緒益遠有元帥府君諱杞以宏諱府君為遠祖莫于薛河源

宏有七子擢文武科墓碑燬落今由元帥
府君始可譜府君娶王氏二子長曰銳金
武舉進士終千夫長次曰釗字某某幼長
戈革薦考古今成敗以進取自任鬱不得
志持素所講習訓導鄉黨陳義抑惡片言
總榮耻薰受以化咸曰緊任公所成就都
縣以其行舉于朝辟行軍總管再舉沂州
臨沂令皆謝疾不就始由沂州歸于滕萊
室祖墓一日蔓火燎于野逼墓次公號泣
伏墓所有頃火由它行郡嘗上其事府君
曰吾得歸故里守丘隴莫外慕焉美鬢善
容侗儻以隱逸自傲至元二十四年九月
六日年八十有一卒以孫貴贈樂安郡伯
娶周氏贈樂安郡君三子長曰榮曰滋曰
英榮由元帥府知事陞閩海道提刑按察
司經歷以不樂入嶺嶠改授廬州嘉興總
管府知事善心計任泊如也以子貴贈某
官樂安郡侯娶單氏贈樂安郡君生子四
長曰居敬善吏事所至有能名為建康般
陽路總管今以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

娶王氏樂安郡夫人尚書子擇善承務郎
樞密院都事執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譯
從事女三孫三曾孫三曾孫女一曰居禮
房娶李氏七子師善中政院管庫兼善泰
寧路司獄思善蚤世明善進善悅善從善
始學仕曰居仁房居仁為鷹房總管府經
歷娶王氏馬氏志善適善達善宗善曰居
義房娶丁氏伯善性善友善合子孫與魯
孫四十一人郡伯次子曰滋房娶李氏生
子四居安居信居寬居 合孫與女二十
一人郡伯季子曰英房四子居實居慶居
厚居德合子女十人嗚呼由府君至于今
允五世通其譜幾百人世莫可儼豈非其
孝感于鬼神蓄極以通故仕者振于
朝而其未仕者各相勉思繩祖武以自顯
匪表于墓則曷以彰盛德擇善浚湛雅思
見事不苟與梅同儔屬翰苑厚善而尚書
亦屢瞻其儀度俾有述焉奚敢辭銘曰
滕薛之間任國首封傳於東都齒秩有崇
禮食是問邀其遺風泱泱三齊絲帛沃豐

執智秉機厥俗攸同允也府君厄於兵難
閱詳興哀訓言閒閒左閒右塾化其怡森
隱身墓廬以甕以攀仕不強希榮取莫干
雲藏靈淵磅礴蔚蔚朝躋于陵百谷瀾溢
德威莫居子孫秩秩聿來墓門展祀芬苾
叙昭辨穆孝謹罔失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脩國史趙公墓誌銘

長代作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
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

天子曰趙與熏事

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

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
骨於里敢奏以請於是

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俾
其喪歸將行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
直翰林公為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
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
驛來朝澣衣幅巾見

世祖于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止
根本所在親切感動

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為直學士
累遷為真學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南箕
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

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戌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彗來西域其微為下臣執權蔽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實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嘗若剴切無隱而

世祖皇帝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為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公為公奏私負歲積皇帝曰得非相故臣為常者宜官酬其進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體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宗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宋文公纂次通鑑綱目九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間域首言力行致知清簡惟高沈默自秘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澁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為疏數翕誡其持家簡泊無復商榷

計慮非淺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世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為奴而不能歸者九十有一人始登宋卒未進士第為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為基過而公以榮祿豐過為可愧不獲老田里為可恨愷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喪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為侍講時特官為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温州路蒙古學教授孟貫將以蔭入官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高之孫子其靡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遜焉承天心維我

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小大共為帝臣而公涉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

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
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
衣敝策駑內深玉璽誦聲清泠鏗出金鐵
審審九關壬人殞魂維帝有訓四方于聞
之身云止之德不奕丘環蒼茂一息以往
繫卑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人以封以崇

奉訓大夫昌平等處屯田總管贈
亞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
宣寧郡侯劉公墓誌銘

太祖皇帝沈幾整武威金踰南乃肇定中
原物土萌蕞橫出迭變莫能稱 上意將
草芟而獸蒐之久而曰噫吾赤子也始料
其民俾執茲丕作故家大姓爭占籍自詣
遂得脫鋒鏑野處以居飭材辦器咸精其
能而人益效用國以富強騎歟咸哉故昌
平屯田總管劉侯之祖仁時為金軍器局
副使治于汴至是率其屬徙北以行副使
之考秉文家河南世儒族讀書通大義審
金將止兩河大饑家故饒傾所積以食餓

者或曰歲荐饑宜善蓄以俟府君曰國迫
民流旦夕當走守穀可乎守子孫可乎後
副使由燕居宣德奉府君以養終莫于宣
德為祖城首焉副使隨軍而北也諸匠官
所領道上過半獨副使整部伍工作皆完
繕帥大人奇勉之曰吾當入白上擢以美
官卒俾見

太宗皇帝授諸路人匠提舉後陞總管以
終其配馬氏故涿郡馬令公之女孫男三
人長伯英雲州判官李伯豪安平縣尹仲
即昌平君諱伯傑字巨卿習土俗騎射尤
善諸部語言初從其父至大興見尹郭汝
梅郭以能理劇知名善鑒識一見即命佐
麾下使候賓館使者鞭帽駢集指畫不可
辨能悉其語意周折省約使各慰謝以去
尹益取自近壬子春

憲宗獵涿州柘林尹日扈從治供頓一日
上問尹近郊歲入州戶籍多寡尹愕謝莫
對輒從旁具對甚習 上喜顧侍臣曰是
人宜為官官寧有不能會供應官忤自受

誅乃授警巡院判官即不避署事先白所
司言京師號賈區奇貨善物可立致官減
其直歲盡且不與雜百置布令無益卒如
所白而官取需始輯秩滿府咸曰捨劉君
孰使遷本院副使再遷院使歷院四曰大
興宛平易縣樂陵循撫慰煦倉卒汜索不
假氣色卒不使煩擾事益以理古言京師
號難治谷內縣得一善滿輒蹈足以去君
所為官冗七遷皆畿赤繁職使忤貴近一
斥不復上驅民迎合將促數苛擾曷得吏
承選用以自顯若是則其治狀可無愧矣
其治樂陵也鷹房數百人從劬縣來糗肉
滿馬尾意樂陵可稱意讀令諭之召其首
曰使果犯誠不肯汝卒避去推樂陵所為
政其治它縣與府院蓋可知也後為昌平
路屯田總管積官至奉訓大夫卒以至元
二十三年四月某日卒六十有五其葬在
大興縣招賢鄉烽臺村之原男六安易縣
尉奎世弼監太倉支納致事

裕宗皇帝年勞補官積遷中大夫建康路

總管府事佐承務郎同知涇州事敏從任
郎涇州判官敬承事郎藏珍庫使女三長
適幽州賀進次適承務郎尚舍監丞蕭某
次適蒿州判官田從義孫男九可大將任
郎同知馬籠州事可蚤世可浩崇祥院
尚印可任幼事 東宮進義校尉行蘆司
藥局副使可復可真國子生餘尚幼孫女
五長適安平王某次適幽州郭炫保定子
傑幽州朱棟蔚州宋某延祐中贈典行致
官三品得贈二代始退封亞中大夫永平
路總管輕車都尉宣寧都侯夫人宋氏宣
寧郡夫人而祖父亦贈中順大夫宣德府
知府驍騎尉宣寧郡伯配某氏宣寧郡君
楠往與太常博士楊君宗瑞游過其塾見
劉氏諸孫齋襟受經雍穆有度而建康公
禮法自持未老倦游肅然以門戶訓勉令
觀博士行述儒素之積實由河南來禮不
忘其本遭時顯明將於是乎振遂不讓而
為銘銘曰

魏魏

元后成玄切鉞戈誕指中州從鷹驚窟窠
老與童土金石木獸草工各飭攸職程作
供徒彼儒族漸勁雄毅甲奉貢朝紫宮語
言清琅纒耳聰指掌代對剖臆胸天府赤
縣更選庸貴瘠瘠伏祗顯顯游刃不缺至
理通大椿靈根壤墳豐美蔭蔽芾宏闕崇
鏡銘堅珉德彌隆

將仕佐郎信州路儒學教授陳君

墓誌銘

大德丁未余供奉翰林與廣信陳志仲游
粹然以容慎密不妄言間語昔時祖子孫
家慶故事志仲莞爾言曰吾大父迪切君
大母程夫人罹兵難時年七十餘我嚴君
銜鄉保入侍二老人嬉戲盥饋奉禮如昔
迪切君年愈高別築華山極堂以奉益不
復知有世事于時諸孫實五世矣迪切君
號南隱翁翁終時年九十有四方南隱翁
無恙時諸父皆逝唯吾老人力整門戶訓
兄弟子後以儒術興者凡若干人幸為我
記華山焉已酉歲秩滿南歸余師刻源戴

先生教授信州亦還言廣信多郡博士獨
陳博士溫讓材智為素慎行為第一方有
司急庸調徵儒生幾二千人能力言而盡
復其後汝官京師有名數學字志仲者其
子也與之游乎未幾志仲以信州教授致
仕命歸祭其親後為官師府司經典籍稍
遷太常留錢塘遇之則又曰吾親年七十
時嘗為書授敏學曰年至而仕非古也壯
者必仕仕不求祿養吾親大父年不敢跂
幸氣血康完若二兄恂恂善持家勉若以
任勿懼也皇慶癸丑余復入史館志仲則
以太常舉將為博士冬十有一月訃至允
所與游者皆入弔越三日凶服踵門泣不
能言以國子博士虞集之狀授楸俾為銘
君諱萬里字德甫弋陽縣人幼善屬文長
從工部侍郎諱公未學詞章起居郎徐公
直方受理學謝公枋得張公卿弼植志第
咸淳癸酉薦于鄉後起家廣信書院大修
燕居堂面帶湖立諸生論古今成敗道理
遺言微旨文質益損皆口授手畫諸生不

忍去請于官留帶湖凡十年南隱翁卒學者咸會英焉雅性寬厚善清言與人交久而彌篤歛歲疾札發粟施藥以全活家多書譬證成善本謂諸子孫天佚吾老吾遺爾書守儒為準守身為本餘何言哉壯歲慨然慕詞學故於章啟語尤精噫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詞科番陽三洪公周文忠公迄致清顯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關正學彌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尚書王公應麟公曰中是科者實有命晚歲問難無以承諸生徒自辱爾楠聞是語愧汗累日今幸與志仲交意謂從廣信山中論竟斯道今不可得矣屬續之日戒勿用浮屠事實以九月某日卒得年七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將葬于永年鄉之吉田曾祖謙道祖應隆考文光即迪功君也長子誼次天驥皆為郡學官先娶程氏出次敏學將仕郎太常太祝今方氏出女三長適方晟次徐某次方天祐孫男七人長師中第五孫弘為大都路儒學錄孫女五人曾孫女二人

椅嘗謂士患不得名巖居谷隱一時推可多任俠尚輕重若先生者休然養名平進安時鄉閭化之郡縣公之孫曾承之歿有餘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陳氏之門見之矣是宜為銘銘曰

日幼其躬以濟其達不達樂天脩齡以終帶湖之徒來會幽宮彼冽者泉樹之青松而子而孫慎其死弘式昭墓門百祀弗窮

陳士直墓誌銘

咸淳三年浙西提點刑獄戶部陳公卒大臣以公清直挺著特官其子嵩伯是曰貴白甫有子命名長曰紹廉季曰紹庭廉言清庭言直也壬午歲余過奉化入其里居拜戶部夫人于堂下退揖貴白甫于賓次識二子焉其季紺頂斑襦眉目矚成燁然碧光流几席稍長摩諸生誦聲琅圓端默絕外嗜又十年貴白甫居徙江滸復入城僑館則季已加冠字曰士直神益完貌益整肅客侍立無倚怠退具醜若動中周折不復俟指頤間從士直坐書室鉛黃森錯

卷帙整束受業遐假琴清筆潤花竹手植如幢列人咸曰誠有子楨則曰是宜壽且傳曉世青彫蕭夸者馳侈靡卑者淪頽仆幼儀雅言耳目不相接垂三十年晚有能自樹植皆野人窻子推魯不入緹墨獨士直以故家兒接受薰熟而貴白甫身教簡易故人皆愛士直靜且和足以蔚其宗余亦愛士直將孳而克之使益有令聞大德丁未余官禁林有言士直遵海東游京師遲之不復至己酉歸里貴白甫泣且言曰吾紹庭甫壯以九月某日止矣其死也遺筆叙訣無怛語獨屬兄置後以慰父母明年春兄果得男曰鑄配汪氏遂育以成其言葬地在宅西嶼山以辛亥十有二月某日定俾楨銘謹按官譜曾祖諱某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祖諱肖孫朝奉大夫戶部郎中浙西提點刑獄嗟夫世患不能持身既壯且脩振衣康莊御轡遠騁其進莫可止輪採乾敗卒歸于命貴白甫秉德師古迨達不淑莫紓其悲以貌期稱余復失之

天乎是果不可知也庸銘以慰而翁銘曰有燁者珠復沈于淵云誰尸之蒼蒼維天雲乘嶼山抱食歸復詔而兄子以衍以續

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為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于時新定方尚書達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薦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己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卒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炯偉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為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復可改革得任矣宜濯然自

異斯可也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稱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孳之而不至其失也姜江西諸賢力肆于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侶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淡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聞復語悉固以為文其文清澹整雅蓄而始發間事篆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脩撰博士二職薦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孤托于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

稱實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庶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先生為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蘄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為水火燬沒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焯焯所傳又皆無是事德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曹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灝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為宗學諭薦厚為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窆張村葵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壻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表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于鄞于宣于稅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家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稱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敬辭銘曰

桓桓戴系立氏以謚信都九江集禮秉銜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于剡貞德彌勵

琅然孤桐不諂其達浩歸衡門邀焉冥鴻
二季重輝續其高風箋經暢隱雅言春容
厥壤大牙畜邑是著方門之支木茂葉附
展世斯共宗鬻攸輔說說餘慶聿踵先武
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燁者光不疎不淩
在泮我冠掩耳以行曲裾長襜袂繫其亨
千塗競譌一轍交走正歧前驅白首莫疚
發其粹精如瘖脫口如燮在手如藥在肘
屢躡于艱秉禮益間有泉潺潺有佩珊珊
駕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丘樊
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為南彼鬱者北
告而嗣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周隱君墓誌銘

先王盛時以三物教民六行之不脩則該
刑以糾之是六者切於人道之日用故嚴
以為之防其理然也降於戰國彞倫益數
孝友著於列傳擁強贊特短長縱恣郡國
作史者復傳其事豈誠有激於世乎納粟
之令行虛文益張實不見於鄉黨執筆以
揚人之美不偽則佞吁可懼也矣廬陵曾

君巽申與梅同在翰林狀其姻家周隱君
之行曰君諱天錫字極翁吉安路安福州
人曾大父大成大父宗元平實自持以累
舉恩授迪功郎臨江軍新喻縣丞兄九鼎
篤信行歲饑能損粟直以售遇朋友急厄
傾貲解援裕如也年內翰林領史事將薦
以自近後不果父丞相信公靳許可扁其
齋居曰信太學博士劉君辰翁寶銘之是
生隱君嘗以詞賦上轉運所江丞相讀其
文奇之事親盡孝侍疾治喪悉如禮以遵
父志其待於族姻洽於鄉鄰者彌有廣焉
性不事表襮勸之仕謝曰吾求全吾初遂
因以自號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年五十
有二以卒娶蕭氏男長孺將仕郎征東等
處儒學提舉孫男三福祺禎孫女四延祐
五年四月甲辰莫柏溪之橫原讀其狀則
知夫厚德之延非一世繼志紹聞久而彌
光泉塞於山木生於地磅礪鬱積有自來
矣君之遠祖廣為南唐節度押衙積憲銜
為御史階金紫唐廣明以來有是官曾君

平居語不妄孫楨曾婿也曾之先君監察御史縣桂陽時為湖南主文實拔君為首選事可證若是銘曰

有錦絢之有玉匱之蓄兮績之是用穀之廬陵之原豐碑秩秩昭其幽光詞不以溢

楊府君墓誌銘

江南官簿大家運繞合一諸墜牒穀流降不復可考或者謂聲聞詭激德不稱名馴致是理味其語淵乎有旨哉箕疇叙五福首次以富終之以考終命而祿位弗叙若是則尸祿位者私善惡喜怒鉤名掣譽幸終其身其禍可勝道哉至治元年余校文南官得一士曰張純仁廣信人也調鄞縣丞鄞為余里會謁告歸純仁踵門以其舅氏之狀請銘其 氏為武夷楊氏楊由侍讀學士徽之翰林學士億顯後有徙信之弋陽今為弋陽人其曾祖諱崧祖元龍考汝翼妣三世曰李氏程氏江氏考能詩有集曰醉吟李君明通叙之君名謙之字謙叔嘗監麻沙鎮後不復仕其所從師曰謝

公君直純仁之祖教授君某其事親有証其考以重罪君總角詣庭直其寃其居室鍊黍充糗使善裕其施于鄉損粟直以濟饑買田以助縣庠其宅南有重巖水石君能專美獨樂之其娶熊氏閭助迄成其家子三長昭德次拱辰先卒季進德孫男九孫女六曾孫一其生在寶祐丙辰卒以泰定元年正月某日年六十有九其葬在武石山名字與說若不相捨茲其為延永也大矣是宜銘銘曰

劉隱君墓誌銘

世以祿夸我弗企之積小以高莫或躓之我我長松美蔭日疏迄樂其全弗偕弗踰武石之山固爾體魄美廣墓門過者是式五經之學由宋諸儒先絳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樵易首王洙東萊呂祖謙氏後始定十二篇胡宏氏辨周官余廷椿乃漸次第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撥拾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天台

劉君正仲諱莊孫始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為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所為書曰易志一十卷詩傳音指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其論春秋為魯史之舊是則發揚先儒之遺自喜著書能以詞藻達幽隱復為論語章指老子發微楚辭補註音釋漢衣考而其所為詩文曰芳潤藁允五十卷和陶詩一卷噫多矣哉學患不博博矣其必不能以精也士生于今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以達于海蓋其書具在獲英聚珍朝成夕上敏而求之者良不以為艱是則於劉君見之君少學古文湛深隱伏不見其涯淡落筆數百語詩工次和愈作愈平順而幽愁感歎思其平昔狀其羈空鑿燭清激物莫有逃遁者性嗜酒不解治生業幼侍其父府君昇自為師弟子從聞風舒先生岳祥游唱和不輟空林絕幃目接耳受一寓於詠詠晚歲先會稽郡公延入塾教諸甥

稍相與論經旨往復不避輩行蓋君篤信周官而不鄙每置議君亦不以為忤在太學五年不善為同輩文字不獲釋褐今其所為書先師尚書王公總而叙之大德六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後七年卒子三長主一早天次存翁學翁女一適董可傳葬于士與之龜峰劉為寧海儒族八世祖世克為吳越王錢氏叔授官閩風里有二劉曰和叔曰乞叔於君為曾叔祖有父名不大光顯至君父子亦若是今遺書具在詎果無傳也邪曾祖某祖某妣某氏其子存翁嘗請銘以父官翰林不克為至是二十有四年矣今復有請愀然謝曰隱君振華績光將大有傳者舊浙盡拘故不自勵銘曰

探微證墜前指切後學剽襲証額蒙偉哉卓識合異同輪囷卷帙浩不窮冥按去來歌風風美筆為戲箋魚蟲辟誰三黜命英逢紀述有在蓄極通墓門永揭昭儒宗

曾士弘墓誌銘

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宋祚歷三百餘年經國之綱領治迹之盛衰實書以示後其義自見深文巧避多出其子孫而為國諱者掩而益彰沿襲不決何以傳信吾友曹士弘甫深憂之蒐撫遺逸不替於昔時之議論自成一家其貫穿出入年經月緯誅其私心附以旁證莫能逃遁摘往歲亦嘗以是自任故書燬廢不復敢因繳言曰帝在房陵豈乾侯之例邪外大夫不書卒書卒者其是邪士弘甫撫掌大以愚言為然嘗約吾二人當必任是事嗚呼士弘甫今往矣以余之識聞志荒不復能有成矣士弘甫讀書目過即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為之準其見於用也不卑於簿領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覆護以拾短故舉世一皆以為賢奉親孝事兄以恭訓諸生專席廣說耳領心會多踵門受業後卒致顯仕初為郡史燕公公楠為大司農辟以自

近應婺州純孝慶元夫亭廣德陳揚村枕村巡檢後入銓曹復授陳揚村揚村父老咸曰是嘗攝吾里者矣曹君善撫字今年饑必賑我我何之君諱毅武惠王裔孫五世祖某從陰祐太后避兵過廬陵因家焉曾祖某祖某父某有詩集六卷祖妣鄒氏妣羅氏鄒氏以叔父某太學釋褐恩封孺人所為文若干卷纂言行編曰鈞玄凡五十六卷疾革命諸子曰必返汝祖母故瑩吾魂氣無不之地即埋我卒以至大三年四月某日年五十有二子男五人汝霖今為兩浙轉運司書吏汝舟饒州器資宣州皆以秀才舉馳以醫業入仕幼桐孫女一適劉某先卒孫男女七嗚呼人嘗恨位卑艱艱媚上甚則策功利以求進名在罪籍不自悔王公貴人持與奪生親身死無足稱道較士弘兩負所傳得失為何如也先師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為文錢之曰闕里高第冉有用子樊遵為右士弘為此官文武同方之道也侍講學士張公伯淳則

曰伯淳官慶元士弘在慈谿與之友不敢
吏朱雲也汝霖汝舟皆能世其學泰定二
年汝舟以書抵余求銘實不敢辭銘曰
純也不食我心孔悲聿求王明以策以馳
輪困知聞如山蒺雲纂史闡名不屑於文
緝陸紹緒執筆是紀年不稱德傳世則偉
作銘乞哀以詔我同志

陳縣尉墓誌銘

咸淳間十禩諸縣獨奉化號多士流出入
太學上南宮上慮十餘人于時蜚聲秀穎
而縣皆斂手避讓一時傳誦習讀謂清選
不歲月可馴致未幾

皇元合一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踈糲自
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為
農陳君亦咸淳甲戌進士不自矜祿接幼
待賤謙挹愈加混迹蒿翳不知其為故官
而得年且八十有一有子漢復能以儒自
守其視前數公良復過矣君諱觀字國秀
嘗調臨安府新城縣尉十世祖崇尉奉化
因占籍焉子孫日蕃其家顯者曰太學博

士著於君為兄博士倅貳臨安君館于其
家君之考承務亦在館既策名客館其兄
復賀其父人咸榮之晚歲足不入城府州
爭近致率諸生以請業君一至即謝去徇
佯巖壑侍博士窮幽抉竒連唱屬和有快
曰棟芻集其自為詩文曰竅蚓集蒿里集
延祐五年三月疾忽作猶力書中庸一章
以授漢是月某日卒祖諱某妣戴氏以守
節著事見州志考某承務郎妣臧氏董氏
孫男二時說時敏孫女一已嫁次未行今
英剡源鄉畢駐里村于曾祖迪功某之地
銘曰

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

日垂崦嵫亦既見斗實命不逢怒則屢
布衣使便迄享大年執其章編戒子子傳
維陳令族詩書是績作銘昭昭以告必復
大德七年梅官翰林史先生以書見貽不
獲領後二十年子壁孫橐其書藁以示友
復痛悼策勵于梅為甚重今據要而表之
曰斯文剝喪餘數十年師表郡縣學者應

格則得未嘗予其人後生不說學亦未嘗知學別偽務實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虛談異也又曰吾將死得子文表於墓楸拜手讀之泫然以泣先生於外家為舅氏猶記拜先生於獨善坊論官族纒屬文詞顯著獨缺自吳丞相開新河有相者曰通後當踵有之甥宜自重先生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缺不溺於諛聞剖釋正大而折衷一歸於前指論古今得失必據情偽以暴其罪正色憤排若造庭而受其責也為文邃古不雜異說手抄口講更僕不能以盡孝悌遜讓知其出自然也先生諱蒙卿字景正生而奇領秀目七歲善屬文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經復兼詞賦江文忠公萬里常參政提時為大小司成器待之咸淳元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復州景陵縣主簿呂少保文德帥鄂檄入幕呂命先生勉蜀帥溫和解正陽圍溫疑呂猜阻不冑發微語撼之即就道允所需器物一夕以辦溫實先公帳下校卻立曰

史監軍誠有子調穿山鹽場諭義勸輸戶不知有筭榷十年改江陰教授復改平江至是不復仕故其詩文多感憤自喻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嘗勉曰思深辭悲學陶靖節其得之維鄧史族競相門曾祖諱汝蚤天贈中散大夫祖諱彌鞏司封郎中贈少師司封以儒學致顯當貴盛時獨卑退自持鄉人稱為獨善先生妣臧氏華國夫人考諱冑之中大夫湖北提刑兼知常德府贈太中大夫妣趙氏周氏碩人太中熟邊事折衝料變有大帥才時宰尼之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岳學易春秋一年復歸國學乃中上第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寤先生識足以窺淵懿經緯一原合師友之旨老而彌實確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自號靜清晚歲罹厄窮講道不輟從者益衆天台多名山心樂之偁居者八年大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疾漸革語諸子曰我死必歸葬不能得資良果汝汝有志其果能成也是歲十有一

月樞歸祖墓明年英于陽堂鄉穆與之原
娶陸氏朝請大夫將作監合之女子壁孫
墓孫壁孫臺孫女伯佺適葉信公夢鼎之
孫揆翁仲忱適紹興中書舍人潘公良貴
之曾孫世演二女未行有文集二十卷易
完一十卷託永遠於少賤誠不敢承命歲
月逾邁而壁孫能遵守不貳奉遺言以請
易敢以不腆為辭銘曰

貞潔陸沈志裂金石秉言無郵厄則孰職
騏伏于襄不緝其德塊獨結約念決胸臆
持丸障瀾盡拜不休卒昌者名屢空靡憂
生為完人歸藏于丘有子紹學昌怨以尤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浦經厯墓誌銘

大德丙午梅與吳郡浦源如淵同佐史局
史局總翰林職清簡屬筆將既輒群坐感
否今古如淵呐不出口一日正襟瞪目援
酌是否纒纒數百語經史綜錯濶切治道
且曰吾家君重然諾慷慨子歸且往見是
歲還吳始納謁焉見其設席尋文車屢沓
戶限若絕觴舉輒口數州郡靡敝事傾耳
點首皆僑寓達官奇其言將引以為他日
助未幾授漕運府知事朝貴人俾乘驛來
京師昌言漕計十數事不便朝從其言即
陞為經歷壬子歲梅留吳家久遂益得奉
議論痛言田稅民役上下交困之將繕治
其說於素所傾密者于時以婉語止之曰
害不什一除苟出苛擾殆將重病之君立
悟乃止後授黃州錄事判官延祐乙丑君
年六十一矣嘗謂知己多行事少平時措
念挺挺可表著迨莫能自見一有委使排

根扶蠹將欣然盡瘁方受檄推考而卒以疾至大故實四月庚午也嗚呼成周以三物教萬民降于司馬遷憤世嫉邪獨致意任俠君周於事物激不近刻任重致遠出戶而日晷噫幸歟其不幸歟浦為吳郡著姓君諱椿字 世家崑山州曾大父某

大父某植德潛閎父某貧而好施若少試吏以曲直視事不肖有高下簡易絕城府鮮排糺微磊落輒自許壯歲耻同凡輩始辟漕運府史熟其利害府薦于 朝為照磨三遷為府經歷晚授黃州而志意莫遂詎命也夫娶陳氏男五長源以編脩官授承事郎常熟州判官次厚與陳夫人先七歲卒次湜浩津女嫁同里嚴震孫男五孫女二六月乙酉葬長洲縣陳壑之原銘曰璞隱于荆彼士泣之驥伏于車易子繫之成者匪天為者匪人不成不為其風朏朏聿昌其始有子文偉高丘永安是謂受社

司天管句焦君墓誌銘

長安焦氏世遠軼莫究宗譜有諱紹先者

金沐武時始著進士籍生子繼祖為河南招討使招討生餘慶第詞賦科任至中順大夫雲陽縣令金將亡國勢蹙債日擘都南徙達官重族棄播不自保雲陽號儒家乃讀建除侯占等書察便利生死法為隱避計死未幾有子曰永字某益究術自秘天兵下陝率里閭挈屬二百九人道金洋入蜀門蜀附定悉完聚歸後家岐陽遂以術顯靈臺因官焉至元庚辰靈臺卒年六十有八男二榮陝西四川陰陽提舉顯廣元路歸興倉使女一適輔某孫男四澤臨洮府稅務大使灑將仕郎同知益良州事渥岳州路陰陽教授沈延安路陰陽教授其葬在咸寧縣龍首鄉南岡合配胡氏附大德丁未孫沈奉集賢宋公所為先塋碑與靈臺君之事狀謁某京師且曰吾祖不顯于儒躬邁險艱食蔬保緒晚歲聚經史探玩意宕有侯性溫重無忤色紛難急乏力盡不瘁諸父兄蘄然自持承茲振華挈孥自厲匪我祖先德疇克有賴敢以是乞

銘銘曰

起儒維魯逃難以承魄藏止止昭爾孫子
俾復其始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

君諱之綱字漢臣金以詞賦舉進士君為
詞賦大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
以示學者窮幽闡微合金宋體指摘昔人
鉅作截然不少讓上論隋唐曲盡幽眇之
而曰是果為學邪益援道理以河南二程
江南朱張胡蔡為根柢窮春秋易二經其
言春秋失始三傳左氏誣為甚常事不書
聖人之旨也易更三聖麻衣誠偽書夫子
十翼功並日月其言與朱文公合當是時
南北蓋未混也意識卓絕高友於千載其
言論金士疑之宋競以儒立國論亦如君
言其所為書東齋默志三卷皆經說也通
融賦說三卷舉子學也麟臺雜著七卷其
所為詩文也

皇元略中原定地戊戌歲始招輯儒士君
以明經選益都于時李璣以諸侯兵分省

君以府學教授佐省事璣喜儒間問攻戰
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君講經曰使民以
時相君不知也璣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
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唐世
河北將士尊藩鎮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
遂黜為滕州滕縣尉讒者復以默志羅君
禍後璣果就誅而君亦已下世中統四年
八月某日也年七十有五配李氏郭氏鳴
呼崎恒兵塵士悉以童習自守磅礴河漢
橫流塞而天源浚非君其誰邪淄川楊公
序其文矣君世家單州後徙濟州祖鐸父
革俱金進士配翟氏子敬至元十三年中
明經無祿即世孫天麟十七年亦中明經
次鳳以積勞為益都路臨朐縣尹令承務
郎慶元路總管府經歷次士龍代州儒學
正曾孫若干人鳳靖共宜官愀然言曰祖
父節行經學先招推重子嘗為文字官願
誌墓道遂讀其所為書以叙乃為銘銘曰
魯聖絕學蕪榛管曲說恣聽紛翻翻浮聲
急響曼以繁青紫決拾靡覩顏夫子勇志

開冥頑手持寸膠清潭瀾雲陰駸霽白日
還佐鎮陳誼數斥森拂衣避席彼構讒家
家道統孰異分正輒前趨南北貫厥切茂
著儒碩先遺文傳信銘永刊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

元貞元年稍掌呂成公麗澤祠子時壽俊
有數公能言乾道淳熙遺事者曰麗澤選
不輕二潘君真名士子繼二潘亦僅僅焉
大潘君吾里人以介直念世死小潘君弼
良輔處之麗水人介亦相近氣邁年感用
世必得善譽子善識之未幾良輔來金華
望之魁偉壁立瞪目拱手廣席參錯未始
出半語稍論古事輒躍然纒屬穿貫握手
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真交承矣後游京師
授贛州教授見中丞崔公議論剴發相感
動關絡解別不為翕翕附中丞喜聞四方
利病即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句架閣兼照
磨是後余亦入為太史屬臺使者苟午入
奏事咸言良輔有御史才廣東副元帥囊
橐洞寇稍廉察即縱寇搖動斂手弗敢問

遂悉發其姦蠲德慶路官廩糧三萬石劾
具幕長不法數事聞于臺立罷之監司欽
察公悉付以事副帥益鬱怒誘引以賴誣
讖會省臺停其職而以君劾罷者復所居
官未幾御史言論劾者罪著不宜復然君
卒以是去江南行臺御史列署薦君宜久
任憲職于時崔公已即世不復任君矣大
德十年復為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為
準闢田築宮訓士嚴整力請于官而復其
後皇慶二年授龍興路司獄不卑其職悉
疏宜行者以盡心焉部使者佟公憲府舊
屬命治佐劄專利者凡得八百人悉除去
之會佟公去官不逞復以他事相誣誤強
訴者引君然君自是抑氣不能食以死嗟
夫士患不得名名與謫常角立昧昧後福
善不近名誠有為而言也若是者若幾近
之矣君族祖父曰叔豹曰杞世儒科皆至
二千石曾祖恕樂道不仕大父厘太學進
士脩職郎平江府吳江縣丞父應發薦于
鄉文行瑰偉士尊稱之君幼孤母項氏抱

師教授俾植立其為文辭浩漾勢感衝激
巖巖風止瀾靜卒不露飄泊其善養氣者
與所為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易管見四
卷詩一卷藏于家元配何氏子二人曰龍
吉鳳翎女三人長適常倫次林定老徐天
祐再娶陸氏子二人鼎臣銜孫女一人適
林街三娶陳氏女二人尚幼曰昇曰鑑皆
庶生孫男女各四人君卒於延祐 年七
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構在翰苑時嘗以
君薦于承旨程公程公曰吾固知之得無
以南士累乎相笑而止至治元年二月承
徵至 京師預考禮部進士策名得林定
老後登上第授奉化州同知定老踵門拜
且言曰潘君實婦翁先生嘗知之矣將以
今年八月庚申莫朱溪祖墓敢以銘請又
言婦翁嘗從先人先人卒定老生未周斲
斲撫字終以女妻之由是悲且歎曰師友
道喪久矣是尤宜書銘曰
長紳裁冠日出脂韋莫室其違委蛇以嬉
白駒在谷不屑不辱決臆過都孰繫其足

生人匪艱成之實難丸泥障流彼駛者繁
氣直以堅維德之完謂隘不由其名奚傳
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

慈溪黃宗仰震之季子叔英彥實甫壻餘
姚岑氏咸言岑氏善擇壻彥實館其家以
詩書授子第彬彬于子鈞深慕玄融液品
節各就條貫掉鞅於詞場者尤宜焉延祐
五年岑君良卿以詩義上禮部第二構時
為 殿試讀卷官定甲乙七年其第士貴
貢于鄉構以至治元年再入集賢預校文
選詞賦工者權前列聲稱名則士貴也
國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舉江南行省有
三而襄郢東西淮之士亦隸南選三歲止
七十五人登名上于庭者三黜其二岑氏
連取之咸矣哉論德考實必推其前人士
貴懷牒南歸以其先府君之狀來請銘君
諱翔龍字雲起踰弱冠即起家為高節書
院長調和州教授又調江陵教授幼警敏
能文辭性慕高潔以禮自持植廢舉缺罔
有怠事鄉里稱孝謹事大府能使貴戚者

咸受重之大德九年卒年四十有五吏部
教官格年踰五十始得入州教授州不滿

三十而接踵嘗數百人十五年始得授且
守缺近三四年遠至七八年故多不能食

祿而陞于路者非者年則下世矣君以咸
年徧應宜泣于民不得年以沒前佚後室

谷有憾者未一紀兄子登進士又三年子
亦進士較其得失是則亦奚有憾焉也矣

娶王氏先九年卒子男五文仲朝瑞為伯
父後士貴今授某官季德感楚材女一適

鄧范某至大元年葬於上林鄉台輿之原
古者銘藏于幽後揭於墓道懼人之弗先

見也禮生於人情弗忍焉耳矣乃表以銘
曰

蒼姬展親岑亭啟封棘陽專居傳漢益隆
矯矯舞陽佐運闡功後興儒碩錮禁以終

定籍會稽支居鹽官三相佐唐偉績彌刊
或鳴以詩載車和鑿降宋中微其譚實完

蹇兮在山不馱不償卒達于川百折泥混
孰導其先孰開其蘊肇者不居來者益振

執券獲酬雙璧是陳載考令德其聲網緼
我銘以昭益勵後人

河間清鹽使郝君墓誌銘

君諱從字從之霸州信安縣人壯歲秀整
植聲節與人交不為儉薄意極其急難里
人推德之至元十三年為河間清鹽使副
後陞正使治弗煩擾而政日以理始君從
第彬弱冠事

裕宗後為工部尚書官寢顯從之曰吾郝
氏由大父宛平君多惠政後宜有顯者微

在尚書吾仕宜己矣會得末疾息心斷家
事調佐寒暑力補治策杖間里如平時踰

二十年嘗謂其子志善曰才能不如古人
擇今世賢公卿如古人者事之斯近之翁

然取貴艷非進身本也志善從太傅丞相
之子大夫游始為北郊署丞為監察御史

而君與世嗒然益若相遺者焉延祐五年
十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懿士患不知命

逐日希影孳孳然不返若君能知止矣而
其第叅大政罷歸閉門幾十年亦不出矣

拜大司農郝氏之昌殆未易量也考諱德仁妣李氏宛平縣君諱政以叅政贈資德大夫尚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康靖賈氏薊國夫人配劉氏女二長適楊居義次適集賢照磨李忠將以十有二月某日葬宛平君墓左御史來乞銘銘曰

始奇終閱覲德日溫訓言衡門不華以尊曄曄大椿灌膏培根弗利其身利其後昆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

文肅公墓誌銘

翰林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

三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

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

某月某日葬東平祖塋孤山之原士熙拜

且泣曰墓上碑則父友翰林學士陳公儼

屬比銘之矣今葬日薄知吾先公冀若子

幸誌其應官行事納諸幽堂楨不敢辭為

之辭曰公諱構字有堂年弱冠以詞賦入

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禮載以歸俾

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一年授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由院中叙遷應奉脩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應吏部禮部二郎中太常為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叅議中書省事復出守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所謨述其家傳于朝者曰

世祖皇帝謚冊退謚

太祖冊

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脩

世祖成宗兩皇帝定

武宗上尊號親享

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其佐丞相府刻剝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公信從之為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概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囊究燕南錢穀約一月治辨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其按准西不切切近名而吏亦不敢慢事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事不復視成績以

行叅議府六年一時敕政聽南士陳利便
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
色不少讓推萌折貪卒俾其謀以寢始
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樂同受 旨
公至杞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
與仗儀注當悉輦歸于 朝董趙公文炳
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由公以完
守濟南寬貧民官逋脩閔子祠復學田繕
詠自娛而訟益以簡承旨李公謙幼師之
遷應奉卒推以先始受命勤敏通博一時
鉅公皆屈己期獎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
凶憲數十人今相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為
文閉閣詠諷落筆纒屬不止於王言為尤
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事兄戶部侍
郎桓如嚴父惇姻睦宗在中書迄不宥私
其親人益伏之同里陳公徽為孔穎孟教
授年幾五十矣入徵拜監察御史未幾為
翰林直學士蓋公昔嘗薦之王愷年七十
為編脩官公請于 朝以待制致其事資
庶循叙銓衡所宜守文字官陞擢詔旨具

在後為繼者緘口不薦一士視公誠可愧
也公之系由瑯琊居東平自八世祖為宋
司農卿守鄆因家焉魯祖瑀登金進士第
官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
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大卿妣杜氏
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
德大夫妣薛氏瑯琊郡夫人昭文當金之
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
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
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
備保自活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
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
皆先卒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
晉士熙能文辭有聲將大用於世推薦賢
之切王氏殆未艾也 銘曰
德充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
譽髦珪璋孰阮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
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乎公
之名益以高

磁州知州程君墓誌銘

程君諱翔字鵬舉以孝友聞于州里後其子若第官江南恂恂愉愉負然異衣冠常流於是江南之士族咸取以爲則嗟夫世降俗偷能竭力以養者有矣友于之乖君師之嚴不能以戶化若程君者發於良心成於身教是宜揭豐碑以昭示薄俗按其狀曰世家廣平大墓在城西南兵難譜軼獨記其父名約是生三子長即鵬舉仲曰翱仕至僉浙東廉訪司事叔曰翼吉州治中二季以官業表著皆君之教君綜家治生服其勤勞俾弟恣意問學聚書延師靡密叢雜一不使亂意弟則曰匪我之能維吾兄之成其事父承接意指日侍食侯可否或卻食即不敢食懷甘割鮮斥幼者避席以立佐治湯液時其寒燠卒能以上壽終既除喪謹上冢禮脩誠厲行分寸不使越繩墨鄉閭尊之昭文學士張公孔孫集賢學士劉公慈曰吾徒不能以卓行薦諸朝是誠有愧年七十有一卒於元貞二年正月七日葬某鄉娶張氏子四良弼良輔

良佑良佐君疾革呼諸子曰父死異財違古禮慎遵我訓若君者懿德斯備而復以囑其子程氏之澤良未艾也良佑始任在中書右司歷參議府戶部宣徽院改授太常大祝出爲鎮江常州推官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甫解職以選守令授奉政大夫上都路興州知州孫十人孫女九人良佑來請銘君第之子良能松江府橫浦場司丞良士温州路永嘉場監運亦曰伯父事實將湮佚宜速銘以詒後君以推恩贈奉政大夫磁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廣平縣子張氏退封廣平縣君銘曰

惟民初生其仁眈眈摩濫恣情有戾彞倫展也磁州執德養淳奉盈臨淵踧踖以遵陳饌在堂手函脆新侯顏以趨厥容孔溫爰用則之施于家人濟濟雁行厥聲四聞永裕是嗣振于朝紳城南之塋有大維椿爰勵薄俗表茲堅珉

榮祿大夫大司徒特進饒國吳公
饒國夫人舒氏墓誌銘

至大三年

武宗皇帝廣孝錫類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致仕吳公克己特授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妻舒氏饒國夫人夫婦同日受封其子玄德真人玄教嗣師全節歸饒州安仁縣下馬入里門奉 制書跪堂上二老人卻立望 闕拜命誠復軼前古延祐元年壽八十

仁宗皇帝遵

先帝故事錫上尊文錦以尊顯之表署宅里榮耀極致人子之崇侈其親者茲亦備矣玄教嗣師實開府大宗師張公留孫之大弟子延祐六年公與夫人壽八十有五五月丙辰公薨全節號泣不食得請于上倍道星馳以歸十有一月某日饒國夫人相繼即世嗚呼生榮死戚訖同以歸盛矣哉人子之事其親情至矣而養弗能以盡養足以盡而祿弗及者千萬焉貴極於王侯衰退之禮見於墓下則允通顯之事親者十無二三焉合唐宋譜胄幾七百年

具慶僅一二見吳氏之德胚胎磅礴是誠有攸來矣喪禮莫嚴於儒者飾情表行哀不足而溢於禮者多矣玄德力行而兼有之茲難能也至治二年春全節泣且告曰將以九月某日合葬于崇德鄉山田原願述我先公先夫人之世系而銘之隧道有碑翰林學士元公則為之矣古者墓而不墳藏銘于幽懼世之久而弗知也視其姓名有不忍人之心焉後之慮其親者則曰立於墓人之見之者不忍矣何哉焉碑於隧斯敬矣銘於墓斯仁矣謹按番禺吳氏皆祖番禺君芮饒公曾祖岳祖夢旂父鑑退封某官謚文靖妣陳氏退封饒國夫人公字祥甫卑讓自持不善者避之善者從之身貴矣禮鄉黨以和視後進賤然以獎誘觴至益持重戒其子侍

帝左右母以我耄為往返夫人舒氏諱妙真世儒族祖某父某公蚤事舅姑盡孝敬晚歲主祭享親滌濯遇諱日淚涕滿頤睦內閭姻黨咸儀則之高堂齊眉人以為福

德具脩何憾焉子四詢承事郎誠蚤卒叔
即玄德君季全義女二嫁某官孫男五人
善集賢情謨能文詞孫女若干曾孫男女
九人銘曰

抑抑吳伯植節秉仁毀形以逃克昌胤孫
傳國中圮是生番君得其民心徙王策勳
代有顯賢支庶日繁廟食演裔饒惟通親
執經武夷源同派兮是生饒公守謙以文
大盈彌虛黜駘鏡昏厥配氏舒廬江之著
相唐始興矢辭派騫楚吳犬牙譜牒是遵
德儀媿賢象服祔祔訓子以忠不私其門
顯晦皆老死生同根道以易傳德以簡尊
悼哉今宗允顯

皇元

海陰陳處士墓誌銘

咸淳元二間吾里陳公肖孫以善政事驟
用由大理寺丞知嘉興輔郡未幾兼浙西
提點刑獄踰年兼度支郎官人謂且大用
矣會旁郡山寇起罷歸不數月疾卒喪除
其子蒿伯候平章賈某子馬前平章入政

事堂謂宰屬曰陳肖孫一廉可取宜與致
仕恩官其子當上奏餘人勿得為例既授
將仕郎宋社亡不復可仕矣鄉人尊之為
海陰先生先生少歲力古學不屑事科舉
聚群經師說商略譬證下逮荀聞曲記遺
言懿行譜牒星曆之說皆手抄與梓本書
相並蕙於信行傾急解難道里寒暑不廢
其學深湛詳博尊聞傳信懼悟解者汨其
真嘗禁止之非其友不友既友矣必反覆
護衛不使有議之者友或叛去先生泊然
不為言人益服之摘先處州府君於朋友
義尤敦叙而先生行事亦相近故交好尤
善厚先府君即世時來城中愛撫彌厚嘗
曰汝父宜有後昔百受欺今詎使一無報
邪大德五年摘脩翰苑屬後屢遷先生喜
溢眉睫曰吾所期誠不妄延祐六年二月
得微疾作書與常往來戒勿用浮屠事且
命摘誌其墓幸以故人子何敢辭先生字
貴白肯世居奉化之鶴鶴山卒時年七十
有七莫某鄉某原妣方氏封安人曾祖聰

謀妣孫氏祖師稷以度支明堂恩贈朝散郎妣陸氏鄔氏退封安人娶樓氏子二人紹廉紹庭孫二人先生仕不達時學不展用熙熙然以壽終於後人有徵可無銘以俟銘曰

駕車康衢佐夔龍日吳之離命不達寤言弗告隱志充奮田疇耕黍稷豐考覈琬琰手澤切大椿養齡蔭寵獲靈璞久閱合鴻濛是式是侶後當隆

處士黃仲正甫墓誌銘

嗚呼自聘舉之法疏人得以易售抱德執者羞之後法始密益不肖自進有薦之人不盡識或曰彼士奚足取又或曰士若是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至梅官翰林家久故有若吾黃仲正甫之賢明經博聞卒不能啟口以告于當路嗚呼今亡矣果使無傳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

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為文辭纒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昔者聖賢憂道不行於時由列國言之誠過焉斯得矣今天下一轍連而上者其說具在布衣焉以遺逸舉進以秩祿惡縮在下不能有為仲正之不屑者在是儒病通乎古而不知今昔之在上位顯重名其行事執復誤後世甚者竊高爵講說他方以鉤徵台仲正嘗勃然不喜然竟不假以年則誠可哀也已仲正諱叔雅父震宗正少鄉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歲淳間號名二千石晚歲高遯以卒仲正不仕繼志焉耳矣世居慶元慈溪縣鳴鶴鄉曾祖世堃祖一鷄贈朝奉郎妣趙氏配鄭氏司農寺主簿大澤之女子二人正倫正倩今墓章家與之原延祐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有四銘曰
闕觀稱貞舉世顯榮肥遯靡求孰為之升

君允矣恬寡奇淑英求知者天卒韜智名
有年不脩莫究其成我銘孔哀以永厥聲
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將作監主簿蔣公諱曉字堯臣
淳祐七年進士以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七
十有一葬奉化州長壽鄉邵輿之麓曾祖
板朝奉郎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祖如愚
朝請郎通判隆興府贈太中大夫曾祖妣
張氏楊氏伍氏贈令人祖妣諸葛氏贈安
人贈淑人考嶠文林郎池州貴溪縣丞贈
朝奉大夫妣湯氏贈宜人既葬三十有六
年長子景先卒無子次子昭先次其先德
家譜來請曰蔣實望族七世昭穆皆鉅公
著銘罔缺軼我先人在時子以子孫禮見
且承學今子在太史非子銘其誰宜稱不
敢讓銘曰

是生台州繼以隆興倖貳有聲再世是繩
說說貴池丞邑退卑厥兄諫議職字聞馳
愍弟有孤將授門切公謝弗受迨升南宮
試簿仙居復攝寧海卸妖節浮民靡置貸
入理京獄直囚不刑按其隱森大尹以驚
出邑武進造易分水嚴盜振張台公頽治
摩礫贏頽請粟食賑楮帛賦繁直疏罪進
神存心祀學飾新象彼庖者叟祠祀泣想
爰倅于越撫民彌加計臣增輸牘諫戰詳
佐餉既終監舶滋溫香珠翠毳罔游于門
輯為成書以儆墨懣彼相嫉廉改司軌函
白壁張緹卒罹其讒晚佐繕營國步日寬
整實食貧絕見喜愠少窺刑書復入詞學
記言博精灑墨清華譜書庚申文紀甲子
視階郎中澤奏家嗣歲行丁亥九月庚戌
飾巾辭終壽七十一厥嬪氏曹箋詩之曾
子曰景先無祿絕承有季昭先守儒俟徵
墓在州南先域接挹集藏于家厥帙為十
維公儀觀偉古動人前聞後訛指掌剖陳
巍坐若尸不傾不破彼詭有徒正色以止

考舊川淪來者荒塞昭銘墓門以作後則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墓表 葬記附

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吳侯墓誌

銘

往者壽春為宿亳要衝犬牙相承城郭樓櫓移易無常所草舍殘缺狐兔出沒道途間築覆土窖以避妻子短兵迎接利不利不復計猶持農器治田壤惴惴求活歲率如是

世祖皇帝以天兵取江南捨兩淮為窟後至元十一年冬渡江十二年平江東抵錢塘宋社告亡十三年兩淮爭奉地圖以降無鏃刃之費天下大定而淮始得為樂土矣當是時吳侯祐以壽春歸職方其子安民字惠卿侍父居顛行率部伍招輯潰卒控曹橋下獨松渡越江略定會稽台温三城南踰閩嶺拔莆田擒將李雄生俘其守臣而以功歸其父二大帥曰吳氏子宜第其戰多別有以賞勵乃署千夫長十四年父卒始罷爵佩金符為管軍總管鎮揚州

十八年大治兵伐日本拜疏請行授宣武將軍征東副萬戶領淮東西兵以先舟師抵其國八月颶風大作器械軍士沈溺物故枷破舟亂流以經海島高麗日本二國常不相能遇高麗邇人問所以載與還而先帝亦厭兵罷征矣二十年建黃華反奉命往討之至政和縣獲賊將慶九峯嶺接戰益急得其偽署圖籍虜驍將以歸十有二月昧爽進軍平溪華盡死力拒砦赤巖山盡俘其器甲族屬黃華始平颶鎮揚州二十一年省治杭州從與俱其年鎮湖州路南潯明年調嘉興路海鹽未幾復還南潯又還鎮壽春二十四年詔領軍討交趾至黃州罷兵二十六年鍾世明叛江西吳太仲叛興國縣搏奇蹂虛率以仄寧上功司勳輒早退不欲言三十年移鎮和州大德四年七月某日即世年五十有七娶楊氏先卒子男若干人長繼武龍其爵葬于宣武侯之墓左曾祖某祖某妣某氏子嘗聞古名將垂老吶吶若不能言祕畫勇

略壯歲所施無留蘊閱成敗得失已盡醇酒鍾鼓夫豈託焉以自完者與烏江馬君某言吳侯知儒書後悟屠氏禪學充然若有得其女弟亦能為禪人偈語是皆世所鮮有者銘曰

維昔淮甸勁雄莫侔一夫當百鋌戈怒投
衰彼乾餼聿嚴盛秋養安懷愨芭桑靡謀
天錫

大帝神武興邦捨其喉襟投鞭浮江俘駕
擒驍百城春撞視彼彈丸後夫卒降桓桓
吳侯效命奉職以其素能昭代著績褰裳
先登颶掠電激或乘其熾或躡其跡瞻彼
霍山雲流無蹤昔困于兵今黍芄芄緊
帝之功維民之逢侯之幽宮松柏茂直告
而孫子靡懈靡忒法其退謙恬靜以默我
思于淮作銘示列

同知樂平州事許世茂墓誌銘

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順流下東南至
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觸巖嶸瞬息以死
淳祐三年蜀益慶避兵來南其物故與端

平無異宋主憫其流離悉擢列在位大者
輔政機備獻納外為閫臣郡將經術史學
四方取以為宗則宋既亡故國世臣益困
辱不自振淪胥泥塗非獨蜀士然也大德
七年稍備史屬選與虞忠肅公孫集交許
君松以湖廣掾上計京師詢其官簿則
顯謨閣學士給事中少保諱奕之曾孫中
奉大夫知紹熙府謚介節諱彪祖之孫奉
議郎通判涪州諱長源之子君字世茂懿
範世則珠貫而櫛比語四蜀事歷歷在指
掌清言雅儀筆札擅簡古卑讓耻與後進
較酒至醉愈恭不復作世俗語遂締與之
交至大元年授潭州權茶副使再見之貌
益溫論事盡繩墨智圓氣完欲以政理自
表見故其為茶官也不務苛刻而課有贏
羨

家繇開慶初辭簡池寓南康墳墓井邑生
別踰五十年貧不能忘祿齷齪州縣弗得
以文墨顯吾何為哉其治婺源益自振剔
絕蔓栝疑明以近民而盜跡不敢入境至
治二年見其神益清貌益癯舉酒屢酌却
雋永猶喜議當世事稍與翰林直學士曹
君元用子貞共署薦為湖廣提舉儒學思
以供其老集賢直學士鄧君文原善之亦
曰是舉誠不忝吾為江東分部使者嘗舉
其政事文學矣十一月授承直郎饒州路
同知樂平州事歲終得上氣疾正月甲午
終于邸舍年七十有二曾祖妣某氏祖妣
某氏妣某氏娶趙氏再娶陳氏子男若干
人女若干人孫男若干人始居南康閉
門授徒以奉母右丞燕公公楠開營田司
知其賢取以為佐後遷行大司農益任之
掾湖廣省六七年能以儒術輔法令事明
理融無底滯固陋一時吏師尊禮之君始
生踰百日晝夜啼不止有僧祝其頂曰汝
為許氏子啼何為耶啼乃止未幾涪州下

廿年八歲隨舅氏茶馬趙君寓江陵里有
灾能取涪州神主奉以逃稍長益自奮勵
諸老咸器偉故晚歲宦業雖不大顯而行
事有足稱者其喪歸以某月某日葬于某
原于卅踵門以廣信劉君光事狀泣曰願
請銘稱泣相向不復辭嘉定更元韓侂胄
誅解偽學禁先少師正獻公會大父樞密
越公相繼入著作庭給事中少保許公魏
科首班著善類肅穆天下傾動未幾少保
論外戚不合去今幾百二十年閱昔時題
名求其嗣續率皆漸盡銷鑠而稱與世茂
俱為曾孫相顧自保仄編墜簡證世德之
舊於世茂實有望今死矣雖欲勿哀其可
乎銘曰

蜀踪秦開踰千載
屐寧英光蜚聲山川耀
靈漢魏啓伐不假以兵
唐宋踵規開門畫
迎錦楹繡牆夸浮日矜
帝鑿地圖百神震
驚甍車轟轟金戈晶熒
自西徂東舳艦貫
繩或沈于淵或疫以乘
蹇蹇許公疑丞弗
登是生介節嬰彼孤城
恂恂涪州弱息慎

承流離拮据守其書籙儒以飭身政以裕
名匪急於祿抗宗希成凡我士族藥范是
懲東南之區凜其春秋我思許君是用述
銘

任隱君墓誌銘

鄧甬東橫溪多郡宗故家稱之七世祖祥
符丞而下娶婦皆楊氏少保夫人曰申國
太保曰越國魯國太師曰齊國幾三百年
矣揚衷為中外表歲時往還無虛日而甬
東任氏與楊姻婭亦十餘傳一日任氏子
元善介子表兄楊仁之以其先君子之狀
求銘復錄其十九世祖唐建州司馬遠之
葬記以示其記曰建州生信檢校尚書工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是生崇試循州司馬
循州生貞幹元和十三年補集賢殿供奉
承旨後為越州都督府功曹叅軍以終集
賢生行規大中時以明經薦于鄉舉上第
為蘇州司兵叅軍吾里士族莫先於樓衷
揚將作郡志者於任有缺仕莫榮於集賢
承旨承旨布衣為者也職撰述校理在元

和時任不輕畀司兵以明經登唐上第尤
偉著志亦不紀考孫吳有任光任奕皆鄧
句章人今其地為鄞縣則建州蓋二賢之
裔而先賢皆遺軼比予補郡乘亦缺然有
愧矣嘗考大中以後鄞數為盜侵掠城燬
蕩遷徙錢氏以宗親專節鎮租稅刮剝民
不堪奉昔時故族躡藉銷鑠於任氏槩可

見至宋受版圖興文儒鄞士在汴始盛渡
江以南雲滄川湧幾二百年而不幸數十
年詩書廢墜望塵執隸欲為任氏十九世
之傳不可得噫可勝嘆哉可勝道哉任君
名天祺字君瑞曾祖汝諒祖用康父逢龍
其居鄉善保衛徵調數起先事以備縣胥
不能高下友其弟天麟弟病酒死曰吾不
可使弟無後殯其喪俟我死必俱葬也大
德七年六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未幾弟
婦顧氏亦卒以其遺言大德十一年十二
月丁酉奉柩與弟及婦俱葬于吳公山之
祖塋妻屠氏四子元善可善承弟後達善
兼善孫男四立道弘道鳴道原道孫女三

立道揚氏壻也銘曰

世胄日顛任譜完堂堂文藝志錄傳昔通
今晦理則然鄉井急誼手可捐金裁東管
下泓泉蹇極遇順盈百川我銘考官以昭
先歷十九世緒益延焯哉任恤德靡愆率
而雲仍亘千年

史景賢墓誌銘

君諱韋卿字景賢鄞史氏故國世臣太師
丞相保寧軍節度使越忠定王諱浩為曾
祖妣貝氏魏越國夫人太師中書令保寧
昭信軍節度使衛忠獻王諱彌遠為祖妣
潘氏齊魯國夫人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
奉化郡公諱宇之為考妣趙氏高平郡主
君幼成合矩度進退持奉侍立占對識者
知真王孫筆墨書史楚楚自將皆有法郡
公目送深念之稍長鉛采自陶寫蒼松斷
崖昂然有遺世意宮商敷宣絲鸞詠而鳳
幽鳴也退靜韜匿冥會于千載之上察其
念良是矣郡公職二品君當以京官入仕
生晚祿弗及至治三年秋八月得上氣疾

却藥賦詩出別語於宗親桷時官 京師

呼桷子瓘立林下曰為吾語而翁求銘以

昭吾志焉越翌日辛酉果卒嗚呼年甫四

十有八章經積韻隱顯有定數至於年亦

不得永是可哀也已維忠定王桷外高祖

幼習外家獻文世德相業焯在宋史不敢

論獨叙三世壽考以增君之悲維忠定以

三公居東湖三十年陪祠慶壽秀骨山立

多士秉笏交語曰史太師真壽相年八十

有九即世忠獻獨相二宗二十有七年總

核庶政燭照數納固有缺年七十以終郡

公恂退若癯儒虎眉素毫冰玉照焜鄉黨

年七十有九迺終壽種彰灼若是君才不

得一見施設年又不能以紹傳是大可哀

也已子一性孫女二持以其年某月葬鄞

縣陽堂鄉金舉之原銘曰

寥寥東陵瓜圃熟沈冥里間企高躅達人

知命化不惡手持參差入雲谷周公魯公
儼初服奉著以占剝斯復學詩習禮在嗣
續我銘孔悲辭匪瀆佳城鬱蒼峴宰木

袁州知事孔君墓誌銘

大德初元孔君昭孫明遠甫為慶元儒學

正于時禮部尚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

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訛桷每

連席請益時則有教授某恣睢自負語侵

先生迺憤然曰吾不能與之共處疏其謬

誕十數事嗚于憲府人益竒其伉直有先

中丞遺風是後為蘄陽教授蘄陽舊為邊

障地君能化其俗使稍就學久之丕變為

儒士皇慶元年授慈溪縣主簿郡人咸曰

是斥故教授者飭躬以廉民莫敢病未幾

江浙省取為掾會歲侵計富人籍田出粟

以賑吏不能舞文粟悉入市其直輒減宰

輔竒之延祐年授從仕郎袁州知事秩

滿泰定元年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君實

孔子五十二世孫中丞為太宗傳四十有

七世中奉公傳與其從子玠南徙三衢賜

廟譜諱章灼而君之考諱某咸淳間為名
太守後僉書樞密院事職進資政殿大學
士而大父某亦贈太子少師謚文介曾大

父諱某贈某官妣某氏某氏某氏俱贈郡夫人噫士常患為世家紹宗趾嫩懼難以繼仕顯矣德不稱無取也言足以斥姦發揚剛毅是則於孔君見之仕雖不大振於孔君何憾焉予嘗與君繇義烏同邸宿至發學旬日危坐論古今各欲以名節相勉而懷竒抱介予輒讓不敢今歸老田里期為全人思一見明遠不可得至是淇來請銘安得勿哭也已娶王氏前進士集之女男六淇淮繼兄後海蚤世消繼弟後建德儒學正瀛慶元昌國州儒學正澣早夭女二適山陰王壩富春張順可某年某月葬葉水浮河原銘曰

金剛而冰清行之成也白兮不緇德之貞也憤世嫉阿全粹精也謝彼戚施實蜻蛉也銘以揭之歸藏永寧也

僉事范君墓誌銘

大德六年范君子誠為平江路經歷于時摘將之京師道具其郡大夫疑忌事多不決范君抱牘堂上定可否大夫領領不復

有異議人皆曰是真贊畫才嗣後為掾中書

仁宗皇帝在東宮興崇禮文廣廟祭凡視執政者率增贊書榻時日具紙墨君排剔研討使各中繩式莫有訾議嗣爾厭繁劇告外補湖州推官又為黃巖州州與鄞相犬牙治跡賢否當耳接巷議州民來鄞必曰吾州黃氏子號豪民范侯能挫抑之帖首受罪後予直集賢黃巖之儒生暨商于城垆者咸告曰黃生易黃冠許范侯以不直遂議于大學士郭公訖不受其說精神籠絡貫穿于儒術法律將大展其用而其子景文踵門泣以告曰先君之不祿在泰定二年閏月某日得年七十道遠不克歸葬以是歲二月某日與大父奉議君俱葬于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知先君莫如子敢以銘請謹按君諱忠其先京兆藍田人後籍真定今三世矣其為仕首受史丞相之孫耀辟為浙東宣慰府掾改受蘭溪主簿再辟江浙行省掾迺授

平江路經歷又授揚州路經歷不赴改辟
都省掾授湖州路推官以選能為海道府
千戶分治四明知台州黃巖州

英宗皇帝詔風憲舉守令再知徽州婺源
改同知福建轉運鹽司事恭定元年擢僉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其簿蘭溪嘗
攝尉事捕造偽楮當受賞君謝不取在湖
州有訟弟死非命且疑弟婦受賂焚其尸
君錄囚考弟實以聞死婦始得脫湖多淫
祠毀三百六十以治官舍分漕四明首拓
廳事嚴竦治具新天妃宮以肅祠使其治
黃巖黃氏事策著正彝倫絕攘奪尸祝口
誦宜著于郡乘婺源俗尚競渡易其舟為
浮梁民不病涉在閩中鹽足於民而私貿
者悉絕考其所居官興建鋤擊為己任絕
功利守名實為君素志迄不展大用壽與
祿不失其願亦可無憾矣嘗鑄禮殿祭器
書二千卷歸于鄉學集賢王公仲常為文
以美薦于慈孝頌宗錄孤故贈禮部郎中
白公某壯歲深奇之妻以女君感知己凡

所為樂府稗刻以傳曾祖昂霄金大安元
年進士官正議大夫同知靜難軍節度使
兼邠州觀察使祖元泰元授後仕郎同
知解州事父天祐汀州路經歷贈奉議大
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元氏縣子景
文由臨安主簿辟江浙行省掾敏備善吏
事其進將未艾孫二公琇公琰孫女五乃
為銘曰

吏詔于儒以儒為拘儒以病吏其刻莫渝
據會統宗孰承其傳温温范侯趾嫩紹先
化其奇觚不急以干削豪翦強欲援以手
謂不大逢亦既祿壽世方尚名我獨倚之
彼喜以功縮武避之武丘之原松柏峙植
竟無不之子孫承式

鄭照磨墓誌銘

鄭威敏公驥以靖康虜難死同州紹興錄
孤衷忠賜廟愍節至于其孫建德登進士
第延賞守祠世嗣不絕五世孫諱元貞實
奉祠事生孫曰端是生汝賢為江西安撫
司準遣生檜為都酒庫官君之父也君諱

文瑞字子祥生而骨相殊特府君深奇之稍長從鄉先生課程文有能聲科舉既廢居里閭以孝謹稱至元間下令舉儒吏實預首選試郡功曹移典玉山郡俟復取自近省授監平江路倉轉海道萬戶案牘官再為海鹽州案牘轉行省鈔庫副使平江庾氏歲入浩夥不得脫君獨以治辦稱海鹽多豪民殺人率遣奴償死君能直之行省積弊楮三年不毀君上言申其數而歲除之後取以為法泰定元年勅授將仕郎浙東道宣慰司照磨兼承發架閣予見君子京師言議縝密剗割苛冗中祭節暨官帥司下帷沈思吏跡不入戶勾稽研覈充然益有餘地古之善居官者必自持家始自衣冠丘墟不復給足荷戈負耒何可勝道念昔信實要衝君獨善理其身掇拾化治任能竭力相其天時權其贏奇卒昌於官以發其素蘊是殆於君見之抑又聞之流光演休首枚死節宋社云亡忠義之錄一二僅見則威敏之澤雖十世未艾君續

其承倚與盛哉其卒在泰定三年九月某日年六十有三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子男四謙亨復亨鼎亨泰亨女三嫁黃中正孫良玘葉原道皆仕族孫男七孫女七娶姚氏曾祖妣蓮氏祖妣劉氏妣謝氏謙亨奉柩將歸里踵門泣以告曰先生故大門知官譜唯詳而吾里獲銘者數家矧先子世系若是取以請銘曰

志專豐崇足昌其躬家傳於忠襄事于公美玉韞之良馬繫之不泄不辱去紹以續作之怍怍承之競競而子而孫視我斯銘

文清薛處士墓誌銘

孔子叙逸民謂其求志遠道超然於塵垢之外心若槁木形若蟬蛻動莫有跡行莫可名其混世也物莫與俱冥神內觀返真潛虛若是者其近之矣故昔之善晦匿者草衣菲食不導引以壽養其天年恣縱泉石歷探遠挹興至而若遺擇幽絮以養其雅操求於世吾不得而見之矣今得一人焉曰處士薛君勉薛君信州貴溪故儒家

自其曾大父子微以儒科縣南丹大父琢
父士亨繼業進士君益以儒自勵居鄉黨
教授名不蘄彰冲然有容守約自裕游湖
湘極交廣返築室于宜陽納幽樓勝為堂

曰寶善以示子孫泰定三年四月某日卒

年六十有八族黨姻戚咸會哭曰先生儒

以紹傳茲其為文也宜矣固窮而無求貽

書以遺後其得不謂之清乎遂私謚之曰

文清子二玄義玄儀玄義與余為方外交

在崇真宮數評議吾徒下當為事詞章清

峭翰墨簡絮每視之嘗以為不可及君既

死求銘於余實不敢辭在易蠱之上九不

事王侯高尚其志而初爻則曰有子考無

咎嗟夫離世絕俗念不存於家非子承意

曷克臻濟是肥遯者猶相湏以成也妣王

氏配孔氏孫男二女一以某月某日葬銘

曰

冥飛維鴻莫窮去還飄搖長裾游於海窠

沈匿不羈謝彼世艱貞簡峻清玉雪者顏
支離侶困爰養其遯先賢高風承耳接論

葆真藏名永裕嘉問振振有子益昌者名
三光盪摩服其粹精有大之松清風泠泠
非培曷成非繼孰承

海鹽州儒學教授秉府君墓表

維秉氏四明大族繇處州太守諱毅試開

封府第一登嘉祐四年進士第佐蘇文忠

守杭文忠為同年生後贈光祿大夫生倉

部郎中諱灼得罪政和以歸生贈朝奉諱

炯朝奉生通議大夫諱文通議生龍圖閣

學士贈少師諱夢嘗以禮部侍郎專史事

謚正獻天下稱為絜齋先生柄七世祖諱

彭試開封以中書守當官遷祥符縣丞生

曾孫為少傳同知樞密院事諱韶贈太師

越國公受學正獻公於宗譜為族子相踵

登淳熙進士第同入秘書省為史官先後

為侍從縉紳榮之正獻生子四人俱至名

卿尚書東宮官而第三子冢清顯嘉定七

年進士第一再世國子祭酒仕至兵部尚

書給事中實錄史院修撰諱有贈少傳謚
正肅天下稱為蒙齋先生正肅次子諱俔

通判潭州是生君諱亨字德平以安定長
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延祐七年六月
二十日卒年六十有一嗚呼甲族鼎貴莫
盛吾里薨棟接耀郡守丞監官議婚對未
肯齒擬華腴爭高姿度悅澤可愛念遇大
變故困辱不自完業無依歸質質以死者
多矣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止恙海
鹽時年二十摘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
父當地宜蘄為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
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鈞思探索幽隱以
黜陳辭為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
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於貴耳雜書叢
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
年各宦游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
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絮察其學猶
以昔所言自任桐縣集賢罷歸往拜焉病
且瘠不能起忽手書曰夜夢游南嶽署已
判官遂釋之曰南正火也火為離為文明
宜司以瑞太平今

天子興文祿弗及其在乎子孫未旬日下

世夫子作春秋識世御史非世官不能兩
家子孫凡五為史官獨君不及用誠可憾
曾祖妣邊氏秦國夫人祖妣趙氏衛國夫
人妣趙氏封孺人子四曰震曰果曰銳曰
齋孫一人有文集若干卷葬在正肅塋十
步迺迺表于墓曰稱備史屬號眾父見秉
筆者罔再傳獨東平王公其子文且賢纂
脩有能名嗚呼吾宗免矣夫君不得預為
可吁厥子若孫永紹圖至治二年歲次壬
戌族姪具官柄表

真定安敬仲墓表

嗚呼金踪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
之說以辯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
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何所
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而至乾道淳
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
織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
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止各流離自保
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
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

皇元平江南其書相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萬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承熄續絕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脩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絜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章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百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持敬為本解經必毫釐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

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珩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茂成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墜垣女一嫁保定等路鷹坊總管王冲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齋先生天爵從學寔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稱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脩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聞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寔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袁楨表

史猷父葬記 代其子作

大德丙午九月朔我先君子壽春推官卒于寢年七十有三越十月丙午葬其地適高祖越忠定王墓次百步許先夫人郭氏卒葬十五年廼合空焉嗚呼先君子諱微孫字猷父少孤祖母嚴氏躬教督具諷先訓感悟于時史氏極貴盛壽春癯然整脩奮棄子弟玩習搜紹淵懿族祖文靖公見之曰兒當以文名吾門稍長試吏為諸暨主簿從政精覈邑長缺使者俾治筮一歲入辟淮東治田事調揚州司理叅軍帥大器重悉以事付甫授壽春帥益取自佐循承直郎而先君子不復仕三十有三年矣有詩文若干卷晚讀陶靖節詩語近意遠視世德脗合深自慕擬平居無愠忤色筆墨清藝觴至輒就放邵子觀物為詩數十篇父更困約益以理自得清日危坐道舊事綬語不絕口鄉黨賴焉嗚呼公亘等五男子為從伯父從叔父後者曰公玉公暮次公晝公亘女三已嫁仕族浙西提點刑

獄贈少師諱彌正為曾祖紹興監酒贈朝奉大夫諱實之為祖朝請大夫通判處州諱顯卿為父將葬謹書納諸壙

張府君墓田記

平章留守亞安公介其掾韓叔亨致命於素柩曰吾外大父張府君世燕大姓貞祐來兵革相尋獨府君逃難脫死每言避兵本末輒吁歎涕泗且曰吾譜牒亡缺使果得仕吾安能為祖父榮顯耶蹶是益治生自裕強之仕弗願也至元十五年三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外大母劉氏次黃氏俱無子一女劉出也嫁我先公中奉大夫湖南宣慰使後以卹典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梁國公而吾母亦得封為梁國太夫人予君之塋在大興路大興縣宜泉里歲時率外孫奠薦于塋下封植崇謹顧瞻咨嗟推其所自出其接于見聞者誠莫有怠也更數十年則曰禮有隆殺焉推服盡之義至於異姓則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夫禮繇情生使張氏有後焉誠不敢越吾

懼其瑩域之蕪沒詔于魯玄將有以謹諸
為我記之柄聞諸春秋會盟稱辭甥舅之
國雖數十世猶徼福於先君敦叙之義蓋
可考也掩骼埋塹先王之令典留守公之
用心合於禮者之為也凱風寒泉藹然見
於悽愴情之至也然則凡為子孫者寧不
守其家訓也哉府君諱祥字瑞之塔梁公
諱某外孫長即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大都
留守領少府監行工部事佩金虎符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次某承務
郎太府監左藏庫使次某奉議大夫太僕
寺丞外曾孫凡若干人延祐四年九月某
日具官柄記

田氏先塋誌

太僕田茂實君秀與柄交 京師相好也
大德乙巳三月某日其先君子諱某年六
十有五卒于河南君秀墨色蓬首哀不絕
道兼晝夜行歸治其喪將窆于大塋卜以
不吉告越二年始得吉于邙山之白李莊
迺徙武略君與夫人齊氏合葬以諱某君

祔至大戊申君秀奉家譜言曰嗚呼先君
子德豐而養薄孤之罪也田氏世居豐州
有試金武舉科為環州司候者諱青金徙
汴拜武略將軍總戎千夫屯鄧州鄧歸
有元改為襄樊屯田官豐州墓夷徙始占
籍于洛陽武略吾大父也先君子嘗言金
將亡城郭蟻潰四出馬塵南驅躡藉爭死
枯骼野燐千里一色豐州為路衝荒墟敗
礫白日無人行聲自吾少年聞祖父言每
震掉不自已今汝生盛明時重和累休振
纓清朝吾老於斯土藝于田漁于河涵煦
濡濟食安閔華浸齒誠樂也仕何慕焉茂
實泣受其言而書之敢以為邙山之塋誌
請柄曰噫夫邙山古之幽宅也穹隆袤廣
可以數度自秦漢而降錮其封崇極于夸
貴佚侈之士不知其幾後今變更高者為
雲煙下者為水泉而慎終送死日相尋於
此山愈完而愈新者何也夫貴以日計德
以世計德足而貴不至者命也恃貴而忘
德貴將耻之今君秀官于朝將貴矣念先

君子之言警其宴安彌以自勵吾知田氏之墓滄然而豐茸必戒必護衍其子孫益守孝謹雖千百年無變而始田氏之譜者由武略愈遠而愈可考者由太僕其尚勉之哉母夫人高氏慈儉有家則君秀今為奉直大夫太僕院判第二德峻世英葬以某月某日乘輿誌

高夫人葬記代作

嗚呼我先考至元甲申歲七月十有三日不祿昉時年二十有一平居嘗言吾宗世居遼陽始祖當金時以征遼功封太師有子十人皆拜節度使金亡太師子悉散軼獨曾祖岢嵐州節度紹其宗是生大父諱植為洺州防禦使妣大氏夫人洺州生近侍局副使諱世榮副使卒吾時年八歲妣王氏夫人寓殯于陝因家焉夫人鞠撫之迄見其成人初娶郭氏前元帥左監軍巨濟之女後來大名經歷孫用之無子察吾氣宇非凡近遂以汝母歸于我因定居大名而自洺州而下藁殯于陝者皆葬于元

城縣之令公鄉馬先考諱昂字冲霄蘇轉運幕職拜朝城武陟縣尉能以慈惠撫其民盜不敢犯後謝病退居樹德自秘重享年五十有九以終昉初掾集賢由院上中書自中書累遷為左司郎中出為潭州路總管太夫人視聽明徹總覈靡密昉盡服王事一不使亂其志意未幾入為中政院同知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尚書省立後除江浙省參知政事至大四年 詔官二品得贈二代蘇是副使得追贈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上輕車都尉王夫人追封渤海郡夫人先考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渤海郡公夫人封渤海郡太夫人皇慶癸丑昉陞資善大夫為江浙行中書省左丞太夫人年益高屢疏終養延祐元年春復召為中書省參知政事奉夫人將北歸使者屢趣就道又未幾改拜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廼不敢辭遂侍夫人來京師是歲十月十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嗚呼昉不孝先公亡恙時不能

以祿為一日之養幸得奉先夫人以自慰
垂三十年不自殞滅禍懼慈親攀號訴慕
實無所容罪將以是年十有一月某日葬
于先塋日薄未得謁銘于當代謹志其梗
槩納諸壙男一昉女五人長適梁從晦大
名等處管民提舉次適李允中萬盈屯丞
二人蚤卒次適李好義承務郎齊河縣尹
孫男三人筠孫壽孫和尚孫女一人孤子
昉泣血謹誌

趙令人葬記 代作

嗚呼宰孫大父為郎時先子樂清尹始試
吏部靜秀專恪鄞史氏號相家刑部再世
國子生執禮秉度不以官簿矜許先夫人
侍永陽王族屬崇近莫敢議昏對永陽尊
刑部受樂清遂以歸乃受封令人而始嬪
焉夫人姓趙氏諱益柔曾祖師意追爵於
吳謚宣獻祖希遷掌宗正食于會稽夫人
冲默謹視聽儀範不出屏閤相先子以和
撫子若女無二意距先子葬始一紀夫人
以歿歿時年五十有四嗚呼養不能盡哀

未知稱乃大德丙午合封于樂清之兆而
先夫人之亡適終喪矣痛徹于天彙事微
德將不懈有俟永陽諱與某夫人為長女
刑部諱能之夫人為冢婦先子諱普卿宰
孫為孤子女一嫁趙孟貫是歲十月甲辰
葬謹濡血為之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塔銘附

周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天福朝議大夫知瑞州周公諱應合之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廣東經略安撫知廣州冷公諱應激之婦今湘陰尹名頤孫之配世為龍興武寧人瑞州以學行表後進論議惜許可湘陰拔童子科整敏善自晦亟愛重之故俾夫人以歸兩家為儒宗婦壻各得所擇衆咸曰在是夫人幼靜慧受女史工正書二弟始就學日諷誦感發相勵事尊順謹嫺德儷義能使外有不知絜豆邊洽昭穆靡密斟度恩意各盡夫宗宜焉二子曰有泰有益保抱具訓輒置筆札母誑戲稍長約繩墨躬詰難嘗言吾誘弟以婉督汝以嚴皆一轍也善宜亟稱過不可得聞書種寧有斷乎年四十有九以卒是歲大德癸卯葬仁義鄉下畚里女六長許嫁周志行孫男三女二仲弟今宜丞天鳳來 京師摘與之游議門戶興

植婦道允賴數稱夫人之賢過時而彌哀於是有泰實來致湘陰之命銘曰

有崇義閭維周之敷展世秉文耳受口濡執彼閭儀來弄來祇宗承其和家安其慈誦聲在戶嘉醕在麻叶于夫君婉德以輔雙桐高岡附萼煌煌擢榮舒英穀旦用先冽彼寒泉聿環墓田昭銘新宮實曼厥延

方夫人墓誌銘

湖廣儒學副提舉上饒劉君安德恭甫之夫人方氏大德庚子五月己未卒卜祔先墓不吉乃假葬于舍東越八年相中堂山飛以吉告於是其子光以事狀來 京師謁陳郡袁楠銘夫人世居饒之德興勿特靜好其父隱君常抱膝上祝曰吾家世儒林當為汝慎擇婚對方是時上饒劉君某以太學名輩待次寧國教授歸授徒山中饒信地接武習進士業者率相戒師劉君始出鄉隱君慨曰捨劉氏子奚適即德恭甫也未幾寧國死德恭甫刻意振擢不以貧窶自慊隱君念夫人憫德恭不自置察

夫人意色無吝悒卒俾以歸德恭甫壯歲力問學預計借生理靡密一不問夫人銖黍化洽手磨而身理之者寒暑曲脩方丙子兵變時德恭甫傾家貲以完護為急夫人力贊之事定勉夫以仕且言曰盍亦少慰吾父意始伯姊嫁同里蔡氏蔡姊家侈

盛脫簪珥以服巫媠手弗受自是終老無異飾生男子曰升老幼卒德恭甫晚得光時夫人躬訓育抱咩慈嚴酌宜迄見光克紹其父業焉始光游京師與余交相久語言母儀悲泣不已余特以為母子至情不足異夫賢其媿子孝其母閭里知事者率能是及觀夫人之行與光終身之哀見焉若將弗及則帷閭枉席色笑敦厚制事以理夫豈勉而然哉意是宜銘夫人諱柔則曾祖璋祖應奎隱君諱逢吉卒時年六十有三子光瓊州教授今為中書屬從事孫男二至大二年將治葬德恭甫亦即世於是以其月某日附銘曰

詩始房中維教之基茱萸薄言和平以學

考視劉媛温恭具儀膏沐以韜絲枲是師外防內完拮据孔艱孩無矯慈諸御間間匪異其誠由衷允安興言遺思載沈載瀾女史日徽德音莫敢瞻彼墓田有頤斯泚松岡豐融不震不圯廣揚嘉芬式裕爾嗣

盧毋王夫人墓誌銘

盧氏河北望族有諱仙者家深州武強縣金將止武強為秦趙要衝歲蹂兵不息由是徙家睢州兵浸南家益蕩析有子曰全掠為奴于時全生子曰榮甫十歲審其父比行斷髮仰誓呼曰兒不獲見父寧即死行泣道中呼其父姓名道跡真定日誦訴宛轉事益著里人憫之問兩掠主無異辭卒義以歸父子復居武強稍長學書筭入鄉校試吏為縣從事時錄事王君崇攝武強審盧氏子孝感且吏能迺曰吾女舍盧氏曷取配遂以歸生子四曰文曰仁叔曰廷信李曰德廷信生始三年不幸盧君卒夫人撫其四子力治桑柘甘苦淡垣屋庠狹內外整截有限程督訓導過者無敢譁

事其舅姑以壽終至元十三年詔考郡縣
 孝節於是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審盧婦事
 不誣州達于禮部復除其家而廷信始仕
 江南調泉州晉江尉辟福建行省掾又掾
 江西叙遷為鄞縣丞復掾江浙未幾以才
 佐海道漕府陳不便事就領金符為溫台
 千戶歲運粟視往歲數三倍而夫人皆見
 之廷信為鄞丞余特里居見其處事精覈
 剔植蠹利官長不能出私語上府陳白佞
 直無隱嘗曰吾盧氏世為吏刻峭文致非
 以起宗吾父有孝行迄不得上壽稍自飭
 勵緊吾母之訓戒子孫為儒冀吾母慰意
 焉至大二年夫人卒年八十有六祔葬于
 先塋延祐二年

天子孝治天下推賚存歿而廷信秩五品
 得贈其考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
 騎衛尉栢鄉縣子夫人亦追封栢鄉縣君
 四年遣其子某來京師請銘楠待罪史
 館名盧氏事誠宜書今誌也無溢辭系以
 銘曰

林林生民男室女家禮失俗淪企而祿奢
 維貞丈人尚古不選卓彼孝童木升斯華
 承筐來嬪絕其榮夸四雛在戶蓬首苦心
 甕牖屹城過者肅襟宅里表植柳槐森森
 頰弁奮揚滑甘具新大耋莫嗟淑德岑嶽
 戒而孫子服儒以嗣教經展世厥武踵起
 有隆墓田大賚告祉式時芬苾永保千祀

侯母王夫人墓誌銘

世祖皇帝以仁立國敦節申義丕變醇厚
 至元八年時則有若太保劉文貞公議事
 省中增益令式繇是郡縣旌表綽楔槐柳
 先于往史猗歟休哉楠繇集賢歸里居錄
 事判官侯玉踵門來言曰聞子嘗執筆太
 史節婦孝子歲終必登于史籍玉也敢有
 言玉故居濮州鄆城縣其先女直人魯祖
 敬嘗為金殿前將軍祖林金人匠總管父
 珪仕

皇元為濮州儒學教授濮州不幸年四十
 有一以卒母王氏生子女六人惇然未勝
 喪吾母之教四子也皆身訓之其鞠二女

也必教以纂組化治嫁娶耕稼能謹之以時家貧無生產而充然若有餘者繫吾母之力也玉兄弟既長而吾母益能綜核靡

密不知有缺怠故仕者得盡心於官政而不仕者孝謹稱里閭王之為婺州永康縣

巡檢時至大三年也母年七十有七以卒至是癸居凡四十有餘年矣後復為婺之

平準庫副使婺之人知吾母行若是縣儒士其實言於縣縣下於鄉加察考焉繇是

以達于郡郡復移於所居州州明於禮部然後悉如 詔旨旌于其鄉敢以是有請

傳永遠焉呼劉向作列女傳當熙明之時則肅雍平和藹然有闢睢士女之行至於

末季則不幸不得全其生讀其書未嘗不興歎也孝慈耕桑帝堯表閭夫人生承平

貧能以禮防少老一節實

聖天子休養生息漸仁秉德有自來矣咸矣哉能勿書乎夫人名妙善父某妣某氏

長子伯巖 勅授定海慈溪兩縣 舡官次某不仕幼即玉也女嫁某氏銘曰

勵其躬訖于逢慈儉勤壽考終表華楹帝堯功過者式報徽豐

劉夫人墓誌銘

婦人之事舅姑有從其令者矣若近矣莫知其心焉有屈體承色先事以備逆志以求其得謂之孝與或曰是知及之考其中可疑焉今之為舅姑嚴重則生畏畏不能以洽玩弛則生怠怠近於瀆閭門之訓厲以失之而容忍者於教乎何有在易之象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吾於郝君鹽使從之之夫人有取焉夫人姓劉氏河間人父諱鼎母牛氏夫人之姑李嘗祝香以告曰願吾子孫生悉如劉婦意此非出於令與知也孝根於心怨欲莫知旻天中野且悲且懼若婦人貞靜其誠懃顯著一語以盡茲其為孝也大矣夫人事夫之寡叔母夫之孤姪有恩愛鹽使病未疾歲久不愈斥竭箒珥佐醫藥教子志善能植立兩見為監察御史至治二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二明年二月某日祔葬于西山之祖墓

楠往銘鹽使君矣今御史復請銘夫人諛
溢辭事史官所大戒婦人事不出閭戶以
孝養為飭躬本考其姑嫜之言是宜書銘

曰

有言間間有儀珊珊視其寒温靡覲愠顏
從姑宅弗愧以懽緊爾後人以永作則

韓夫人墓誌銘

中原韓有二族居會稽者為安陽居廣信
者為潁川龍圖閣學士無咎公師表一世
其子仲止克紹家學搢紳號二韓父子而
廣信別出一族曰侍郎公祥字履善常卿
公補字復善嘉熙中士類稱為二韓兄弟
楠族祖正肅公持節江東辟入幕府在後
省復薦為國子官人皆曰正肅善選士二
韓公聞望駸駸與潁川相並盛矣哉天運
合一衣冠家漸滅幾盡江浙閩蜀大略相
近余歸故里間有儒生踵門以告曰容徐
氏子祖母韓夫人無為大夫諱種之女大
夫二韓公之親弟也自夫人歸徐門克持
其家事姑以孝著待夫之弟妹助裝以有

室家其相夫也卻金以成美夫官建寧僚
屬有不孝其母者夫人引喻廣譬能使其
妻訖事姑以禮訓子舉前史言行時刻畫
故事人物以佐警戒故其子孫俱能守家
教容又言曰徐故廣信大家刑部侍郎諱
元杰實容從曾祖楠聞侍郎公侍講筵于
時史丞相圖起復百僚皆進疏理宗猶豫
不決侍郎獨微言曰邊事漸寧從戎以墨
練失國體丞相誠經濟老其才以用未晚
也丞相聞是語憮然曰嵩之不得起復矣
夫人之舅諱卿子朝奉郎權知嘉興府事
其夫諱忠甫終廣德建平尉夫人之曾祖
大寧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妣諸葛氏贈
宜人祖貴玉贈朝請大夫妣端明汪公遠
之孫女男一拱辰將仕郎信州路永豐縣
主簿先八年卒女一順正適祝士貴孫男
五宜容宅安實孫女四卒以至治二年享
年八十以泰定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
容不遠千里來謁銘秀整足以興植使世
家皆若是其曷有憂迺為銘曰

亭亭兩家允為舊門眼習懿德克紹厥聞
幼工女史察其纂紉亦游於藝靡不究勤
母目既盲舐膜還明來嬪于徐事姑益精
奉晚擇甘順其性情不侈其長不夸其盈
訓子督孫雅言諄諄眉秀姿儼兮淳真
宦族日地內教莫陳吁嗟夫人表茲堅珉

定水源禪師塔銘

大雄氏以己說剖三宗禪學汪洋廣博言
意承接絕去文字稍契入輒證為知道小
智大點相煽以自高律教廢棄食不知耕
居不知工恣情於無畔岸而道益以殊唯
妙源師獨憂之自嘉定十七年受具戒即
游方明本心久而曰不耐塵勞心曷以制
顛習賤事以調御寓本州天寧寺歲大饑
赤足踵門以化後始歷清職曰吾得無媿
名教矣其師愚公持正議不肯下宰相吳
潛潛怒繫獄辱之退居精舍獨侍側辨難
卒有疑義愚公啓機以示曰汝今太平矣
愚公住徑山即俛首率僧衆愚已老學子
林立察下析微統宗愚喜力贊之主平江

薦巖內外事不一廢舉鼓山國清辭不就
主泉州水陸院治若薦巖而俗士益信慕
愀然曰吾寧久是携錫以歸栢先曾大
父大師樞密越公功德院曰定水伯父
賓州先府君處州議曰寺缺主者善趨
謁迎奉吾兄弟不受能以寂照解脫為義
則庶幾冥福源公行堅望高使力請必不
讓以素所往來者適意迺欣然以來栢時
年十三或問曰吾儒性善與佛所言同否
曰同感物而動漢儒失之由是有不同焉
後迺曰儒釋二教分別有異在治人治心
治人在五常治心在四大修五常治人之
本修四大亂心之本道微世衰誠得一人
焉不可得涕淚交下謂栢曰栢損則福益
盡慎諸布衣鐵襪終日尸坐語微機迅奔
電絕壑不可制伏稍斂戢則瞬息在几席
禪人仰之四方士尤宗之精於詩故宋名
士喜之然不肯表襮奮築居於越之雲頂
將終願解定水以歸且命無建塔無火化
以任其衰其徒不忍卒埋是山以至乞十

八年卒壽七十有五俗居象山縣姓陳氏為僧五十有九年銘曰

道粹於文危言以宣繇簡速超悟者日繁空浮變騰若火燎天服奇食珍謂合自然師實已憂榮戚靡覩或逸于谷或伏于莽唯大雄是遵唯古德是祖機以峻傳言以戒輔通熟興廢道焉敢替幽局潛珍戶屨屬係彼昧其承卒黷以逝昭銘授徒勿圯勿翳

延慶入法師塔銘

四明法智大師以天台教旨經緯導達學者謂為中興南湖實講貫奮址踵主其席稍不厭衆議嘗病交集歷代承接皆有足稱道至師居南湖千口無異聲師名善入傳姓世居定海大蓬因法師見異之淳祐十一年與半山彬師偁受具戒游諸方辨解究詣客東掖山著教家四書據會執約不以文字溺泥指畫勤懇從者樂其易簡初佛光法師居上竺提其徒悉使出門下于時有善良師與師相講習各植立不肯

和附師與良議曰吾師大蓬兄能嗣之顛再拜以嗣良後嗣圓覺頓空師而師卒能昌大蓬始典謁南湖後首教坐主諸山東臯世忠其說以角立為大病支離為未流泛不溢詞約不厓絕禪人士子咸傾仰之興仆復侵安衆靡懈泉南僧素宗禪學慕師德重趼以請法智之學行於東南六十餘州至是入海嶠人益奇之至大年中詔宣政行院慎採選勿阿意貪偉集議者曰南湖缺席捨師執能遂以昔日所傳授者深省密啓空假破建一性明靜而互議交毀訖忘于言大蓬果有聞於世崇本摛志師於是成焉其九見於脩植施於人事今不復著錫彌惠觀和教法師而自號曰秋虛延祐五年五月二十有六日示寂為僧六十三暮年七十有八化于城南頂骨得舍利葬法智相廷而以爪髮歸東臯冢間之精舍至元間梅納交于東臯叻若不能言聆其坐講則汪洋周詰兼行潔清癯容儼脩粹然古德有足興起弟子大倫

正道等來乞銘迺為之銘曰

四明之興匪事於言橐籥萬殊貫于心源
如水必東如失必鵠末世濫觴語益以瀆
佔畢究鋪千緒億條炎炎詹詹泛焉以寡
師慨有憂約陳其辭探微發機會歸一岐
承宗紹傳不希其逢謝彼翕訛矢心圖終
後歸南湖板揭初說曰吾師有傳益道不
滅弗蔓其根弗瑕其璞癯然蕭閒廓以恬
泊世教日淪躡雲徂高著爾懿德戒銘用
昭

天童日禪師塔銘

紹定辛卯蜀破士大夫蔽江東下成都大
慈寺主華嚴教僧之秀朗率棄舊業以教
外傳游東南若癡絕冲無準範導達後進
表表名世者皆其門人而範之成就益衆
天童師其一也師諱淨日號東巖俗居南
康之都昌姓廖氏幼歲喜誦佛書解大義
常食蔬果以自持年十五告父母願為浮
屠氏明年祝髮于廬山香林訪道仰山石
霜遂入浙見冲師於靈隱越二夏不契乃

登徑山見無準師範大許之語在傳道錄
後見西巖惠于天童惠無準師大弟子其
提示與無準無異危機敏鋒迎拒莫覩風
止水息渙然帖順遂密契其旨卒服從之
俾守藏室後開先無文臻屈為第一際亦
僧之後傑繇是譽聞益彰宋景定某年江
東帥汪公立信慎許可推以主圓通咸淳
某年江東漕使錢真孫俾無領東林至元
壬辰主育王三年歸隱雪竇大德四年集
公議主天童師之行峻潔以完語溫氣和
衆益得以親納其徒俾明徹復性不侈于
言解其蔓惑處於世若無所施為遐邇嚮
慕傑閣銅象無踵以至而於天童切宥著
久居東林化俗警衆民爭繪以祝故其興
天童廬山之民奉貳以助尤夥生宋嘉定
十四年辛巳終至大元年戊申年八十有
八僧臘七十有一將示寂戒其徒書韻語
以示曰天為蓋兮地為函吾奚為乎塔與
庵灰吾骨兮山河言已矢兮勿鐘越二日
沐浴端坐而逝其徒奉遺言以化齒根不

壞遂歛藏于西巖之清風塢者舊日淪
爭慙恣蕩甚於世人理不勝欲靡然頽瀾
莫有障室觀師景行實泚其頽今弟子在
浙東西江東西若干人壑溪嶺嶺承師之
教亦不可勝紀如砥等來請銘銘曰

七情盪摩約性返源喻以攝持匪夸浮繁
未俗盪觴競立險艱眩一駭百莫執其允
性本湛虛分別則二不以解通不以思擬
寂非有存感迺隨義達摩之切空其所空
奚後人騁馳庸失玄宗空不假為茲惟用
中蜀學簡易師承其風開盲振瘡發機以
示云彼摩屐非淨非穢往安自然是謂止
止給背長身從者如水丹霞嵌空匪耀允
目曰茲山之頽否極斯復敬者效翰罔不
率服山君來朝雲醜霧轟幻身既空勿錘
勿魔一氣孔周窮彼變易清風之塢石列
五色恍焉如存嗣者是式

廣恩仁法師塔銘

師名可仁貫天台縣寧海姓胡氏號木庵
幼歲游四明山居資福寺習天台鈔疏于

時我 魯大父樞密越公治 齊國楊夫
人喪見師秀整儼恪俾以從服闋吾必以
汝祝髮資 楊夫人福 越公以右司郎
中歸召為軍器少監尹臨安 樞密之夫
人周國陳氏曰師宜祝髮矣嘉定十三年
設齋上坐迺得度于時月大師以講論訓
諸徒願侍席側大師與 越公厚善謂師
曰今僧徒聰敏林立稍使一人預人間事
得無害統體乎繇是在郡治間歸胡舉展
治林章一以任師在館中參政應公餘猶
未仕深器之曰使師不為僧其問學當與
士子並中書舍人陳公者卿時為臨安教
授與師同里亦曰應公言然 越公入政
府例得經院迺相攸紫巖繩約四履峻危
有階引泉有梯淬醯除險帖石助高審面
曲直周折獻秀紹定肇工淳祐告成屈以
主席錫名曰廣恩崇福 伯祖吉州 大
父尚書咸諉以事罔有弛缺往侍諸父時
見師承接曲盡而恃氣凌轢者不敢出慢
語至於桷四世矣噫遠今五傳有不善扶

植者矣而師亦四傳守規蹈矩僅一二數
兩家相視嗟乎可懼緜緜翰苑歸登塔亭
謂塔主子鎮曰往事將湮沒師之行業不
可不紀其徒曰是在太史師以至元十七
年某月某日入寂僧臘六十一度弟子二
十有[■]人有詩集若干卷大澤大雅相繼
主是寺九四十年規約散弛今有子堂子
鑑子鎮子金子真猶能知師遺事下是不
復解其寧有不哀也夫銘曰
維大雄氏內寂外脩不偏一能取敷以周
在師敏通卒異其儔哉哉新宮百礎承宇
以其彌縫莫或敢侮智周行圓者年以輔
成之匪艱承之孔難大訓厥徒黜慙啟頑
昭銘以儆勿踰其閑

延慶良法師塔銘

天台之學其說汪洋浩博旁訓廣誥多至
萬言學者讀其書前迷後遺究厥本旨更
席不能以終良法師始疑之謂緜律以入
則心以攝持懸禪以入則心以解脫玄文
妙旨約以撮要事理昭晰如瘖獲吐如盲

獲觀其為書曰十門指要約說三卷指要
餘論一卷教觀宏立門今戶列貫穿出入
莫窮其塗師以諸部證其義例條焉不紊
示焉指掌其為書曰教觀撮要四卷三千
別說則其師覺法師之言具在舉世尚同
因省立異良非苟於言也師名善良字子
直號月溪族姓朱氏定海縣人始祝髮淨
居習律湖心游杭之大雄師頌空覺大師
空問不二門所屬三諦三千其旨意與空
合覺大師言辯簡峻師入其室嘗俾守講
席後游淨慈訪禮禪師以古德語叩辯禪
語瞬息眩晃意師泥名相為可惑師徐曰
三觀之旨不外乎是禮謝曰其歸振汝宗
集慶寺成朝命選主席班從者亦皆精良
晦法師主上竺任可否師預是選講大涅
槃經聽者雲集師懸辯提機整暢理得然
卒師頌空上竺不能強也主禪惠擇陽報
國藥師治平戶履日接別為堂以屢篝燈
星列咸曰是宜繼四明矣歲既久卒以興
論主延慶至元二十六年寺延燉茆舍草

緝講論彌不輟大德元年九月某日入寂
僧臘六十年七十有九奉遺骨歸于祖闈
稍居邇南湖幼歲游起信堂羣僧誦聲接
几希取其書讀之茫不能解泰寓曹先生
說曰取子直約說讀之斯解矣後來南湖
觀其容和以莊其說坦以明始悟曰先生
語不虛矣歿三十有一年弟子允恭來請
曰公深知吾師吾教有行業碑敢以請迺
不得辭銘曰

天台之宗明性合理銖縷其別弊極口耳
以言顯道言曷有止若舟在川茫不有涖
若蓬繫風去莫以趾支離演文積俗縑楮
迷途具茨珠探濁水至簡以求允究厥旨
聚不瀆握邇納步跬解其桎梏一貫真詣
南湖之庭屢履纒纏振塵一言聞者竦起
遺書具存毋敢訾毀昭哉是銘千祀勿地

空山雷道士墓誌銘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班固亦曰道家者流
出於史官豈其然乎老子為周藏室史酌
古今治亂成五千言致用以準易較其治

良不誣也噫為老氏者其知此與河圖洛
書聖人則之易書誠經緯也微言既湮傳
注門戶各立自勝易與書迄不能並士方
斷斷然不可參錯進老子之說焉得力而
勝諸士患無恒心遇不遇命耳曠百世而
相感者吾得一人焉曰雷齊賢始予讀其
書益知其所以言病乎世莫知其涯也齊
賢所為書援據切至感厲奮發不蹈世俗
繩墨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申言廣指
其於力誠至矣今知齊賢者不若是則齊
賢之意將終無以自表齊賢於書無所不
讀悉資以為是書者其道然也道散於九
流百家同歸而殊塗唯老子家近然則易
老誠相表裏邪嗚呼齊賢之志予深知之
矣齊賢著書曰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
莊子旨義所為詩文二十卷和陶詩三卷
齊賢名思齊家世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
觀晚講授廣信山中暨終也復歸烏石治
其宅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卒
時年七十有二番易吳成季廣信弟子也

嘗曰空山先生承絕學於蕩裂繕列志意却甘茹苦光景變幻皆隱隱不道飛伏控握愈眩愈遠道無有矣今遺書具在匪吾徒私彰確者如是則行若藝猶其粗也陳郡袁桢以是銘銘曰

入而不出神不可以物通而不塞用不能以休膏軸御輪其行彌跋無適不宜曷問其津生以道為樞死以天為徒有隆空山泉流舒舒矯爾後人抑華食實弗績弗雕我銘是質

戴道士墓誌銘

子讀桃源記私竊以為慕肥遯有遺於世者之說云耳後讀地志則沅南地今稱為桃源者不與王化邇安食水土無君臣守令之程節於微需乎何有嗣後地益闢桃源遂為壯縣溪峒增為十州今烏能辨桃源也哉或曰州有桃源宮累聖蠲復山水清湛其人惇厚直且信使能居之寧非桃源乎戴君道安和甫其人歟和甫成童辭家為道士性疏曠無畦町其師王君文

卿器之俾遠游見開府大宗師于崇真宮隨其委令風雪承給不少替請於人也事弗就弗止而人不足以煩避之憂於衆也率退以自持衆先矣而君亦政焉以及之故亦受制為龍瑞宮提點奉香于武當桃源性不喜臧否遇酒嗒然以忘然不復失事故職教者彌任器世人以記短長逐日影為能事君不能且鄙耻較其得失是真無懷尊盧之民矣豈唯桃源民哉往歸其宮携酒邀父老游白馬洞天洞近長磧山酒酣授筆述韻語曰吾死必藏是延祐七年還京師明年改元至治正月某日微疾以逝年若干斥其囊資不能以歛遺言以弟子李禮謙領宮事和甫在崇真度弟子天台徐信初厚禮翰林待制虞君伯生俛教之伯生與予皆故家見後進傲誕不復與語獨信初給事無情聞論文獻道德嘗惕悚不自置信初果能為請銘君斯無憾矣某月某日葬是山銘曰

棄方剗觚雕盱以趨何誕之日多樸莫能

扶瞻彼沅溪中季載圖其德弗離其人允
符持觴養和奚憾之祛命也不尤卒為天
徒

通真觀徐君墓誌銘

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留孫以玄道贊理
陟降 帝庭踰四十年其承次授受同流
一源固有支別故其弟子相傳多至六七
十人以文辭議論達國體者為之嗣教其
餘彬彬行能清整英發林立輩出或激昂
自脩則俾之挈綱振維往來京師山林間
重其名教若是者寧不脩矣夫開府弟子
之家長者曰徐君余官翰林十有六年未
始識之延祐四年開府年七十始來上壽
閉戶不復出戶限邂逅予庭中若相避然
者集賢大學士李公某傳 詔黜崇真宮
益避跡隱奧中集賢語開府曰聞高第在
是願接顏色可乎強之見揖以退復辭其
師曰弟子歸山中不來矣願師自重至治
元年專价走京師作訣別語衆咸疑焉未
幾計至灤陽以夏五月癸巳化于仙源宮

得年八十有二於是嗣師真人吳全節率
其弟子為位以哭皆不勝其哀且以狀求
余銘維徐故士族祖某父某君名懋昭字
德明饒餘干州人饒為衣冠望郡宋端明
湯文清公丞相江文忠公善衡鑒幼獲接
識之繇是棄仕譜為老氏學以其道游江
淮間于時烽燧連警百里土舍不相接獨
澗飲草茹以善勸勵俾崇信其法後皆化
之開府公入

皇朝隨侍二歲即歸且擔曰釋老以募衆
集施為能事叩門嚙鼻抑獻笑且取誚吾
不能若是當益貶損焉積數十年作仙源
觀久之復作神翁觀佳木奇卉編緝壘治
山林壠畝陂塘之利益充然衍裕卒能遂
其初言歲饑以餘食餓者不足則損直以
售葛衣布壽十數年始一易見者服之老
氏之學力本自治退足無欲其言黠以彰
不知者以虛無釋之觀不相涉矣夫不丐
於外則必慎於內宮室蔬藪絲麻丹漆之
物燕興俯仰之節酬酢進退之儀人之生

不能以缺也。今而曰：吾無求焉，將何以取具世以役鬼神，竊服食為道，吾不能知之。

不惑於衆，則害於民者寡。考其自治，則於吾道合清淨富強昔之時。君嘗師之，則九列繕者誠得矣。夫何疑焉。余嘗侍開府公言語，絕臧否者，而謙默而簡退，與嗣師游，彌綸損益，將以行其道，是非家庭之教績。業纂素能，若手感矣。我大德六年，制授主常州路通真觀，皇慶元年，制加保和通妙崇正真人。二觀亦以璽書尉鎮焉。以是年某月日，葬某山開府，再傳曰：李立本，陳義高，義高明，朗通，豁器行，瓌特，贈粹文，冲正，明教真人，皆蚤世。今以次傳者曰：余以誠，何思榮，吳全節，孫益謙，李奕芳，毛穎，達，夏文泳，薛廷鳳，陳日新，餘若干人，將葬開府，惻然曰：吾弟子蚤從，吾游其亡也，不宜以薄，殛命奕芳歸蒞葬，銘曰：

林林生民，厥初一原。帝霸肇兮，兵刑日嚴。維玄元君，治道不繁。節約寡求，罔有僭貪。榮觀超居，導迎泰和。絕色屏味，日用不煩。

後侈怪竒風，揮電訶造舟。構臺百靈，迄訛赫赫。

大帝尊企清淨玄風，恬寂守貞，自正溫開府不夸，不佞于帝左右，淵默無競，在師承之儉，以繩之泯泯，自營卒克興之道，合古初訖，莫我病銘，昭真宅是式，是證。

陸道士墓誌銘

道家者流，以清靜無名為本。時王以其宜於治國，靡然宗之。傳世益薄，長生之說，侈卒茫昧，不復講。今世所傳，唯法藥與術藥，術又鄙棄不用，而法僅傳，謂其宜於水旱疾病，通得而用之也。余行天下，與方外士游，率不得一二。蓋其傳受訛缺，浮靡恣蕩，攝思捏神罔不知，所以而其祛役禁制，按圖以求，叱咤瞬息，欲通靈於肝蟹，不可得也。意其教若是，而為其學者，又皆不自植立，可哀也。矣。余居近東嶽，行祠有陸氏者，掌其祠有年矣。其四世孫曰頤，真幼歲識之，儀觀秀整，淵乎抱道之器，與之語，慎重不伐，悒悒然欲求其師，未能也。日尊所聞。

抄綴盈篋樓楚公諸孫坦好黃老能以參
考損益編簡往受其說遂為弟子後聞天
台桐栢山有靈寶法福聖觀道士曹君為
正傳往師之又聞維揚潘師得白真人上
章法遠游以受然不自表裸屨群衆益簡
黑丹經筮書星曆孤虛之術悉究詣旨要
晚得未疾漸革呼其弟子陸宗玄張蒙
生語授受本末且曰我死必得素內翰誌
文以信後是死為不朽當葬我於先母之
墓側墓在翔鳳鄉白石紫虛觀右紫虛樓
君所建實繼其事曾大父載大父景文考
斗瑞生宋開慶元年歿時年六十有七實
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也葬以某月某日其
弟貴和實來請銘哀其志嘉其勤而卒不
逢非命也與銘曰
握奇制氣起鴻濛約束萬神驅霆風物無
疵竊玄感功秘圖靈籙昭羣蒙後生棄暴
甘盲聾嗟哉紫虛憂忡踰江越嶺奠一
逢死生晝夜在反終不怛其化輪旋空恍
兮步虛出雲中有縞之鶴來城東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行狀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

備國史趙公行狀

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

宗正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

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

公諱與黈字晦叔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孫

高祖子英宗正少卿避地南徙紹興間為

台州黃巖丞家于縣之西橋至其子孫遺

有蕃衍故今號西橋趙氏宗正有孫師淵

字幾道官至太常丞為朱文公高第文公

述道鑑綱目條分例舉整齊芟奪迄于成

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心受耳屬

精析該邃非若語錄所傳剽臆謬妄東南

後進咸尊太常與黃榦氏並於公為伯祖

公少美儀觀音吐清徹讀經史大義必本

家訓弱冠以易入宗學登咸淳辛未進士

第用積舍法教授鄂州鄂為楚上流歲備

武不懈公視邊將翫弛而咸淳士大夫率

耻言邊事迺策諸生而問曰文武之用不

可偏廢韓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曹彬

狄青不以清談而喪武文事武備豫然後

立時未幾王師絕江守以城獻公自念為

宋國族鄂先內附兵勢若破竹不可支而

歸道已斷絕不得返遂上書丞相伯顏公

言宋權臣賈某柄國十有五年脅威固主

棄背信好事一至爾今得莫如藩臣歲奉

貢幣願緩師以行成焉書未報而錢塘已

下實至元十三年也公知南北已混復上

書丐返田里會大臣有奇公狀貌告于

世祖皇帝十四年遣使上驛來京師幅

巾深衣見於上京

天子清問溫渥首詢其老幼及江上事首

尾其對復如上書所言特命給廩餼以俟

用明年奏言江南郡縣戶口繁夥當以簡

易治近歲有司急切興利殊失安輯新定

之意臣生長江南悉習利害因條類為十

六事以進大較以擇守令釋征歛厚風俗

為急而末復以存活趙宗為請十六年入翰林為待制陞直學士復兼集賢又三年遷侍講學士預纂實錄加太中大夫於是侍講十四年矣累疏乞致事歸里雖未得旨而不入翰林者幾二年久之拜翰林學士自鄂之來京師凡二十有七載由里居而之鄂也適三十年每恨乖隔愈久冀一得請以終老丘隴常忽忽不樂秋風倚楹懷悲故鄉擁衾障袂聲出金石非復以官達為可戀惜而志迄不遂抱疾暮歲以卒大德七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以南括青營聚皆大臣與其黨類私植貨累鉅萬願寬今年田租以緩赤子宋世陵寢毀掘及移徙故宗室大姓皆非初詔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

天子以為然又言乃者庚寅歲大霧四起越翼日癸巳夜地震地為臣道臣強則震至正月甲辰西城老虎就擒虎於象為免為金其著尤異咎在姦臣竊權今已執咎

而宸斷未果願蚤正天誅以應變異上意若微忤而終不以罪由是居家待罪闕三月大司徒公自上京俾燕只干學士諭以復職後平章政事不灰木復為公奏逋負歲積不能自養

上曰得非指桑哥為庸者宜令有司計逋以償歲別給帛粟餘勿為例人益知世祖皇帝神武沉斷非真忤公公天性疎達與人交緩急高下盡力傾引弗避不為刻峭自高亦不復計得失成就故始爭趨慕而間輒掉去訖無毫髮恨意傾觴煮茗贊盡即止危坐清論一不以靡密缺乏廢其雅道歲時奠薦雖甚匱畜猶豐絮盡力如舊禮自宗正四世而下皆請于朝而復其役族屬男女以及鄉里之俘虜而北來者悉贖以歸凡十一人有張生貨藥西關一日過之張死已數月矣亟歸視藥券盡酬所負其家人不知也遂具以告而歸之一士人伺公錫賜時謾言當買田毫宿問計資與之歲久不至後亦不問其受欺

類如此同列有悔公為方拙暨死之日朝野咸曰善士已矣各賻奠哭弔終其斂事而同列亦悔昔日所悔為可愧往右丞許公仲平篤意道德性命之學奮自飭厲以文公四書為標準達官高胄皆俛首承訓不敢怠公時至 京師首言力行致知近世率清曠自高言行若枘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許公深然之至觀其平居處身待人抑華養實許公雖死而昔時門人親聞其言者皆以為伊洛源委惟趙公為真但益以知太常之學為可信至公為有傳矣有詩文若干卷類聚藏于家初娶舒氏御史中丞璽之五世孫未踰年而卒歛篋中裝歸其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奉直大夫知連州一之之女生三男子長孟實以公居 朝廷久特官為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温州蒙古學教授孟貫以廕入官孟實等欲求銘當世有道以信于後俾稍有述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大德七年七月日從表姪具官袁梅狀

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括梁公行狀

公諱德珪字伯温姓梁氏大興路良鄉人八世祖德成遼末以勇力善賞雄鄉里生子吉不仕吉子伯温金皇統進士官通議大夫同知河南府事遂贈吉安定郡伯郡伯孫牧牧子陟明昌進士官中奉大夫同知南京路都轉運司事亦贈其父安定郡侯郡侯有別墅金世諸名士日觴詠從之游中奉驪年能以詞章相周旋成器偉之晚歲直節善政深自植立值金亡終老於里生行為金承奉班祗候祗候生守信終隆興都轉運鹽使轉運生國禎終內藏庫提點是生公後以公為左丞時 朝廷特拜中奉曰通憲先生轉運贈榮祿大夫定國公謚忠毅提點贈榮祿大夫安定郡公謚僖敏公幼歲給事

昭睿順聖皇后宮中奇其器骨俾熟國語通奏對年十一太府長官愛之帥其弟德

攢同見

世祖命相者聞二兒相者曰後當貴

帝領之遂使從東平忠獻王安童習憲令

儀注年十四即襲父職至元十六年升中

書左司員外郎二十三年遷右司郎中踰

年復左司二十六年進太中大夫總管大

都等路打捕府仍領左司是歲復右司二

十八年參議尚書省事復遷中書二十九

年

世祖特旨拜參知政事

成宗即位陞中書左丞大德二年拜平章

政事公未弱冠即官官省踰三十年錢穀

出入高下若指諸掌四方奏請率面授中

書椽言某事當如律某當如

先帝某年所行極遺宗王急驛調發卒無

所從具同列拱手不能語公徐言軍用有

故實泛索非故事不可行執筆量劑退考

故籍無少訛誤戊子歲地震北京

世祖問今歲刑部所報囚徒何煩多公對
曰囚非犯罪特以徵索羅織無所從納

故悉為囚在獄中

上大感悟迺悉赦天下逋負京師供

給繁夥屢奏蠲復之漕運根本江南浚

治諸湖堤不宜使富民侵塞以殺水勢議

自公始選部資歷吏不敢後先一時以事

功自期者公亦與一二執政議超常格俾

自效方大德初元

成宗恭儉守成一繩祖武公亦以朝政

自任年穀豐熟四境寧謐廟堂大臣相戒

以清淨為治凡上書言利害斂口不敢發

自是希進者皆避匿後議相持既深朋聚

比進乘事間發浸淫於疑侶之際會

上不豫遂出公湖廣安置踰年

上疾稍瘳罪一二幸臣急召公還都遂乘

驛朝于上京

上問卿從何來公環視嗚咽不敢對

上賜酒饌命歸省其母諭以將再用至九

月詔復入中書時公已得上氣疾與家

人言向嘗遠謫今得再覲
上明白母子相完聚即死且不恨何敢復

有希進意遂却藥危坐謝事某日星殞西南有光流室中是夕薨年四十有六葬于宛平之樊村妻安氏今封薊國夫人柔靜能家子一人某女三長適納速刺僉事次適伯達某路都提舉幼適某同知宣徽院今上改元詔錄勲舊贈公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哲而公祖父亦復追命為國公母夫人完顏氏公能承侍盡道侍二弟曲致恩意對賓客謙不失禮自以先謀踵世科尤重儒士詢考安定別墅為圖表章一時縉紳咸賦詠追美其事侍

帝左右率傾候意嚮獎技士類至於決事占奏愀歎不讓而悉簡恆稱

上意死雖十餘年朝廷至今猶稱道之

前翰林脩撰知高郵府張某次公遺事命桷演潤將求鴻藻以表墓道桷與張侯曩同在翰林見一時行事張侯以親嫌為辭公之弟德璋今益都總管昔為慶元判官時桷居鄉里得聆公言行遂不敢以草野

為辭然舊聞中原故老嘗言梁斗南文采風度有陶靖節晚歲志意後進爭慕企及知迺通憲先生也先生言行在人口不絕方金將亡時士狹解撤漸盡暨獲平定推原高曾名字於荒碑野塚之際皆缺軼無所考獨梁公八世官簿歷歷可据德源深長通憲守儒之效著矣至若公行事在史冊者不敢有私姑次其出處大致使銘述者有考焉延祐三年九月某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素桷狀

翰林承旨王公請謚事狀

公諱構字肯堂世居濰州家譜云與中書今同系八世祖某宋世為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故今為東平人曾祖某金進士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祖某以公貴贈正奉大夫太常大卿考某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公幼歲肄業郡學試詞賦入等杜先生仁傑深器之賈文正公居貞一見館以教其子載與來京師時太保劉文正公王文康公王文忠公持薦士權即辟為權

國史院編脩官丞相史公耶律公在政府聽公上事言論接以賓禮耶律公復戒其子以兄禮事焉至元二十一年授將仕郎命為真子時集議時政必使公預會裁酌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出師諭江南公實草詔是歲渡江

世祖命翰林直學士李槃與公偕行俾蒐擇儒藝之士明年春次杭州公見董壽公某曰故宋圖籍禮器具在宜收其祕書省天章閣翰林太常考集目錄宋史異曰必脩纂遂悉輦歸于朝十四年充應奉翰林文字公辭曰少嘗受學于李先生謙今先生猶教授東平實不敢先遂以其官召李明年始受之十六年陞脩撰凡制誥撰述文康公必以命公丞相齊魯國公和禮霍孫領翰林開司徒府授府司直

世祖詔大臣議道歲可焚棄者公與議完救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敗齊公入相議選舉更定法皆公手定遂授吏部郎中未幾改禮部後復吏部而翰林制誥猶諉公

參詳焉二十二年遷太常少卿

上方定宗廟修禮樂而公昔從故宋所輦還者皆得補缺二十四年出為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御史大夫率公陞驛上賜酒慰遣擊奸惠民淮民猶能言其事

二十七年除治書侍御史故相桑哥嫉公命與故平章魯公卜忽木檢責燕南逋負公先馳驛會計簿領迄無所迎合謂魯公

曰公近臣某復在言路相若苛責當受罪不以累公也未幾桑哥伏罪二十八年調選江西二十九年改翰林侍講學士三

十一年

世祖升選

成宗嗣位分院上都制誥多公次定

徽仁裕聖皇太后知之特賜楮幣七千五百復命撰

世祖附廟謚冊攝司徒以尊禮大德改元

纂脩

世祖實錄陞翰林學士二年參議中書省

事右丞相引見于柳林

上問昔從何人丞相奏是和禮霍孫官屬
真儒者昔奉 旨叅用儒生今故用之時
上初即位勵精文治年穀屢熟海內熙洽
公從容二相間以薦士安靜為急務後數
年來執政希合生事將檢括增羨首以其
策行東南公卒不肯附稱疾納祿幾一年
七年 朝廷更政獨公無所累歸里九年
授濟南總管禮法自持嚴而不苛凡為民
害者悉除去丞相荅刺罕見公所申牘咸
從之十一年太師潘陽王等奏俾乘驛造
朝拜翰林學士承 旨復脩 兩朝實錄
特命贈公二代公言臣本儒家遭逢 四
朝先世皆潛德里士 大國美謚懼無以
稱以臣所居官授之誠以為過今群臣封
謚下太常必繇翰林議官品臣首踰越將
無以服衆
今上時為皇太子嘗詢翰林老成必首姚
遂王構手以酒賜之是歲尊謚
祖宗公撰
太祖

睿宗皇后謚冊賜楮幣萬緡正月撰

皇后冊文攝侍中讀冊至大三年以疾薨
公在 朝廷踰四十年凡 累朝憲章損
益能悉舉源委翰林述作自為編脩時已
預撰先賢文懿尊酒叙論咸有据依欲輯
為臺閣舊聞而事莫遂崇拔後進雖未識
面汲汲稱許不絕口性剛直有不善必面
責之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士熙今為
翰林待制竊惟 聖朝褒錄臣下見於今
典謹撫其居官行事請於太史上於太常
至若居家雜儀治民遺事悉弗敢次第延
祐三年九月日門生翰林待制承務郎兼
國史院編脩官袁桷上

李司徒行述 代作

嗚呼我先公之亡銓時年十有三遺言懿
範誠不盡知雖知之亦不能盡詳少鞠于
趙氏外家外大父諱某為南京同知先夫
人嘗泣語銓曰汝父沈靜寡言笑篤志嗜
古卓然遵聖賢言行為矩範強之仕弗肯
仕凝塵敗席家事靡密弗顧疾革猶執卷

瞻然若有思空約彌甚間嘗曰我幼孤長兄樞密都事教我撫我繫汝舅之訓汝舅生三子長都事君從革次總判君從謙余叙為季生兵革中我先君每誨吾兄曰家世朔州罹亂離朝夕習騎射今邊宇寧謐諸兒宜守儒顯親母刻木吏為也都事受其言朝夕以詔二弟俾從學于九山季先生徵吾詎願不仕非其道不可也銓幼不能必其成後其語諸又曰大父之墓在朔州地遠不能至考其事則有紫陽楊先生之誌在戒其毋忘焉不幸某歲卒年四十有一葬于南城柳村之原先公既卒家益困太夫人孳于外家化治錄粟率資以教銓稍長痛自感勵有以其名聞于

世祖皇帝詔習儒業入國子學師許文正公焉後直省闕三年出為彰德鐵冶提舉又十年同知歸德府事始得致養于母夫元貞元年過汴梁將歸京師不幸夫人卒於汴卒時年五十有八奉柩歸葬于柳村相其地水齧洳不可旁拊迺卜於西

山金河口田峪之南得合葬焉冬十有一月某日也元貞元年為翰林待制又三年轉廣平等處鐵冶提舉改工部員外郎承檄視屯田鴈門鴈門地近朔州銓思念吾大父葬朔州在鄆陽灰河西一里今六十年榛莽不可致有楊先生英誌在雖無能知吾以誠求寧卒使無知哉翼日驗誌徵旁近卒無有哭走于野有老叟年八十餘迺來曰李府君葬時吾嘗治畚鍤于灰河今西一里隆然者其墓也銓泣且拜得封崇以識焉楊先生之誌曰李君大父諱彥宏由彥為名者十八人自彥而別為玉者二十六人其諱玘者銓大父也我先考大父之幼子也都事有子曰某總判君無後銓由是奉都事而下皆合葬于西山而灰河之墓始樹楊先生之碑推大父燾後之德遭時隆平非若昔時之永備歲時省墓則力猶可至也楊先生之誌又曰大父為山西西路課稅時耳目所逮纖悉必陳於長官有以權翹牟利即峻拒絕後患或言

郡縣始安輯宜用重典使不犯輒面折陳
白非忠厚恤民本旨先公之誌翰林承
旨王先生構則曰拱璧駟馬流俗所恃婢
者先公無是心也銓無所肖似自工部改
授朝列大夫揚州路同知臺擢爲監察御
史四年少中大夫河北河南道肅政副使
五年移淮東未幾嘉議大夫常州路總管
不六月召爲叅議中書省事又六月除禮
部尚書復五月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
使改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治書侍御
史

今上皇帝推賚存歿於是得贈大父資善
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冀國公謚莊順
祖妣王氏翼國夫人考榮祿大夫司徒上
柱國追封冀國公謚端敏妣趙氏翼國夫
人嗚呼銓無所肖侶承藉先德先夫人之
訓歷歷在耳願因 朝廷光顯之寵求文
鉅公表於墓道俾李氏子孫後有攸考謹
再拜叙其事于右端敏公諱從益銓今爲
翰林侍講學士娶孫氏封翼郡夫人合三

房孫凡幾人長某延祐四年九月日男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李銓狀

資德大夫大都留守領少府監事

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大都屯

田事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

大夫平章政事澤國公謚忠宣鄭

公行狀

本貫澤州陽城縣澤陽鄉屯城

里年四十七

曾祖珪不仕

祖皇故忠昌軍節度使

父鼎故鎮國上將軍湖北道宣

慰使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右

丞謚忠毅

公諱制宜字扶威澤州陽城縣人大父節

度當金危亡時以智略慷慨衛拯里社興

屯田破池之利年不展用是生忠毅公提

天師勦羌蜀絕襄漢奇勲冠勇功次表焯

官譜始著公忠毅公之嫡子也方勝衣時

忠毅携見于

世祖皇帝特視偉之命從大臣習給事儀忠毅遇寇死難

世祖震悼迺即授金符襲平陽太原之軍而戍鄂焉公盛年受殊數益矜謹自重控伏將士帖首無撓犯湖廣行中書治鄂戎帥策馬進退承教令縮感不自給獨公爭器重傾下鄂守缺長執政俾攝治日坐決文武兩府郡益以理凡數歲訖不除鄂長官十九年 詔治樓船有事於島夷江潞地不足居船官城南有何家洲洲蕘廣多居民中書行今遷洲屋仆徹墻瓦聲涵撼白日交走驚泣道上公行相旁近地與洲無異即趣遷其居洲民爭持牢醴拱謝公揮手曰安民吾職也何謝焉鄂多火災連晝夜交作或言城中隱姦利羅疑倡者急治火可止公言咎在火政不明火未絕而復誣構彼何生為遂率軍士申令約立渠巷俟火所未至通徹其道火是日迺止有盜私立部號伏近郊日暮剽劫負擔者訛

言將入城索之不得見數男子從城外來促數異顧命縛之省貴人曰得無以疑註誤將出之明日過城東門見一少年乘白馬行且色動公呼曰汝賊也汝貌良人也何作賊不速言當訊汝少年叩首吐實復信宿日所捕亦同款一郡大驚二十三年徵入侍中明年從 駕北征額前敵效擊上曰鄭制宜死唯一子在宜勿使擊復請戰乃命從太師以行師還 詔侍膳殿中加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春 駕如上京院留母行公曰年少宜服勞願以偕行上愛而勿許二十八年超拜湖廣省叅知政事是時鄂大臣集括斂為奇功

上怒錄其家公入辭

上曰而父死賊難賞不及于汝今有盜臣貲財僅掣留貯于鄂者宜擇精善自取公對言某臣家入皆賊穢不可詰受之雖無汗然跡其由來寧無汗乎

上益奇之鄂為舊治土俗厚薄悉周知其隱蘇枯翦彊翕然至和

上知其能賜中金五千兩間歲具口奏臣
向留鄂治兵臣母知臣年未更事乞臣侍
陛下宿衛今不以卑鄙預外政府朝夕思
念不勝任敢昧死以請復徵為內臺侍御
史安西地歲牧馬牧人利曠遠率併入旁
近世業民數訴理求地持軋不下命公乘
急傳治其事覈地得三十萬頃考籍于官
餘悉歸于民三十一年拜行樞密院副使
院治衡州公統軍入衡下令不得入廬舍
營部擇便地定井竈食罷畢發至暮整列
就次道遇兩卒言宜止頓舍休憇公立兩
指畫訖一卒無敢宿民居道旁市井人雜
語不知為官軍也湖南地介江廣賊負險
燭昭賀黠絡廬陵諸屬邑大軍至即守固
不復出歲一捕寇率害善地寇伺去復講
集如故公至相院塞雜耕守戍據其出沒
明語歸降者釋弗殺逐殲其酋長茶賊譚
計龍匿兵器有異志立捕得之其弟昇貨
以緩事公趣輸于軍卒正其罪

成宗皇帝改元復別置副使一人與公同

治公謂官溢常負先置者當罷入授大都
留守領少府監未幾兼武衛親軍都指揮
使知大都屯田始進階資德大夫公幼熟
內府營繕工巧供給祠祭之屬能通達緩
急終歲事集無曠敗至大宴席刀七樽竿
必命公董領以重其事大德七年地震太
原平陽公承命往視且言河東羅鉅劍
聖天子出粟幣以賑活之設一不及是負
明詔死罪萬萬何可逭廼躬入里巷傷殘
羸餒悉疏錄以給有市官利征商詭言某
地少災不宜費官廩征法宜如昔無所損
公怒曰幸災困民民何罪且汝計征入何
補縣官入言于

上復其地三年公天性慈厚

上宴大明殿獨侍立不惰命之飲再拜辭
上察其意賜酒二壺使歸飲于家事母蘇
氏至孝特封潞國太夫人以寵之錫賚無
虛歲復加賜海青俾入禁園尤踰為異數
大德十年二月五日以疾薨年四十有七
其葬在某縣某鄉自公少時已知自貴乞

名於王文忠公王見而器之遂定其名字忠毅以死事顯故公彌欲以忠孝勉獎通敏有持守其居鄂十年善政藹著至今父老言鄭公真清士非他人比至守官靖正不以喜怒害事謙抑自晦中朝士大夫則曰鄭公真吉士也配可烈真氏丞相字羅公之女子鈞今為懷遠大將軍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大更元特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澤國公復下太常定謚曰忠宣謹具歷官行事鴻筆碩彥得以取擇謹狀

榮祿大夫大司徒特封饒國公吳公行述

本貫饒州安仁縣開興鄉壽櫟里

公諱克己字祥甫維吳氏遠有令緒泰伯以至德讓嗣逃于吳周受殷命大封同姓而泰伯胤系因食采吳地子爵不絕周既衰吳越楚爭王吳為越所僨子孫散處江湖間因以國氏夫差六世孫芮為秦番令

有德于番號番君漢次芮功封長沙而廟食番世不絕宗庶蕃衍凡占籍番者悉祖之安仁吳世儒家宋淳熙間有從朱文公講學曰某皆其譜謀公之曾祖岳祖夢旂養潛樂幽丘園晏如也父鑑服儒業言行矩範閭里是否能持平善諭俾率初後皆尊信之幼書教子誨之曰學非以干祿遇不遇命也故公受其訓而行之幼靜默寡嗜好達生養和非仁義之言不言其居家也斥絕喜愠躬行以導之不逮者微語以警之其處于鄉也肅然如有容暴者化之以慈有為不善者輒自勵曰得無吳公知吾所為乎幼督之以學壯獎之以仕稍有能輒譽之其成就也怡色若己得年益者賓客造戶無惰媮酒至愈莊夜分猶危坐治纖悉人皆曰吳公有子全節為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道教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其好賢其持身常念若不及繫家教所致推公之德視其子則猶可企也延祐六年五月玄德扈 駕上京稍以待罪集賢

偕行公薨以五月丙辰訃至玄德晝夜哭不絕泣且曰全節不天疾驅以歸願述先公之行以聲其哀楠謝曰述德叙行宜在門人佐吏敢辭則又曰猶子善辱與子游其何辭謹按玄德真人幼慕老子道年二十從大宗師開府張公入 朝奉祠宮間歲告歸省

成宗皇帝憫許之大德八年公與夫人壽七十

上賜公上尊加帛俾乘傳以歸大德十一年特拜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三年武宗皇帝隆孝治恩賚中外臣子繇是超拜榮祿大夫司徒饒國公配舒氏饒國夫人而公考亦追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饒國公謚文靖妣陳氏饒國夫人玄德奉 制書以歸延祐元年公壽八十天子遵

成宗錫賜如故事延祐四年復降 璽書復其家命守臣王都中表鄉曰榮祿里曰具慶玄德築公所居堂曰晚香曰天爵翰

林侍讀學士元公明善記之矣曰齋老則因宋孝宗所書扁以徵其實曰樵隱公所居自號以寓其冲澹之意焉公壽八十有五將以某月某日葬于鄉之山田原子四人長詢次誠蚤卒次玄德真人次全義女若干人孫男若干人善集賢脩撰蒙剛才致孫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始善來京師從游嘗出大父手書誠善制酒力纂述勿愒玩以自棄又誠其叔父持敬存誠為應天事神之本日承君師母以我耄為辭幸未棄昭代嘗惕然深念曷報稱數數道途非所望假我死何憾也水蹇於山屈曲演迤遇順而始達非偶然也養深用蓄累遠益振於吳氏有考世胄顛覆抑其所發者誠過耶嗚呼吾於是見之矣楠也辱再世之將耳受目矚向為史官錫命享醴之禮嚴詳於記註博史純孝贊皇風闡鴻藻有自來矣遂不克讓奉于太史俾有攷焉延祐六年七月日具官袁楠述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袁楠述